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2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2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天主經解……〔意〕羅雅谷著　一
聖母經解……〔意〕羅雅谷著　一一七
聖母行實　三卷……〔意〕高一志撰述　一九九
闢釋氏諸妄……〔明〕徐光啓撰　四九一
闢釋氏諸妄……〔明〕徐光啓撰　五三五
闢妄條駁合刻……〔明〕徐光啓，〔清〕洪濟、張星曜撰　五八三

天主經解

〔意〕羅雅谷著

提要

《天主經解》，意大利羅雅谷著。明末金臺景教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9.2。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天主經》是基督教重要的關於祈禱的文獻，亦稱《主禱文》，出自《新約》。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謂其於明崇禎元年（1628）刻於絳州，則當成於此年或稍前。全書二十章：首章《總論》闡述《天主經》之由來、地位、作用等，並附《天主經》全文；次章《主經分節》將《天主經》分為提綱、段、結三部分，其中『段』的部分由七求組成，又可分為前三後四，前三所求為向主事，後四所求為向己事；以下第三章《解提綱》至第十五章《解七求》，主要為對《天主經》的逐句疏解，同時也有一部分章節是對天主稱『父』的專論，主要集中在第四至第六章《天主為父六徵》、《論子情》、《主超出父之倫》；第十六章《誦主經規條》至第二十章《念主經默想痛悔己罪》，則論述念誦《天主經》時的一些注意事項，而其重點在於默想，包括『存想頌主』、『默想謝主』、『默想吾主耶穌』、『默想痛悔己罪』等四個方面。總的來看，書中既有提綱挈領與分章析節的總體論述，也有注釋與專論相結合的經文解說，此外尚有對經文讀法的指導，可以說從不同角度對《天主經》實現了全面解析。特別是其對經文的解說極為詳贍，且多從神學角度

予以闡發，如其解第二求『爾國臨格』，即引聖奧斯定、聖葆祿、聖若望語，以釋天國之全妙，與耶穌引人往天國之諸端等多重含義。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即稱之曰『文理雅達，道理明暢，誠一本善聖書』。此書可與羅氏另一部關於祈禱的著作《求說》參讀。

本書開本25.5釐米×16.5釐米，版框高20.2釐米，寬14.5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書名頁題『金臺景教堂藏板』，背面題『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傅汎際、湯若望共訂』。卷端題『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述，瀛海李天經閱潤，河東韓雲較梓』。全書手寫上版，字體優美流暢，洵為精善。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一本，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37.4。該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書名頁背面所題訂正人題名中，『龍華民』之『華』作『化』。卷端校閱人題名作『瀛海李天經，河東韓雲、韓霖閱，康丕疆較』。大致亦應出於明末。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著錄一部，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三部，亦均為此金臺景教堂刻本。

（謝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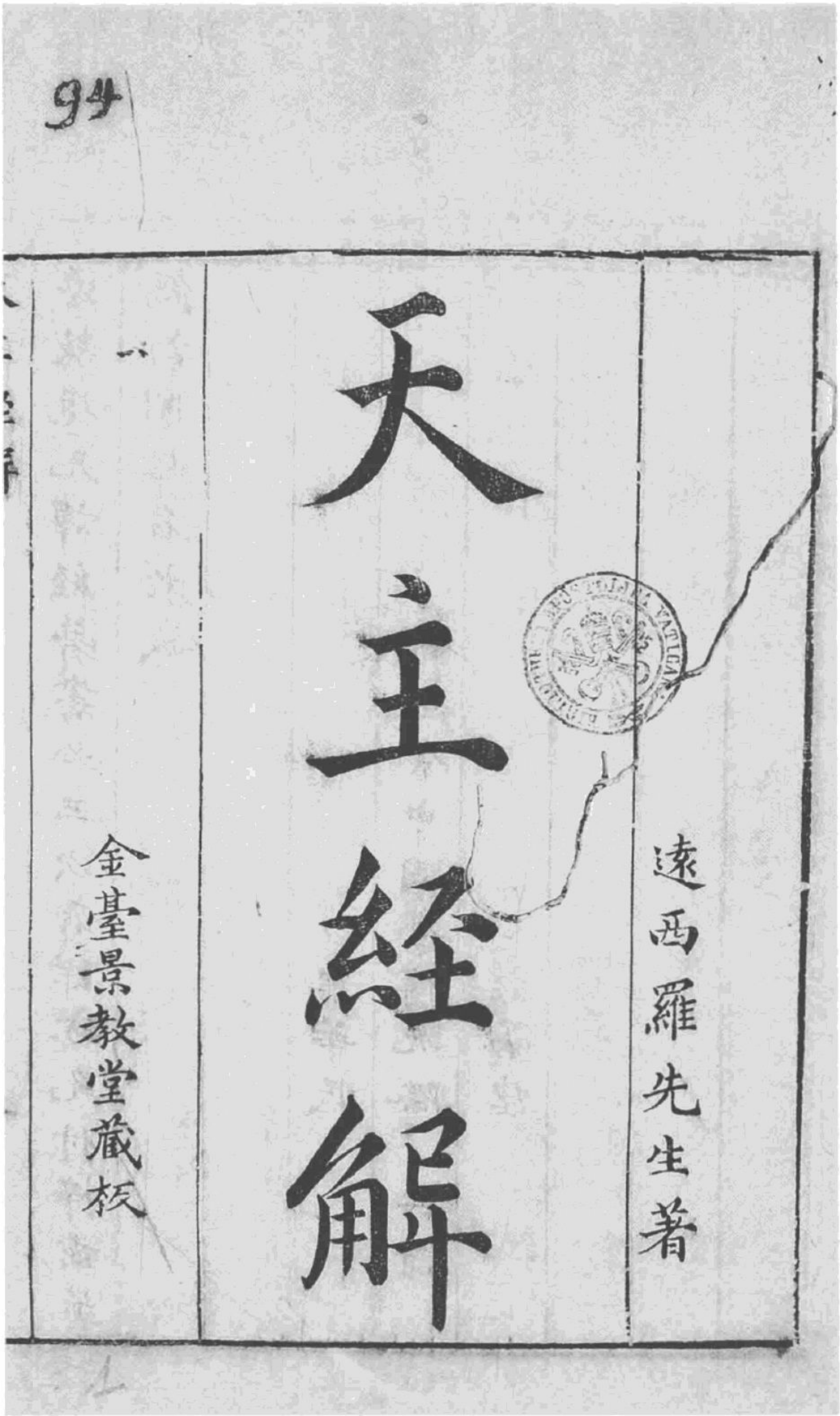
天主經解

2

64 2

18.i Volum:
Tom: 2. Explanatio Orationis Dominicae p P. Iacobum Rho.

III. 219
in 2.



94

天主經解

遠西羅先生著

金臺景教堂藏板

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並
鐫訂閱姓名於後

龍華民
耶穌會中同學傳汎際　共訂
湯若望

天主經解目錄

總論　第一章　分節　第二章
解提綱　第三章　天主為父六徵　第四章
論子情　第五章　主超出父之倫　第六章
解我等　第七章　解在天　第八章
解一求　第九章　解二求　第十章
解三求　第十一章　解四求　第十二章
解五求　第十三章　解六求　第十四章
解七求　第十七章　誦經規　第十六章

想經言　第十七章　想謝主　第十八章
想耶穌　第十九章　想痛悔　第二十章

天主經解

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述
瀛海李天經閱潤
河東韓雲較梓

總論 第一章

主經者。乃吾主耶穌在世傳教。親授於宗徒者也。吾主未降生之先。惟如德亞國古教原知認主。然面目已漸迷謬。若他國知認主者尤少。是以吾主耶穌憐憫世人久迷不悟。日陷罪惡。乃降

生番教。引人信主。望主。愛主。使吾人知在世身後形神諸福諸善。皆從上天大主而來。常諭宗徒。以人身一切所需。皆宜望上而求。吾主自能鑒察賜予。隨願滿足。又常發明推廣大主之慈愛世人。真實不虛。宗徒熟聞之。一日對耶穌曰。弟子等常聞諸福諸善。皆繇天主賦予。凡有所願。誠宜密求。但吾人願欲最奢。而分最微賤。天主至高至尊。何敢輕忽啓口。請問用何祝文祈禱。方可免瀆主之愆。而獲允所求耶。耶穌荅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爾輩祈主時所用祝文當曰在天云云。又詳諭聖教中。所作功夫多端。如哀矜等行。尤為切要。蓋祈主行德二事。相連不可相離也。宗徒躬領吾主耶穌口授。共相傳授。後來聖人。曰名曰主經。聖奧斯定曰凡人虔誦此日祝文每日所得小罪。可望其赦。曰日祝者。即指主經云古今諸聖教師。咸以尊崇主經為本。故傳教者首重之。必先解此經之意。經釋非一。要各發明其玄妙之旨耳。

得耳杜良古大師曰。主經雖約。其義甚廣。如以堅信德則有在天。字。如親愛主。則有父。字。如敬畏主。則有聖。字。如欽承。則有旨。字。望報。則有格。字。求生命。則有糧。字。求赦罪。則有免。字。以生謙德。則有我。債。字。以避三讐。則有不。許字。以求免患。則有救。凶。字。包涵諸義。寔為尊主要言。此或前知聖人所預識。或四位聖史所覩計。或十二宗徒所傳宣。或吾主耶穌所用之譬喻。並集此經。尊崇此經者。於升天時到主前有大功。蓋有吾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耶穌之生氣也。

在天我等

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

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我等望

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而免我債。

如我亦赦。負我債者。又不我許。

陷於誘感。乃救我於凶惡。亞孟。

主經分節　第二章

聖與斯定曰。主經有提綱。有段。有結。首句是提綱。中七求是段。末句是結。七求又分前三後四。前所求為向主事。後所求為向己事。然非止徒為己。要亦為祈易得先三求內所求之物也。蓋人所願所求。在得天上榮福。主嘗曰。先求天國。則他物必來。一得永得也

又曰。凡人所求。若在七端外。皆為私求。故聖教會

西音名阨格勒西亞諸所祈主經文約之。皆在其中。蓋詞

可變易而意則不可增加也。

提綱　在天我等父者

此一句乃起語詞。欲人行信愛望三德。而先引認主為至尊且親也。

第一求　我等願爾名見聖

此句欲衆人尊敬主。讚美主。事奉主天主當初造成天地神人萬物。原自至聖。何事人求。而求者特願主顯其妙。使人人知大主之全能。神化莫測。專心向慕。稱誦贊美。而他願不與易也。

第二求　爾國臨格

人既認主。知其妙。明其理。則知昭事之有功。不事之有罰。蓋天國之上。有至能至智至義之主在焉。故其臨格非可虛求也。

第三求　願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

天神及往聖在天。惟知順承主命凡人既事主。則亦當做天神與聖人。順承無二。然非己力所能。故求主。

第四求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糧有二用。有養身之糧。有養神之糧。皆每日所必需。就見在而言。故曰今日。

第五求　而免我債如我亦赦負我債者

凡人於主前有大罪欲求赦免。須積功以贖之。不能積功。如負債然。

第六求　又不我許陷於誘感

人有邪魔。肉身。世俗。三讐均足為害。非主佑莫能勝之。

第七求　乃救我於凶惡

凶惡。或天災。地害。人禍。大主默宰。故誠心事主。可以求救。

結　亞孟

總結前意。而起丹求之辭也

解提綱第三章

提綱者。言約而義廣。數語不過六字。而包涵甚大

吾主耶穌教人祈主。不稱君。不稱主。而首先稱父者。蓋聖教引人入德行善。升天享真福皆以愛情先之。父子二字愛之原本也。僕於主。臣於

君即畏其命循其法。未免尚出勉強。不如父子出於真愛之自然。故主君之號雖尊。在大主猶為次也。

聖若望曰。我輩宜細心體會天主大恩。其許我輩用子之稱。亦真是愛之為子也。聖葆祿曰。爾輩對主。能謂我父。當思何以供子之職。盡子之情。

第四章

天主為人父六徵。其一。父為生子之稱。當初天主造生天地萬物。亦生亞當阨襪二人為天下人類之祖。是實人之

肇生。故不但謂天主真為人父也。

其二。人父以分已本體。生子身軀。繇小長大。天主賦人以靈魂。不必分已本體。賦予之初。便自完全。比肉軀特為尊貴。比人之為父子者。理尤切甚焉。

其三。生父之外。亦有養父。謂其畀之以衣食也。乃大主生五谷。百菓。禽獸。族類。以養人肉軀。又立聖體以養人靈魂。耶之養父之義。不亦合乎。

其四。父為一家之長。主宰一家。大主為普世之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宰萬物。父宰家爲子。主宰物。爲人。設大主暫委諸物。莫之管稱則盡歸銷滅。斯人何所憑藉乎。父愛其子。必使僮僕擁衛之。然有限於勢所不能者。大主則盡人各錫以護守天神。令之啓導趨避。不爲邪魔誘引。其恩之大。又踰世父萬萬矣。

其五。凡人稱師。亦謂之父。以師啓我愚蒙。養我性靈。與父之畀我衣食。養我肉軀者無異。乃天主賦人以本性之光。能使窮理格物。分別淋愿。悉

造罪之根。洞升天之路者。或命天神傳語。或命多聖勸誘。及親降生。示人榜樣。師之恩德。莫以加茲。

其六。人世間有總父繼子之名。蓋繼父以收人子為己子。其愛與親生子無異。凡人能認主遵教。大主必寵愛之。亦猶繼之為子然。

以上六徵。可見大主實為人類之父。人亦可以父稱之。聖葆祿曰。父之稱名。其理義自天主始。古者雖大聖人向主。不敢用父之稱。此主於人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尊。父於子近而親故也。自耶穌以愛立教。親命門人曰。爾輩世人。不宜稱父。蓋父惟一。乃在天之大主也。此言主為一大父。而世父次之。非謂不當父其父。吾主耶穌又曰。爾輩不能事二主。愛一。惡一理也。亦情也。斯人若稱大主為父。必不能更父他父。蓋愛主必惡諸背主者。若愛背主者。必惡主人於愛惡。宜審擇之。

論子於父 第五章

子於父之情。約言有二。曰愛。曰畏。而二情又各有

二。若愛從父有家資而一生。是愛利。非愛父也。惟愛從親生。雖貧不渝。乃真子之愛父焉。敬亦如是。若恐親之我責而起畏。是臣僕之情。非子情也。惟此念惴惴然恐拂父意而謹承之。畏斯真矣。

人以大主為父。當以真愛真畏為本。勿落第二義。蓋大主為人之父。亦為人之主。有兼義。亦有分屬。稱父。恩也。稱主。理也。經有曰。我是父。愛我者誰。我是主。畏我者誰。言人當愛畏兼盡也。

愛畏之法其徵有八

一。子寧得罪於君師朋友。必不敢得罪於父。

二。若獲罪於父。則不安不忍。必求赦而後已。若不求赦。是甘為父仇矣。

三。承其命。信其諭。且顧衆人尊之貴之。即力可竭。命可致焉。耶穌曰。我惟敬承我父之命。言而行中以敬承主命為綱領也。

四。以父所行為表。耶穌曰。爾輩亦全善。當如在天之爾父。

五。所命即行。無敢怠緩。聖盎薄削曰。聖神之寵不容遲行。

六。所喜亦喜。所怒亦怒。

七。曰大主是父。自當默想其恩。思其妙。講其道。謝其佑。

八。父罰子。無不甘心受之。且泣謝焉。即不知其故。亦自怨自艾而不敢愠。蓋明知父之愛已。縱益加罰。亦不怨不懟。人於主。亦如子於父。然或遇降以災患。亦甘心受之。更謝其慈恩焉。

大主愛人如子。耶穌嘗明此理。引一喻曰。時有富人。二子。其幼者不守父訓。求分析家貲而異居焉。遂荒於酒色。蕩盡家財。以至貧窘。饑凍難堪。羞歸見父。為人作牧豕傭。衣食不給。有悔於心。私念曰。我父諸傭盡皆飽煖。我乃凍餒。且就斃焉。何如泣告於父。以負罪深重。不敢復求作子。但得比於諸傭足矣。父或憐而收之。遂決歸計。將及門。父遥見之。不勝憐憫。輙往接之。抱其身。吻其面而手撫之。子泣告前情。父益喜。即以衣

衣之。携至家設宴飲。翕聚如初。若先死而今生。解曰。父。大主也。二子。長比天神。幼比世人。所分家貲。喻賦性之光。及身神內外諸司凡人以酒色戕生毀性。於主有罪。若自知痛悔。對主碎心認過。主必憐而接之。加以寵愛。如蕩子思歸。而父衣之食之也。況大主愛人。比世間父愛子更勝乎。彼反父命。失子位。而終不悔悟。不知歸者。永為邪魔之子矣。

古有大將。見一兵士與已同名。而膽小氣餒。雖名

為兵。性同婦女。乃呼之曰。爾與我同名。乃劣弱如是人見爾。將疑是我。非辱我乎。以後或更爾名。或易爾心。無為我辱。噫。有勇之將。尚不喜性弱者同名。況大父肯耐其子為不善乎。必亦曰或更名。或易心耳。易心仍為大主子。更名則邪魔子矣。

上古有大聖人。起脩士之會。景從者甚衆。既沒。門人日漸不遵前訓。一日共詣墓。求其師。於主前顧盼曰。吾父幸救我。幸佑我。忽有聲曰。我非爾

父。爾非我子。衆聞而惶懼曰。我儕忘父師之訓，不踐其跡。致大父不以為子。敢不改行。然則欲為大父之子。須繇其路也。

主超出父之倫 第六章

聖白耳納曰。子於父前不懼。即時得罪於父。被其鞭笞。若重傷亦憐而療之。蓋非讐子乃以責為有益於子也。主於人亦如是。有寘罰。有隱療。人有罪於主。宜加懼。蓋主於我如真父。我於主非如子。不敢舉目。宜以苦心以涕泪求之。

父之情必苦子必責子要以繩其行保其善固其德主亦如是經言曰我所愛我亦罰又曰常以鞭懲人罪然終不替其哀憐世之仁父見子有過初赦之至再至三已矣若種種多罪必且棄之不以為子矣大主不然見人有悔心雖屢獲罪主亦屢赦惟以人不肯悔悟乃自絕於主自干不赦之條矣此其莫大仁慈不遠邁於世間之父乎

經載主有言曰疇是毋能忘其自生之孩而莫之

顧恤乎。若彼忘兒。我不爾忘。若我忘爾。時必忘我右手。此皆指主愛人無渝無間。過於世間之父也。

解我等 第七章

耶穌將升天。謂門人曰。我升往就於我父。即爾等父。此言吾主耶穌具有天主性。為大主之親子。故曰我父。人非天主之親子。乃主視之如子。故別言爾等父。

我等二字。指我人類而言。謂人皆天主之子。均是

兄弟。主既許我稱父。何敢私獨為祈。而不代諸兄弟祈耶。故祈主時。當云我等。若同教者。於兄弟之義尤切。

同父之子。雖善惡不等。然善者之視惡者。雖生憎惡。亦以同父故。原屬一體。且恐傷父心。其愛情自不能已。主為大父。人均其子。故惡人未可輕絕。當為主而動矜憐心。故亦曰我等。不為我等求。而但為己求。其意私而吝。非大主心也。如父有多子。一子有所欲。且兼為諸子求。父

必喜允。若獨求。父且嫌其為私已而或靳之。蓋許衆。已亦與焉。

聖祿祿曰。同教中人。共成一體。其首為耶穌。若手運足行。非各遂一肢之便。要以得一身之安。凡吾人所祈恩佑。所立功行。所獲福利。不獨為一已之私。亦猶百肢之互成一體也。故信經曰聖神相通功。

同父之子。必相愛相敬。相保相讓。相恕相養。此同氣之情。兄弟交盡其道。父未有不深喜者。人苟

同類相殘。猶敢向主祈曰我等父。主必曰。爾仇爾兄弟。尚敢父我乎。此我等二字。不可不深長思也

解在天第八章

天體最高。人所尊仰。曰在天者。引人棄世物而歸嚮天上也。蓋父既在天。子將焉往。則知地非本鄉。宜詣天鄉而往就我父也。聖葆祿曰我等在世無定鄉。惟求將來之鄉。聖伯鐸羅曰人在世如旅客。皆指吾人本鄉在天上。為父在天故也。

聖伯爾納曰。主無所不在。何謂之在天。如人靈魂在身。亦無所不在。而獨謂之在心。蓋手足耳目。各司一用。其能有限。惟心則虛靈一竅。宰制羣動。妙運無窮。故曰靈魂在心。如王位居密勿。統馭萬方也。大主亦如此。凡天覆地載覺生之族。靡非大主全能所徧觀。然其本位。則惟在天上。以命羣生。管攝天下焉。

聖額我畧曰。天。乃世間聖人之心也。聖人以身在世。以心在天。其所想行。渾是天上之事。心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願慕惟主而已。故可謂主在天。亦可謂主在其心。經曰。義者之靈魂。乃上智之座。義者。行義之人。上智乃大主也。此言大主以義人之心為其座。吾人欲求主。不可不先求義也。

耶穌將受難。訓門人多端。其一曰。疇愛我而守我諭。我父亦愛之。必偕我與之同宿。解曰。愛耶穌而守其諭。謂全遵其所傳之教也。我父乃在天大主三位中之第一位也。主愛人非虛愛。必多畀以恩寵。同宿者。不離其心之謂。

聖多瑪斯天學約要中有四問。引明在天之義。

第一問。天主在萬物之中否。曰。然但非如萬物各膠於一。亦非如萬物有所依賴。蓋造者與受造者。不同。主以本性所自有。隨物而在。凡物以主所在而後有在。假如太陽出地。即見有光謂光。非太陽。光自何來。謂太陽即光。蓋光乃太陽所發。光所在。即太陽所在也。如室有日光。即謂日在室中。雖光非日體。然不能離體即謂在室可也。萬物在。必天主亦在。若一息離主。盡歸銷

減矣。

第二問。主無所不在否。曰然。夫所在乃物也。天主在諸物之中。則亦在諸物所在之中。是乃無所不在。又曰物所在有二解。如甌盂空器。可注酒。亦可注水。若注以水。則水在而酒不在。兩者不能相容。又如依賴之物。藉彼之體。而非此物之體。二者均非所論於主也。主經中有曰。我滿萬物。非若水既滿盂。則不復他容以有質之物。必相逐而不相受也。天主純神。在物而不逐物。

如靈魂或在心。或在首。或在四體周身無所不在。又非若依賴之物。藉彼物為體。而其體自不得不受依賴之物。天主非萬物之體。繇萬物自彼肇。自彼造。故亦曰主在萬物。

第三問。主在萬物。以何為在。曰。以本能在。以本在在。以本體在。如王在國。以其能統御萬姓。知有王在。是本能在。如目見天地山川。緣目之在見彼之在。是本在在。又如心想其物。心即在於其物。是本體在。天主以全能主宰萬物。無一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在主前。無一物非主所想。皆可以徵其所在也。本體之在。如靈魂於身。如前解。

第四問。此無所不在。是天主之妙美。或分此與彼否曰無所分也。物物顯大主之在。合萬物之在。揔歸一主之在。

如前所論。主固無所不在矣。而此曰在天者。蓋人目所見。惟天最清高。大主至尊無上。故曰在天。又天堂為萬物之聚。諸天神。諸聖人。居此。事奉主。讚美主。如羣臣侍衛天子於朝。然天堂者。天

主之朝也。故亦曰在天。

天主全能。在天堂。亦在地獄。然天上之能曰慈與愛。地獄之能曰公與義。凡人趨慕天堂。避畏地獄。故亦曰在天。

解第一求第九章

我等願爾名見聖。

以爾稱主。似褻。因上文既稱我等父。亦可稱爾。如家人父子間親親之義也。名。非聲稱。即指本體。非指體。則虛而無據。是依賴之物。大主無所依

賴。其名其體。一而已矣。

聖者。主之妙美本無不見。今言見聖者。願人人讀誦。在在稱譽。且實實欽崇昭事。顯揚天主之聖名

願字貫後諸求。有未得而求必得。不勝忻慕之意。蓋實實仰望。非空事結想也。

大主原是至聖。無俟名稱。但人欲得真福。必須仰合於主。不知主名。未繇欽奉。是以首願在主名成聖。欲普天之下。無人不敬信之也。

天主造天地萬物。皆以為人。而造人則以為己。其造人時。凡生養之。保全之。種種多故。其末總以歸主而已。蓋人必知主尊主。事主。乃得見主。以享真福。是欲享真福者。必以讚美大主為首務。則大主造人而得其所事。非以為己哉。凡人欲求歸宿。貴先識定向。如欲得天上真福。必先求主之光榮。始不迷於向往。故凡人讚美主。欽崇主。於主之榮光。不增毫末。乃究竟得後來之歸宿。是讚主還以自為也。如木工營室。必先

圖室之像。後乃有成。蓋有定式。而終不謬也。是以七求中以主名見聖為第一。

在天上九品天神。及諸聖人無時不讚美大主。要顯主之榮光。上天下地。隨處圓滿。至妙美至完全。為無上之至尊。以天神聖人身近聖域真知無翳。故以熱情發此讚嘆。我等之願。亦宜倣之。求謂我等願爾名見聖而曰願者。蓋我人類力量劣弱。不能自顯爾名之聖。惟有嘆慕願望而已。

聖保祿曰。耶穌之名。號不但人宜敬奉。凡天上

地下。諸有生之物。皆當欽崇之。

耶穌訓人曰。爾輩此後對主。當曰我等皆無用之僕。但願主之光榮施於我等。

意納爵聖人曰。凡人所生。宜先想此與彼。疇能得主之光榮。又疇能得之為更近。則宜擇其近者而行之。使衆人皆得認主名之聖。又意納爵夜間祈主。惟云以人認爾。喋喋諄求。不發別言。鄰友聞者。往彼門隙伺之。見聖人跪主前。身懸在空。高幾尺許。光照滿室。聖人不自知也。此真求

得主名見聖之一徵也。

聖白爾納曰。人但求得認主之全。則萬全咸萃矣。願主見聖。非第以願以言。必以躬行為表。引人詣其極。

聖葆祿曰。倘我衆同類。得見主之聖名。我願自離乎主聖人何以願之。其意望人人能尊敬主。則已甘為衆人受苦乃引人認主愛情所發也。夫離主。非失主之愛。蓋以得罪於主。可失其愛非聖人所言曰。離主即不受天上之真福。

聖沙勿畧爲傳教引人認主。願主名見聖。一生備嘗諸苦。獲主默啟。忽高聲呼曰。吾主。此極少。此極少友聞之。往詢其故。曰。吾主默啟我。欲聖其名。宜受多苦。我想所傳主教事最大。見前之苦甚以爲未足。尚欲多耐苦難。以廣天主名焉

解第二求　第十章

爾國臨格

爾國乃天主所居之國。爲全善全安全福之處。或曰天國永定不易絕。萬災聚萬樂。凶惡者所遠

仁善者所居。得者即無懼。失所有無。顧所無有。無見少。無慊始。各各咸足以性之善。自性所有以主之愛。為全為滿。

聖與斯定曰。所願皆有。皆以順大主之命。約其全妙有四節。

一。謂無世數之限。人世之福。亦自有所願皆足。有樂無苦。然不過目前暫享。倏忽過去。終屬有盡。惟天國之恩為全能。無始無終。大主所賦。故所王之國乃無世數之限也。

二。謂安穩。在天國之聖人。全守主命。明知主恩。一惟愛主。謝主其心專靜不離於主。故主亦錫之以永定之寵。不若世福多方營求。多方保護。患得患失。全無寧靜之時也。

三。謂無變易。無加損。皆依各人之功勞為度。人在世行善之功。有增有減。遷變不一。天國非積功之處。乃因世間所作以酬之。

四。謂飽滿而無厭。飫之情。凡世物飽足。多生厭忌。如樂極悲生之類。趣味淺薄。轉瞬即倦。至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戒身拂性。令人畏避者。天上全美。任人取盈。雖多盈善。無時厭棄也。

聖葆祿曰。目未見。耳未聞。意想所未到處。天主所施於愛己者。無不備具。聖若望曰。天國常明無夜。不藉日燭之光。蓋大主為真光。萬萬世永不息滅也。

以上皆天國之影也。古今諸聖人欲得此國。甘受苦難。至無可比擬。而不畏避。以所欲者大也。蓋知聖葆祿所傳有云。世間之苦。雖萬不能比。所

得後世之光榮。語不敢欺也。

人在世。如城受讐敵之圍。欲解圍而力不足。則必求援於本王。王不援。則城必不守。曰爾國臨格者。求主國之賜佑。而驅我仇也。若主不加佑。則見侵於仇而失寵於主矣。主之寵佑。即西音所謂額辣濟亞是也。達味德曰。聖主吾主。爾若起時。爾仇就散而去。如蠟投火隨烟而滅。人仇亦謂主仇者。人為主國之一分耳。

天主以信望愛三德居人心中而王之。聖祿祿曰。

爾心乃天主之堂也。神聖居於其中。昔宗徒問耶穌曰。天國何時來。曰天國即在爾中。蓋有主愛。即有天國也。

求臨格。乃斯世之大終日。至此。耶穌契利斯多再降。非比先降生之時。有衆天神聖人隨之。以審判萬民之功罪。以真義行賞善罰惡之權。即有神光。遍滿世界。畢露萬世之幽。纖毫不爽。諸聖人又於此日求主。得明知何以世見為善者有苦。世見為惡者有福。蓋以天上國之大主。為王

之王。鑒臨最真舉世皆如盲者。自莫之見也。

又曰。主國乃在聖教衆人之會。西音謂阨格勒西亞

吾主耶穌引人往天國。設譬多端。有曰。天國如大寶石。如美珍珠。欲得之。必易所有之物而博之。蓋寶石美珠。人世所最貴重。以起人慕。舍所賤而易其所貴也。耶穌又解曰。能絶世樂。而裸身從我者。可見天上國之貴重。

又譬之。傭人。代主力作。必償以價。價必與工相值。惰者價廉。且有不時之罰。勤者價侈。尚有不次

之賞。在世人。皆天國之傭也。主因其工而分別酬之。纖毫不爽。耶穌示人真福八端。既而有曰。爾等宜喜宜樂。乃爾工價。天上甚大。

又嘗譬人如網罟。完好可漁者收用之。毀裂無用者棄擲之。又如播種於田。嘉禾之內。雜以蔓草。及刈時。美種則納之廩中。蔓草則鋤而去。蓋言世人造罪造福。天上鑒別不爽。及終時。天主命天神。擇其善者。收之天國之帑中。惡者。投之地獄之猛火。

又嘗設喻。有一主人。盛設延賓。命僕人速客。咸辭以他務不能往。因遇途人強招之來。聊以充位。乃所衣多有鄙褻不循禮度者。主見甚怒。乃呼僕攣其手足而幽之。耶穌自言曰。先請者不至。後來者又不得入席。請者多。赴者少。解曰。盛筵。乃天國真樂處。大主愛人無已。欲普世共享其嘉宴。乃世人非薰於勢利。即迷於聲色。其不辭而能赴者。洵少矣。至有強之而行。又不禀成規誡。如衣不循禮者然。豈不失主之寵益。而反受

嘆罰耶。

又譬之射者。於鵠能中者受上賞。天堂。乃人所向之鵠也。心目所仰。皆以中鵠為本。

又曰。天主命人求其國之臨格。乃勸人預先設備以為臨格之地。聖白爾納曰。此所求乃在教聖人之所願。天神之所喜。邪魔之所慚愧。

解第三求 第十一章

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

先二求。乃向天國之事。今所求。為在世而祈行天

國之路。主曰。爾欲進天國以守誡為梯。誡即主之旨也。聖葆祿曰。人因本念。不能想一毫之善。蓋人之能。皆從大主所畀。主不加佑。則天上之事皆非意可及。又人類之祖。以反命獲罪。而遺元罪於後。今欲補其缺。須如天上天神聖人順主之命。方能補之。

人有旨而命於其。不能必人能從者。以力量繇人。不可強耳。惟大主之旨。人有欲守而力不足者。主必以力量加之。故此求。不曰承行爾旨。而曰

爾旨承行於地。如于天焉、蓋以承旨。猶係人為行所當然。曰如於天焉、則有求主默加力量。使之不得不然。聖達味德曰。我主開明我路。命我蹈之。吾神惟向爾。又曰導我承行於爾。乃我主也。又曰主之所諭。有大照光。於愚者加明。聖人知大主不命人以所行。人不能行天上之道。大主之旨。最尊高。又最真實。非如邪魔之意。詭僻不義。又非如世俗之意。虛誇無着。又非如肉身之意。卑而逆神所以當承。聖達味德曰。主之旨

28

為真義。又通人之欲願。比金更重。比密更甘。求承旨。或獨為自求。或併為衆求。蓋舉世盡迷主之路。時有祈而不應。時行善而不見報。時欲免患而反多苦難。此皆有大主之旨在。而世人不知其故。則宜對主曰。惟爾旨之是承。耶穌將受難之夕。豫知應受諸苦。世人鮮受其益。心甚痛憫。血汗逆流。對罪德肋曰。我父減去此苦。如爾旨行。非如我願。聖若白。一旦子女家財盡喪。而心不動。惟曰吾主畀之。吾主取之。順主旨而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此真能承大主之旨者。其名傳頌至今。豈偶然哉。

承主之旨。必曰如於天者。蓋言天上神聖。純然事主。絕無不善之意。世人之承主有。如此始全。或曰人承主命。宜從神之道。

如天。亦指人宜絕其私意。而以承主之意為本。經曰。人無倚自智。言宜承主也。又長者代主之命。亦宜承之。

聖白爾納詳譯人縱自意之凶。曰。凡人欲願。不順

主旨。不聽長命。不求主之光榮。不向同類之公。而惟以已為主。順其邪情。貪戀世樂。馳逐利名。此真有癲病。乃大主之讐也。主即加大罰。畀諸地獄永火皆此人也。逆絕自意者。乃開地獄之門。若順承主命。匪特受主寵福。即受天災人患亦非災非患。皆主之賞。主之恩也。

又曰。自意所發。最為無限。即聚天下之資財。不足充其貪心。雖極無上之祿位。不足厭其名心。漫無限制。曷可任之。

又曰。人愛已而自崇其意。如願害主。其故何為。曰。大主巨義。公而不私。人之意。私而不義。乃自崇之。則為背主之公義。與害主何殊。

又曰。以身為主者。不安本分。妄自為高為大。乃巨傲也。其根皆在不承主命耳。

主之有有三徵。其一。乃人心內自具之明光知趨善避惡。孝親敬長。所性自有之理。是也。其二。為主所傳之誡。或天神所宣。或聖人所啓。或大主降生日所諭。皆是也。其三。乃聖教之師。及管攝

長者所義命。皆主有也。

解第四求第十二章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日用糧

聖與斯之曰。吾天上父。惠愛我等。無所不與。不但與以天物。亦與世物。先三求。求天國事。後四求。求斯世事。糧字包神身所需而言。先解神糧。次解身糧。吾主耶穌曰。非但以有形之物。為人養命之糧。尤以無形之糧養人之生命。

神糧何在。大主之道是也。聖葆祿曰未聞主之道

而曰信主。其信何在。言養神之命。以道為本。以信為基。信不於道。則虛信而無實益。非真能養神者也。惟日聞吾主之道。而敬信欽承之。愚蒙繇啓得進於諸善之路矣。或曰。神糧形糧。乃主之寵佑。形一日無主佑。則形枯。神一日無主佑。則神弱。不能行善。以速於死。可哀甚矣。或曰。耶穌聖體。即日用糧。因元文糧字最大。天下內養人之糧。更無大於聖體者。

又曰。形糧。匪特飲食。凡財物衣餙。所以安養其身

者。皆是。神糧固在聖體。又凡謙讓貞潔。行形神哀矜諸德。皆是。

聖額我略。解人於形神之糧。須欲有異。人無形糧時。輒嗜奢願。不勝營求。求而滿足。便覺厭飫。若無神糧。少知嗜願。亦不知求。若果有真願者。則願津津自不能已。蓋形糧賤而味淺。欲易生。神糧貴而味永。若知其味。必更深嗜。而願欲更奢。聖達味德曰。吾主甚甘。爾輩試嚐之。言未嘗行天上之事。則必不知主之甘腴。又曰。人更少

用神糧。更易厭。若久而不用。後更難用。神糧輕。身糧重。身飽神餓。身活神死。養身之糧。其類非一。如父知子所需。俟子言。直以愛心體之。令各足願。其所與。恒勝所求。主亦如是。然而以求望與。當思以何功得之。蓋人於主。如傭有一日之功。方敢求一日之價。如無功勞。安敢徼主恩哉。當吾主始造人類時。原欲人人安享全福。自人祖違命。主乃罰之。其一端令人自食其力。如傭者不力作而偷安。乃向主曰。

吾主與我日用糧。主將曰汝作何事。而敢冀糧乎。

曰日用所以絶人貪吝心。聖祿祿曰。食以食之。衣以衣之。一日止求一日則我輩之心為足。又如父養子。必每日分其恩。若閱日多。或忘求主。亦宜日求一日。寄需寄禱。則起愛情。而自勤欽慕之意。

吾主耶穌嘗用譬喻訓門人曰。爾輩試觀田園花卉禽獸之族。其敷榮滋長莫非主管攝之。生養

之。爾輩比物於主前尤在其寵愛之中。而不望其施。乃信德之淺也。聖達味德曰。爾心向主。主必與爾。經曰。主微展手。而衆共被其恩。與字。乃指衆人於主。如丐然。原自無有。而求主與之。不曰分。不曰還。不言借。而獨言與。乃主之特恩也。又與字。指祈主親與之。不願有代主養已者。蓋主外衆人皆小。惟主為大。非主。莫能與人。又與字。與謝字相承。想主與之之恩。宜想感激而謝。是以教中有飯前祈福。飯後謝恩之經。又

曰與者必有所與而求與於主是為能認王曰我等指以愛人如己之心併為衆求不但為一己求也又曰我等則知所受之糧為衆公共之糧非一人所可私或主允我求而有多施於我宜以廣手於彼分之

或曰今日指人在世一生之日言人之壽如一日然終之日乃第二日也後乃為無竟之日矣

聖白爾納解糧字之義有六種其一為天主之語西音曰物而玻譯云內言內像也乃天主第二位降生耶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可當吾人之糧。耶穌曰。我乃人之生命。其二為孝順之德。耶穌曰。我糧無他。惟承順嚴德肋之命而已。其三默想天國。蓋天上之事。其味無窮。人常默想向主。則靈魂自活。其四曰滌泪聖達味德曰我糧同滌泪交之。經曰。以泪為糧養我言人痛悔已罪。哭泣出滌。必減罪長福。如養其神。達味德曰。我心如瓦缶。蓋忘食我糧。糧。指痛悔已過存想之事。其五曰苦脩。經言苦乃爾食。言善其身者神獲安飽六為和睦如日用糧。莽

麥諸菓。不一其類。俱以合宜為當。如宴飲必須多饌。亦為均調而成。故衆友和而不戾。是亦糧也。皆廣神糧之義。

解第五求第十三章

而免我債如我亦赦負我債者

求意。分二節。一。求主赦我之罪。一。感動主心以已赦人為祈佑之券。如赦侮已者。及怨人弱行。不報讐怨之類。其功夫詳見七克與哀矜書中。

天主賦人之性本直。凡人任已私意。所作過失。皆

越於本直而印所留之迹。皆名曰罪。乃謂之債者。如借人財物逋而不返。謂之負債。人違主所賦。未歸於直。宜行者未行。與逋債等。如人所行之謬。如素質受染。未經洗滌。還其素質。亦謂之負。人反主誡。神必受染。宜贖宜補。功夫全在浣濯。未之能行。所負多矣。不求主赦得乎。

罪類多端。約分為二。一為元罪。一為作罪。元罪乃人類元祖所遺。當領洗時。便得主之全赦。惟作罪乃為自行所積。動輒難免。作罪又分死罪輕

罪。若明知主之命而反之者。斯失主之愛。生主之惡。日遠於主。夫大主乃人之生命。而我違之。是謂死罪。如或不明反。或不全反。雖於主前有缺。猶不失主之愛。是謂輕罪輕尚可贖。死則不易免矣。祈主之赦可不慎歟。

罪有三因。因心。因舌。因行。耶穌曰。見彼婦而悅之。心中便有姦罪。如十誡中九與十兩誡。若或犯之。乃心罪也。又曰。誰謂人為癲者。宜以獄火煉其罪。癲乃詈人語 至一切謗言虛誓等。悉皆舌之過

乃若行之不謹。又不可勝言矣。

行之為罪。又分二種。一名故犯。一名欠缺。蓋本分當行。而不行。如父兄不責子弟之過。是為欠缺若理法所不當行而行。此真反法。是謂故犯。罪之中又分悍惡。無知。柔弱。三等。悍惡者。明知非法而行。悍然無所顧忌。其罪最重。無知者。謂原愚昧。或偶遺忘。然論本分。應知應記。人偶遺忘。故亦有罪。柔弱者。如孩提見果欲食。即毋呵禁。仍欲食。此非故犯毋命。繇其幼小。見果而喜。遂

弗能遏。此類是也。

以上略解罪類。詳見別論。大抵人犯家主命。於家主有罪。犯國王法。於國王有罪。犯父母師長之命。於父母師長有罪。乃若國王。位在父母諸尊之上。犯之者其罪更大。則知大主之尊無上。人或犯之。罪不加大乎。

罪求主赦。必先自認有罪。若諱其罪。何以言求。聖若望曰。凡我輩自言無罪者。徒自欺耳。其真德不存。曰。初生嬰兒亦有罪。此指元罪

免債必求主者。惟主能赦人罪。主外無有能者。外主而他祈者。謬妄甚矣。

今人得罪官長。或甘受笞責。或納贖鍰。或行請托。乃得赦免。人與人同類尚如此。況大主至尊無上。人最卑微。以卑微得罪至尊。豈淺功薄力所能補贖。又何敢求赦宥。惟吾主耶穌以聖體贖世人之罪。凡人求赦之路。今籍其功。祈其佑加以能悔之力而告解之。蓋明知自力不能贖其罪也。

人有罪而求赦。必宜定心。以後不敢再犯。避罪之路。拔罪之根。併絶罪之影。否則求赦之言不真。

奠赦得乎、

如字。直對主作券語。猶言我恕負債者。主亦赦我。若我不赦彼。亦不敢望主之赦。此赦負中。有哀矜忍耐諸德。或不報仇。或不恚人侮辱。或不責寤之之有逋負者。

加西亞諾曰。不喜赦人罪。而誦主經。益增己罪之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或曰。大主甚愛人。見人求赦心切。必赦之。人宜如主有仇者求釋。亦即恕之。

經曰。已解之罪。毋釋其懼。言人須念。一次獲罪於主。一生宜追悔。而積功以補之。若前愆未贖。後又求赦。妄希吾主曲免。無是理矣。

解第六求 第十四章

又不我許諭於誘惑

誘惑。乃引人於不善。一邪魔。二世俗。三肉身。三者均能誘惑人。或明或暗。難以防備。須求大主加

以力量。方能勝之。否則有不陷者幾希。故顧勿許也。

邪魔誘人。無有休息。聖伯鐸鐸羅曰。爾仇為邪魔。如獅子發聲。以噉物為喜。耶穌嘗解其猛曰。邪魔最難逐。即驅之去。彼仍携強彼者數輩而來。蓋欲人人與已同類方以為快。人非大有猛力莫能勝之。

聖濟比利亞諾曰。爾仇誘感爾久矣。從數千年前便習此。爾若防備不周。彼必伺爾為彼所欺誘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心識動私念。或愛而順受其誘。或懼而強從其
勢。外見邪像。內發邪情。內外諸司。俱受顛倒。誰
能悉邪魔之計哉。又且寓於世俗之中。多端窺
瞰。如大敵圍城。晝夜處處尋隙而入。察見人所
喜惡而投中之。其為誘感也。亦多術矣。

聖瑪加畧一日見魔假人像。過其廬。着襤褸衣。挈
多小瓶。聖人問彼何之。曰環誘脩士。曰多瓶何
為。曰人各有所嗜。此味不入。彼味必投。因所嗜
而瞰之。必有一中。吾願得矣。聖人嘆曰。人盡蒙

者。不知魔計。乃嗜其毒而死。

邪魔雖以誘感人為事。不倦不息。然亦有時以不誘感。而其謀更深。如最善人。彼不誘感。蓋善人以不服魔為功勞。彼不欲為善者增功。如最惡人。亦不誘感。蓋惡人原為其奴。自陷惡趣又恐其悔悟而求主赦故亦不欲為惡者減罪。惟是中人。或生怠惰。或長驕傲。自侈其德。以為魔不敢誘。魔即乘隙而肆其計。人且莫覺矣。害更甚焉。陷更捷焉。

無求主不許者。言邪魔無主之命。不能誘感人故也。魔如猛獸。天主鎖繫之。人過其前勿顧也。或從傍呵擊之。雖怒睨莫施其猛。若或近而就之。便得肆噬。此人真如癲者。謂得遠其害而自就之也。

又人力弱。不能勝魔。惟主能御之。人倚主佑。乃能勝焉。聖祿祿曰。我因佑我者有大力。無所不行

凡人逆邪魔之誘感。耶穌契利斯多見之。肯為同伴。且與同爭。

求不許陷。須先勿即於陷。經曰。凡愛蹈險者必仆。如烈火。不可嚮邇。其相近之薪。必將然矣。或以其未然而樂就之。鮮不受灼也。主免陷而自蹈之。主不我許而我自許之。其求非誑主。即狎主罪之大者也。

或問人作何功。乃能勝邪魔之誘惑。耶穌荅曰。功在不寐及祈主而已。不寐者。欲人常時提醒此心。祈主者。指人祈主佑。有謙德。蓋人乃邪魔之對。魔性傲。惟謙德可以伏之。聖達味德曰。

我讐摧我。惟衣攖衣。以齋以謙。收我魂靈。

聖額我略。述主命曰。宜謝世物。能隨耶穌言。世物

畢污。邪魔常借此誘人若能捐棄。則魔計難施。

方能勝之昔有勇士二人相搏。一衣一裸。卒乃

裸者勝。則衣之為累也於此知勝魔之要。在絶

世物。能勝魔。則能從耶穌。聖葆祿所謂世物能

借用者。但粘着即墮魔計。

大主救人不許陷於誘感約有三端。其一。禁止邪

魔惡類。不許誘人此自然之恩也。否則大主若

使邪魔加害。疇能當之。其二。加人力量。俾不懼天下諸物。聖葆祿甲。天下諸患。何能離我於主之愛。經有云。為爾人視我輩。日日如將死人見我輩如將刲之牲。我惟恃吾主耶穌之佑。堅定其心。而不震撼。一切生命憂懼。目前未來上而天神。下而萬物。皆不能奪我心中天主之愛。言籍主佑。不懼萬類之誘。又無數聖人。因(有主佑)致命為主。以勝誘感。其三。早收其神。不許試仇之力。

聖白爾納曰。非吾主大憐衛我。不許陷於誘感我之靈魂。漫無預忌。有不陷於罪戾者鮮矣。誘感非一如傲情吝心。迷色等件。看墮何者。向主求杜絕但統說所求。人於求時。可細分之。

聖祿祿曰。大主亦有時許邪魔試人。如聖若白。主許魔試之。主增其功。而衆人服其德。然必不許魔過人之力。此在主許人則可。若庸常之人。欲徵己德。求主許魔試之乃傲心也。不但招魔。且不能勝魔矣。必大德足勝魔如聖安當者。乃能

當魔之試耳。聖雅谷曰。吾兄。若魔陷爾時。爾為大喜。乃堪其試。雅谷。聖人。凡稱同類曰。吾兄。

解第七求第十五章

乃捄我於凶惡

凶惡者。或我害人。或見害於人。均謂之凶惡。人一身外形內神。在世沒世。俱各有害。大凡身名財物。皆足招害。但害有造謀而來者。亦有偶然而至者。統名凶惡。聖伯爾納曰。惟主自無纖毫凶惡之影。為能捄人。故宜求。餘如土神。或世人皆

自有凶惡。不能自救。焉能救人神之凶惡。如愚蠢昏迷。狠暴弱行。邪情。一切皆是。求救者。如愚蠢。求智覺而知趨避。昏迷。求光明而分善惡。狠暴。求仁慈而向善良。弱行。求堅強而能永久。邪情。求貞靜而能順理。斯神之凶惡可以救矣。

形之凶惡。如疾病。饑渴。疲憊。及五司虧欠。肢體痿痺。腑臟失調。皆是。求主。賜之安全。又身之大害。首在於死。而不能免。但求主勿許遽死。并求於

死候減其多苦。

凶惡亦有天災。人禍。如狂風。暴雨。酷暑嚴寒。霹靂雷電。歉歲荒年。山崩。地震。猛獸毒虫。火焚。水溺。種〻非一。此皆意外之害。人所難保。非求主救。安能免乎。

凶惡有屬於人謀者。如仇友。仇敵。嫉妬讒謗。寇殺。官刑諸類皆是。

又有內蘊之凶惡神為形主。形不順神。最凶也。

以上皆在世之凶惡也。乃若世後之凶惡。不求救

於主。及墮永苦。無可救。無可求矣。蓋人生獲戾於主。積有二債。一罪債。一苦債。罪債者。有罪而不痛悔。不補贖。且不求救。為主之仇。失主之寵。是也。苦債者。墮於地獄。不能見主。以享真福是也。然苦債又有二。一永苦。一暫苦。永苦生前全不悔罪。已絕升天之路。地獄無有脫期。諸皆隨靈魂各司所造。以本類應之。無限無終是也。若暫苦者。其人生前有罪。知悔知解。雖先失主愛。而後能得之。仍不失為主之子。已無罪債。但在

世不能勤行哀矜祈禱克己諸功未能盡償苦債不免罪入煉處其苦與永處無二但有出時故曰暫也此之凶惡比在世者不啻萬倍惟主前知求主救庶幾可免耳

諸般凶惡聖教中各有求救祝文若人借主經祈即曰乃救我於其凶其惡亦可

或問主如何以如許凶惡加人聖與斯定曰以試善者以罰惡者又望人改惡從善者

經中主有言曰人望我救我即施救彼認予名而

籲予。予即許之。彼若忍耐受難予且為之侶。增彼功而贖之。且加以光榮以永日為滿未許彼見我福而享之。此言乃吾主啓人仰望之意。聖意撒意亞曰。来必来而不遲。言人求主。主必来。毋以為遲而絶望也。

聖安當獨隱苦脩。邪魔嫉之。極其凌虐。殘害幾斃。安當毫不震動堅心求主。忽見異光圍繞耶穌降臨。現聖容以慰之。魔俱遁。安當悲喜涕零曰。慈主耶穌。何不蚤臨救我。答曰。吾鑒爾苦脩

貞勤。姑許魔鍊爾德。茲吾左右。汝勿復懼焉。此主所謂望我拯。即施拯也。詳見行實

解結語

亞孟

亞孟者。如德亞國之音。聖盎薄削解之。為真正是之辭并有求之顧之之意。今謂再求之言。乃人顧主許其所求。而真切誠信。含有餘不盡之意也。

邵鮮在世。欲人信所喻。先發語曰。亞孟。亞孟。我言

云云蓋云其言為真。今人曰亞孟。亦如吾主之言。吾主之意。而真心求主。願主許之也。

誦主經規條 第十六章

一誦經時須徐徐而念。不宜迅速。蓋迅則口念而心不注。必且厭難不喜。且覺無味。不收神益。惟誦時字字默想。自愈生惟喜。足養其神。而納弘益焉。

二將念經時。宜預安定其心。謝絕他慮。蓋主經。乃吾主之言。所宜專心對越。不得妄有岐向也。

三或從逐字。會其本意。或從逐句。徵發本情。主經為諸病之藥。任各取以療之。

四凡求主非特為已。亦為衆人。或求。為某人某事。每求。元文為總求。人有瑣求。可析申之。略設默想題意於左。

一念經從各言存想頌主第十七章

在 譯元文解義是無始之前。是無限之體是萬善之極。不動不易 天 乃萬福之帑。永樂之源。諸美之圃。我等父以性生為邪。緣親父。以寵綏為世人恩

父。以榮光為天上天神聖人之大父。父者以位言論造物為極能。論愛人為極親。論錫恩為極廣。

我等願 願有真有偽。顯於心。顯於言。顯於行。爾名在口甚甘。在耳甚愉。在心甚喜。名又即耶穌之榮光。聖神之美好。父之初原。見聖以獲信德。以堅望德。以熱愛德。爾國非世俗浮國。非肉身寓國。非邪魔陷國。乃全福無禍之國。永安無亂之國。恒得無失之國。國又乃耶穌之所貿。耶穌之所開。耶穌之所備。臨臨有所從。從諸光之父。

從諸福之根從諸王之王 格 格於我靈魂於普世衆人於天上神聖又格於惡人以改善人以進聖人以全 爾旨 造成萬物極真贖人罪過極義賞罰善惡極直 旨 又至正至公至明非我邪意非我私意非我昏意 承行 承爾命而行承爾意而行承爾祐而行毋敢叛毋敢逆毋敢遲 於 地 以下向上以低向高以卑向尊如於天焉踊耶穌之路踐聖母之跡法神聖之行 我等望爾望宜依主望非虛望望不失望 今日 乃凶日暗

日陷日又元意謂日日今指見在而言不敢過求與有方能與祐方絕與愛方肯與主為萬有之帑主為不竭之源主為慈愛之極故惟求與於主非可求之天神求之聖人求之世人我承上文我等言乃衆我非一我指求為公非為私也又我乃叛親之子無功之傭不忠之僕我日用粮養形養神各有所用形一息無粮則弱神一息無糧則死無日可缺故日日用又神粮為主之默照寵祐永光免我債罪債惟主能免蓋

主為慈之源。息之根。貸之圃。又我債所自積。或以意。或以言。或以行。又或負於主。負於人。負於己。如我亦赦。以真心赦。不求補贖。且施息以救讐。負我債者。人負己。或故意。或偶然。或損我名傷我身。負我物等。均所宜赦。又不許我陷於誘感。世俗。肉身。邪魔。三讐。時時誘感。我稍不隄防。鮮有不墮陷者。我力不能自拔。必主寵佑。方能壓讐。若主許之。永墮不出。故求不許。乃救我。惟主權能救。主慈肯救。主息恒救。凶惡。已往之保

見受之害。未至之災。皆是

一念主經默想謝主第十八章

在天 想大主造我目可見之天。為我世間覆蓋。又造我目所不見之天。為我世後安享。是謂天堂。天主居其中備萬福萬祿以待我。如父儲財寶。以給子需者。又以耶穌降生引我升天之路。當謝。我等父者 想大主於永世前。何以選擇我為已繼子。又賦我一靈魂。能分別善惡。萬理萬事。能享萬福。又見我等不孝子所為背謬而以耶

蘇神功補贖我罪大恩無對當謝。【顧爾名見聖想我等罪人。蒙主許我稱契利斯當獲與耶蘇同歸。恩莫大焉。固宜讚頌主名。極其顧慕。又讚美大主。為天神職內事。而大主亦許我讚美其名。是大恩也。當謝【爾國臨格】想謝吾主親自降世。生於馬房。孝順謙讓。洗宗徒足。是皆照臨我等引之於其國可同天上主恒生恒王當謝【爾【旨至天焉】想謝吾主大有引我趨善避惡。吾人力弱不能尊承。惟大主加以聖佑。始能承而行之

與天神相似。當謝[我等望至用糧]想謝大主生粒食血食等類。以為我等形糧。又賦十誡。立聖體。以為我等神糧。又想我等無時不反主命。罪愆甚重。乃謝吾主不斷聖愛而常錫以日之所用。當謝[而免至債者]想謝大主極大慈悲。見我人類。自初生以迄乎終。無時無刻不積罪債。乃開赦我等之門。以七聖事跡。為我等悔罪之法。若非大主矜憐我等。當永在地獄受苦。又想主既赦我。我何不赦負我者如我赦彼一分。主赦

我萬萬分也當謝 又不至誘感 想吾人在世上下前後左右無往非三讐誘感鮮有不墮賴大主弘佑不許我墮陷當謝 乃救一句 想謝大主援我不加我疾不速我死世間多聾瞽瘖瘂而我幸免世人多無財無親無友而我各是又使我知改惡為善不致靈魂汨沒內外一切凶惡皆不我侵盡大主洪恩也豈可須臾忘謝乎

一念主經默想吾主耶穌第十九章

在天 想主耶穌在天為天主費略降生救世居人

閒三十三載。忍受苦難。功完升天。置我等人性內軀於罪德肋之右座。而為人類之保主。以息主怒。免主罰祈主恩。

我等父者 想吾主耶穌真為我等神生之父。所立聖洗之禮。滌我罪過。使我靈魂。如已死而復生。

爾名見聖 初生立名耶穌乃救世者。此名非虛。乃耶穌以訓以行真為救世者。宜在人心口想頌不絕。珍為萬病之藥

爾國臨格 想吾主自天而來。以苦難戰勝邪魔建聖教神國。又以聖血為價。為人買天國。且當

時許惡人以茨冠加其首。受虛王之禮以大羞恥。定人大位。爾有至天焉。想吾主耶穌承大主罷德。肋。有降生贖世。將受難前一夜。在園中祈禱汗血而曰。我非行我意。惟尊承罷德。肋之有是吾主耶穌立我等承有之表。其教其規。可不守而行之乎。我等至用粮。想吾主耶穌留聖體聖血裨益我等神餓神渴。愛莫大焉。我等置此粮不食神必死。又吾主受難時以酸醋苦胆。暫息饑渴。我所用粮。當與同類。乃獲永生。而免至

[傳者]想吾主耶穌。為贖我等罪。釘死于十字架。且為害已者求罪德肋之赦。則我不赦人。敢望赦於主乎。[又不許]想吾主耶穌在世。為邪魔所試。為惡人所譏。吾主以真忍勝之。苟不倣效吾主。以求共佑。何以降伏諸讐。[乃救一句]想吾主耶穌在世三十三載。受無限之苦。無非為救我等。聖血一點。可救萬億之罪。吾主施救我等思何以承之。何以感之。

念主經默想痛悔已罪第二十章

在天我等父者我父在天我形在地我神當在
地獄蓋我不孝子無時無刻不反爾命豈敢望
到爾前乃大父至大仁慈地非開而不我陷惟
天上父憐而拯之按先世嘗有子為父受多苦
而致其命者我未能盡子職之毫末父耶父耶
非爾慈愛佑我如子我將焉依又我如豕負塗
目仰不能見天我此肉身莫能想大父之美息
我等願一句我口曰願爾名見聖乃我所行事覺
引衆人背爾不能尊顯爾名反若願邪魔之名

轉大。蓋我傲心未斷。所思所為。皆顧得世間之虛名。而為惡行之師表。大父憐我以後改之。爾

國臨格 我賤辱罪人。何望天國全無功績。而虛空結想。非狂乎。又思以我過愆。非爾國臨乃地獄臨。此與我行。正相當。我一生隨邪魔之跡。而為其奴。今何敢望爾國之臨乎。爾有至天焉。若實承爾旨。則我此時。即應入地獄。經中有言爾為真為義。未許有罪而無罰。此為嚴有然。又有望於爾者。經中又言不欲罪人之死。及欲其更

改而永生。是從慈旨非從義旨。求佑我悔改以得遵承

我等至用糧

凡子不孝。宜見棄於父。不得享其家之所有。今我以大主所賜之粮。或饔餐或慳吝。或取之非義。或用之無節。且貪得無厭心不以今日為足。種種反主之恩。深類不孝子。宜畀之地獄。以食邪魔之毒。乃大主不絕其愛。不斷所與。真大恩父

而免至債者

我罪債甚多甚重。未曾絲毫償補。有何義理求免。且人或戕犯。我必圖以復之。又存於心弗釋。今求主免

我如我免彼。則吾主直義萬世不免我罪。惟祈看吾主耶穌分上。以大慈救我。兼祐負我債者

又不我一句我常自近於陷。以三讐之誘為快。我言與心反。欲避害而就害。如癲如狂。惟望大慈之父。勿棄我不肖子而加佑之。不許陷於誘感之網耳。

乃救我一句論我罪惡雖受天災地患人害。及地獄之苦諸般凶惡皆本分所當受。賴吾主矜宥不弛其救援。否則凶惡之來。孰能當之。

天主經解

天主經解終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母經解

〔意〕羅雅谷著

提要

《聖母經解》，意大利羅雅谷著。明末金臺景教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9.3。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不詳，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謂明崇禎元年（1628）刻於絳州，則當成於此年或稍前；而李奭學《天人約契：試論高一志〈聖母行實〉中的聖母奧蹟故事》則以為成於崇禎四年（1631）。全書十一章：首為《總論》，闡述聖母生平，《聖母經》的來歷、功用與重要性，並分拜慶之言、稱譽之言、求禱之言三個方面，概括《聖母經》的主要內容。次為《聖母經》全文。自第三章至第十章，依次為《解亞物》、《解瑪利亞》、《解滿被額辣濟亞者》、《解主與爾偕焉》、《解女中爾為讚美》、《解爾胎子耶穌并為讚美》、《再解耶穌》、《解天主聖母瑪利亞至亞孟》，對《聖母經》進行逐句疏解。末為《總論念聖母經徵驗》，分『不念聖母經墮陷』與『念聖母經得死候之救』兩個方面，譯述天主教經典中所載的誦經有益事蹟。通過這些章節，實現了對《聖母經》的全面細緻的解讀。特別是在經文疏解部分，既解字義詞義，又闡明其神學內涵。如《解瑪利亞》章，先論瑪利亞為聖母之名，再釋瑪利亞一詞之諸多含義，以下即分母皇、海星、苦之海、受光、施光、起建高位、教師等，對其諸多含義逐一加以解說。這種詳細的疏釋，與同為羅

氏所撰的《天主經解》可謂一脈相承，對於《聖母經》及聖母信仰的在華傳播，也無疑具有較明顯的促進作用。明清時期出現的其他一些注釋《聖母經》的著作，如南懷仁《教要序論》等，多不如此書之詳，而此書之價值亦由此可見。

本書開本 25.5 釐米 ×16.5 釐米，版框高 20.4 釐米，寬 14.7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書名頁背面題『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傅汎際、湯若望共訂』。卷端題『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瀛海李天經閱』。全書手寫上版，風格與本次出版已收錄的金臺景教堂刻本《天主經解》一致，應為同時刊刻。此本之外，梵蒂岡尚藏有一部明崇禎九年（1636）重刻本，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37.2。該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卷末題『崇禎九年景教堂重刻』。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著錄一部，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三部，亦多與此金臺景教堂刻本相同。（謝輝）

聖母經解

3

64 3

28i: Volum:
Tom: 3. Explanatio Salutationis Angelicæ p
P. Jacob. Rho.

III. 209
1. 2

95

聖母經解

BIBLIOTHECA VATICANA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
並鐫訂閱姓名於後

龍華民

耶穌會中同學傅汎際一共訂

湯若望

聖母經解

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 著

瀛海 李天經 閱

總論

聖母經者。乃讚嘆慶拜 聖母之祝文也。原文稱為天神朝拜之語。因從古未見有天神以此語向他人拜祝。而獨於 聖母為然。故教要稱天神朝拜聖母經。又其中有聖婦依撒伯爾讚語。有定經時聖人增入祈語。賴 天主默照合為

一章。而特以天神語居首。故稱天神朝聖母經。約之則稱聖母經

向主之功。約之不外二端。曰謝。曰求。求者。求將來未至之事。謝者。謝已往既受之恩也。求與謝兩情。相照相連。主經教人求主。聖母經兼教謝主。主於人息數無量。而其大者有二。第一。乃天主費略降生以至尊大榮極貴謙。取人類肉身與其靈魂。合結於天主之性。共是一位。名曰耶穌。受苦受死以救萬民。此恩最巨。第二聖母受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蓋以一人而為天主降生之母。則人類之位得聖母而益尊益崇。有非天神可方者。又豈非恩之大乎。乃本經讚美稱譽之中。實含二恩之意。故曰教人謝主也

聖母經亦為求禱之祝文。蓋天主尊高無對。人類卑微凡罪赦恩施。豈敢直前求禱。勢必藉一主保以通其情。乃吾主耶穌降生為人雖亦稱人中主保。又以其原有天主之性實是天主。罪人亦不敢直前求之。然則哀哀下民非倚聖母而

誰倚乎。蓋聖母本人類而為大主之母。聞見同類苦患其心必憐憫之。必代達其意願於其子前。且聖母所禱其聖子耶穌必許之。而耶穌以人體主保人類於天主罪德助之前。亦必得之聖伯爾納曰。子不能辭。亦不能受辭。子必聽亦受聽蓋子不拂母情。凡主恩主愛。我等所需以向真福者。必賴聖母主保。方能求之。方能得之以故聖母稱諸恩之車云。聖母代祈之力。詳見聖母行實中。不能辭者不能求。亦不能受辭者。母見之

子辭必慚。子見父辭必懼。慚與懼。豈容規於聖母與耶穌哉。聖母祈耶穌。耶穌祈罷德助。必俱俞允無疑。必聽。受聽同此。

聖母經文分三節。其一拜慶之言。其二稱譽之言。其三求禱之言。拜慶者。言聖母主前之寵光。所謂亞物瑪利亞淌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是也。此天神嘉俾阨耳。傳天主降生之意。初拜聖母之辭。稱譽者。言聖母人中之尊高。曰女中爾為讚美。此句天神以此譽聖母。而聖婦意撒伯亦以此言稱之。兼接曰爾胎子并為讚美。乃

因聖母枉顧其家。會時相拜之語。求禱者求聖母作主保。生時死候。并祈聖母。所云天主聖母瑪利亞。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亞孟。此數語。乃聖人增入之言。而合上二節為一經者也。

又曰。聖母聞拜慶之言必喜。蓋天主差天神來報降生大事。是天神之言。即天主之寵命。何等光榮。何等奇特。聖母聽之。焉得不喜。即今世王遣一使須恩命於人。無有不聞之拜舞者。況大主

寵異乎。

主經稱主。用父字以通其情愛。聖母經既稱天主選瑪利亞為母。又稱所生之子。為至尊天主。聖母聞此必生喜愛。必將允所禱而祐之。

天神至聖母室。報信天主降生。西曆為三月二十五日午時中。曆難對。以節氣論之。約在春分之期。約者因節氣有平定二類。非確定之詞。或差一二日。不碍本論。後此三十有四載復以此日。聖母之聖子耶穌。領罷德肋之命。為人備受多苦。成贖世之功。以至於死。又多

聖人記曰。此日亦即天主造人類始祖亞當厄
襪二人之日。三大恩合此一日內。正宜敬主。謝
主。求主。之日也。為緊要大瞻禮日。

聖母自幼。惟務事主事親。足罕出室。嘗見古教聖
經所傳天主預定降生。耿人肉身之語。輒發大
願自獻。以為主母之婢。至是。忽天神假人像。自
空中臨室朝拜曰。亞物云云。後來吾主耶穌亦
久居此室。迄今尚在意大理亞國中。地名曰羅
肋多。蓋因聖母本國後被教外多奪。天主欲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尊崇聖母。特顯聖蹟。命天神舉此室。移數千里。越大海息於羅肋多之地。凡人詣室求祐輒應。如瞽者得明。病者得瘥。死者復活之類。詳見聖母行實。

昔天主命人祖亞當厄襪。守誡以享真福。邪魔妬之。輒圖謀害。哄誘厄襪叛主。遂墮其計。并引其夫亦叛之。而人類萬患萬罪之根。於此始矣。乃至慈天主。哀憐下民。特遣天神來見聖母。勸順主命。而報以借其腹誕育主身。後來補人諸信

之缺。豈非人類再生之慶。莫大之恩光乎。聖意肋溺阿曰。女祖厄襪。以邪魔語叛主命。致身遠於主。童貞瑪利亞以天神語順主命。即腹中胎主。彼為諸凶惡之母。此為諸福善之母。人類從厄襪。得定死之罪。從瑪利亞。獲永生之望。平權以反命失之。以順命補之。又諸聖多云。厄襪之缺。聖母之補。此聖母經所為最喫緊也。

亞物

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

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

耶穌。并為讚美。

天主聖母瑪利亞為我等罪人。今祈

天主。及我等死候。亞孟。

解亞物　第三章

亞物。兩音。含有多意一為恭喜言。為慶賀言。一為禮拜言。一為求平安言人啓口對聖母曰亞物。猶言恭喜聖母。爾腹中包孕諸樂之源本及造作萬善者。又猶言恭喜聖母。為爾減去厄禍之憂。而開斯世永樂之門者。又慶賀聖母天主於造天地之初。預簡定爾為救世之母者。又喜聖母於人祖獲罪天主之日。因其巨慈主即許耶穌降孕爾腹。而為罪之補者。又猶言恭喜

聖母爾為萬善之表。我等得有所從。以復立良心爾乃衆人之安。衆人之命者。又猶言恭喜聖母。我等得依爾祐。以能勝我讎。免我害。可望罪之赦。以至天堂者。聖達瑪邑諾嘗曰。亞物喜之無限海。亞物諸患之慰。亞物諸病之藥。又言亞物聖童身。再驅死。而招命者。

又西義亞謂之離距。物謂之畏懼。亦謂之憂。言聖母孕子耶穌。則人類無邪魔之懼。是聖母者。真人守取去畏懼之根。所由以離永憂而趨永

樂也。又亞物二字。連成一音。反言之為厄襪如言聖母瑪利亞乃厄襪之反對。

又亞物。亦譯云申福。乃世人欽仰。知聖母之德。咸頌其受萬恩萬喜萬樂而備萬福也

又曰。天神見聖母首稱亞物。淩乃言滿被額辣濟亞。言惟聖母滿被聖寵。是當亞物二字。他人不敢當。是知亞物。乃聖母受主之特恩。

解瑪利亞第四章

瑪利亞聖母之名也。天主既於萬世之前。預選

聖母為已降生之母。則亦必預定其位。預定其名。無疑。以故聖母將誕之期。天主遣天神來報其父母聖若亞敬聖亞納曰。爾所生一女。當名瑪利亞。蓋此名之意。即指此女之位。瑪利亞。乃如德亞。及西利亞。二國之音。譯言母皇也。海星也。又謂若之海。又曰受光者。又曰施光者。又為超逮高位者。亦謂教師。一名而兼諸意。以指聖母之高妙。蓋天主立其母之名。必稱其實如此。

何謂母皇。曰聖母為吾主耶穌之母。即天主降生之母。亦即天地萬物主之母。其子為主至尊無對。則其母。亦居母位之至尊。故曰母皇。今借籲禱聖母數語證之。

一。諸天神之母皇。

天神各職。約之有二。一讚譽主。一傳主命于世。聖母兼此二職。尤加全焉。蓋天主既以聖母為已母。則所賦神光。倍大於天神無數。如讚譽有二根。一發於所譽者。渾全美好。無毫欠缺。一

發於譽之者。通達諸妙。曉暢無遺。今聖母既胎吾主耶穌。其懷中包涵美好。何等渾全。則洞諸妙有。何等通達其讚譽主之情。更有比天神踴躍勃發者。至於傳諭。則聖母胎中。已受天主之第二位孕誕吾主耶穌。親詔世人。比天神傳主之意。尤為親切。古聖教會對聖母曰。爾始建於天國諸品天神之上。蓋實揔天神之職分而勝之。故曰諸天神之母皇。

二。諸聖祖之母皇

聖祖者。聖母之遠祖也。當天主未降生并未差天神傳古教之先。是諸聖祖受主默照。獨能認主。因傳厥嗣。其信德徵矣。緣此遂蒙天主特許於其嗣屬。借母降生。乃聖母當天神之報。亦即曰顧賜云云。此則信德尤大。足以冠諸聖祖。又諸聖祖因吾主降孕聖母救贖人羣。乃得脫離靈薄。則受聖母之恩澤。浩大無窮。豈不為母皇乎。

三 諸先知之母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先知者。亦謂之照見者。是天主未降生前。所選明哲之聖。而默啓以未來之事。因舉吾主降生在世。所行諸蹟。一一預記。言之千百年前。驗之千百年後。無隻字爽。乃聖母亦蒙主賜以先知之恩。如拜聖婦依撒伯爾時所詠之詩。多屬後驗之事。且諸先知望主速降。其情甚懇。惜不得親見聖母誕生耶穌也。乃聖母則實受大主借胎而生手撫之。目覩之。快足諸先知之願望矣。故曰諸先知之母皇。

四。諸宗徒之母皇宗徒本行。莫大於愛主愛人。顧人認主事主。傳行聖教。乃聖母愛主。超越宗徒之上。蓋母之愛子。自異常情。所不待言。即其愛人。亦非他所能及。雖未躬歷四方傳教。然常以聖子行實。口授諸徒。用著真傳之源。則雖謂宗徒傳教之功。皆本之聖母。豈不可也。

五。諸致命之母皇致命者真心為主。為義受窘。以勇德委命者。聖

母雖未嘗受害。第目擊吾主懸釘時。明知其聖子爲罪人無情之輩。受此苦難。則其傷心之刃。比傷軀之刃更利且慘。即諸聖致命之極刑不啻矣。

六。諸精脩之母皇

精脩者。或顯修。或隱修。專心以苦身克己祈主。行恐耐諸德。惟務積功。博得天國者。聖母自幼孝親。入堂敬長。在家聽聖若瑟之命。居常默想祈主。耐苦恐辱。親見聖子受難。絕無讐言恨。一心

愛慕天國。孰踰甚精備乎。

七。諸童貞之母皇

童貞有二一肉身之童貞。一靈魂之童貞。先守身。次守神。二者為本。身神貞德。聖母較全。蓋聖母蒙主寵佑。內外純潔。纖毫世念絕無。故曰在主臺前發願。一生絕肉身之欲。而純心向主者。自古及今。聖母一人耳。守貞諸德。具見行實。

八。諸聖人之母皇

依上論諸聖人蒙主恩佑。在世能行善功。修成

耳德。死後獲升天堂。在主左右。享受真福。此諸
恩必經聖母之手。如水溉田。先有源。不能不從
流而至。天主。源也。聖母流也。蓋非吾主耶穌降
孕於聖母。為人贖世。則古今聖人。不能遂升天
之望。又諸聖人各有本德。各成一品。聖母萬善
渾全。作衆行德之表。故實為諸聖之母皇。
何謂海星。即極星也。天上衆星皆有出沒升沉。惟
極星恒居其所不動。浮海者夜無日光。四方難
辨。則望極星以審所向。因稱之曰海星也。乃稱

聖母為海星者。言斯世如海。世人皆浮海者。所向本鄉。實在天堂。須有必達之路。若人脩身守誡。獲主寵愛。則如晝有陽光。舟行順適。天路不迷。設若反誡。獲罪。失主寵愛。便如日落失光。黑夜昏暗。必至冥行。此時看天上諸神聖。僅如衆星。惟仰視聖母以為北極。迷開覺還。趨向始定。蓋極星以照四方。人准之以近其鄉。聖母為舉世一大恩。毋人以聖母為表。盡厥倫分。造其極。必歸天鄉。然則稱為世人海星宜矣。又聖母亦

稱啓明之星。聖母生。則知天主必將降孕。稱之啓明現。而知太陽將出也。

聖伯爾納曰。星以熱氣薰蒸下土。毓產五金。敷生百果草木人如地。受聖母之煦熱。心中亦生五德。愛主。望主。信主。畏主。并愛人是也。身外亦生菓木。如謙遜。克己。恕人。哀矜諸行是也。又曰。凡人不欲沉溺於波浪者。勿離己目於此星之光。又曰。人涉世如涉海。或遇魔誘之狂風。或遇苦難之灘石。惟一心呼求瑪利亞。則魔誘息。苦難

13

平。又或心生傲念。如猛浪之沸騰。性好虛名。如浮波之震蕩。又或偶冐私慾之邪風。炫於世俗之頹風。身累多罪。如漏舟將沉。惡念橫生。如猛獸截路。皆呼求瑪利亞。必得其救。又如苦時。病時。悶時。憂時。弱時。勞時。愁慮時。煩燥時。疑惑時。頻呼瑪利亞。音不離口。念不去心。無有不響應者。以得其佑。前行不退。正行不斜。求彼不失望。想彼不錯。倚彼不仆。彼且保爾使無厲懼。彼且與爾偕行。令爾不倦。又且引爾於升天之徑路。

彼若允爾必能到。又曰。凡人密稱瑪利亞聖名。果真心尊之。實行從之。即有魔鬼在其前。如蠟在火。雪在日。輒滅去。

又謂苦之海者。言聖母見聖子耶穌。受無限苦難。即其心中無限之痛。如海水。無一點甘。又世人之苦。悉聖母心之所憫。是聖母之心。實為萬苦之聚。如四方之水。咸歸於海者然。又海水嘗運不息。聖母一生。勤行諸德亦不息。

謂之受光者何也。凡人在世。本性之光有限。縱知

趨避。亦不全明。無問上通天載矣。是必大主加佑。賜以天上默照之光。方能洞曉。乃聖母為天主母。而獲聖寵。大異尋常。故而受天光。比諸神聖更大。獨能徹悟主體之隱微。通達經旨之奧妙。萬善咸備。受光全矣。以此惟聖母真能受光。亦惟聖母始稱受光者。

又謂之施光者。如月受日光。不自秘惜。輒發現於世。聖母亦然。其而受天主之光。亦發於人。或明啓。或默照。而施非一。見聖母行實 又諸聖人。皆稱聖

母為無翳之鏡。蓋鏡所發之光。亦所受太陽之光。惟其體澄潔不垢。故其所發光者大。聖母本至貞之體。受主降生。即以其大光發之於人。謂之澄鏡信矣。或曰。聖母三十三年事。其聖子耶穌。聽其語言。是為受光。聖子升天之後。述其遺訓。傳諸門人。以詔後世。是為施光。

又謂超建高位者。何也。蓋天主在萬物之上。諸凡受造者。皆在其下。自聖母為天主降生之母。始為人類之至尊。天主之下。聖母一人而已。非諸

天神諸聖人可擬也。

又何以謂之教師。蓋吾主耶穌。在世三十三年。如聖史所記經文。皆聖毋所熟聽於耳。而默想於心者。吾主升天之後。諸宗徒所未悉。聖毋一一指示之。以著聖教。豈非教師之謂哉。

解滿被額辣濟亞者 第五章

額辣濟亞。西音譯云可愛之物。亦謂平白自至之事。又凡得彼之親愛。彼之福寵。亦謂之得彼額辣濟亞。

聖母之德萬聖諸德備焉豈不可愛姑舉三德以徵之一曰謙德其在家孝親在堂順長所不必言乃當天神來朝報天主選之為母降其胎中而生聞此大信不矜喜乃語天神曰我乃主之婢女猶言我無功當天主母之位而顧為其婢耳此何等謙卑又聞天神報其表姊聖依撒伯爾年老受胎即輕身往事之聽其譽言亦不矜喜惟曰我靈魂稱讚天主云云聖母謙德如此以故天主益愛之繇此謙德發生諸德如赦

侮恕弱等。咸備矣。又聖母一生全以聖子為表。遵行其言。至見衆害其子。亦復無恨無讐。則其謙也至矣。

二曰貞德。聖母誓守童身之潔。首出古今。蓋貞德中有獨處靜默愧恥。肅威儀。守外司等諸德。必兼全。乃為純貞。惟聖母乃克當此。聖盎薄羅削曰。聖母一見天神。借人像入其室。聽其言。即生惶懼。蓋守貞之篤。故以見人貌。聞人語。為懼為赧。而心戰耳。聖母貞德如此。則其致天主之

異愛投孕降生。借其淨血。以成厥身。豈不宜哉

三曰衷德聖母一心。渾然慈善。見人窮困。輒急救之。如吾主耶穌。初傳道時。有一親戚。請耶穌與聖母。及其徒宴會。席半乏酒。聖母慮主人以為恥。即以告耶穌。旋命彼家僕聽耶穌命。耶穌即體聖母慈心。顯一聖跡。變水為酒。座衆大悅。此聖母衷矜之兆也。故衆稱之曰救世者母。又曰罪人之托。憂苦之慰。進教者之佑云云。

聖母受天主之恩。無數。更為超異。聖伯爾納指其

一端曰。我想聖母貞德之美好。而知其為吾主之特恩。或曰守童身之德。他人亦有之。即謙德哀德。他聖人亦習行之。獨有一節人所不及。蓋前無表率。後無繼續者。全童身之純潔。兼有母位之尊崇。二者并合於一身。天主惟許瑪利亞而不他許。此私恩也。異數也。蓋為瑪利亞能反人性之常情。故天主愛之。特越常恩之度。又因人祖之罪。世人皆有元罪。謂之罪人子。聖祿曰、曰人有元罪、當受刑罰、獨聖母未受生之前。蒙主大恩。

不染元罪之汚。雖亦有聖人。未出母胎時。輒蒙天主赦免元罪。以洗其汚者。然亦已受染矣。若毫無染於元罪者。惟聖母一人。蓋天主為聖母而開天下之公法故也。自人祖獲罪、世人曰有元罪、此天主一定之法、故曰公法、此二恩乃天主特賦於瑪利亞。初無比擬是以聖母在世。所行所想所言。皆渾然全善。無纖罪之影。若他聖人。未免純中有疵矣。聖伯爾納曰。此亦為聖母之獨恩蓋以天主之母。受多恩。行多德。焉得不獲天主之寵愛。恩與德。與寵。

三者。必不能相離。故凡聖母有祈主前。不得不允者以此。

從上論。則知聖母於主之額辣濟亞真滿被矣。先聖曰。合九品天神及諸聖人之額辣濟亞并之。仍不及聖母之所被。何也。此為母。彼特臣僕耳。

右論明聖母被主額辣濟亞獨滿。然在諸聖人被。亦未嘗不滿。但滿有不同。各因其量。量所能容。寵愛必滿之。如有二瓶於此。大者容十升。至十而足。小者容一升。此一為足。滿則俱滿。分量

相去遠矣。蓋天主造物之初。預選瑪利亞為已降生之母。自當俾其寵福。所容甚大。方稱厥位。豈天神聖人臣僕之可比乎。又吾主耶穌亦謂之滿。但其滿不能窮。蓋為額辣濟亞之源。以一滿滿聖母聖人之滿者也。聖若翰曰。衆人從耶穌之滿分受之是也

以上經言止三語耳。然其為用甚大。行德鏡書名記一武夫。蒙天主默啓。篤慕聖道。不顧以武弁終。投入脩會。以甚資之鈍也。懇神父曰。僕不識書。

無記才。不知執何業為入德之門。以獲大主聖寵。神父答曰。切要功夫在學天主聖母二經而已。遂習念久之。不能成誦。其心又憂之。神父因命專習聖母經。猶不能全誦。止念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師知其限於資。不之強。但曰如此虔誦足矣。其人喜甚。口誦心想。頃刻不輟。數載善終。後其塚檢生一樹。葉上皆著金字。即聖母經前三句文也。以為異。啓塚視之。見樹根從其口出。因知賢士生時欽崇聖母。極其虔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聖母酬報忠役。亦不令其泯泯。有如此也。

解主與爾偕焉 第六章

偕者。匪但相親。有在其中之義。造物主無所不在。自不容疑。見主經解 然所謂與聖母偕。與在萬物不同。聖教會稱美聖母曰。天地萬物所不能容。爾顏容而載之。此明主在聖母中。與在萬物中大異也。又主亦與聖人偕。然亦不能比聖母。蓋聖人尚有元罪。則主尚有不與偕之時。聖母為主所預簡。不許染於元罪。則無時不偕於聖母。

天主與人偕。有四解。亦可徵與聖母偕之異。一。以寵愛言。人愛主。主亦愛人。必然與偕。但聖母愛主無比。則主愛聖母亦無比。自然相依不相離矣。二。以肉身言。吾主耶穌降生在世。人多親見之。或見如常人。或見以為聖人。或聽其言。如天上來之語。聖伯鐸羅曰。吾輩將安適。惟爾言為永生之言。見主之躬。聞主之訓。主於宗徒其與偕亦異於他矣。乃聖母腹中。懷吾主九閱月。生而乳之。以至同處三十三年。全認其身中藏

有天主之性。敬而事之。是豈諸聖人所能及乎。三以保佑言。聖葆祿將講道。辨邪學。人有不從者。起之。主默啓曰。葆祿勿懼。我偕於爾。蓋謂我保爾也。四以救護言。聖經中主曰。爾輩苦難時。我偕於爾。謂輔救之增其勇也。夫主於世人。且保之救之。況於其母乎。

或曰天神所云。主與爾偕。為慶祝之詞。如謂我所顧主加恩於爾。為與爾居。因此古聖相遇拜禮。多借此言為頌。蓋聖人真福。不在主外。顧主與

偕。則真福在其中矣。今教友賠時。亦曰。主偕於爾。蓋愛人愛主。此語廉焉。非虛文也。

解女中爾為讚美第七章

上文皆天神拜禮聖母之言。此一句亦天神所稱。乃聖婦意撒伯爾之稱聖母。亦同此語。聖依撒伯爾年老受胎、其子為聖若翰、號保第斯大、聖母同天神言、知之、往賀焉、聖依撒伯一見聖母、蒙主默照、知天主降孕及瑪利亞、有聖母之尊位、曰即曰、女中爾為讚美、云云、爾為讚美。西音為白搦弟大譯云可謂有大福者。衆女以此讚美爾。或曰。女中惟爾受主大恩。乃

爾爾為毋而加爾福。亦謂女之本德。爾為絕倫。或云爾免厄禍之害。而補婦類之缺。女分三類。或避肉慾以守童貞。或循嫁禮以傳人類。或居寡而守節。主昇聖毋女德之全。三者皆堪表衆。故曰女中爾為讚美。

又女行有二。或潔守童貞。或配偶產子。二者各得其一。勢難相兼。獨聖毋即完童貞。又獲生子。亦淨潔。亦喜慶。女中誠無媲其美者。

又生子以得善者智者為大喜。為更美於生多子

也。女中或為帝王之母。或為公卿之母。或為聖賢之母。而云貴矣。乃瑪利亞為天主之母。子為天地萬物之主。其尊無對。則其母之尊崇孰比之。

又曰他婦之有胎也。以羞受。以難載。以苦產。羞者感於愆。難者備諸痛。苦者徹其膚。聖母產前產時。產後渾是童身。受孕無懷載之無難。產亦無苦。蓋天主保全其母。自有非常之恩。非人意所能妄測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又曰女所貴者。亦在容色。但令不善視之。是即罪之陷矣。聖母盛容超邁。然極莊嚴。令見者輒發愛敬。而生貞德之願。蓋聖母備女德之諸美好。而絕其常。故聖弟阿瓦削見而嘆曰。使我非明知其不為天地萬物之主。必將以天主事之。何以見聖母補婦類之缺。而免瓦襪之害。曰瓦襪以叛主命。引其夫亞當。亦叛主。因招主罰。致人類苦難叢集。艱於行善。雖纖毫善念。已不能發。蓋舉世皆魔役矣。自瑪利亞生其聖子耶穌新

立聖教。施照天主之光於衆人。使人克行天路。又贖世人之罪。變魔役而為主子。恩莫大焉。則是厄禍之害。聖母實免之。婦類之缺。聖母實補之矣。故先世嘗婦人曰。為爾大母引誘亞當叛主命。致我等必以汗淂食。今婦人亦將曰。為我同類聖瑪利亞。爾衆蒙受多恩。淂為主之子。豈不宜哉。由是而言聖母女中誠無可比。但有共讚美之稱譽之而已。

解爾胎子耶穌并為讚美第八章

聖意撒伯爾元文。只言爾胎子并為讚美耶穌名。乃後聖增入者。蓋觀厥子之尊高則益知其母耳。西文借喻曰。爾腹胎果子。蓋樹之生果。果熟自落。未損其枝。耶穌出聖母之腹。不損其母也。或問何云胎子。曰指耶穌實在聖母之腹。從母胎出。非幻形可比。蓋因天主全能。取聖母淨血。以成肉軀。初非假借。故曰胎子。或又曰聖母嘗默想天主之妙。主不離其靈魂。三司中如子在母腹中。亦曰胎子。

後聖伯爾納又緣此以解果子之喻。其妙有三。曰色香味。經曰人類中絶美觀者。都雅浹其唇上。又曰。乃天神所預見。此皆指耶穌之色。或外容為肉目所見。或內容德之美好為神目所見。內外交映。俱成快觀。經又曰。我子之香。如蕃花之圃。又曰。爾香之聞。衆趨而前。言爾如妙香。令人欲近聞之。此皆指耶穌之德馨也。經又曰。爾等試嚐之。而見吾主之味如何。又曰吾主爾甘味甚大。為可珍藏之果。又曰。汝等嘗之又嘗。始知吾主

耶穌之味。果有三妙。所重存味。假令人徒見其色。聞其香。何益。必嚙而啗之。乃足養身。人於耶穌之美。貴在領其神味。以獲神益。故必舉其行實。時時講求而玩繹之。其功乃實。不則譽言滿口。揔虛餙耳。

再解耶穌第九章

耶穌如德亞國之音。譯言主者。救世者。贖世者。亦云福世者。此名乃天主自定於造物之初。特於此時差天神嘉俾阨爾朝拜聖母報以天主第

二位。降孕在世。名為耶穌。既報聖母。又報聖若瑟而言。惟彼乃為贖世罪。而救萬民者。人所立名。多不稱其實。甚且相反。如惡人命名。以為有德有功。而實無德無功。行與名不合。天主所立名。則必稱其實。耶穌為救世者。稽其生平無纖罪之影。以言以行。導世人撤去邪魔之罪。漸近於主。又以其身贖人祖元罪。及各人造罪忍受多苦。至死不辭。於以開天堂之門。鎖邪魔之手。何莫非救世之功乎。

聖經曰。孰稱主名乎。必免苦而得安。主名吾主耶蘇名也。免苦謂免永苦。得安謂得永安。聖人稱曰。稱主名。非徒口稱而已。必信其行。守其命。遵其路。而全伏其功。望其恩。如此始為克稱主名。可得罪之赦而免其苦。又曰。人之將終。極苦難時也。惟善稱主名。必受大益。然必生時習稱之。至期自然稱之。

聖葆祿曰。耶蘇聖名之外。欲藉以行天路而得真福。無之。又曰。天主賜吾主以耶蘇之名乃諸名

之一名。畏尊高意凡茲受造諸物。一聞斯名。即皆俯伏。或天上神聖。或世間人類。或地下邪魔。無不當跪敬者。若諸舌一認吾主耶穌。即在天主羅德。助榮光中

天上天神、并聖人所享福樂、皆為耶穌之功、世人蒙耶穌大光、照明天路、又蒙以寶血、贖人罪、恩莫大焉、故聞其名、跪而敬之、宜也、若地下邪魔、并惡人宜跪敬者、蓋猶罪犯之見嚴司、聞名即生畏心、且天主至慈、罰赦及其罪、人常慮加刑也、聞名增懼、敢不拜乎、諸舌、凡能言之衆是也、或云無論人物、凡有舌者、皆謝主而讚其美、

聖伯爾納詳繹耶穌聖名之美。因經言解之。今略

譚其說。經曰爾名如灑油。聖人曰經欲顯天主降生在世聖名之奧妙。借油為喻。油有三用資火以照人。和食以養人。調藥以療人。是一油而有火。糧藥三者之用。耶穌聖名備此三者以傳其道。光照天下。默想其行。神饑以飽。實體其教。心病以療。又廣言之。自有耶穌提醒世迷。天下多聖人絕慾。絕財。絕意。是皆耶穌之光。否則誰知三絕之美價。又世人因耶穌之教。明知有始有終。有賞有報。正邪真偽。一切了然。亦皆耶穌

之光也。其為神之糧者。人若想念耶穌。即補內司之缺。實諸善德。活諸善情。熱諸善念。耶穌為靈魂諸食之監。增諸食之味。我嘗讀書不見耶穌不喜聽講。不聞耶穌即厭。覺耶穌在口如蜜。在耳如樂。在心如快事。吾神非耶穌無所養。人有憂時。迎耶穌進其心。即得慰。如大光驅去陰翳。人有重罪。將失望。想念耶穌。即見佑。而開得赦之路。邪魔肆誘。爾念耶穌。魔即如風雲飄忽而去。心中或發傲怒。慾妬。諸邪情。如波浪掀翻

下定。惟念耶穌即得平伏。我想耶穌即想其溫
良想其謙讓想其仁憫諸德全備之像兼想愛
慕天主。此皆為我諸病之聖劑宜謹守窇鑰以
我心為篋藏諸良藥。耶穌名恒在我心而我口
惟此兩字。以呼以吸長我生命。凡此皆聖人解
經意而讚美吾主耶穌者有哉言乎。

厄日弟阿為聖範濟谷門人。有大德。時修於則多
瀏山。耶穌聖誕日後數日。每得主耶穌來顧。至
三王來朝日始止。以後凡聽耶穌聖名必涕泪

交下。造道入神其身從神高起於地。蓋於耶穌來見之時，有以察其名之妙美耳。

聖伯耳納丁亦讚美主名依經言。比為卯時日蓋太陽一出。天下諸物咸受其益，耶穌出聖母胎。其光遠近悉照，舉世大暗變為大光。人神收其大益。日光照人作事，耶穌光照人行德。日光有熱。透入下土。以熟萬果萬寶，耶穌光中亦有熱，其言行之表透入人心。熟諸德諸善。以成天國之功。又日分其光於星，而本光不損分毫。

耶穌普其恩於聖人衆人，而本體亦不損分毫。故舉以相比。

天神報聖母曰。天主所定其子之名為耶穌。又譽言曰。爾生之子。乃最尊高之子。（指天王）得達味德之座。（古聖王）其國為無窮之國。（指天上國亦指世聖教國此皆）讚美耶穌之言。後有聖人效之以尊敬聖名。或即借經言讚美之，或本愛心而設多詞讚美之。異音同意。集為耶穌籲禱，亦設多詞讚美聖母。為聖母籲禱。（皆有本篇）凡丐兒欲得所求。必多言自

賤而隆譽彼施者方動其憐心人之求主亦然聖祿祿甚愛耶穌聖名舉凡經籍每章每句必書其名想誦不輟後傳耶穌聖教為邪惡所害致命馘首當首脫軀時猶三躍三稱耶穌蓋生時惟有耶穌在其心口故絕氣與生氣無二古聖恩納壽為耶穌正教受多苦難迄致其命若中恒念耶穌惡黨問故荅曰此名刺在我心不得不念衆笑之聖人死惡人剖其腹心上果有耶穌二金字惡人乃悔加尊聖人多有奉教者

聖母得蒙多幼讀書。其性良善。篤於事主。時出郭外草塲獨步。默想天主道理。忽見一孺子。年與相若。容貌絶美可愛。非世比。乃語厄得蒙多曰。我愛者納福蒙多甚驚愕。孺子曰。爾不認我乎。蒙多曰。我不認爾。爾豈認我。曰。我恒在爾館。不離爾側。爾雖未識我。我固識爾。今且視我額。蒙多向前審視。乃云爾額有耶穌納撒肋諾字。曰。此我諱也。爾靈神所宜常念。夜寐時。勒此名於爾額。其力能備忽死。匪值爾也。任誰爲之。皆得

此效。言畢。不見。蒙多感主恩。因傳此聖事云。

耶穌將升天。囑付宗徒曰。信我道之兆。以我名逐去邪魔。新語在口。前此未習曰新能驅蛇龍諸毒。不受害。手撫病人即愈。聖徒唯命。越數日。聖伯鐸羅并若翰但詣天主殿前。見一癱丐曰。我輩無財物可施爾。依耶穌聖名之力。能令爾起。乞人輒起而走。衆見快而奇之曰。耶穌之名。其力如此大乎。此耶穌升天後門人所記第一聖跡。

多瑪姓比根大德脩士。記有一夜在牀不寐。忽見邪

魔現異形。將近牀。多瑪驚怖。思所以驅之。因天神默啓。誦聖母經。啓口時猶聲顫身冷。魔猶欲前。多瑪益懼。及漸誦至爾胎子耶穌。魔聞之。如發大雷。轟然避去。多瑪輒舉首如渡活。連呼耶穌耶穌魔不能當。即散滅。多瑪謝主曰。以此天上所降景尊聖名。能掃我讐而折其強。令而後不懼邪魔之我謀矣。

後數條因明聖母胎子之可讚美。并紀一二聖迹。益見吾主耶穌。爲世人所當欽崇云。

龐子遺詮中。有問誦念耶穌二字。必俯首者何意。

答曰。耶穌即天主費略。為我等降生之名號。凡從事聖教者。感念隆恩。或聞或誦其名。即俯首致恭。徵其為我主。并徵其為我等俯降於地而為人也。然非特世人。即天神出於自然。獄魔幽在勉強。一聞聖名。莫不俯伏而生敬畏。蓋此聖名。非過耳之聲音而已。誠心誦念之時。此目如見。此耳如聞。此身如對。此心切望天主眷祐。以避除災患。翦滅兇魔。私念自不能入。凡情自不

敢生。此亂我對越之意。故願從聖教。則此聖名。不可須臾忽於心。離於口。而凡夙昔所習異教。知是魔術。絕口不言。庶不得罪於天主耳。

解天主聖母瑪利亞至亞益第十章

以上經文。乃慶福頌美之言。此下乃祈禱也。然此言非求聖母賦恩於人。蓋普世之恩。惟天主能賦。第聖母為天主降生之母。母之所求。子必許之。則聖母亦可謂賦恩之次者。

耶穌乃天主費略降生。則聖母為耶穌之母。亦可

謂費略之毋。故曰天主聖母。

我等自稱罪人者。言我等實為有罪之人。不敢自求天主。故求聖母作主保為我等轉祈天主。或曰自稱罪人者。亦以謙卑自居。易動聖母之心。蓋聖母見其同類弟兄有罪。墮為魔奴。不得不興矜憐。而迫切救拔。其代為上達必矣。

曰今祈者。今。乃現在之時。人在世間。眼前有多少私累牽纏。墮於三讐誘感。就惡則易。行善則難。多罪多患多災。種種不好底事。全望天主垂憐。

焉得不以轉祈托聖母。

曰死候者。乃瀕死之候也。此時最為難過。蓋屬永生永死之界。永樂永苦之岐。天堂地獄。於此分途。又邪魔欲增一伴侶。重加誘感何以避之。經曰。魔到爾前大怒。蓋知爾所不免。而姑賺之也。又此時身以病弱。神亦從之。蓋肉軀為靈魂之器。器既敝。不稱其用。故靈魂至此亦如死矣。緣是諸聖人皆以防備死候為要。非預求聖母主保。其道無繇。故曰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

亞益見主經解

聖教聖人。祈禱聖母。祝文雖多。必以此經為第一。天主差天神報此吉音。聖母必樂聞無厭也。

摠論念聖母經徵驗第十一章

聖母行實三卷中。有求聖母多效。今因解聖母經譯誦經有益數條於左。

一不念聖母經墮隋聖人行表鏡書名記厄斯奇阿年十二。大病將死。忽坐亡。似至一火窰。其身將偪入火中。驚惶

此。此乃永苦之火也。隅有小門。奇阿探入。見聖母瑪利亞光坐御座。因叩求救。聖母漠然不之恤。側有多聖人。奇阿求其保。諸聖以為請。聖母曰。此惡童未嘗一日誦我經。何敢向我求救乎。諸聖曰。請勿因其功。第以本心之仁慈哀憐之。聖母乃許。厄斯奇阿遂發願終身致力焉。

念聖母經。能察邪魔詭計

昔有善女精備魔妬之。乃假天神像。藏其奸毒於善言之中。以諛善女。女喜。以告神父。神父有

德有識乃曰。此或邪魔假像。欲以誘爾。彼若再來。爾大聲誦聖母經試之。淺善女如命。魔輒遁去。如風之散雲然。室中遺氣甚穢。蓋地獄之氣也。

一念聖母經得死候之救

昔有室女誦亞物經。終日無間。病將死。面黃。有驚憂狀。忽大呼曰。女中爾為讚美。人不察問故。曰。適見邪魔滿室。生大怖畏。不覺大聲求聖母祐哉。果見聖母來。逐衆鬼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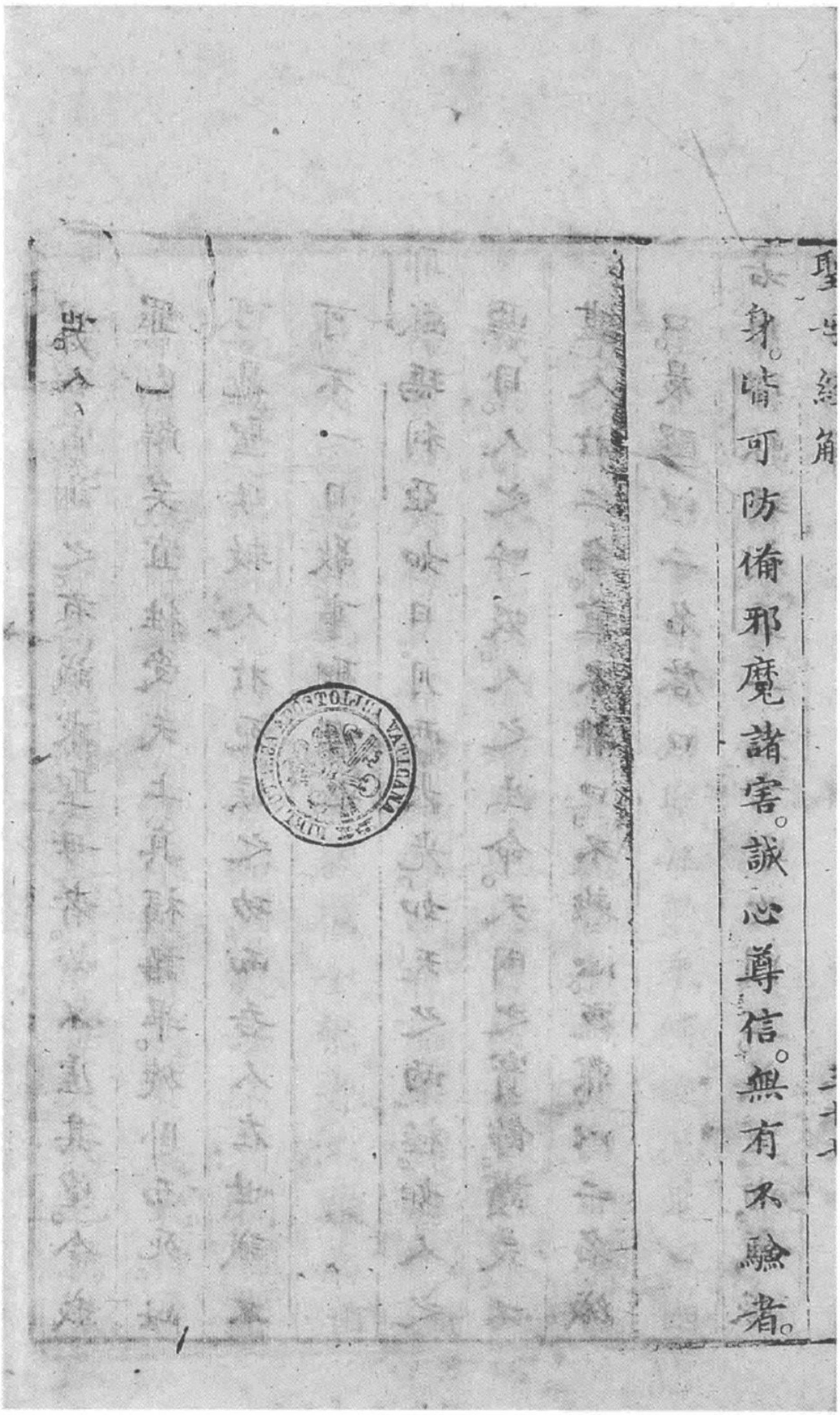
又古行鏡書記曰。有一婦。生平以持齋苦身。繙經。及哀矜窮乏為務。如全德者然。幼有邪行。不令人知。歷年行解罪規獨不以此告鐸德。及死。次日其女來。臨尸痛哭。死者似睡忽醒。謂之曰。勿懼勿哭。謝主令我渡生。爾速請鐸德來解罪。女如言。請解罪畢。聞者接踵來觀。渡生者對衆曰。我在世。人目我如大德婦。然少時有罪不解。惟日於聖母前真心悔哭。切求其祐。免墮獄苦而已。今靈魂離身。多鬼拉往地獄。想我不解之

罪所致。自知難免。因求聖母曰。聖母。我今危難。望記在世事爾之功。聖母果來呵逐魔鬼曰。爾等焉敢害事我者。合去。聽吾子命。旋向耶穌曰。我不許邪魔拉其婦於地獄。因彼在世恒獻功於我而哭悔其罪故。耶穌曰。有罪不解。必下地獄。天國之法也。聖母曰然。但全能者不難為其母救之。耶穌允曰。我母如意。天法不可開釋。惟命復生以解其罪。然後承福可也。於是天神送我靈魂歸於肉軀。此天主與聖母大恩也。萬萬

也。人當謝之。有誠求聖母者。必不虛其望。今我罪已解矣。宜往受天上真福。語畢。旋卧而死。此可見聖母救人於死候之功。而吾人在世。誠不可不一日敬事聖母也。

耶穌瑪利亞如日月兩大光。如天之兩極。如人之兩目。人之呼吸。人之生命。天國之寶飾。讚美不盡。人於二名。宜不離口。不離心。夜寐以二名緘口。晨醒以二名啓口。

若用耶穌瑪利亞二名書字於門上。或室內。或服



聖母經解

身。皆可防備邪魔諸害。誠心尊信。無有不驗者。

聖母行實

三卷

〔意〕高志撰述

提要

《聖母行實》三卷，意大利高一志撰述。清康熙十九年（1680）廣州大原堂重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27.1–2。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不詳，李奭學《天人約契：試論高一志〈聖母行實〉中的聖母奧蹟故事》以為當譯述於明天啓四年（1624）之前，亦即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之後，高氏被遞解出境，居於澳門從事漢文著述，直至重返內地的一段時間。其初刻時間，各家說法不一，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謂崇禎四年（1631）刻於絳州，而鐘鳴旦與李奭學則以為當刻於崇禎二年（1629）。全書三卷，卷一包括《總述》與《聖母宮室》二章，主要內容為『推聖母之所自生，與譜其自幼至老歷年之行狀，並附其遺室之靈異於卷之末』；卷二包括《聖母為天主無始預簡為母》、《聖母蒙主寵福預證》等十二章，主要為『借古今聖人之言，以著聖母之大德』；卷三包括《聖母提佑誦玫瑰珠等經者》、《聖母提佑持其齋者》等十章，闡述聖母之聖跡。書中既有對聖母事蹟的記述，又有對聖母神學教義的解說，內容編排有序，可以使讀者循序漸進地瞭解、信服聖母學說，如羅雅谷《聖母行實目錄說》所說：『讀者於第一卷，即發熱愛聖母之心；於第二卷，即發誠信聖母欽崇恐後之心；於第三卷，即發冀望聖母主保之心。』作為天主教在華譯述的首部中文聖母傳記，

本書在明清時期傳播聖母信仰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李奭學即認為：『《聖母行實》乃中文世界首刊的瑪利亞傳。』代國慶《〈聖母行實〉中瑪利亞中國形象探析》進一步指出：『明清天主教徒於聖母瑪利亞推崇至極，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聖母行實》乃是他們賴以瞭解瑪利亞生平的惟一權威文獻。直至光緒十三年（1887），李杕神父受命另作《聖母傳》，而在此之前的二百五十年內，為中國人所知的瑪利亞形象無疑奠基於《聖母行實》一書。』而其刊行後亦多受好評，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即評論說：『此書論聖母行實最好之一部中文書，文字明白暢曉，又有故事，令人喜閱。』

本書開本 26.8 釐米 ×16.4 釐米，版框高 19.7 釐米，寬 14.1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卷前有羅雅谷《聖母行實目錄說》。書名頁背面題『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羅雅谷、湯若望共訂，康熙拾玖孟冬廣州大原堂重梓』。各卷卷端均有修潤人題名，計有段袞、韓霖、程廷瑞、陳所性、李祖白五人。此本之外，梵蒂岡所藏尚有五部。其中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89.2 者，亦為清康熙十九年廣州大原堂重刻本，然僅殘存前二卷。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37.6–7 者，為清順治十七年（1660）福州景教堂刻本，該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書名頁背面題『順治拾柒孟春福州景教堂重梓』，餘與大原堂本大致相同。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517.1–2 者，為清嘉慶二十年（1815）刻本。該本半頁七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書名頁背面題『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三十一年極西高一志譯述，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十五年主教若亞

敬公准』。卷前無羅雅谷《聖母行實目錄說》，各卷卷端亦僅題『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撰述』，而無修潤人題名。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9.4 者，其行款為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版式為四周單邊，單魚尾。而將《聖母宮室》一章刪去開篇『聖母行實，略備前帙，茲舉其聖跡最顯者，特為紀略，而宮室其一焉』一段文字，改置於卷三之首，卷端修潤人題名無陳所性，與諸本皆不同。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11 者為殘本，僅有卷三，而其版式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行款為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又別為一本。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大原堂重刻本與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北京領報堂刻本各一部。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十部，包括大原堂本與領報堂本等。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崇禎四年（1631）京都始胎大堂重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嘉慶三年（1798）刻本。《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據大原堂本影印。（謝輝）

聖母行實

聖母行實 卷上

St. Joseph Filler

Bangia Canal
372

聖母行實

聖母行實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
並鐫訂閱姓名于後

龍華民
耶穌會中同學羅雅谷 共訂
湯若望

康熙拾玖孟冬 廣州 大原堂 重梓

聖母行實目錄說

茲聖母行實。乃寻友則聖高先生所譯。書分三卷。其一。推聖母之所自生。與譜其自幼至老歷年之行狀。并附其遺室之靈異於卷之末。其二。借古今聖人之

言。以著聖母之大德。分爲十二端。葢天主賚聖母之恩。而舉之於萬民之上者如此。其三。述其聖迹。亦分十端。則係聖母賚人之恩。萬分之一二也。讀者於第一卷。即發熱愛聖母之心。於第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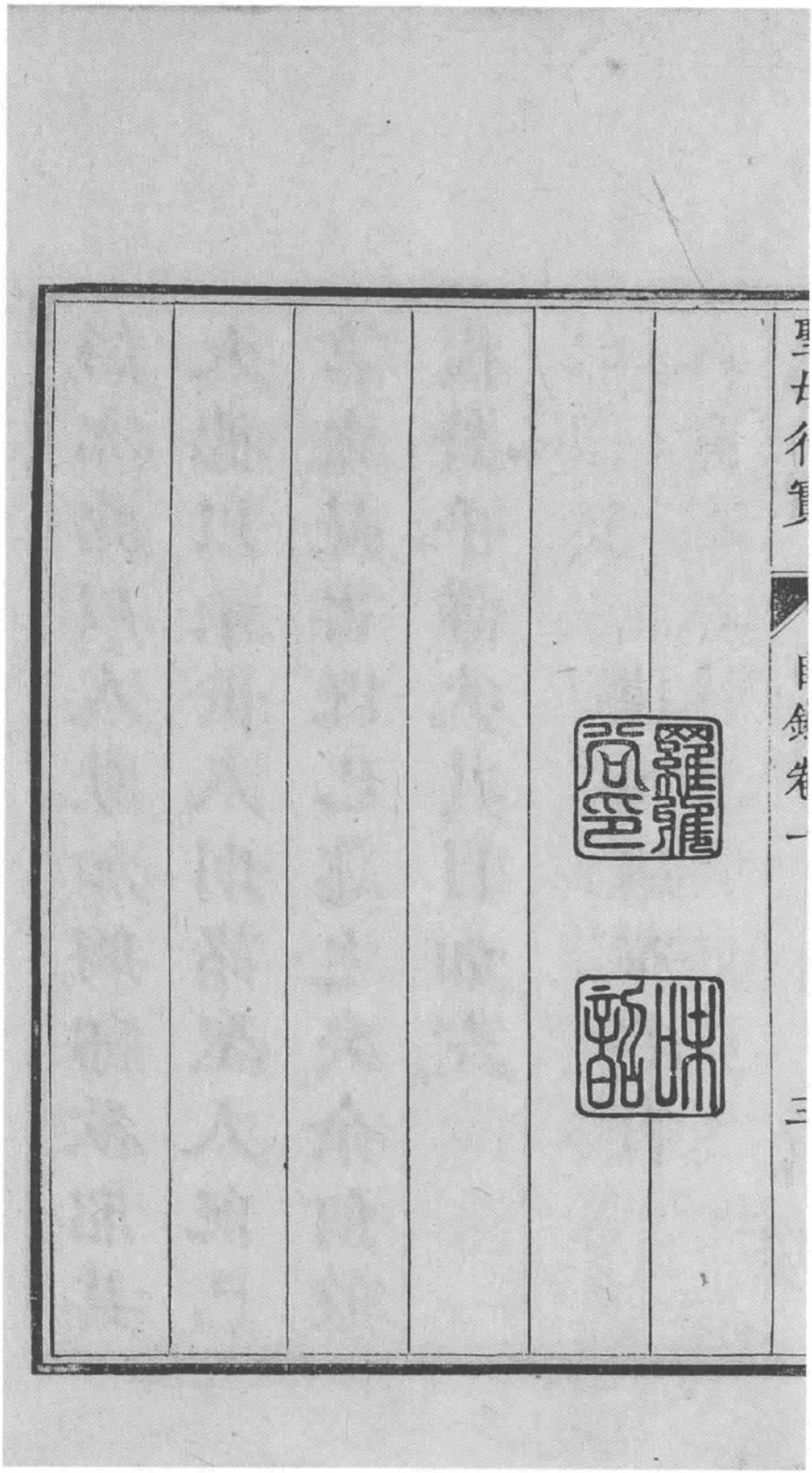
二卷。即發誠信聖母欽崇恐後之心。於第三卷。即發冀望聖母主保之心。夫愛信望三德乃事主事聖母之本德。而讀是書者悉得之。然則是書。固我等不可一日離者矣。古聖有曰。聖母之

行實。奉教者之鏡也。見之而不知所從以改其過。崇其德者。無之。人可弗念哉。書成。或勸余一言弁諸首。以寓讚美聖母之意。余謂聖母無庸余譽爲也。譬之太陽然。本體自光。弗以人言加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彰。亦弗以人默加晦。即欲昭其大德以示世人。則諸聖人既已言之。是書既已述之矣。余何敢復贅乎。謹次其目如左。

遠西羅雅谷書



聖母行實目錄

卷一
總述
聖母宮室
卷二
聖母爲天主無始預簡爲母
聖母蒙主寵福預證
聖母始胎
聖母生誕

聖母童貞
聖母精修
聖母聖績
聖母升天
聖母天福
聖母端冕
欽崇聖母何義
聖母於欽崇者何報

卷三

聖母提佑誦玫瑰珠等經者

聖母提佑持其齋者

聖母蔭庇諸精修之會

聖母蔭保國家

聖母啓牖愚蒙護提學者

聖母護生產者

聖母援提垂終之難

聖母提援貞潔之危

聖母濟窮振難

聖母行實

聖母罰僇不肖者

聖母行實卷之一

遠西耶穌會士 高一志 撰述
河東 段袞 韓霖
星源 程廷瑞 仝修潤

總述

聖母者。乃造成天地萬物眞主。降生爲人。所受孕之母也。行實多端。非頴舌能罄。茲特略表其氏族。及聖功之尤著者。先總述其大槩。而後分紀

之約爲三卷。俾從教諸士。知所景仰云。

納撒肋者。古如德亞國名郡也。自有天地以來。人類相傳。惟知欽崇一造物眞主。中有王裔。名若亞敬。妻名亞納。夫婦幼習正教。密於精修。以其家貲均析爲三。一資聖殿。一周窮乏。一留自給。由是恩惠廣及。爲衆感仰。第居室多年。享諸順境。獨患無嗣。蓋世福缺陷難全。類如此也。乃夫婦修益加勤。惟祈天主寵賜徹嗣。又許卽幸得嗣。必送聖殿。奉事天主。不敢背愿。未幾。一天神

降來。示若亞敬云。天主大慈憫爾。已允爾願。期年之內。爾妻當受娠。產一淑女。名瑪利亞。此女自母腹。遂備聖德。逮至年長。當受天主降孕于其童身。用拯萬民。爾宜慎保之。言訖。復告亞納。更叮嚀勿慮勿疑。惟堅篤其望。將必無負。遂辭去。夫婦各述神語。且信且感。時冬至前十有餘日。亞納受孕。此係古教紀述眞確。無可惑者。

凡受生者。當神形交合時。皆染始祖之病。所謂元罪也。一染此罪。則性稟劣弱。易就諸惡。難修諸

德獨瑪利亞豫蒙天主祐寵免其夙染始胎即含聖德是以形神之潔特超衆聖其一生易進諸德實本于此蓋天主既寵之爲母豈容纖疵點染古今聖賢萬口一辭咸謂聖母與日爭光與玉比潔絕不受染元罪諒矣

受孕九月後于納撒肋誕生匪但父母之樂實係普世之慶也生八日從國俗立名即依天神所稱瑪利亞稱之至八十日若亞敬及亞納夫婦依古禮抱瑪利亞獻天主臺前并獻所攜禮物

而返。自後弗敢私恤輕視。惟致力傾心。善其本躬。以率于神修。至滿三歲。慶酬前願。特赴日露撒冷國都大殿中。先以潔物。享祀天主。次謹告曰。斯小女。乃昔予夫婦懇切祈望。而幸卒獲者也。今滿三歲。弗敢忘主大恩。久留私室。以違前盟。恭獻臺前。望吾慈主惠納于斯。俾得終身服事。幸甚。再向司教者曰。是女也。上主允予夫婦之求而錫之。今復歸之。義也。惟吾師以道德引而成之。則夙願畢矣。是時瑪利亞。即一心向主。

辭別父母。絕無繫念。蓋已立遠脫世情。欽崇天主之表矣。

于是司教者。一見瑪利亞。年雖甚幼。而儀容端飭。迥異凡女。即知中懷聖德。欣然居之童女之宮。宮立殿側。蓋容一國所寄童女。使之伏聽賢婦之訓。靜習女德。及笄遣歸。以禮嫁之。瑪利亞初入女宮。猛立高志。絕諸嬉笑穉態。惟寄登聖殿。朝拜天主靡渝。或入私室。潛自捫心。嚴察其念其言。并其動靜。合宜與否。漸至默思天上之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沉潛涵泳。洞徹聖道微奥。益加勤修。優造聖域。其見諸外。纔聞寡言。謙巳尊衆。視女中懿行者。輒師事而法之。長者有命。雖苦不辭。採取善言。踐行善行。衣素弗文。食粗弗飽。言遜弗傲。其動履端莊而不促急。其容色和婉。而無煩憂。與同侶交。不但毀言妄語不設。即狎笑躁情不形。周旋中禮。無須臾失。且又時執卑役。遵命事長。顧病濟困。掖弱扶危。或勤事女紅不厭。以供祭祀。或恭玩經典罔怠。以益神糧。妙義會心。應存自

警。則隨筆以紀之。偶偕同志。可與發明。則直揭所得以授之。總之起居表裏。隨地隨時。無不盡分合宜。蓋將弘肇聖業之基。自應若是其浚且固也。乃天主恒加寵愛。每遣天神臨格。寄爲啓牖。倍其功德。日益精純。繇是同修女伴。衆競興起而趨法恐後焉。然其德愈盛。其心愈虛。更求精進。未或少息。譬川潦集之益盈。而其就下益速也。

至十一歲父母壽終。瑪利亞用其所遺。禮葬既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乃益自勵趨向至善。知天主所與時日。不可輕擲。因矢志精潔。絕却財色名三欲。誓不少染。蓋斯人雖有卓越之志。苟于三者一有迷惑。必不克前。故凡聖教中誓永修貞潔不渝者。必以瑪利亞爲正鵠焉。

至十三歲。當世俗婚期。司教者以無父母。因與其戚屬代議嫁之。以繼其祖之後也。瑪利亞聞之。急辭曰。昔父母獻我于斯。終身奉事上主。吾承二親之意。誓守永潔。以謝主恩。豈敢婚配焉。司

教者欽服其言。未敢決。乃告請于天主。天主乃默授厥旨。令瑪利亞同族公議所配之人。又遣天神示瑪利亞勿懼。主必保守爾貞。不致妨碍。茲衆所擇配。實係終身持潔之信士。天主不過俾爾僅成婚禮之迹。一則杜人世之嫌疑。一則障阻蠱惑之鬼魔。弗使明達天主降孕之道也。瑪利亞既獲主旨。即順司教之命。歸于若瑟。若瑟蓋王室之胄。亦自幼精修。不染世塵。茲乃伏領主命。恭迎聖女。居止祖室。並矢各守童貞。瑪

利亞一入閨閫。益奮前修。若瑟亦感其盛德。心企躬從。斯固遂其相成之至願。而大主之所降諭益信矣。

居二載。時瑪利亞年十有五。天主降生屆期。先遣一天神朝報之。向前呼曰。亞物滿被額辣濟亞者。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讚美。瑪利亞驟聞其語。見其容。驚而且異。天神復呼告曰。瑪利亞。爾毋驚畏。幸獲天主福寵。將孕一子。名稱耶穌。此予乃大奇異。是必登皇祖達未德之位。而建無

限之基業。實係天主費畧降孕爾身。非世人比也。瑪利亞雖蒙聖諭。未達受孕何繇。恐損厥貞。謹對曰。吾矢志貞潔。永避人道。所云孕產。將如之何。天神曰。此全不繇乎人。惟繇天主全能耳。天主既選爾爲其母。自能庇爾。爾又何虞。且不觀爾姻依撒伯爾乎。平生羸弱無孕。至茲耋矣乃蒙主佑。已受胎六閱月。仗天主福命。奚難孕乎。瑪利亞因信神語。對曰。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爾之言。言訖定心。瞬息之間。天主

第二位費畧。因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之神用。降投其胎成孕。蓋斯彼利多三多以其神用。聚合瑪利亞腹中淨血。化成小軀。即賦之靈魂。用全人性。乃天主費畧接合之於已位。而天主性亦全焉。此瑪利亞所繇得孕。而實稱天主之母也。

瑪利亞既受天主降孕。靜隱數日。感謝至恩。因憶天神所言依撒伯爾受孕之事。即偕若瑟往謁之。至門。施禮稱賀。依撒伯爾遽覺所孕之子。自

腹踴躍。因知天主降孕于瑪利亞有日矣。不勝欣喜。呼誦曰。女中爾惟讚美。爾胎子并爲讚美。我何人斯。敢當吾主之母。遠來顧我。爾德崇峻巳極。是宜天主寶諾。終不爾負。而眞福其必爾從。萬世之下。惟爾瞻仰不忘焉。瑪利亞聆此譽頌。益起謙恭。口約成章。告謝天主曰。吾神稱揚、吾主。極悅喜于救我者。緣主俯憫婢之卑賤。將臯萬世讚頌我爲眞福。賜我奇恩。用彰聖榮。并厥聖名。莫大仁慈。恩施於敬畏之。子孫。永世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繼以厥臂。顯厥能。滅人傲心。提人謙志。福彼饑乏。空棄富飫。爾惟不忘意臘阨耳之小。終爾聖慈。賜與其子。以踐所許于先祖亞巴郎。及其後嗣于世世之世。祝畢。依撒伯爾恭接入內。同居三月。乃辭歸。

聖母自受聖孕。聖若瑟猶未知其故。但覺聖母之腹日起。又明信其聖德純備。不敢疑問。躊躇弗慰。與天主示之。瑪利亞亦覺聖若瑟心懷憂疑。猶自謙抑。不敢輕泄。亦惟乞天主解慰之。天主

果鑒其誠。即發天神臨聖若瑟之室。以其聖配受孕之神功。夢中曉示。若瑟恍然大悟。益加敬順。嗣後事事伏役於聖母。頃刻不敢忽焉。迨聖母胎臨九月。產期將近。會西國宗王以舊制。令民各于所屬原府。報冊送京。時若瑟與聖母雖遇隆寒。道路修遠、兼值貧窘。然以生民急公之分。不敢遑恤其私。即奉令登程。二聖在途。備耐諸苦。難以殫述。冬至後三日。抵伯冷屬府城下。行旅充斥。無復餘次。姑就道傍。一廢廬寓焉。是

夜之半。產期已迫。聖母乃就靜隅。默肅祈主。毫無苦難。遂誕聖子。譬之日光進出于玻璃瓶。而玻璃如故也。是則聖母雖產。猶然處子。豈非終古絕無。僅有一大聖事哉。聖母初視其子。不免色寒。心爲之動。輒裹以舊褓。權置于傍之馬槽。先盡臣禮拜之。繼用母情懷之。時若瑟目擊聖誕之奇。亦恪敬供事罔怠。乃於誕生之八日。從古規行割損禮。即以上天所賦名耶穌稱之。耶穌者。譯言救世也。以是知救世之功。其托根于

苦與貧者固若此。又越數日。有東國王者三人。見天際有異星浮空。其光絕大。適符古經所紀大主降生之兆。于是三王各離本國。各乘駱駝。望星而至。會于伯泠府城。朝拜降生新主。各出方物。曰黃金。曰乳香。曰沒藥。貢之。咸述異兆。俯拜稱頌。聖母接見。不勝愉悅。即默自服膺。恒以自慰也。三王仰奉聖母聖德。多領慈訓。及獲見造物眞主。釋除諸疑。久之。方辭歸國。

于是聖母從聖敎規。居靜四十日。然後抱所生子。

獻天主臺前正登殿。逢一聖士。名西默盎。一聖女名亞納者。各有默感。來迎吾主。遂懷抱頌讚之。既而泣謂聖母曰。斯子眞拯世者。然如正鵠。爲世衆所共射。將來刃刺爾心。聖母聞言。銘刻五內。叩謝再三。旋懷耶穌。同若瑟還家。居未久。有大患將至。主命天神以夢示若瑟。言如德亞國君名赫羅得者。傳聞誕生新主。恐致篡竊。下令伯冷府界內。凡二歲以下新生之男。將盡殺之。宜急奔他方避焉。若瑟即順命。夜起束裝。借

聖母抱耶穌往厄日多國。又冒風雨窘難之苦。益知凡爲天主所寵。主必試以艱勞。不一而足。即二聖亦恒以是念自愜其懷焉。既入厄日多國。人感聖母大德。咸敬愛之。始明天主降生之道。自後國中良民。棄邪投正。甚至矢志精修。比比然也。二聖居此數載。赫羅得死。天神復引之歸國。

當時二聖與耶穌各執功業。無所欠缺。耶穌年十二。二聖守常禮。率隨國人遠赴公殿。瞻謝主恩。

禮次。二聖隨衆返。耶穌獨後。弗使二聖知也。在途竟日始覺。以爲在同旅。與其姻戚處也。徧詢無有。于是聖母芒芒轉覔。復抵殿中。時別耶穌三日矣。乃見端坐高士之中。荅問經典奥旨。異之。徐呼告曰。吾子。爾胡離我側。而留於此乎。令爾父與我憔悴覔爾不已也。耶穌對曰。奚爲覔我。爾不識我天上父之事。我當在其中乎。言訖。辭殿。即隨二聖歸焉。嗣後經典。惟記耶穌恒侍母側。聖母亦事其聖子。凝神欽仰。法其精德。贊

其妙用。餘未盡記也。

至耶穌年三十。宣教本國。周流四方。聖母時獲親炙。會有親屬。新婚宴客。延耶穌同聖母往臨以福之。酬酢方慇。酒忽罄。聖母見之。私告耶穌曰。酒無矣。耶穌陽荅曰。此何預爾我事。然聖母默喻聖意。囑司席者。惟耶穌命。少頃。耶穌令攜數器。實以清水。隨命變酒。酒即成矣。酒行。主人大奇之。未詳其故。惟聖母及司席之役知之。因而徧傳之。此耶穌造聖跡之首。衆門人信從之始

也。乃知聖母祈求聖子之言。必不虛負。以故後世聖賢。凡欲其意易達於天主者。必奠聖母代請。鮮不副望焉。

耶穌廣行聖化。已三年餘。其自天降來。愿行救世之美功。今當建立時矣。于是先辭聖母。悉告以將至之患。次聚諸宗徒。自迎苦難。聽許惡黨拘執。誣告妄鞫。備極凌辱。至釘十字架而死。時惟聖母堅持心志。隨處相從。毅然卓立于聖子苦難之前。衷痛慘裂。向所謂刃刺爾心。茲驗之矣。

顧聖母雖則悲苦不勝。而既盡母情。又合子心。求赦惡人之罪。絕無讐恨。容止罔愆。情不掩禮。其永爲萬世瞻仰。宜哉。

耶穌既終。聖母偕宗徒治墓事。瘞之。乃返城內。潛隱居哀。以候耶穌所許復活之期。第三日果如所許。死中復活。來晤聖母。精光四射。迥異生前。聖母乍見。喜溢尋常。譬之蝕後之月。去其陰黯。復接日光。其輝映不倍萬乎。

耶穌復活。留世四十日。諭宗徒傳教四方。雖隱顯

靡定。其于聖母左右。時相與偕。且常可嚀聖母。詳究教中奥旨。及明晰日後難知諸事。代勉門人。以所聞寄訓造就之。迨耶穌升天後。聖母率衆徒。集于舊堂。以候耶穌所許斯彼利多三多降臨之恩。第十日。正當殷勤求禱。忽天主斯彼利多三多托火舌形。降臨于諸聖徒頂上。施以大恩。獨于聖母較羸倍萬不啻。賚予極其隆盛焉。

迨衆聖徒遵主命。出散四方。敷傳聖教。而聖母惟

依聖徒若望。隱潛于如德亞國都。斯時聖母神功課業日益精新。愛主之心。慈人之念。日益懇切。或偕門人詳布神訓。或在公會剖釋疑難。或提援弱者。或寬慰憂者。或責鶩傲者。不使縱恣。或勵失志者。不使惰窳。或遇暇日。親至耶穌向所棲止之地。覆視踪跡。追念其功德。因以大慰衷懷。而自利其神。斯時也。盡國之境。無倫不沐其澤。無人不受其訓。遠近賢愚。親疎老幼。咸倚之爲師若母。諸凡溺惡魔誘慾攻之徒。與夫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亂世陷陋俗。而處危地者。但屬祈向聖母。未有拒却而負其望者也。豈不爲衆生之依歸。聖教之楨幹。禦魔之樓櫓。諸德之安所哉。以故四方聖賢。有不遠萬里。趨赴如德亞國。以求一晤者。曾有名士。曰悌阿尼削者。從遠邦航海而來。一見聖母神德之容。又見無數天神侍聖母左右。心輒敬異之。嘆曰。使我非明知其不是天主。必將以爲天主矣。又聖人依納爵者。居一大郡。司教宣化。每闡聖母之德。歆動衆心。無不願親炙

之。聖人以隔海遥險。止許男者往。女者惟謹致書求聖母回數言。以慰之。又有聖母屢適他邦。安撫而訓誨之者。此又足徵其爲主布化之懇。拯人飢渴之無窮矣。

繇是聖母精修至六十餘歲。親見聖教廣傳。耶穌聖名顯播。自歎曰。吾世願庶幾足矣。所歉者。而吾主與親吾子耳。是念日切。愈思愈願。惟展轉告禱不已。於是天主先遣天神。報以升天福音。聖母聞之。伏謝。然後傳示若望。若望傳之衆賢。

未幾遍達國中。是時宗徒。各居一方敷教。乃在天耶穌。欲顯異母氏神德。默使俄頃環集聖宅。不速而至。不約而齊。及本國聖人亦集其前。聖母視之。慶幸不勝。告衆以歸天之期。言訖。投身卑榻。旋顧左右。令近就以承其終言。因仰天。祝告上主。大降福祐。使衆日就於聖域。用以統率世人。廸於正道。次以和睦互相愛讓勸之。聖徒聞言。號哭滂洟。痛拜於地而言曰。小子敢不各竭心身之力。如慈母聖旨。顧吾輩藐諸孤。在此

危世無父可怙又復無母可恃奈何聖母重慰之曰爾父雖在天上未嘗不臨格于茲安云失怙即吾或從主命昇歸於天自是亦將祐爾又奚恃之失哉爾輩哀殆過矣辭畢聖徒遂見耶穌率無量數神聖降迎之曰亞物瑪利亞聖母苦冬已逝福春洊至茲吾慈母理宜離此垢地而躋清天爾居人中常行神事惟天國是懷罷德肋重鑒之故諸神亦從我來迎歸本鄉用登永定之位也聖母獲聞聖子之音且信且悅乃

端顏正體。仰天。以掌合十字。言曰。吾乃上主卑婢。雖無功德。希惟施及于我。如主之言。遂如寧寐。吾主耶穌。乃引其靈魂昇天而去。謹按聖壽。從耶穌誕年。至茲四十有七。從耶穌升天至茲。一十有五。雖在世總數。諸史不載。而約之六十三歲云。

聖魂甫出。耶穌接迎。指引昇天。面謁罷德肋慈顏。于是天上羣神。前後左右。圍繞護送。述其功德。頌其靈事。且位之神聖之上。耶穌之右。其聖骸

離魂之後。亦潤澤。亦鮮秀。亦馨香。天神洊至朝禮。時設美樂。令衆聽之。致感。爭敬禮焉。其衆宗徒。咸各悒怏感慕。伏地瞻仰。依禮誦經。祝告畢。然後從俗。傅以香液而謹殮之。是時遠近流傳聖母昇天。士女湧集。禱籲不已。次日平明。聖徒親奉柩。赴葬熱色馬尼山。有一亮人。於中途舉手加柩。欲推而辱之。天主輒顯其罰。令所舉之手。倏自斷而膠于柩不得脫。亮人自驚異刑。痛悔求放。聖徒伯鐸羅默求聖母慈祐。令亮人自

就所斷之手。命之復合。果然。克人偕大衆。共謝聖母之恩。墓禮葬訖。即以重碑封識其山。衆宗徒居守。三日夜無間。悲哀思慕之中。恒聞天神贊頌之異音。輒各述心中最所仰異之功德。頌而和之。時惟多默不在。乃亦不期而來。于葬後三日突至。堅欲瞻禮聖尸。聚衆徒復啓塚。惟殮服空存而已。遂驚異而紀之。從是古今聖賢。確信聖母聖軀。僅入玖域。旋蒙耶穌光照復活。即昇天堂也。葢是聖軀。既幸天主降孕。又以貞乳

養育之。且畢世周旋之。載此異功。若使朽腐于塚或久瘞于地。即不相稱。故于其甫完生死之道。上主即收之天國。俾合其神。以享無涯眞福。理之自然。無可疑者。且夫聖母形神。既全在于天。凡我生民。皆有依倚。果堅向天國。慮無不得聖母之接引者。葢天主于聖母。愛之至。而尊之極。委以天上地下之權。爲萬民之主保。遂其拯世之心。無求不得。是以聖人嘗謂聖教中人。正如百骸合成一體。耶穌其首也。聖母其項也。一

身血氣。自首而下。未有不繇項以相貫者。耶穌恩澤。皆繇聖母以下及于世人。故聖經謂聖母爲天門。乃諸福賜所繇出。諸善士所繇進焉。然則修行聖教者。于聖母不仰慕祈求。可乎。又于其所當求者。不翹首望得。可乎。

聖伯爾納鐸嘆謂聖母曰。世間惟未識爾慈。未蒙爾惠者。是卽不讚爾德可也。其意益謂斯世斯人。盡在聖母慈惠中。或有未識未蒙者。乃陷于魔誘之人耳。又曰。凡入斯世苦海。欲免諸不虞

之患。必仰此海星而後可。瑪利亞譯言海星且或遭驕傲嫉妬之狂飈。投擲于山陰。或爲人欲邪俗之險浪。沉淪于淵底。以至感疾值讐。遇難溺罪。懷疑患乏等。皆仰恩母瑪利亞。哀呼聖祐。定獲允諾。將見無不克之難。無不勝之敵。無不愈之病。無不立之德。無不去之惡。無不除之患。而謂有求不與。有叩不應。未之有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母宮室

聖母行實。畧備前帙。茲舉其聖跡最顯著者。特爲紀畧。而宮室其一焉。蓋聖母昇天之後。諸聖徒思納撒肋郡中。尚有聖母宮室幸存。乃天神朝報天主降孕之處。以故每加敬仰。始則立臺設像。繼則祭祀談經。一以表其崇奉之虔。一以廣垂聖母及吾主耶穌之顯跡于萬世。乃聖徒一倡。善民羣而和之。時赴瞻禮。與錫福而免禍焉。是蓋以聖室爲人世一大慶也。豈意大主降生

千二百餘年後。士民漸忘其初。慢不加敬。致負聖母洪恩。獲罪大主。于是天主加之顯戮。許寇賊入境戕害之。聖母預令天神拔舉聖室。飛越大空。渡廣海而置之瑪際亞國中。示不胥居彼也。乃聖室新遷是國。左右鄰邦。聞而奇之。感激趨覲。領受多益。未踰四載。國民亦復輕瀆。聖母再徙聖室于意大里亞。順擇比責諾省中之小山。善侶朝瞻。踵相接也。顧其地林木叢生。乘便刦掠。守者苦之。聖母于是三徙聖室于近山。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山之主。有兄弟二人。因往來者多。利益日繁。遂生貪奪。致相虐害。聖母又復棄之。四徙其室于右小岑。乃藉地主原名。始稱羅肋室。至今數百年。不復移動。并不改其名稱矣。此聖室屢次遷徙之異。并其隨處所遺恩蹟。遐邇流傳。無人不聞。遂乃競趨朝禮。所遇艱困。各祈祓除。繇是史誌聖室之跡。以其繁賾。筆紀莫罄。因括之曰。萬種病疾若難災祲。一入聖室。立見除愈。聾者聽。瞽者視。跛者行。瘖者言。負魔者安。直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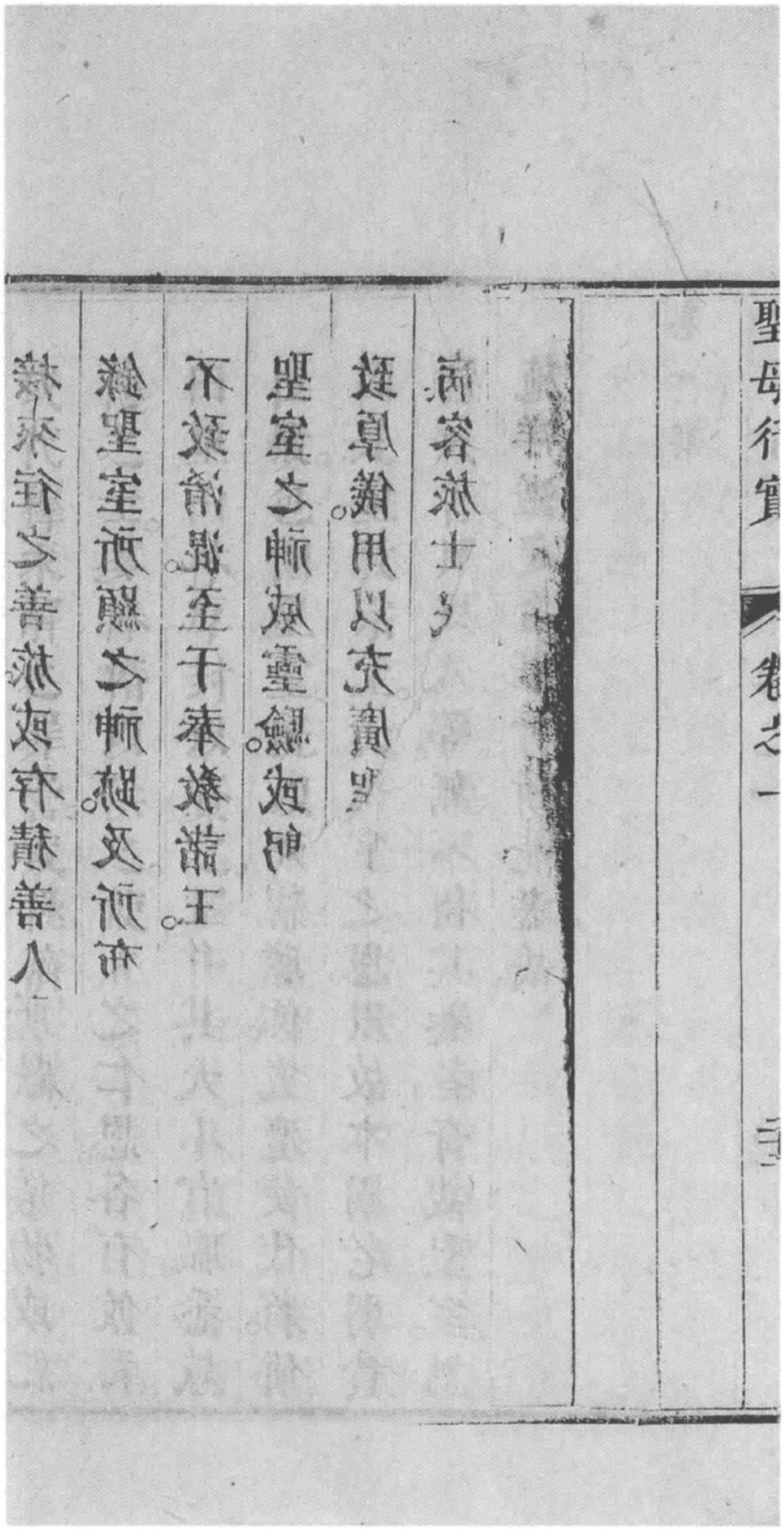
常事耳。以故萬民獻奉。極四海之內。奇珍異寶。概聚聖室之中。葢將其誠敬。致謝所得之恩澤者也。雖然。聖室顯績之奇。又不如久存之尤奇也。千六百餘年。移徙者四。經歷道途。不下萬餘里。乃自立完整。全無虧欠。一切木石。倘有加者。輒自棄脫。若無所與焉。非惟不容加增。亦不容減損。往年主教德士。意欲于本方。倣聖室立一小堂。敬奉聖母。因請于教皇。遣使私取聖室一磚。以爲堂中至寶。使者得磚馳回。途次多阻。非

烈風雷雨。即水溢川溢。所乘騎。數易不克前。雖強至本方。獻奉寶磚。而主教者病漸不起。幸蒙聖母啓悟。自悔前非。立遣返之。使者如命復行。無復阻滯。且甚順甚速。愈近聖室。病者愈輕。磚還。主教者即無恙。繇是衆相驚訝。共爲嚴戒。即室中薄物微塵。不敢褻慢。無論寶物矣。曾有惡寇。屢聞聖室厚積。遽起貪圖。統衆浮海來攻。望見聖殿之頂。即若雷擊。驚慄失措。不能移步。遂逃歸。而念猶未已。乃三四入寇。三四抑退。卒不

得逞。數十年後。別有海賊二舶。掠聖室近地人物而去。是日卽値巡海名將鴛督捕獲之。縊于帥下。被虜人物。立返本土。從是遠近之賊。更加警戒。善民更加感敬。恒圖所以仰報而表揚之。因是聖敎宗主。大興營造。遠致寶石名木。外立巨殿。包圍聖室。旣以奇珍文錦彰之。又以左右田里山林。厚封以資之。置五六院所。聚博學誠德之士。多俸糈以供之。使之或主聖敎之祭祀。或代釋求解之罪譴。或拯濟窮民之匱乏。或晉

接來往之善旅。或存積善人所獻之儀物。或紀錄聖室所顯之神跡。及所布之仁恩。各有攸司。不致淆混。至于奉教諸王。并其大小官職。悉感聖室之神威靈驗。或躬親瞻仰。或遣使代將。併致厚儀。用以充廣聖室之恩。以故本國老弱貧病。客旅士民人等。無不得其養者。奇哉聖室。恩施洋溢矣。豈筆舌所能盡哉。

卷一終



聖母行實　卷之一

而容就士乃
疑眞幾用以充實聖
聖室之師與靈魂與
王。蒙幾爵至于奉幾
幾聖室所顯之師與
幾來行之善與善人

聖母行實卷之二

遠西耶穌會士　高一志　撰述

河東　段袞
韓霖

絳縣　陳所性　仝修潤

聖母行實。前篇所述特其概耳。茲復就古史所載。舉其最神異與妙者二十二條。詳著於篇。以起後世之欽仰云。

聖母爲天主無始預簡爲母

聖母既爲天主降生之母。則其稟受。自異尋常。必爲天主所寵異無疑。葢天主於無始中。自本自根。圓滿福美。及一切靈悟知能。渾然全備。極尊極大。無有窮際。首造天神以爲侍衛。次造天地。生萬物。以備人需。又次造成人類。置之宇內。以享所有。待終世之日。登之天國。同享永福。固大主生人之初意也。無何人類元祖。受生未幾。輒中魔計。叛恩方命。遂至點染元稟純性。以至世世子孫。受其遺染干無窮。天主已先鑒及此而

惻然憫之。不忍遽絕。隨定後來。親自降生爲人。療人重疾。而救援斯世。脫于魔鬼之手焉。于時便鑑定一室女爲之母。次其世系。立其名號。定其形質之美。性體之純。德行之備。及其生前生後所建之神功。所履之聖域。以稱母皇之位。克至尊之職。皆已包含于其全體之中矣。凡此雖非人臆度可測。然亦卽世情可喻而推。試觀夫人子之于母。無不欲其親族之富貴。形體之妍美。心神之明智。德行之昭著者。葢緣子係母後。

母之榮美。子與共之。惟恨力不能加焉耳。若吾天地眞主。既以至靈徹萬理。又以至仁周萬物。并將來之母。亦係其所造。安有不使之克備內外諸德之全乎。藉令天主之靈。不蚤知其母之宜尊貴。又蚤知而不肯加。是天主之愛其母。反不人若也。有是理也哉。古聖設有一譬。更加明焉。帝王開國。擇地立都。必先精擇一區以建宮闕。其基址必欲濬固。棟宇必欲崇隆。內飾殿廷。外開苑囿。備極壯麗。蓋以至尊御于其間。不如

是不顯其尊且貴也。今造物主爲王之王。爲尊之尊。無耦無對。將降下土。建精修于神國。其自營之宮闕。固即室女之胎腹。有不畢顯其尊榮者乎。矧帝王建闕。必先良師鳩材。羣工削墨。方能盡美。若天主則自運神工。不借外力。不待時刻。凡宜造作。是欲造作。凡欲造作。是能造作。初無遏阻。則從無始而預定其母之聖德尊榮。豈人所能測其萬一哉。是以古今聖哲。皆曰。天主于將來所播一切美行奇功。上之天神九品。下

之諸聖萬善。皆約賦于其母之聖躬。使其後爲上下神聖之母主。實德之明鑑。精修之表儀。榮福之統會者也。蓋天主至尊無尚。則其降孕之母。亦至尊無尚。自應超絕神聖。如天懸絕于地。猶未可比也。

聖母蒙主寵福豫證

或曰。天主從無始。自定降世救人。幸聞其義矣。但天主凡有所造。悉繇自主。欲作便作。何必預爲之計乎。荅曰。凡從明悟。有造作者。未有不預定

規制。而先經營之者也。是以營室。必先定基。鎔金。必先定冶。況天主乃明悟之首。其經營豈獨廢哉。則從無始自定降世。亦從無始預擇其母寵福之。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又嘗考古經。天主初造人類。命之守誡。享福。乃隨中魔誘。天主遂加之罰。因有元罪傳染後世。主欲援之。即向魔曰。汝方我命。而誘感人族。吾後必令一女。偕其胎子伏汝。令其足蹶汝頂。汝即欲微傷其趾。而弗可及也。所謂一女偕其胎子者。古來聖傳。咸

指聖母。偕所誕聖子耶穌云。蓋聖母既絕元罪。又從生時。載有聖德。故克仇魔而足躡其頂耳。從是天主始詳立聖母世系。於其間。多生聖人。默示聖教將來種種與旨。令筆之經典中。據經于聖母生千載先。天主立一聖德之王。曰達味德。甚寵異之。即預定爲福女之祖。於是聖王得以神目豫見。且朝賀之。吟咏讚頌。至謂天主曰。嗚呼。幸哉。見我皇母。立爾左右。云云。又王之子撒羅滿者。亦蒙主聖寵。賜以大智。超絕古今。亦

幸預見聖母福慶。而與之言曰。吾自無始。受簡於主兮。天地未位。山海未奠。吾已孕于上主之明胎兮。造物者。其將轉投於我腹兮。汝係雅谷伯大聖之裔。而從我所寵忠貞之世族以生兮。嗣是又二百年後。有名聖意撒依亞氏。預知聖母景誕曰。造物主。將于來世。彰厥隱旨。令一室女。無人道而生子。又一百四十年後。聖熱肋米亞者。繼宣先聖之訓。曰。至慈吾主。將造絕大奇跡於此地。有一童女。腹懷一士焉。所謂童女。聖

母是也。所謂一士。天主耶穌是也。葢耶穌在母腹時。雖係嬰兒。其所含明智絕大。超諸庸人。故比之士耳。嗣是如德亞國。世多聖哲。正道相傳。無不預言聖母。及其聖子將誕之奇。數千載後。果驗若合符券。無絲毫爽。足證前論聖母從無始。蒙選於天主。亦自不得不然矣。

聖母始胎

大主造成天地後。四千餘載。若亞敬及亞納夫婦。賢而無嗣。恒以誠心祈主。主遣天神。報以將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淑女。未數日。亞納果福孕。上卷已載其概矣。茲復舉聖母始胎。詳其隱義。內含奇妙七端。一曰。世族之奇。自古如德亞國。顯族有二。一治國者之世族。一司教者之世族。二族原係天主寵異所立。均爲達尊。分位相埒。彼此婚媾。世世相繼也。以故天主欲顯其母生誕之榮福。乃令從二族胎之。此一奇也。一曰。二親衰耄之奇。按上卷若亞敬亞納夫婦。老而無嗣。顧仗主庇。靡敢絕望。懇祈不替。終獲所願。推此則知聖母始胎。非人

性力所及。惟得之天主全能。稽聖經所誌。生自老親者。有三四聖士。咸天主所簡在。每寵異之。使建大功。宣聖教於宇內。因知聖母生後。所建功業。更非諸聖可比。則其始胎。尤徵天主寵異之至。此二奇也。一曰。無元罪之奇。依聖教定論。凡繇人道受生者。雖二親至聖。其始胎時。神形交合。悉染始祖方命之罪。所謂元罪是也。染是罪者。性伏惡倪。於是疾病夭殤。凍餒憂患。危險凶惡。種種苦趣因之。且迷溺于惡。如水就下。獎

進于善。如石升上。應難者反易。應易者反難。是皆元罪所致。無可解免。獨聖母從母始胎。即蒙主以全能庇之。絕無夙染焉。古有熱肋米亞。若翰二士。亦于母腹。獲免元罪。然先已受染祖累。後始蒙主祛除。加以聖德耳。若聖母初受生時。便已無染。匪但無染。且不能染。蓋聖母之身。日後將爲天主殿宇。倘少頃受染。辱必逮聖子之躬矣。于義安乎。以故聖經讚頌聖母。或比之全瑩無瑕之玉。或比之至明無塵之鑑。或比之蕃

茂無棘之圃。或比之至潔且清之泉。又諸古聖。咸謂元罪爲聖母之所絕無。葢聖母光榮。非天上神。世間聖。所可比。且天主向責魔云。後世有淑女。足躡汝頂。尤知聖母必無元染。葢邪魔所以誘害人性。漸溺于萬惡者。惟此元罪。倘非聖母始胎。元不受染。何以足躡魔頂。而絕其引致諸惡之累乎。此三奇也。一曰。形神之奇。聖母二親。旣以聖德與偕。悉軌于正。絕無私慾。又蒙天主寵異。加以神力。則其所生淑女。形體全美。無

以復加。非古今世人可比也。葢外司百體。併兼萬秀。各得其所。分毫無歉。所以終身安和。無疾厄也。若其神魂。最靈至善。尤爲無比。葢凡人始孩。形質以漸而長。知能亦以漸而克。未有始出母腹。而卽成全者。惟聖母始胎。形神內外。渾然全備。而內三司之美。遂顯其用。盡其職。而無需漸次焉。先聖有曰。天主亘古所賦諸性之奇妙。皆約置于其母性內。葢言聖母神形之異。超絕衆聖。包含萬美也。又有云。凡神形之奇妙。人可

得于主。主可賜于人者。必悉賜于其母。而其母必得之。理固然也。此四奇也。一曰。慧捷之奇。凡人在胎。必待體質既成。始受神魂以全人性。又神魂雖備明愛記三司。亦未能遂施其力。須待生後。外司畧全。然後內司之力。方漸克施。乃聖母於始胎。便蒙天主異寵。其體質之粹。與神靈之妙。遂并畀之。無待出胎。而已明所當明。愛所當愛。記所當記。如太陽未出地平。光已圓滿。甫出。而萬物咸照焉。以故當嬰女時。司明之力。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徹大主預簡母皇殊恩。即以司愛之力。傾誠感激。思圖報答。即獻其神身於主前。願充役使。又且始立高志。終身恪守童貞。用以超絕於諸往世之淑女。表主異寵焉。從是。神功綿密無間。日加精進。畢世勤修。蓋其未出母腹。而神修已裕矣。此五奇也。一曰。定善之奇。聖教中比論聖賢之德。譬之月焉。有朔望盈虧明晦之異。變而無常。雖主或鍾愛。定其志於道德。然未免或蔽於取舍。而有出入。惟聖母獲主殊寵。其始胎。便篤

向于王。自甫生以迄乎終。恒常于善。毫無遷徙。經述聖母始胎之言云。吾主於造我之首功。即加我護持兮。葢聖母從母腹。自獻爲主之役婢遂蒙護持。自定於善。永不能更易也。此六奇也。一曰。神形和合之奇。世人始生。既染元罪。并受其罰。其人之神。每叛主命。而其形復自逆其神命。故聖經嘗云。夫神與形。恒相爭逆而不和也。若吾聖母始胎之初。獲免元罪之累。而又加以諸聖德之寵。故其靈神伏順於天主。而形體伏

順於靈神。既無悖逆。又無强勉。以故神形最和。相親相助。非他聖可匹也。此七奇也。要是七端。不過聖母始胎恩寵之大凡耳。若欲詳測他端。其理甚與。未易及也。

聖母生誕

聖母在胎。亦滿九月而生。但其生。不致母有產患。蓋始胎既免元罪。則元罪所遺之痛與汚。自宜并免。是知二親之慶樂。非他人比矣。以平生所懇祈。所切望。蒙主所許之淑女。今始身親見之。

烏得不喜。雖然。聖母之誕。匪第私室之榮。於天上神品。於天下萬衆。大有關係。有公幸公樂焉。茲請畧述其所以然。天主初造天地。并造無數天神。置之天上。以爲侍衛。共享永福。其間一神首傲叛主。從之者幾半。主遂盡貶爲魔。驅之幽獄。嗣是制生萬民。約期升之天國。以補叛神之缺。仍令享神福也。於是邪魔妒嫉人類。便欲陷人於惡。令其共墮幽獄。同彼苦難而後快。以故亞當始生。輒誘反命。然天主至公至慈。以魔之

叛主繇巳。人之叛命繇魔。天主故嚴絕叛神。而不忍絕叛人。因於天上善神。預示後日降生救人。補其侶伴之仁旨。繇是善神九品。一覩天主所擇母氏之奇誕。即知天主所營妙巧。指日可見。忻幸無巳。仍欲發抒其樂意。聯翩來降聖母之室。一一朝慶。爭相讚頌。聖經云。天神見罪人悔過遷善者。必喜必樂。況始見聖德之女。將爲罪人之藥室。善侶之援引乎。至天下之人。其品凡三。一謂古往諸聖。二謂見存諸聖。三謂見在

及將來罪人。論其首品。天主降生以前。古來聖人。雖當應蒙福報。第緣始祖債負未償。升天路隔。非天主降生受難。盡贖世罪。未有能通之者。姑置古聖之域。以待天主降取。故其控求希望。甚懇甚亟也。及忽聞天主所擇母皇既誕。即不勝忻幸。正如繫獄者。幸聞納贖。而出獄之期近矣。其頗慰往日之苦。喜可知也。論其二品。則宇內見存聖賢。或繇聖經。或聞先知者。所述天主降生受難。以贖人罪。啓天路。眞實不誣。故居平

禱求。望其如期而至。用成拔拔之功。迨至聖母生誕。蒙主默牖。皆知爲恩主之母。則其喜幸何如耶。聖經述言若翰聖人。將爲救世者之先驅。當其初生。且致親隣喜悅。乃主之聖母誕生。所致福樂於其宗族親友。及一切聖人者。不更倍萬哉。論其三品凡涉此世。悉受世染。溺于非義。聖經云。義士一朝猶七仆。況其下乎。夫罪猶瘟疫。非速治。必就斃。又人力皆弱。不能自振。去垢改非。底于正道。苟非萬民慈主。憫恤提拔。更無

所望。乃慈主匪徒決志親降以振人患。又選擇一聖德之母。立之宇內。令爲諸善之表儀。及諸不善者圖改之庇蔭也。則聖經稱爲罪犯者之歸宿。患難者之怙恃。疾病者之藥室。正是之謂耳。然則世間一切罪人患人。因其生誕。其幸喜之至。亦可測也。譬之病于夜者。終宵呻吟。頃刻難度。幸聞啓明出顯。便測日光不遠。乃自慰其憂。病亦從此漸消矣。聖經嘗喻聖母于明者。以此也。則凡在患難病苦者。聞此吉音。自慰慰人。

喜樂無已。豈不然乎。是知聖母聖誕。天上天下。無品不樂。惟冥獄中之邪魔。反惶恐悚懼無已耳。葢從魔初誘人時。天主即有淑女足躡其頂之語。今果見誕生。能不畏怖乎哉。是故後聖頌稱曰。夫聖母之始生世也。虜者獲歸。病者獲治。罪者獲赦。憂者獲慰。於善人加寵福。於天神加慶幸。於天主大顯其榮。及無際之功績。以故天上天下。無品不歡樂之。又謂聖母童貞之表率。正教之楨幹。登天之階梯。乃天神所樂。鬼魔所

驚也。而約萬言爲一言。亦曰天主三位之光榮已耳。

聖母童貞

天主自造人類之始。定愿降世。投一室女潔胎。使雖產誕無損童體。慮世人愚陋難信。未免致疑。乃多端設像。引喻上古聖賢。令其知之明。信之篤。然後書于經典。垂劵萬世。後有聖人詮解。以著聖母寵福。其卒世童貞。誠有必然而無可疑者。葢太初天主責魔之語。所謂日後一女。偕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胎子仇汝。而躡汝頂者。明許天主費畧降生之事。獨指其母而不指其父。以示孕產不繇人道。而以童貞爲母也。嗣是天主詔古聖。名美瑟者。以將來微妙之旨。訓誨下民。時於山中牧羊。忽覩荆棘一叢。發火大焚。然終不燬。聖人奇之。欲近審其故。忽聞天邊有聲禁止之曰。勿近茲。茲乃聖地也。美瑟紀其異。後有聖人註曰。焚棘叢不燬者。正指聖母孕生天主。不損其貞也。未幾天主擇立聖人之兄亞鸞者。司大祭。因欲使民

敬信。默召聖人取樹一枯枝。置主臺前。其枝倏茂盛吐花。衆奇之。遂共戴之。而聽其訓。古今聖註。背曰。枯枝者。室女也。枯枝茂而吐花者。乃室女無人道而產耶穌也。葢古經中。嘗稱聖母爲亦色王室之宗枝。稱耶穌爲枝所吐之美花也又後數百年。有先知之聖達尼厄耳者。誌時王之夢。最高岑有小石。無人推移。輒自墮。毀其下金銀巨像。聖額我畧註曰。最高岑者。指聖母德之峻極。超衆神聖之德也。無人推移。小石自墜

者。指耶穌神力。自脫母腹。不費其母之力也。石小而毀金銀巨像。指耶穌以謙卑之道。摧挫邪魔之傲盈。及世間所崇異端之像也。聖經中如前章比聖母于封泉。扃圃。明鏡。蓋封泉者。指聖母潔體無損。雖有生產。如泉之封。恒清不汨也。扃圃者。指聖母如圃生花。不受外患。明鏡者。指聖母貞體。完全如故也。是後又有名聖厄瑟几厄耳者。天主啓其神目。見一絕奇大殿。殿中東門獨闔。天主諭曰。此門亘古未啓。蓋惟主繇之

故也。聖與斯定註曰。天主明示聖母產前。產時。及其產後。實常處子。分毫無損童貞。葢天主既于投胎時。不繇人道。則出胎時。自顯全能。益加榮福。正如太陽之暈進出于玻璃器。彌增輝光。匪直無汚無損也。即上古先知者。熱肋彌亞與意撒依亞二聖。預云。天主于來世。將造未經見聞之奇跡。必使室女懷孕。且產其主。假令聖母于孕時。或產後。微玷其元貞。則亦何判于諸婦。而天主亘古所許未經見聞之異跡何在耶。葢

天主降生。必欲顯其實取人性。眞從女胎而出。又欲著其本性之全能。雖降生于女胎。而必令其元貞不損也。況天主降世原旨。肇立童貞聖範。自欲偕母氏共爲世表。豈以童貞之主出胎時。反致損童貞之皇母耶。又審天神預報聖母。以天主降胎之意。聖母對以永矢童貞。孕何自受。時天神以不繇人力。惟從天主神功等語應之。達味德聖王於千載之前。預諗此天主降生神功之妙。托喻曰。上天降露下地。應產拯世之

主。可見聖母悉不繇人力。獨承上天之潤澤而生產耳。繇是迹古大賢。偶聞時士有疑聖母終身童貞者。即迎諸途而謂之曰。學士勿疑。聖母產前。以童身受孕。予杖所指。立有明徵。言訖。以其杖叩地。地即應杖。發出奇花一枝。次復告曰。學士勿疑。聖母產時童貞不損。叩地如前。乃奇花再見一枝。又次復告曰。學士勿疑。聖母產後。猶然處子。至終無染。復叩如前。而奇花第三枝發矣。見者甚感其奇。于是恭敬天主明旨。確信

讚頌聖母之貞潔不止也。以故前後聖人。悉皆篤信誠慕。無敢置疑以致瀆者。葢信聖母于受孕時。悉無人欲之樂。因至產時。悉無痛苦之汚。葢樂痛二端。于人生產相因。今既無此。則亦無彼矣。此聖母之終身童貞。萬無可疑者也。或問曰。天主投胎。既不損其貞。何以徵爲天主眞母乎。曰。凡人必繇父母二人而生。是生之功。必分于父。而母僅得其半耳。天主降生。以其神功獨注于母。則其爲母之義。必獨眞切。設徵有損。則

與人母無異。何以稱天主之母哉。是以自天神朝報以來。聖教尊信天主聖母卒世童貞焉。

聖母精修

精修之義。成以兩端。遠惡行善而已。茲舉遠惡言之。聖母從母胎承主寵福。絕免元罪諸染。故教中聖人。凡論人世所冐罪過。不論巨細。聖母一切無有也。請詳證之。罪愆萬態。約歸二種。或有不善。或乏善。或不宜爲者爲之。或宜爲者不爲。一謂背違。一謂欠缺也。聖母匪但無背違之跡。

併無分毫欠缺焉。蓋凡缺於善者。概繇三端。一曰心思不覺。二曰心志不及。三曰德力不足。人性初染元罪。明司已受蒙蔽。其於趨避之宜。謬迷不悟。繇是愛司遂失正指。即偏於私。屢陷于非義矣。且人性既失其正。則并失慈主所賜行德之資。而懦弱不能自立其常也。至於聖母所稟性情。至純至粹。渾然全備。其靈才受主寵照。本分之事。超性之理。無不洞晰。非特無有迷誤。無有猶疑。即不覺不思之缺失。亦所不容。繇是

聖母明司既瑩。其志與力。自然全遠于惡。無纖染焉。是諸聖所謂一念之蒙。一言之苟。一動之愆。一情之戾。聖母自生迨歿。非嘗絕其形跡。且絕其端倪焉。以故聖經讚稱聖母爲完全美好。譬之盈滿之月。晴朗之日。明瑩之鏡。無茨之玫瑰是也。乃究其所以然。天主既選爲母。尊無上矣。親無對矣。天主既全精粹神妙。則次天主精粹神妙者。聖母也。豈宜纖毫微失。稍染于世塵哉。借令聖母猶有所缺。或不知焉。則愚。知而不

能。則懦。能而不肯。則不仁。愚懦不仁。豈天主所擇以爲母乎。故上文所述。近古聖人。咸稱聖母。終身絕無缺失。信矣。此聖母遠惡之精修也。至論行善之精修。乃愈難述焉。試揭其畧。德之宗品有七。其三品使人正向天主。曰信。曰望。曰愛。緣非人力自致。乃賦自天主。故謂超性之宗德是也。其四品。使人節制生平之事。以至其所當至。曰智。曰義。曰毅。曰廉。是則雖賴主祐。亦係人力漸積之功能焉。

畧言聖母信德。有三。可徵。一曰。天主以無始無形。全福無缺之聖性。將合有始有形。屬苦屬死之人性於一位。以致上下懸殊。二性之名號相通正謂天主。併謂人也。一曰。是天主性與人性。將合于一室女胎中。令其受孕生誕。仍爲處子。不損其貞。不汚其潔也。此二端。亘古聖人。以爲最奇最異。非人思慮之所及。乃聖母一聞天神報示。當即篤信承之。即此信之之功。超越前後諸聖多矣。三曰。天主以所取人性。至受無數苦難。

被釘十字架時。見在聖徒。無不驚疑。獨聖母時侍聖子之側。毫無惶惑。實信是諸苦難屈辱。正聖子擇取以贖萬民罪債者。是債酬畢。人性復立。始全聖子降世之功。繇是聖教共相讚美。以爲諸篤信者之母。蓋以信德如聖母。無以尚之。

次言聖母望德之妙。約之有五。一曰。原矢童貞。雖有受孕生誕之功。全托主祐。望其必如所許而不負也。二曰。聖母當若瑟疑其受孕時。緘默無言。不急急釋其惑。以自已潔。惟望天主因時指

示。默賜剖析也。三曰。聖母偕其聖子。宴于姻家。忽覺酒乏。即懇濟于聖子。雖應之以冷語。自知聖子必不負其所望。竟囑役人順聽主命。旋致清水數器。倏變旨醴。四曰。耶穌受難後。宗徒及諸門弟。雖聞天主明許復活。未免爲禍患所搖。無不失望。獨吾聖母心志堅定。不疑不變。專望聖子踐諾。幸首覩其復活之慶。并蒙其首照之恩澤也。五曰。聖母又實望聖子。必保存其身體。不使生前染於世垢。豈肯使死後損於穢土。即

以神形之潔。全登天國。偕其聖子。承享無際永福。而卒無不如望也。

至其愛德之妙。則更難言。聖母愛慕天主于萬物之上。寤寐動靜。飲食語默。瞬息罔間。神形之能力。無時不致其極。而自視尚如不及也。又妙在愛主心情。時加擴充。每極其功。爾倍其力。正如巨火增薪。勢愈熾烈也。繇是名聖嘗云。聖母仁愛之聖火。燃烈於心。終身不熄。直罄神形之力。至其身已故。其神尚飛天上。繼續其功。不使少

斷也。葢諸德之功。與身偕息。獨愛主之功。非但與身弗息。身後更精且全也。耶穌宣教時。曾云愛友之實驗。無切於爲其所愛。甘心冒苦難。以致其命。乃聖母凡聞聖子苦辱。必趨其側。頃刻不離。以故聖經喻聖母愛主之誠云。萬苦之海。未能滅其至愛。世火之大者。遇水長力。仁愛之切者。遇難倍篤。此乃聖母三德之畧也。

再論聖母後四德之妙。一曰智。智者。言行無失。以觀聖母。其言必訥而時。約而肯。實而無虛。謹而

無忽。其行則儼而不斁。勤而不怠。凡有事所當繇者。必竭志精誠。用底厥績。未有不終事者焉。以此驗之。而聖經嘗稱聖母爲至智之潔女。殆不虛矣。

二曰義。義者。所行合宜。聖母義德之妙。首在敬慕眞主。每以主恩無限。恒圖報謝。因時獻其神形之貞潔。用悅主心。以盡其欽崇之誠。未之或間。至其所以孝親。弟長。和侶。體下。扶弱。救乏。恕侮。慰憂。援溺。恤患。一切愛衆實功。無不傾心竭力。

以致其精粹。不能殫述也。

三日毅。毅之爲德。不爲逆屈。不爲順縱。中立自持。不移不變也。茲以逆順二境。徵聖母毅德之妙。境之逆。莫過聖子受難時矣。葢耶穌備有全能全德。極宜愛慕尊敬。惟聖母知之最明。愛之最篤。乃忽覩其橫被屈辱。倍萬苦楚。以至懸死於十字架上。無異寇盜。則慈母心如刃刺。直應痛死。而聖母於是時。全不張皇。非但不屈不亂。且操大節。以慰宗徒。絕無一色之變。一動之愕。又

侍聖子受難之側。願偕痛苦。雖至致命無避。又當極苦時。悉忘已身。惟依聖子之心。思所以救害聖子者。懇祈天主恕赦不罰也。是可推聖母心志之堅毅。必爲古今人世未見未聞者矣。至論甚順之境。又孰過聖子之復活乎。當其時。耶穌于古聖所中。攜出往古聖人。從此升天。爰受福報。以畢救世之大功。爲天上天下神聖之共主。此固莫比之榮福。他人處此。忻喜無任矣。而聖母以志之高。德之確。善攝其情。安若自然。毫

不至言動之矜詡也。斯其毅德。至矣極矣。

四曰廉。廉者。節制嗜慾之德也。聖母廉德之妙。從生迄歿。無時無事不著。自初始母胎。首誓終身童貞。而以神形之潔。懸絕諸神聖矣。至其內外諸司。歿世于非禮之失。不容纖渺。其日用之需。甚寡甚粗。僅足存命。不致飽飫。又屢守齋戒。一以悅主心。一以精己功。一以保人罪。其寢寐常如醒寤。不閒神功。不負寸陰。衣裳質潔。不文不飾。親知。非不得已不往。至其威儀。與其謙和。每

致人嘆異敬慕。如神聖之正表焉。是以伯納篤名聖嘗云。聖母眞正之萬德。以貞爲冠。以謙爲藩。繇貞。蒙天主寵。繇謙。蒙天主降孕。繇貞。超絕衆神。繇謙。自屈衆人。以故至公天主。立之爲母。冠之諸神聖之上。非過也。宜也。此則僅表聖母聖德之萬一。如天漢一星。滄海一滴耳。葢聖經頌稱聖母大德之文美。獨指其外。至其內所蘊蓄。神妙淵微。古今聖哲。咸以爲不測。又何能言乎。惟有默敬而仰戴之耳。要以萬德森羅。未

敢覼縷罄也。

聖母聖績

聖母精修。上章畧述之矣。茲釋其所成之績。然非人世建功之規。所可推也。惟就經典。及聖賢所傳。或可測其萬一焉。凡功績之實者。根于人之性情。而成以主寵祐。人性所以始功績者。惟恃明愛二力。彼癡愚狂夢之動。無與功罪者。以非出于明與愛也。明力愈精。愛力愈強。功德之積。愈速愈實矣。但二力以元罪致傷。靡能自立

功德。仍賴主祐。補其不逮。繇是天主凡擇一人。用建異功。必先賦以美質。次加神智於司明。加聖德於司愛。又去諸碍滯。賜諸資藉。時相左右。竟致成功矣。聖母既蒙預簡。以充至尊之位。立至高之功。其所加寵祐。使獲盡職而全功者。宜更何如。是以教中聖哲嘗云。凡天主所可予天神及世人。與夫神人可受於天主者。天主已予其母。而聖母已受之無遺也。又云神聖功德之盡境。乃聖母托足之始基。然則聖母功績。至精

至大。非思議所可及。非口舌所可述。姑提二三端以概其餘。可也。

一。聖母一功。并通諸功。蓋實德恒相因。弗能相離也。且聖母行德。必向於極精極全。而精全非諸德之總域乎。蓋其神智最明。神力最厚。愛敬之心極殷。天主之祐極備。則凡矢志於善行。必不止一德之偏。實萬德之全焉。

二。聖母功無間斷。諸神聖雖蒙天主異寵。然以稟性之弱。及德之分量有限。求其純常嚴密。功無

作輟。不可。得也。惟吾聖母。從始胎以迄終日。曾無瞬刻之或間。故聖經指聖母神功之妙。述其自語曰。吾身即寐如息。而心實寤而未嘗息也。三聖母功無止極。聖賢論聖母。凡日用行事。雖最陋且小者。亦必矢志精湊。求合主旨。用以悅其心。酬其德。即盡致神身之力。猶歉然不自知其功也。葢聖母既洞徹天主無際之妙性。負應愛敬以無窮之至情。即欲不如是。有不可得者。乃其愛敬之情愈長愈熾。于是天主酬以新寵。倍

其神力。乃聖母。又以所得新寵神力。復致虔修。益以新功。倍其前功。如是日新日進。百倍其功。以至無窮。故聖人嘗曰。天主與聖母。若爭競然。天主以寵授。聖母以感受。天主倍其祐。聖母復倍其愛。如此遞加。恒無止極也。又曰。舉天神聖人。從生至終。所建功績。較之聖母。猶勺水之於滄海也。又有云。聖母一愛之情。必勝大聖人終身所建之績。故聖母之績。非可殫述。惟天主知之而已。

聖母升天

聖母始生。即蒙天主異寵。則告終日。必享殊福可知。葢始終生死。無不相應。初生之奇妙。即善終之福兆也。矧始生之時。行猶未修。功猶未立。至若終日。精修功績。既極其所應得之寵榮。較始生不更甚乎。聖經云。聖人終日有榮於主前。以聖母功德之至。冠絕諸品神聖。則終日之榮。又當何如哉。余於上卷中。業詮其畧。茲特揭數端補所未及云。

一曰聖母素有升天之願世人之情。戀生忌死。葢

以生爲吉。以死爲凶也。乃若聖人。悉知世苦。非其本鄉。故視死之日。反如始生之年。非特無忌。尚懸望而忻慶也。聖母從始生。已領天主之諸恩。其洞悉世苦。及天國眞福。比諸聖人更徹其欲親臻其境。永受福照。無時不然。故亦無時不用祈禱。迨聖子歸天之後。其情更殷。面覩聖子之願更熾。祈禱更懇。正如火焰升天。彌近彌疾。亟欲獲本所而永安也。但惟念茲聖徒。或以已之在世。有所補益。則又不敢自便。而謙對天主

曰。主之婢女在斯。若欲留此以益聖教。或慰門徒。曷敢辭勞求逸。如其不然。婢女之所切願。吾主知之久矣。敢用復瀆乎。是知聖母愛主之心。與愛人之心。並爲切至。獨忘已私耳。天主豈不鑒其衷。而遂其願乎。

二日。聖母終日。蒙主躬迎。葢天主感聖母祈願之誠。仍遣天神嘉俾厄兒。報以升天之吉音。次令聖徒。或遠或近。一時畢聚榻前。即其餘隣國諸徒。聞之無不趨赴。以致其尊敬之誠者。諸聖已

聚。乃天主耶穌。率天上衆品神聖。降臨其前迎之。葢以盡其仁慈之極。顯其升天之榮也。嘗稽古今實錄。天主於名聖終日。屢親降迎。登之天域。又聖經嘗述耶穌歸天時。慰聖徒之言曰。爾輩勿憂。吾茲升天。預備爾座。日後將來援爾同升矣。夫天主寵愛聖人。如是厚且切也。矧於聖母。其寵愛不倍萬哉。

三日。聖母終時。不受魔怖。世人垂死。邪魔屢至其前。誘以不義不潔。意欲溺之冥獄。同受無涯苦

楚。葢魔性素嫉人福。見其將終。惟恐計無復施。以故乘機肆虐。無所不至。乃聖母則自始胎蚤已足躡魔頂。且諸德純備。終身毫無缺漏焉。是時又有天主耶穌來迎。及衆神聖左右護從。魔計雖譎。亦何繇以施其術乎。

四曰。聖母終時。絕無病苦。世人始生。因其所稟氣質。勢必繇釋而壯。繇壯而消。消則漸老。老則漸至於終矣。其間病苦相尋。迄終不免。此葢元罪致然。無足恠者。若聖母既蒙主寵。盡免元累。雖

年逾六十。生平絕無病苦之端。及聞天神報以升天之期。其愛慕聖子之情。如火益烈。百倍熾然。潔神莫禦。因遂飛升矣。故聖師確論云。聖母聖軀。一因天主隆佑。一因元稟至粹。未嘗違和染疾。其終時。雖變化于聖愛之火。正如馥香一爇。而即上升也。

五曰。聖母終時。亦無憂懼。凡人入世之日。即定出世之期。是亦乃人所不免也。顧人生時。神形相結最固。相眷最密。故至其相別。不能不哀憂。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慘痛矣。矧又有憚畏疚後之罰。胡得不驚惶耶。若聖母神形兩端。各具聖德。以故相別之時。恬然自適。無所顧畏。經云。有德者之靈性。蒙主救援。疚時痛苦。終不之及。況聖母預知神形。雖則暫別。未幾復合。永享天上無限之眞福矣。又何憂懼之有哉。

六日。聖母聖尸升天。聖體離魂之後。鮮澤馨香。致生遐邇諸聖之愉快。天神降臨。慶禮設樂。三晝夜不絕。至三日後。聖軀復活。直升天復合原神。

葢聖母既終身貞潔。立聖德之表儀。其尸本不宜久留垢泥中。并冒他端之損淤。況其潔體。既爲天主所胎。歷時九月。不爲不久。又豈宜久係塚中。不幾辱及聖躬乎。又天主復活時。并賜往聖肉身復活。偕升天國。夫聖人於天主。下臣也。且猶優待若是。豈待皇母。反出下臣下耶。繇是古今聖人。篤信聖母肉軀。蒙主恩復活無疑也。其必三日係塚而後復活者。一踐聖子之跡。二驗身死之真。三待未至之聖徒。使親炙其神澤

耳。且其升天。不煩他功。直托聖子福力。自升向天。以故經述天神於千餘年前。奇訝聖母升天之景榮。相問曰。夫仗其所愛之主。從野土升天者。斯美女其誰乎。觀彼天神羨慕于前。則聖母終時。所蒙主寵之奇妙。不更可想哉。

聖母天福

聖經嘗云。天主所備天上諸榮福。用酬慕己之聖人。悉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心所未及測者。蓋天主至富無缺。至慈無私。以故酬人功德。無不

豐厚。厭飫人心。盈滿願欲。況聖母勳績至極超絕諸神聖。而天主酬之。又豈言所可述。心所可通耶。茲畧指其影。令人想象其萬一云耳。

一日。古今聖師定論。謂聖母天上福慶。即併諸神聖所享。猶不足比焉。葢天上之福。正應世上之功。聖母生前所積功德。合衆神聖。無可參較。則其相應之福報。亦必霄壤懸絕不啻矣。經云。天主舉聖母於九品天神之上是也。又有名聖喻曰。聖母所享天福。兼含諸神聖所享之福。猶日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輝光。絕勝諸星。而一日之照。明於萬星之照是也。經中又載若望聖徒。幸覩聖母在天受福之景。嘆曰。日光爲衣。明星爲冠。朗月爲臺。因示神聖之福光。總以彰著聖母之榮福。且猶不可比其萬一也。

二曰。天上之福。必繇明愛二力致之。葢人生所積功德。必繇二力。則久後應功之福報。亦無不以二力致也。茲畧詳聖母明悟之司。大蒙福光之照。朗然明徹。天主性體。及其性內之妙景。葢天

主性。兼含萬美好之妙。聖母既明識之。業爲眞福之根矣。故聖經謂天主云。福生之機。必在于識爾是也。乃聖母繇是福識。又明徹千古人物之性情。及所將生造之效。以至無窮。是則聖額我畧所謂人之神魂。幸識造物主。又何物不識耶。況聖母既蒙天主取爲萬民恩母。可不明其所掌之屬。以施惠澤。理其事而振其患耶。以故繇是福識。自然明徹古今。萬民所思。所言。所行。及密隱諸情之動。又識造物主治人神之奥道。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及萬民改惡修善。入聖域。登天國秘密之因也。
蓋此種種物理。與神人之諸情。最有關于聖母
之弘權。自應通徹而詳晰之。因是而推聖母。非
止明識天上天下。神聖人物之隱密諸情。即或
人于聖母。欽仰之。憶念之。或禱其祐。頌其功。謝
其恩。凡與關係者。亦無不明識之也。繇是又知
聖母福識。甚廣甚深。獨次天主耶穌之識。而冠
諸神諸聖之福識也。
其愛欲司。依司明之福照。更得慈主之異寵。不得

不致其愛慕之極。故其所享慶樂。無可言喻。葢司愛既隨司明而行。則司明于物之美好。透之愈徹。司愛必愛之愈至。因懷之愈固。君之愈安。而樂之愈深矣。聖母洞識天主妙美。無有涯際。非衆神聖可比涓涘。即其愛慕之懷。安樂之深。必不可測也。聖經畧示天上諸聖所受福樂。設譬曰。天主以清淨之滿河。飲足神聖之渴。又述天主語神聖始入天門者曰。善僕忠僕。即入爾主之樂。是也。世樂最微。可謂入于我中。天上之

福樂極大。故謂我入于樂中。譬之海焉。汪洋浩蕩。人入之。即上下前後左右。涵泳于其中矣。夫觀天主之賚善僕。則接其母而隆報之。其福祿之極。當何如耶。聖母之神樂神福。其畧可測者固如此。

聖母聖體之福樂。亦必應神魂所受之福樂。按經載天上聖人之形體。無不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欠。氣度舒和。色貌麗美。精潔強健。內疾不發。外患不侵。身射異光。七倍于日。周旋六合。不待

時刻。透山入石。了無留礙。繇是先知者。約論形軀之福德。歸之四端。曰。光輝無暗。曰。強固無患。本體強固。不受外物之害也。曰。輕捷無待。曰。神妙無礙。是也。聖母之形體。從始生時。全備潔淨。未嘗違和。盡無缺失。亦後又無虧損。并無染汚。則至天上所受之福。所被之榮。其奇妙胡能以言悉乎。當其在世時。聖人愉阿尼削拜見聖容。輒歎曰。使我非明知其不爲天主。決將以天主事之矣。設使是聖謁見聖母于天國。忽視其榮福。又將如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嘆也。雖然。聖母天上所享之福樂。不止於此。尚有多端後詳之。

聖母端冕

聖經每云。天上神聖。概如帝王。衣衮衣。冠冕旒者。蓋從人世所尚。以表天上聖人形體所得奇美文飾也。又推上古世俗。凡戰勝者。必以花冠。或寶冕加其首。用以旌其功。而顯榮之。聖經以故繇世所習所重者。廸人以明其所未見未聞之妙景。而因進之於精修也。繇是從古凡繪聖人

容貌。必繪光冠。周圍其首。意示諸聖在世時。匪徒義禮約束其私。又以高志强力。獲勝三仇。垂光榮于萬世。以故天國亦加以永福不易之寶冠也。然冠有三品。一曰。旌潔之冠。所以加終身固守貞潔者。一曰。旌義之冠。所以加于爲主輕生致命者。一曰。旌教之冠。所以加于劇神殫力。宣布聖教以勸人善者。是三者。既克難忍苦。用奉天主正旨。建立奇勳。則其受上報于天國。豈不宜哉。至論聖母天上所得之冠。兼含三冠之

美。蓋聖母從母腹。便已矢貞。已誓終身不變。其後雖受天主降孕。終無損染。于以立童貞之美節。而爲萬世之表儀。是聖母之貞潔。超萬貞潔上。則天主旌以福冠。必有異焉者矣。次聖母生平。爲聖子。爲道義。所冐窘屈艱難之至。古今聖史未及罄述。西默盎預對聖母。指所抱耶穌。有爾心幾爲憂刃殘傷之語。蓋聖母視其聖子。以聖德若劾於刑。與盜賊無異。實受憂刃於心中。倘非自立強志。又非聖子多加神祐。必不可當

矣。故有聖論之曰。聖母雖身未死于難。而神心屢如死也。葢凡觀惡徒加刑辱于其子聖躬。其神之受痛。不啻若親當之。又聖子歸天之後。凡聞聖徒及聖門諸爺爲道受難者。即哀憫體之。以其靈神并受是難。則是無時無刻。不受憂刃殘傷而痛死也。以故後聖每稱聖母爲諸致命死於義難者之主母也。是知天上旌義之福冠。加于聖母者。必又奇矣。

又次聖母早蒙主牖。明徹聖教之微妙。及精修之

規範。即悉傳於同志之女。而爲之師。迄壯時。隨時隨事。無不致其愛人之誠。而進之於道德。至於聖子升天後。屢蒙遺命。代勉門人。遂殫神身之力。以奉主命。又居如德亞國中。或於宗徒及諸門人。詳說聖母生平所言所行。并所垂神教妙旨。無人不受其訓。遠近賢愚。親疎老幼。咸以爲師爲母焉。以故聖師稱頌聖母。以爲衆生之歸宿。聖教之楨幹。乃造天國而受母師之奇冠。又豈不宜哉。即是可推聖母兼受此三冠之異。

則所享非常奇妙之福樂。又安可測耶。至于世間。凡感聖母神風。或修童貞。或委命義難。或宣聖教。其登天域受福。必歸功聖母。而聖母福樂。更無時不增長。愈不可測矣。

欽崇聖母何義

聖母生前以德。死後以福。超絕諸品神聖。而位乎其上。則吾儕欽崇聖母。亦加于諸品之上。誠爲至當。茲先推明其所以然。次畧釋欽崇實義何在。以茲世人效法。而致其虔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天主從無始來。即寵異聖母。超邁倫類。又自始生迄歿候。時加恩錫。畀其位次天主。而于天下天上爲至尊。且付以統御下世之權。是則天主尊寵母皇。至重至懇者。人盡天主之臣僕。可不以欽崇天主者。欽崇聖母耶。

二在天諸神九品。在世聖人萬類。悉蒙天主默牖明訓。無時無處。不致其欽崇之極。當天神受造首刻。即預知天主第二位費畧。後將降生貞女胎中。其欽崇聖母。從是始矣。至視其在母腹。備

具種種聖德。屢降朝禮。揚其奇妙之功。迨升天之日。諸品神聖。下臨左右。趨事護送讚頌。無不悉著其尊敬之至意焉。至若古今聖人。欽崇聖母者。亦無所不至。或宣揚以口。或紀頌以書。或承天主默啓。預標其異徵于未生之前。或覩聖母精修。悉載其行實于既生之後。以及身後所遺神跡。無不闡揚彰著。以提萬世敬慕之心。又或捐巨貲。建殿設像。虔祀瞻禮。又或立貞女潔士之院。束以芳規。令其朝夕事奉。稱頌聖母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德而倣效之。或又傳布讚謝聖母靈貺多端。廸人祈禱。以廣聖母恩澤。是則上下神聖。欽崇聖母。咸若是懇切矣。豈我等獨可或後乎。

三。天主非止擇取聖母爲其母。兼立一次已最尊之位。委爲神民恩母。因賜以異智異能。使管攝天上諸神。地下諸魔。及世間萬民也。以故聖與斯定嘗曰。聖母既誕抹世眞主。其抹人之權。大于衆神聖之權。無可比也。然則聖母仗庇天主所賜之權力。無難不克。無敵不勝。無疾不瘳。無

魔不服。無物不聽其命。乃生斯世者圖脫種種苦難。免種種魔計。于聖母可不仰慕而欽崇之耶。矧聖母非特無所不能。又且無所不慈。其於人之艱難。時切拯救。無待祈求而自急。古聖有云。天主凡將降僇討人之罪。聖母必爲祈禱。或息主怒。或減主刑。或寬罰限。或勸改圖。或去誘倪。或破魔計。或杜邪端。卒以保其命。全其德。致其福也。古西有名聖多斂我。時入主殿。拜謝主恩。忽見天主耶穌。發光高座。手持三鎗。似欲刑

修天下三種大惡。時見聖母瑪利亞。伏叩懇祈。恤憫下民。因薦二士。頒訓于衆。勸之改圖。一謂多敏我。一謂範濟谷。耶穌順允聖母慈意。即囑二士宣教。率人改遷。以立奇功也。先哲嘗釋其所以然之故曰。天主寵異聖母。報其功德之大。即以其所有至能至智。至慈三德之妙旌之。令其以是亞于已。而懸絕衆神聖也。以故聖母既蒙主立爲萬民恩母。凡遇人生艱難危險。無不欲以其所得之權。援拯之也。故伯爾納鏗聖人。

嘆謂聖母曰。世間惟未識爾能。未驗爾慈。未洙爾意者。是即不讚爾德。不欽崇爾可也。豈不誠然哉。至論欽崇之實義何在。此論雖賾。約以三端。心言行是也。在心者。又約以三德。亦不出信愛望三者。信者信聖母形之貞。神之潔。德之全。功之奇。悉皆冠絕衆類無疑也。愛者。即殷切愛慕。仰戴聖母于萬受造者之上。而不止也。望者。即凡遭禍難。及魔鬼。世俗。邪慾。三仇等患相攻。必祈求恩母提祐。不弛不惰也。即或不遂所

求者。慎勿以聖母爲不知不能。或不慈而失望焉。蓋或因爾求其所不當。倘遂爾求。反無益而有損。又或求雖合義。而非其時。此正聖母至慈所在。若求所當得。又及其時。聖母必允慰爾望矣。

在言者。亦約以三端。一感謝。一讚譽。一宣布。人既無時不沐聖母恩澤。則心所愛慕。口亦隨之。凡所以謝其福庇。讚其美好。而宣布其神功者。或言或書。務竭忱悃。使衆人咸知尊敬愛慕。匪徒

自罄其私也。

在行者。約之有二。一在禮拜之虔切。一在效法之精勤。蓋凡人有諸內。必見諸外。心之敬慕既眞。則形之對越恐後。其瞻拜儀節。必有恪恭而無褻慢者。又凡能竭昭事聖母之誠。必須實踐聖母之跡。如徒云心信望。言讚謝。體叩拜。而行莫之踐。甚且違犯規誡。此則聖母之罪人也。曩者西有一童。知向聖母。恒誦其經課。稱其功德。而所行不潔。實反聖母。聖母憐之。而顯示以夢。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穢器盛美味。賜童子。童子不敢就。繇是聖母設訓曰。汝常所誦經課。所奉讚譽。吾豈不喜。第爾心情未潔。正猶美味而盛以穢器。何以令我享納乎。童子寤。淚自猛醒。痛改前非。卒成聖德人焉。以故聖伯爾納鐸曰。凡欲遂所求於聖母者。勿懈於其聖德之敎也。葢聖母極謙極貞者。汝心倨傲。汝身汚濁。而冀望寵祐。妄矣。異類難聚。異情難和。理之自然。可不惕哉。此外尚有聖師欽崇聖母數端。爲聖母所鑒悅。令垂訓後人者。

略述於左。

一玫瑰珠規見啓蒙。或用六十三珠規。並詳三卷中。

一教中聖人。欲表其欽崇聖母之虔。非止創制多規。及祭祀禮節。又于每年每月。簡定數日。聚衆專禮聖母。念其功德。謝其恩惠。又于是日前。有持齋。不茹飲甘旨。用苦其身。節其慾者。又有于是日。多行拯濟貧病者。又有衣麤。束櫻。以鐵笞身。以鞭策背者。總皆計圖尊敬聖母。庶幾獲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福寵也。

一聖母嘗以最美最約之規。示一貞女。即令每日誦念主經一次。聖母經四次。奉獻天主第一位罷德肋。并謝其原賜聖母奇惠前四端。次復誦念如前。奉獻天主第二位費畧。并謝其所賜聖母奇惠中四端。終念如前。獻謝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所惠聖母後四端。誦謝既訖。祈求慈主。看聖母面。賜恕我罪。廸進我善。震攝我仇。登我天國。使享永遠無窮真福也。繇斯數規。各

守其所能爲。以盡欽崇之本。分可也。

聖母于欽崇者何報

聖母之恩施人世也。極大極繁。無時不著。無方不到。無倫不沾。太陽之照。雨露之濡。尤不足以比之。即甚愚魯無知之輩。恩猶及之。則其所以酬報欽崇之誠篤者。又何可測耶。茲提其要。可類推云。

一。凡以虔心欽崇聖母者。必蒙玄賜。心安體寧。無躁急。無顛躓。不屈於難。不讐於敵。不迷於邪。不

退於善。是也。葢聖母莫大仁慈。既逼邇天主。荷其寵異。而以權能統照下世諸務。凡可施其憫惻。何所不至哉。疇昔西有舟師。從幼欽崇聖母甚懇。因古規。日誦一百五十珠經。一日渡海。狂颶四作。帆敗檣毀。舟將溺矣。同舟咸驚失色。獨舟師優裕如常。執串恭誦聖經。托庇聖母。以待其援。霎時突起山岑。環峙圍舟。旋令安靜。衆數山峯。百有五十。不知其所以然。羣相驚訝。于是舟師釋之曰。茲乃聖母之救我衆也。葢我每日

嘗敬誦百五十珠經。恭獻聖母。故聖母以此應其數。顯其慈耳。言訖。修舟以行。山忽不見。衆乃感謝。

二。聖母凡遇敬慕虔篤者。非徒趨援其難而已。尚與共其所得于主之異能。異智。異仁。及諸善咸積焉。葢凡父母之智賢者。無不欲其子之肖似也。聖母全德全慈。旣容受善人爲子。則必以其所得異寵智能。與所愛之子共之。是故聖人有云。耶穌爲首。聖母爲頸。凡衆爲體。此葢言耶穌

凡有施于其聖母。聖母必不自私。將傳之百體。而養育成全之也。嘗考往籍。凡專篤欽法聖母者。其心智德力。往往超絕羣類。甚有愚鹵不解文義者。得其福祐啓悟。不假師傳。不繇書籍。徑能通達萬理焉。又有緣此。洞徹既往將來世務。及人心密秘隱情。而預告之。以益人之生。使達于道也。又有以人頓行天神之事。或一身一時。異地並見。或頃刻飛馳遠方。或穿透山石無礙。或但稱聖母名號。而獲寵祐者。又有別冊詳之。

三。凡專篤欽崇聖母者。身雖未離人世。實已得升天受福之質矣。葢聖母既以寵福。及其權能冠絕衆神聖。而位于聖子耶穌之右。則其所愛忠臣義役。豈能忘置之。不一提挈。使共享天上眞福耶。經載聖母言曰。凡聽我命者。必不辱。凡仗我而行者。必不墮。凡宣我德者。必將常生。又云。凡承我訓。日侍我門。伏受我祐者。究獲常生。永享眞福於主臺前是也。熱兒瑪諾大士。謂聖母曰。人沐天主恩澤。靡不自爾先容。不則恩澤必

不可得。然則謂爾脫人于其獄之永苦。而率之於天上之永福。不亦宜乎。安瑟兒未名聖人亦曰。聖母所棄。不得不亡而降。所寵。不得不存而升。信矣。前世聖德之婦曰。生大氏。爲其乳子。每祈天主福祐。主荅曰。爾子。吾托之聖母久矣。勿慮也。中古有聖肋阿進方濟斯谷聖會。嚴修其行。一日忽見地豎紅白二梯。上接天際。且紅之頂有耶穌。白之上有聖母在焉。又見方濟斯谷勸衆徒繇紅梯升。徒如命。乃有至中級墜者。亦

有甫升即墜者。于是聖師復勸升白梯。乃見聖母愉色。從上相接。置之安所。是非聖母之能勝於天主也。葢示天主寵異聖母于萬衆之上。因欲兆民倚庇敬祈。繇之以升天享福耳。以故聖經讚稱聖母以爲天門。諸福賜所繇出。諸善人所繇入。信矣。伯爾納鐸聖人。謹約聖經之旨曰。凡欲遂所求者托之聖母。必將不負。凡希詣天享福者。信從聖母。必將不誤。豈不然乎。

卷二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母行實 卷下

Boogie Chinese
327
(2)

聖母行實卷之三

遠西耶穌會士高一志　撰述
河東　段　袞　韓　霖　仝修潤
虎林　李祖白

自聖母始胎。以迨升天。其間功德。爲諸賢所讚美者。前論已畧析矣。茲述其所顯異跡。令人知所當趨。與所當避。以致欽崇之全功。獲聖母之寵于不替焉。聖母至慈至靈。時感時應。其靈驗聖

跡。古今聖賢筆紀。未能罄述。要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茲則更拔其尤奇者數端。彙之以便考證云。

聖母提佑。誦玫瑰珠等經者

玫瑰珠經凡十五端。乃聖母傳聖多敏我。令其訓誨世人者。凡誦經時。并以心思想耶穌及聖母生平各端事。貫守是規者。每見聖母援拔于惡。提進于善。護庇于難。斂束于順。生死不棄不忘。

又有古用六十三珠經。乃取聖母在世六十三

歲之義。凡敬誦者。得聖佑亦然。敬述數條如左。

昔一牧童。欽崇聖母極虔。日行十五端工。無間無忽。并嚴守聖教誡規。邪魔妬之。將斷其功。一日善童偶感淫念。自恨自抑。然未知改悔正道。以爲罪無可解。甚以爲憂。魔乘機假修士狀。問以憂故。童不知。乃荅曰。方感邪念。恐獲罪吾主及聖母耳。魔曰。是何傷哉。吾自幼勤修。亦未免時感邪念。不能拒止。且或順而行之。是何傷哉。童聞而心愈憂。慾愈烈。惶惑無計。于是魔復狀老

士。而問憂故。童告如前。魔即責之。以爲重犯天王。罪不容恕也。童請以可贖之教。魔曰。是爲罪之毒種。非致命不可贖也。言訖而去。童益憂。無可奈何。乃決爲致命計。先依常規誦聖母十五端經。工畢。投繯欲死。聖母暗斷其繩。如是者三。童不知爲聖母力也。魔復謂曰。天主不允是刑。易之可也。童乃燃巨火。先禮聖母。然後投其中。即見一美婦。以寶衣覆火滅之。如是者又三。童猶不知聖祐。且奇且恨。終不敢寧。躊躇靡定。魔

又謂曰。汝罪最重。更宜改刑。庶幾致命也。童哀苦甚切。奔河濱。恭誦聖母功課。即欲投水。又見前美婦。伸手持登岸上。如是又三。聖母恩施無斁。而童尚未知也。聖母乃明慰其憂。破其迷。曰。愛生惡炙。乃人之情。爾何反是。且炙非正道。自殘自殺。罪莫大焉。舉念一差。便墮魔計。可速入堂。告悔其罪。則魔可杜。而大難免焉。童因猛悟。急奔入堂。幸逢賢士坐主堂側。乃投告前非。懇祈指引。魔猶妬不已。暗塞童喉。使不得語。賢士

諗知魔計。以聖匱懸其胸。祈求主祐。然後童得畢告解之功焉。于是賢士以前後履歷。細告善童。使知魔計。狡幻莫測。并詳聖母慈愛之至。不負瞻敬實功。善童乃悟世道危險。魔計難脫。即棄俗。投入道會。終身勤修。以謝主母之恩澤。致身後之永寧焉。

一幼童者。矢志精修。往拜聖人名會。從其規。雖資鈍。學習不進。然虔誦聖母工課。魔深妬之。一日乘間。誘發轉念。曰。吾愚頑輩。窮經析理。道德精

淡。非所及也。天國不可登。徒誤生平耳。曷若歸執舊業。尚可有益于人已耶。正躊躇間。聖母忽顯所衣寶衣。非常鮮麗。帶上密銘亞物金字。獨鍼工尚有缺處。幼者視之。嘆曰。異哉寶服。使工完無缺。不更美耶。聖母訓曰。汝前所立修德美功。無異此也。半途而廢。誠甚可哀。汝能寧心卒業。而完此工。則此寶衣必獲全美。至終時。吾當攜此接汝上登天國。永享前後功報。又何疑焉。言訖不見。幼者如夢復醒。大悟其非。爰補前愆。

而建新功焉。

一小童牧羊者。初習十五端經規。每日恭誦。因成吟咏。頌讚聖母功德無已。時有異端惡徒。聞其歌。不悅。呵禁不止。怒而斃之。未幾。復經是道。復聞是歌。驚異之。左右視。則向所斃之歌童是也乃更駭。問故。童曰。人能斃我。天主聖母能活我。何異之有。惡徒爽然驚悟。即辭邪歸正。始欽崇眞主及聖母。以終其身。

一名士豐于貲。虔修聖母功課無缺。但緣交廣費

多。家計漸落。以至懸罄。將入山潛隱。絕交遊。忽逢故僕相訪。具告以故。僕憐慰之。曰。主人能信僕言。何憂貧乏哉。主忻然傾耳。僕曰。向僕亦因窘入山。幸逢神人指示。大致豐饒。今主公欲振急雪憂。無過此策矣。主人即從僕入山。初至。僕戒主人無動。自先叩向所投魔。詳其來故。并懇拯其主之窮也。魔喜允之。即現其主前曰。汝若虔心順聽我命。何欲不遂哉。主答曰。吾來意。正欲聽命耳。魔曰。汝心既虔且決。先當背畔天主。

吾始納汝。主曰諾。魔曰。再當背畔聖母。主人曰。是則我不敢也。魔即懇而棄之。奔飛不見。繇是名士始悟背畔天主大罪。遽趨天主聖殿。投聖母臺前。痛哭哀告。懇發聖慈。代求主赦。時殿中有一老賢士。正行神功。見聖母自投耶穌臺前。代祈恕宥。初耶穌以其罪極重。不允。後因聖母懇求再三。卒允之。罪人目雖不覩此。但其心頓覺欣慰。亦知罪已赦矣。老士復舉所見告之。令彼感激不勝。因復自感所見聖跡。謂客曰。曩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售產業器物。俱存吾室。且我所積財資。亦復不薄。吾無他丈夫子。獨一女。願盡室所有。以弱息爲托。子意云何。客聞感激從命。而富倍于昔矣。從是夫婦二人。明識聖母慈愛。福力無所不至。乃虔誠伏謝。恒圖所以報其萬一也。

一古有一士。志于德修。投入名會。日久。忽受魔惑。以其規嚴奉約。輒馳想繁華。將返俗業焉。入堂辭聖母。依素規。叩禮聖像。仍誦十五端經。未畢。忽臥。明見聖母懷抱耶穌。自發異光。呼曰。哀哉。

爾爲邪魔狡計所迷。至獲罪爾主。廢棄前功。失永福之望乎。吾因汝向有欽崇愛慕之心。誦習吾課。故特降捄。以釋汝惑也。汝後勿怠神功。終時。吾將援升天域。面詣上主。同享眞福焉。言訖、仍與一證爲據。命士伸掌。印一聖母懷抱耶穌之像。士大驚異。奔告會長。因以大悟其失。矢志猛修。以至成功。

一繪士者。欽崇聖母甚切。旣徵于口。恪誦聖課。又徵于手。精繪聖容。卽繪圖鬼魔。亦無不盡力以

醜其容。令視者鎩外識內。恨且避焉。一日魔現形曰。汝何恃。乃敢醜我形乎。士不懼。執業如故。時有新刱聖母堂。士方彩其壁。及聖母妙容。邪魔倏發猛風。飛走沙石。毀士所立臺。士危甚。驚惶無措。疾呼聖母援祐。忽見所畫聖母形。伸手提持。懸空不墜。觀者梯救之。莫不以爲聖母力也。從是士彌敬聖母。彌恨邪魔。而魔亦彌計復仇焉。時士鄰家最富。魔竊其金。匿于士室。金主搜獲。訟之官。士不能辨。依法論絞。將刑。天神

附耳教之。士即呼禁役曰。彼中衣白者。乞拘一鞫。寃即白矣。禁役如言。擁衣白者至。不刑自招。曰。我魔也。盜金至某士家。雪夙怨爾。今聖母命我來言。我何能終諱。士因獲釋。繇是知聖母所庇者。萬魔不能害也。

一有擬絞二犯。繫獄。遇一賢士。特入勸其痛悔。以免身後永殃。其一伏拜悔解。恭誦十五端經文。殷求聖母祐善其終。以至天域。其一弗聽以待死。一日二犯將往就刑。因病餒不能走。以驢載

之。道經聖母堂。乃悔解者所乘驢。疾入跪伏。其人潛堂內。追者大索不可得。但見其驢跪伏靈迹。始悟聖母所捄者。非人力所能害也。不敢強索而退。從此犯人甚感。誓永爲聖母之役。而修行焉。其未悔者。赴絞法場。而爲人與魔之僇徒也。悲夫。

一有姊妹三人。皆習勤欽崇聖母之禮。值耶穌誕前一日。至堂中解罪。解畢。問賢士。以何功可致聖母臨格。獲其福寵。賢士荅曰。神形潔淨。爲首

功。專誦行十五端經課。爲次功。苟如是。聖母寵福。必可格也。姊妹旣領神訓。卽以虔志潔心。焚香默對。候聖母之吉照焉。至深夜時。聖母果格。其衣艷異晃耀。非日月比。四面銘刻亞物瑪利亞金字。先就長女。謝其誠功而降之福。次及中女。又次及少女。然皆衣金衣。而少遜美于其謝長女者矣。二女不悅。以告賢師賢師解釋聖母神意。設訓曰。天主及聖母之福照。正應人之功績。恐二女欽崇工課。不若姊虔誠耳。二女伏領

眞教。卽更盡力欽崇。功加倍焉。卒格聖母。均致其愛之之驗。降福無異也。三女幸復領聖母吉照。甚喜。佩謝不止。仍誓終身守貞。以事聖母不退也。

一賢女者。拜入修貞神院。習行聖母功課。一日登樓墜地。傷其脛。痛甚。呼號聖母扶祐。聲甫出口。聖母已至。傳以神藥。痛止傷瘳。無留跡矣。院中諸女。忽聞異香。踪跡至病女之室。知之。共相讚美聖母。頌謝無已。益更立志精修。勤事靡懈焉。

一德士某。從幼欽崇聖母。行十五端課。日久蔽于魔誘。厭嚴規而嗜幻樂。乃自嘆曰。吾事聖母。勤行課誦久矣。未沐其澤。徒自苦耳。盍回俗自適乎。聖母忽顯謂之曰。某年被火。四鄰俱焚。我獨捄汝。某日遭患。同伴皆亡。我獨生汝。敢昧心忘恩乎。不悛前非。將加重僇。言訖不見。士大驚。仰視空中。似有寶塔十五座。方造未完。因推向行逮終不怠也。十五端課未成。且慚且悔。矢志改徙。復執神業。

一士人某。初以俗染。懈怠善功。久不知改。幸逢名聖多敏我。以善勸。令執聖母十五端課。免生前夾後大難。士感動。自後善念日熾。神力日強。痛恨夙染。自欲湔滌一生罪犯。奈罪衆且隱。一時不能悉記。心慍不寧。悔痛不止。忽見一紙從空而下。備錄生平所犯愆過。乃感聖母恩澤。以告司祭。得領釋解之惠。心懷舒泰。因執聖母課。功加倍焉。

一有賢士者。欽崇聖母最勤。每晨。至郊園採花六

十三衆編製美冠。送堂冠聖母首。敬念聖母一生功德日久。修益精進。復蒙聖母啓牖。避世入聖會。第從是不能如前製冠。心殊不慊。尋生疑慮。未知新規與初功孰是。日躊躇間。聖母顯慰之曰。自爾入會。事我加虔。我業鑑而喜之。奚須花冠。但能堅志嚴修。每誦吾經六十三次。其功勝獻花冠百倍矣。賢士聞命。即釋疑定志。誦經如式。朝暮罔間。既而會長巡視。賢士門尚扃。窺之。見賢士伏跽聖母臺前。異光圍繞。口吐奇美

鮮花。每吐銀花十朶。隨有金花一朶。間之。源源而出。傍一天神。謹執金絲逐朶貫之。製成一冠。加賢士之首。有頃不見。會長大奇之。叩其故。賢士對曰。並無他功。惟依夙規。誦聖母古經一串耳。會長更奇訝。令諸友倣賢士勤行經串美規。而靈跡始傳于四方矣。

一昔有富室。以侈致貧。貪心忽熾。竟願從魔。投以契曰。我自今不信天主。情願事爾。希爾濟我急。而援我難。未幾。附從富客。復致豐饒。自以爲得

計矣。適過主堂。聽講聖母行實。聞聖母仁慈德能。種種聖異。大喜。始起改圖。書名仁會冊中。誓定日誦聖母經一串。魔力阻之。曰。爾向所書契。猶在吾手。乃誦經祈求何益耶。其人聞之。雖亦不免驚愕。然托聖母神祐。定心篤望。旦夕續功。懇禱不止。一日入聖堂。叩禮聖母。伏求追賜魔契。以杜多害。忽契從空飄落。至其目前。忻謝不已。投賢士前。悔告大罪。竟蒙賜解。安心返室。終不敢忘聖母之慈恩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修士某。元投多敏我聖會。遯世精修。尋苦長命太嚴。遂爲魔惑。恩欲復執俗業。將乘夜亡去。忽憶誦聖母串經未完。復跪誦。既畢。拜辭聖母。兩膝忽膠不能興。士乃大悟其非。悔痛甚切。感佩慈母拯援弘恩。仍祈寵祐。繼修神功。沒世弗退也。聖母欲因以儆衆。不隱其跡。至天明衆友至。始令之起。士乃伏叩會長。告解前罪。從是猛矢改遷。圖補前缺。終身建功焉。

一婺婦者。謹訓三子。從幼習聖母功課。日先誦經

一串。始赴塾。一日三子往學。長子失足墮水。了無踪跡。二子奔告。母聞之泰然。至聖母像前。祝曰。此子吾向托聖母。今日任取任與。惟聽聖母仁命。敢違且怨乎。祝訖。往觀。見其子浮水上。躍然呼母。觀者大奇。援之登岸。問何以不死。荅曰。吾室中所敬聖母聖像。明至水上持我。不令沉溺。故得不死。聞者皆感大恩。爭欽崇聖母。以獲福祐。

一賢士某。素佩聖德。欽崇聖母。每行串經功課惟

謹。積久動衆。教宣內外。會本郡教主卒。衆議共推賢士。賢士固辭免。執規行教如故。德益修。惡徒滨嫉之。誣以他罪。訟于官。賢士不辯。觸逢官怒。失職敗名。舉國興謗言。賢士始不堪。憂疑不止。遂爲魔徒巧誘。入一異境。伏叩巨魔。與雪其枉。甚且從魔命。手立背棄天主血契。魔喜曰。子且歸。尋如意矣。譎哉魔也。葢是時主教者已旋悟其寃。魔知之。故居爲已功耳。尋且旌其德。復其職。庶民亦復從如初。然賢士至此。仍不多魔

功。自以背主違教罪重。心卒不安。于是自訐自責。投入聖母案前。懇乞提祐。涕泣悲號。凡三晝夜不止。忽見原書血契。從空墜入手中。賢士幸消重罪。即趨主教之前。告解求赦。更圖補失倍功。登高臨衆。自鳴其非。并揚至慈聖母功德之靈驗。言畢。辭衆歸室。投跽聖母臺前。叩謝大恩。誓死不忘。尋跽所獲血書之所而逝。後主教者。賜瘞于聖堂之隅。仍列于聖品焉。

一賢女某。自幼矢守童貞。其于聖母功課尤切。入

山。見聖母古堂頹敗。聖像毀傷。心甚慘惻。乃對聖像祝曰。小女見慈母聖堂。及聖容虧損。無力修治。遂吾心願。我所能者。惟日誦經數串。以補財力不及。致吾微忱耳。祝訖。輒起功。日日相繼。不敢稍忽也。于是有二賢者。經是地。憩臥道傍中林。一賢猶寤明見一羣淑女。衣紅錦金玉異衣。前後成列。擁一奇美之女。即問後從者。是爲誰。今將何之。荅曰。聖母。其同行者。皆往世守貞聖女也。復指前岑曰。近有聖女將去世。聖母往

14

接引之登天國耳。賢者驚告其友。共往訪之。至一茅屋。僅堪容膝。見聖女臥草上。病體瘧羸。二賢感異。詳究起居。祈聖女賜示其景榮之畧。以慰嘆慕之心。且益精修焉。聖女允之。即爲轉祈聖母。于是二賢明見聖母與諸聖女。俱在是屋。安慰病女。接其神。引登天國也。不勝驚喜。遂伏謝聖母功德。并瘞聖女之尸于善地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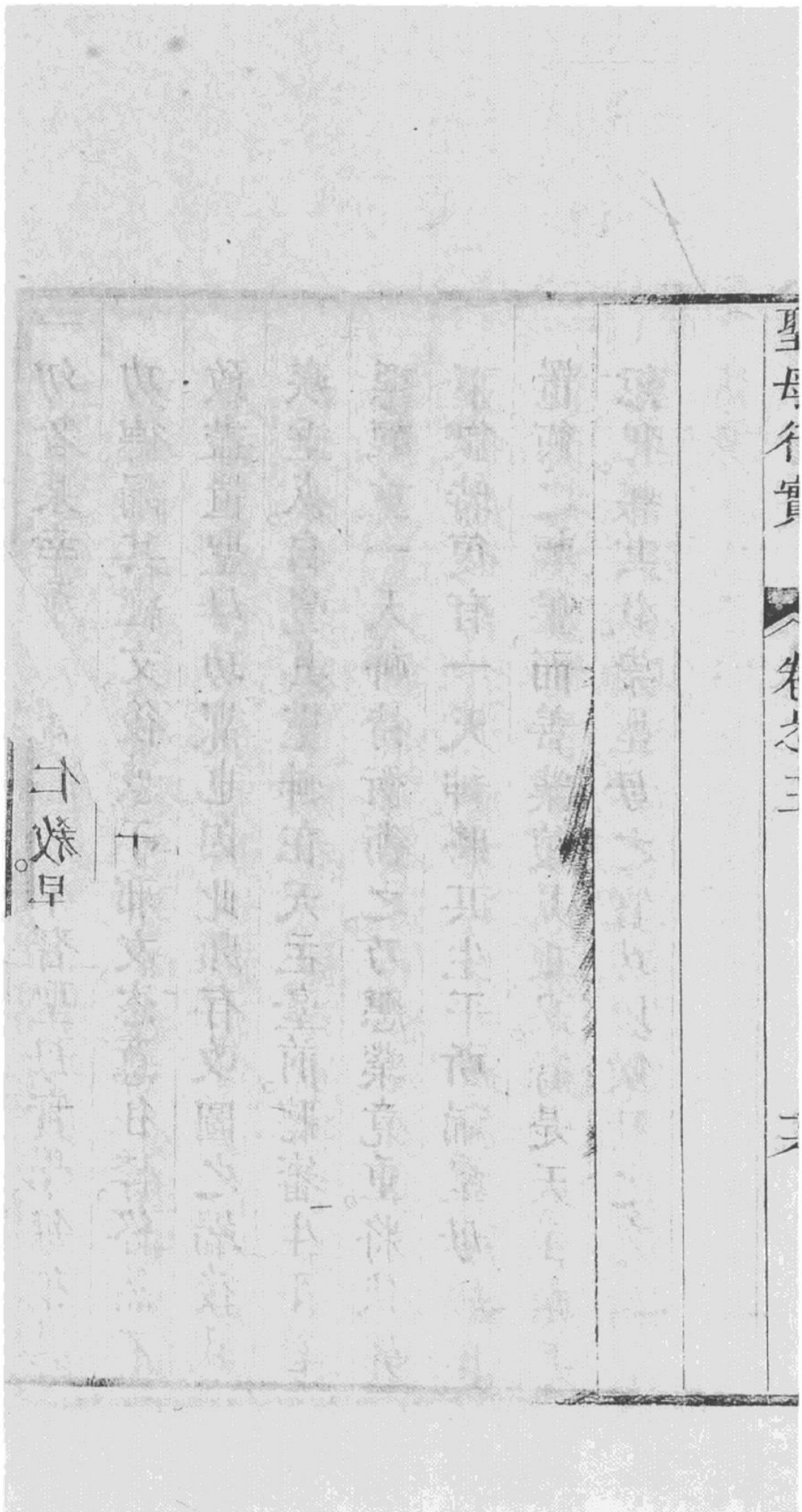
一賢老者。他德雖未全備。獨欽崇聖母之心極虔。念經串無虛日。工完。又必加二句云。眞福之胎。

蓋得懷產吾主耶穌。眞福之孕。蓋得飲乳吾主耶穌。以此美語。爲生平要務。草率之間。未敢忘也。一日感疾漸危。苦楚痛恨。至失其望。自嚼其舌。痛不可言。忽見一美少年立榻側。乃護守天神也。哀懇聖母曰。爾乃慈悲之母。斯人生平欽崇讚誦。爾既明鑒。危急至此。而不提祐之。將誰望耶。且吾主母。既受主任。爲萬民主保矣。今將奚諉。慈母勿棄斯役忠情。勿絕後人企望。此小臣所禱而懇切冀願者也。祝訖。遂見聖母親降。

取乳乳之。舌即如故。病體即瘳。精力強旺。較前百倍。起謝聖母。矢志加功不已也。

一賢士某。欽崇聖母。專誦串經。以爲一日首務。未敢忽缺。一日途中值大風雨。無可避。且泥濘難行。乃私念曰。我時刻奉敬聖母。求爲保主。茲遇滂沱。知將我護也。即加念珠于首。信步前行。見風雨常離身尺餘。泥塗亦變乾燥。既至旅邸。衣履悉無沾濡。與先後至者迥異。衆聞而異之。競相欽崇聖母焉。

一幼者某。幸承二親仁教。早習聖母實學。每稱其功德。誦其經文。後惑于邪友。恣意狂悖。終然不敢盡置聖母功課也。因此頗存改圖之端。後感疾垂死。自覺其靈神在天主臺前。聽審生平善惡輕重。一天神持衡衡之。乃惡業竟重。將伏罪下獄。時復有一天神。將其生平所誦聖母經串。置衡之輕盤。而善業復見重矣。繇是天主赦其愆犯。報其欽崇聖母之實功。以儆世之怠惰者。



聖母提佑持其齋者

一有巨寇者。被同黨割其首。投降獻功。忽其首大呼曰。容我解罪劾。衆大驚異。因請鏵德賢師。聽其釋罪。鏵德賢師至。首自合其體。起跪。具告一生愆犯。賢師旣解其罪。因問何修。致此異恩也。荅曰。我幼時。常聞誠持主日、瞻禮第四、第七、兩日淸齋。以敬聖母者。垂終必獲其祐。以全悔罪之功。免永苦之殃。吾雖不肖。積惡最重。惟于聖母之齋。從未敢忽也。言訖。復劾。聞者感嘆焉。

昔有一盜。雖以禦人爲事。然持敬聖母四七日齋甚虔。且于是日勸勉同伴。咸以竊殺爲戒。一日值齋期見捕。甘束手就擒。不欲自違夙戒。士師廉得其情。欲從未減擬流之。盜哀告曰。僕罪極繁且重。弗容誅。乃放而不令死。僕心不安也。願服上刑。士師大奇之。卽順其意。論絞死棄諸野。忽聖母見於門者曰。方死者非庸夫。聖人也。宜瘞以聖人之禮。勿同犯賊棄之。盍以吾言告主教者。門者曰。爲盜克徒。何得謂聖。聖母詳舉其

齋戒化伴。及生前諸實功。且臨刑甘服罪狀。責悔終身之非最誠。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所謂一炙之光明。足輝照一生之闇醜是也。門者甚服馳告教主。卒葬聖堂焉。

一有二貴家。以地畝相爭。殺人盈野厥後二載。有客數人過其處。聞有呼耶穌瑪利亞者。弟不見人。審其聲。自萬骨中出。往視之見一人之首。獨全無損。歌曰。吾乃奉教之軍兮。向欽崇吾聖母。前二載戰炙于此地兮。未獲告解我罪。時蒙聖

母慈祐。不使我即墮于冥獄兮。體敗而舌尚存。以待告罪。且領赦兮。幸爲我趨請司祭至此。解赦而慰我憂。救我魂兮。衆聞驚異。問其生時何功。得致聖母如是寵祐曰。亦無甚功。惟愛慕欽崇聖母于主日前。持齋一日。虔誦其經。獲聞譽讚聖母。則甚喜。至于施窮振難解寃等事。終身弗敢忽。如是而已。于是衆爲馳請主教者至。聽其告罪赦之。遂不復言動。衆感聖母隆恩。于是爭虔事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善人者。欽崇聖母甚切。忽聞弗郎濟亞國堂內。聖母神容。靈恩甚衆。步往瞻禮。歸時染疾。入仁院。病惛。未及告解而卒。魔將推之冥獄。受其稱罪之僇。聖母鑒其忠情。即爲降救。乃具述其持齋、誦經、濟窮、自責、諸功。叩請于耶穌。祈恕其弱行。赦其犯罪。耶穌允之。命魔釋放。魔告以終時所帶重罪。必不容赦。耶穌命魔緘口。勿得逆命。蓋聖母權命所及。非衆魔所能禦也。魔退去。聖母乃令其魂。復合本體。以全悔解之功。院衆視

死者復活。驚欲去。死者呼曰。勿驚。但請司教者。代解我罪。爲甚幸矣。司教者至。詳前愆始末。獲行解赦。寧靜而卒。

一將士方行軍。見一村女。有殊色。欲娶之。女素敬慕聖母。四七清齋。神形皆潔。聞之嘆泣、求聖母計護其貞。乃此將當蒙天主啓悟。痛悔已過。浚讚女德。并遣親丁護送入貞女院。給其所須。以奉聖母。女幸免辱。又意外得遂其願。最感聖母靈惠。殫力勤修。後是將戰死。尸棄野外。貞女聞

之。感其全巳之恩。苦祈聖母大慈。拔其靈魂。聖母現形慰女曰。吾正鑒是將向所立功。臨終時祐使痛悔積訾。今入煉獄。債巳償完。將登天域。享永福矣。其尸愚民未識。棄于野外。汝茲告主教者。收葬聖堂。勿慢也。聖女遂以傳值會女長。女長初不信從。聖母特指女長心內密情。令復告。女長乃服。遣使以聖母之言請主教者。主教者悉知其因。遂携士民迎柩葬聖堂內。并令衆感頌聖母弘恩焉。

昔一賢媼。爲敵寇所掠。充婢。然虔持聖母四七日齋。并平日所誦神課。雖在行役。未嘗少置也。其主見之。即以爲問。賢媼詳告其故。及所受實益焉。主時信從異端。仇恨正教。即推賢媼于淡坎之中。賢媼遭難。以心目向天。望救于聖母。遂蒙拔救出坎。御風而行。俄至本城門前。賢媼初以爲夢。久之乃悟。遂謝聖母振急大恩。以傳於衆。

一有室女。矢志永貞。投聖母前爲婢。因持瞻禮七清齋。每日謹完工課不惰。時有強卒。悅其色。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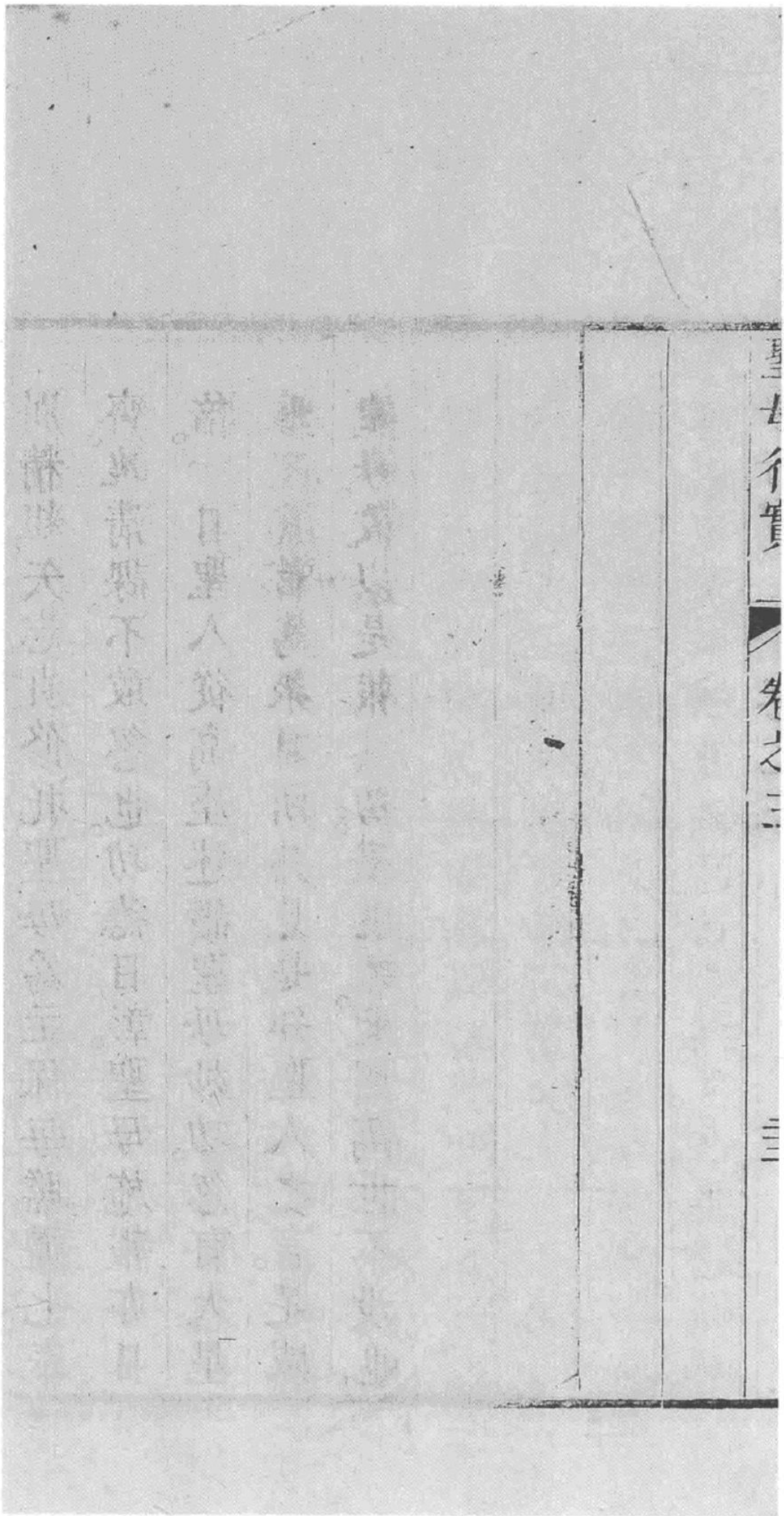
強圖之。室女見迫。即懇慈母顯祐。乃對惡卒言曰。今日乃聖母瞻禮也。我爲聖母持齋。日久未敢違。且吾初入教時。幸借聖母名號。稱瑪利亞。子何敢圖汚我節。以招聖母義怒耶。強卒聞之。如被雷擊。惶悚而去。不復敢瀆也。室女伏謝聖母。遂執節終其身。

一賢室之少女。早承親師指教。愛敬聖母深切。每誦其經。習其跡。朝暮不忘。凡遇聖母瞻禮。必先持齋加功。苦形瘁神。以奉聖母。希獲其寵焉。時

聖母升天瞻禮屆期。自覺愛慕之心。懇切異常。仰求攜升天國。永依末光。當蒙聖母賜允。不勝欣喜。以告其親。持齋自備。其親以爲迂。未信。而賢女如期入堂。跽聖母像前。依終規執燭。心目仰望聖母降取。至亭午。果有無數天神擁護聖母臨格。顯陳天樂。召賢女相隨升天。其親見女仍跪不動。近視之。神魂已去矣。因而信感聖母不已。聞者咸讚頌焉。

一伯納爺諾者。聖人也。蒙聖母寵。自幼能剖善惡。

別精粗。矢志貞修。托聖母爲主保。每瞻禮七奉齋。執清課。不敢忽也。功德日彰。聖母施報。亦日倍。一日聖人從高座述讚聖母妙功。忽有大星垂注其首。爲衆目所共見是知聖人之言。足感聖母。故以是報其功。表其德。使照萬世不沒也。



聖母蔭芘諸精修之會

自天主降世宣教。啓闢天路。率人改圖。每有高人達士。矢志精修。謝絕色、財、名、甘貧隱迹。專務克己、積德立功。以至勸帥士民同志。致精其念其言、其行、以報主恩。獲其寵福。繇是西方諸邦。世有聖賢。剏立會院。成就有志于斯者焉。是會即恒蒙聖母寵庇提拔于諸難中。葢古今聖賢。立會定規。無不欲其從者。敬愛聖母。百倍誠懇。而仰止之心。又日拳拳。以故聖母欲報其功而勉

23

其行無時不施靈惠顯其慈及與其能之至也。

茲陳數端以便類推。

一古名聖布諾者偕數同志立會淡山專務苦修。忽蒙教主召赴西都因囑賢友嚴持會規勿廢半途時魔即乘虛圖間美功煽動惡人忽起疑謗繼以嚴修之苦山居之鬱潛挑之使生他念。賢友益加震惕朝夕祈主及聖母祐執工以克服之忽見一美觀老士即伯鏗羅宗徒也降立。慰以神言曰諸賢士勿憂天主聖母從爾輩始

修。即鑑爾功。且無不顧爾急。振爾難。迄終保全。不棄爾輩。慎勿怠爾功。墮爾行。盍各勉之。言訖不見。諸賢感祐。如復活然。憂疑頓解。不勝欣幸。于是日新其志。功加倍。業加進。道德之光。不可掩抑。漸致民衆仰戴。法其精修焉。

一賢婦恩加氏者。敬崇聖母。非諸女比。聖母亦殊寵之。其子羅伯篤方在孕時。聖母下慶。授以珍玉指環。曰。斯子爲吾忠臣。吾從茲保之。逮終不捨也。賢婦大喜。產後聖母復囑慎加教育。致成

24

美器。賢母領命。不敢少違。其子甫知事。即志精修。欽崇聖母甚勤。及壯。圖建奇勳以報聖母。乃合諸友立會。廣招士庶。勉勵勤修。朝暮不間。數年。名聞四方。鼓舞萬衆。咸沐其神功焉。

一亞兒伯鏵。古名德士也。從母腹。蒙聖母寵愛。生即習聖母神學。無時不致力。以報私恩。凡值同志。切勸誘進。遂成善會。議執嚴範。以精其行。將以此獲天主及聖母之寵福。嚴範已定。請命祭司施行。祭司初未敢允。聖母投夢。嚴命祭司。勿

棄勿疑。葢其來意。及其精修之範。皆從聖母默
牖使之也。祭司驚悟。卽宣諸友面允之。且優加
獎勸。執業盡職。從是加默理大聖會日昌。漸至
布滿天下也。

一慕道之士數人。約爲一會。相見。卽論德修。以養
其性而振其弱。一日因聖母升天瞻禮。會合一
堂。誦美聖母功德。蒙聖母默祐。灰心於塵世之
暫榮。矢志于天國之永福。遯人目。修已行。咸自
稱爲聖母僕役。以報其恩。凡七載。聖母鑒其誠。

携多神聖。顯于各士室中。一手執衆所當衣之衣。一手持衆所當守之規。諭勸遵依。晨聚堂中。各述所見。無不脗合。從是諸賢仗庇聖母至慈大能。日進于德之隆。日明于道之精。觀感摩勵。登聖賢之域者如林焉。

一明聖方濟斯谷初登聖母堂。瞻禮行功。即立精修之志。辭世甘貧。終身不悔。數年、道成德立。從者日衆。乃率赴聖母原堂。剏立會規以定美志。入都告祭司。初不見允。忽蒙聖母示祭司異夢。

見大殿將頹。方濟斯谷負之以肩。因得不毀。教主大悟。即宣聖人讚美之。併允其求。且令合會諸友。修身化民。善成其志。後聖人果如命。立功行化。皆聖母之祐也。

一多敏我聖人自幼極慕聖母。精習其經。謹踐其跡。以自致其神形之潔。以故聖母寵異。取立爲精修之長。初聖人入主堂。朝禮誦謝。時見天門忽啓。耶穌高座。怒持三鋒。一將刺貪財者。一將刺迷色者。一將刺貪名者。聖母垂憐普世之患。

伏叩天主求恕。天主以罪重難容。聖母復懇。因
薦多敏我與方濟斯谷二賢士。使其以言行表
世。率令改圖。竟得俞允。二賢從是相晤。共殫厥
力。救人心迴風俗。以應聖母仁恩。以息天主義
怒。繇是從化者多。且二賢所立功績。滿載籍焉。
一有世家三人。周于財德。托聖母庇祐。謝世榮勢。
入山隱迹。將立奇功。先之都門。請命教主。教主
委分司代考復命。蒙聖母顯示三人誠志美節。
非人力所及。其思其行。皆天主及聖母所啓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宜准其義求又將最潔白衣最美經籍令代傳施以爲所當衣與所當守者也分司領聖命厚接賢士悉允其求更勉其執志向前卒業勿退三士既得志遂托聖母福力居何里物多山立會廣修至今數百年後人猶仰其美節揚其榮輝焉

一意西巴你亞國二賢士共立仁會屬之於名聖日羅尼末凡志精修者悉館焉初未著名和者無幾即同會亦不能無疑甚至有求去之意聖

27

母從異光中顯身。謂曰。小子既至半途。勿廢前功。精修勵行。非庸夫所能。秉志虔誠。其人難得。固非一時可聚也。爾輩但務神修。無有不格。必有慕而來者。今日少少許。安知他日不多多許乎。賢士領聖母神訓。奮力前修。以致聖會日加開盛。因感聖母之恩。新加白衣一襲。用以提醒衆人。則效聖母貞潔之心焉。

一意納爵爲名族之胄。初志欲建武功。焜燿一世。聖母愛之。乃以神光投其目。勸其修德明道。建

立萬世不磨之勳。意納爵感甚。心志頓豁。謝俗辭親。直詣聖母名殿。終夜侍立聖像前。慚悔往年諸犯。祈禱提援。自矢從茲精修。終身遠色滅跡修行。不數載仗庇聖母福祐。即立耶穌聖會。約以美規。令從會者。於欽崇耶穌後。即以敬慕聖母爲首功。聖母從是愈顯其仁愛。會友之至情。勉其志。報其功。會中賢友。有蒙聖母親示將來秘密。或見聖母自張寶衣蔭聖會諸友于其下。繇是諸友甚感聖母異寵。不特切於欽崇。尚

隨處立聖母會著書宣揚功德佑啓後人世世盡其欽崇無已也

一伯兒納篤聖人向從古會若修愛敬聖母甚篤更以勉勵諸友與獲福寵因至成功一日賢友領長命皆出刈麥習苦克傲養謙乃蒙聖母攜諸聖女以潔帨拭其汗以異汁解其渴以義樂慰其苦衆友但覺鼓舞不倦而不知其所自也時有一賢老不能力作坐山側獨窺之甚感聖母即以所見傳于友令感其恩因益其修也

一意西巴你亞。近古有慧女。名德肋撒。自幼矢貞。
束身修德。數年道盛德隆。四方童貞之女。聞而
慕之。往受學者甚衆。因立會院。約以良規。其勸
勉屬女。以敬慕聖母。從其貞跡者。極切極美。足
徵神智之至。與其欽崇之虔。不易述也。一日聖
女祈禱聖母福庇。忽蒙聖母開其神目。大張所
衣寶衣。令視衣內。乃古今聖賢修會悉存焉。獨
其會與其所慕耶穌會不見。舉以爲問。聖母以
手指其心。曰。在斯在斯。聖女甚喜。乃筆于書。垂

諸後世。以証聖母。鍾愛精修之會。因勉同志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母蔭保國家

一中古羅瑪天降淫雨川河驟漲巨蛇毒蟲遍城市及水退繼以毒蒸疫作死傷萬計時有大聖額我畧持攝聖教忘已救衆劇神殫力以濟公難但瘟毒日盛死者日繁無計可禦乃往聖母名堂躬捧古像率倡士民游巡街市籲禱天主垂祐聖像所至毒氣旋消隨在湮散至一河橋明見天神收刃入鞘示主怒已息天僇將止也士民見者聞者感聖母弘澤從是倍加欽崇焉

此聖母像。今猶存殿中。所施靈驗。拯世難者。難更僕數也。

又後有外夷。復圖是國。統寇數萬。水陸交攻。城內士民。向識聖母慈能。仍捧聖像。巡城祈禱。俄頃天變。黑雲驟集。氷雹衝飛。殘毀寇兵大半。餘者或以爭利相仇。或以誤認相殺。又損其半。旋遁去。不復見矣。從是共斯當府。以屢蒙聖母保存。始稱爲聖母城。其士民新創寶殿。用垂聖母功德于無窮焉。

一意西把你亞國外夷兵八萬來寇勢甚猖獗賢將伯辣起義共禦之纔千餘人恐力不敵退入山洞少待機會祈求聖母援祐加志增勇以敵公伐時寇王恃衆深入來圍山洞伯辣氏仗聖母神力出迎半日間破殺夷兵二萬賊衆大潰沈川墮嶺死者不可勝紀伯辣氏收兵入洞就地建堂立碑銘聖母功德以詔後世使恒加敬慕讚謝不忘是堂至今猶存往來者絡繹不絕焉

一因多國有名市城素敬聖母但緣富饒致有外寇萬艘環攻之時城內軍止一二百人惟仗聖母之力拮据隄防數月捄至圍解賊兵反多損折而我軍不傷一人初賊攻城時每見一奇美女懸立城上蔭護衆民火炮不能發發亦不中賊去後語傳城內始知聖母不負望也

一與悟斯達者古名郡也民衆財豐俗崇正教藝學之精聲名四達時值東夷率衆數十萬入寇逼近郊內人心皇皇有名聖吳大禮各者聞敵

至。即伏聖母像前。懇求庇祐。旋獲俞允。即以聖母之言。慰勉諸民。無貳無虞。未幾。鄰國王親帥六師。意外忽至。征敗敵衆。竄去。士民卒免大難。遂從聖師。趨聖母堂。朝謝聖恩。流傳至今不泯焉。

一翁格里亞國。自古以富強。聞有聖王德望者。以禮約民。適于正道。久享安寧之福。忽有鄰邦犯順。聖王起兵禦之。將出。復思三軍之衆。非攝以天主及聖母之神力。難致成功。即伏聖母臺前。

祝曰至慈聖母爾若允斯小國被戮及歸化善民潰散流離也敢不惟命但祈勿使人疑吾以無志無望以致勢窮如是極也倘時難終不可免小僕寧以躬受無使此無罪善民當之祝畢自覺心志加強無復疑慮詰朝方辨色忽敵將奉王命遁去矣聖人幸全其民不致傷戮敵衆以爲聖母護庇之明驗即率國民感謝不已

一安日里亞海中名國也聖王厄都敷治率民於善時有大尼亞國惡夷久蓄異謀將發聖王覺

之。恃聖母庇祐。不爲意。一日至堂瞻禮。正祭時微笑。左右大臣奇之。祭畢問故。荅曰。是時正蒙主示。明見大尼亞王統數百兵船乘風將攻吾國。登舟時忽失足沈死。吾是以笑耳。因知天主與聖母福蔭之地。必不令傷殘于凶惡也。

一露西大尼國。常受仁王之治。習于正道。百十年前。皇爺大賢。每念以此正道。遍傳普天之下。第若無繇耳。因感聖母投夢。命擇數十智士。遣之海外。覔究隱島匿洲。從來足跡未及之地。即以

所得正傳。曉啓愚蒙。賢士謹領慈命。輒捐數萬金。具備船載。遣士四浮。一二月間。沿至屬赤道之金地。幸獲正傳。終致辭邪歸正。欽崇萬物眞主及聖母也。從是西士托聖母覆庇。歲出海外。以繼先聖之跡。隨其所到。無不宣聖母之弘恩。述聖母之靈跡。由此黑人百越。漸及中華。得聞眞主之教。篤信而實蹈之。是皆聖母啓牖賢王之志致然也。然則聖母愛慈萬國。無類不切。其心眞不可測。豈能以言述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母啓牖愚蒙護提學者

一亞兒伯多。幼時。切向格致之學。而短於才。且夕祈求聖母洪祐。勤行聖母日課不怠。聖母鑒其誠。顯謂之曰。汝所求必獲。但至終期必忘。令汝明知其學。非人力所致也。從是伯多聰穎越衆。無籍不通。無理不究。卒爲名師。後已垂老。一日方與衆講一生積學頓忘。不復能記。因憶聖母神囑。詳告諸弟子曰。吾命終矣。即辭歸內室。默道加功。以俟聖母終召焉。

一焉瑪所。天學名師。意大里亞國人也。生二歲。偶遇片紙。固握不釋。乳母奪之輒哭。見其中所書。乃天神朝聖母經也。因大異還之。遂止哭。吞之如飴。繇是識者。預知其爲聖母寵祐。後必樹名于德學也。至十歲。文學已成。即攻格致之學。四載邁其曹耦。是後愈明物理。愈慕道德。欽崇聖母神形之鑄潔侔等天神。道德之實學。超絕人類。優入聖域焉。

一路伯兒篤。弱齡攻書。鹵莽不通。爲同學羞。屢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聖母祐照。倏忽。大變爲中人以上人。洞徹理與。同學罕及焉。

一童子黑兒瑪諾。家寒。學無資給。又短于才。未能上進。以故心志不定。功業不成。于是伏歸聖母。依規行課。誦祈不止。聖母寵愛之。凡所求無不允。屢顯跡慰其憂。治其疾。釋其疑。啓其聰。且示以未來之隱。使無理不究。無物不格。卒以博學聞于後世。又復加其日用之需。日措隱處。令之自取。至終不乏焉。

一幼童者。拜侍明師。勤文學。第緣質鈍。愈讀愈惛。久無功益。又感毒氣病癩。爲人鄙辱。童素承親訓。欽崇聖母。每旦拜禮。懇祝神祐。然後適學。一日因文義不通。見誚同學。憤甚。乃投聖母臺前哀哭。忽見聖母愉容招就。問以憂故。令伸其願。童乃自陳其質之鈍。病之惡。聖母持童手慰之。堅勵其望。以美花三枝。命其誠托天主聖三。點擦其首。童返室如命。立時惡癩盡除。心聰大啓。衆見其病退。心明。詢知其故。遂各倍圖欽崇聖

母不已焉。

一七八十年前。小童名伯多祿者。幼即欽崇聖母。勤習工課。且氣質清明。足以成學。第緣家素貧窶。混跡牧羊。一日依規誦聖母課。聖母顯慰勉之。令遊學。必成高士。母慮供學之乏需也。小童聞命大喜。即告親從師。數年。上下諸學全備。幸蒙取入師列食俸焉。然賢士不敢自滿。復投意納爵名聖爲師。因辭親友。謝世榮。闇修實積。卒入聖賢高品。史誌其生時。屢見聖母。親領其訓。

故終守神形之貞。又垂終時。復接聖顏。以致慰引升天。享永福也。

一近世小西一老婦。素習邪術。幸聞聖教。即篤信欲從之。第因鹵鈍。未能習學教要。未及領洗。一日感疾瀕危。復懇求洗。教主欲俟其病間。習熟經文。未幾。老婦死。親識哀籲。教主亦悔。乃至將殮復活。云死後如游空際。至一美境。幸見聖母寶座端然。異光四射。座下一天神侍立。告聖母曰。是婦來謁。乞容一面。聖母愈允。即問已入教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否。對曰入教奉誠。我所甚願切求者也。第緣經文未熟。未及領洗。聖母即時令捧教要。親誨之。誦熟。然後命天神引返其室。遂誦聖母經文。一字不舛。親識大驚喜。即延教主領洗焉。從是道日明。功日益。以報聖母靈惠。仍存世數十年未敢少怠也。

一萬默三執近世名賢也。髫齡即知奉敬聖母。守其規。誦其經。晨夕不忘。至年彌長。而精修之志彌強。乃往拜耶穌嚴會。避喧獨修。但緣體弱性

樸言語不給會長辭焉善童憂甚入堂投聖母臺下涕泣祈禱乞賜仁祐聖母允之即刻言語明快心志大顯隨問輒應無疑無謬于是會長奇之探知其自即容入會是後精于道學天學終入聖賢之品焉

一古有聖人曰道瑪都我舉攝聖教初蒞神治思治中被聖化者僅十七戶其餘百千萬衆尚迷于邪朝暮籲禱求主示從何道以率愚民歸化也未幾蒙主耶穌聖母瑪利亞自天降慰允其

所求。時命聖徒若望。以聖教微旨詳誨之。使得轉提愚民。從是聖人所造靈跡無算。化億萬衆。奇功滿冊。畧見聖人行實中。

聖女德蘭

聖母護生產者

聖母弘能神力。無所不顯。又遑遑顯于產育之際。蓋聖母初領天主降胎之報。卽聞意撒伯兒聖婦。蒙主賜孕。往賀。意撒伯甫聞聖母之言。遂覺孕子踴躍。因知天主降孕聖母胎中。伏叩讚頌云云。據是。後聖立論。皆云。天主降世後。所施首恩。卽托聖母施于孕育者。蓋指意撒伯一見聖母。卽知向所未知。其子從母腹。卽蒙赦元罪。具有聖德。而望新降之主也。是後乏嗣及難產者。

但望聖母恩祐。鮮不獲焉。

一弗浪濟亞國。有功聖教。聞于後世。一賢王諸福畢享。獨以乏嗣爲憂。其后憂更甚。問計于名聖多敏。我聖人對曰。賢后欲獲所求。無他營。獨以虔心奉聖母工課。從此立望無疑也。后依聖言。期年舉子。類斯聖王。奇功聖跡。史不勝書焉。

一弗斯辣郡。古有名室夫婦。賢而無子。聞聖母凡于欽崇之者。未嘗負望。乃入堂。伏求賜子。幸獲。即願獻聖母爲役。未幾果孕。孕時。夢懷一狼。後

入堂忽變爲羔羊焉。既產。如願獻之聖母。遂養育訓誨。殫盡心力。乃小童忽被邪誘。漸逆親命。慈母苦責之。復述往夢。泣訓曰。吾初夢所懷者狼也。入聖堂乃變羔羊。茲汝不肖。與狼何異。但不知何日轉善變羔羊耳。小童聞言。大異且感。當蒙聖母牖增心力。遂辭親遯世。入精修名會。從是立志修德。與年俱長。屢蒙聖母親臨慰勵。至終時。降接升天域焉。

一加巴多有夫婦二人。尊而富。且有懿德。苦無後。

朝夕祈天主及聖母憐賜之。終見允。生一子。名額我畧。既生。加意養育。能言。即使習稱耶穌瑪利亞聖號。令念其功。踐其跡。克服積功。繇是善童心恒情順。體清容靜。易受實學嘉種。其于同塾。翹然秀出也。于是愈勤主母之功課。即愈蒙主母之寵福。以至棄塵世之陋業。保神形之貞潔焉。一夜寤見二艷女。投于目前。乃疑而拒之。掩目自防。二女曰。賢士勿疑。吾雖具艷相。實則爲貞潔明智二德。奉上主命。固爾心志。啓爾明

悟。自茲左右。終世不離。一則保爾聖躬。一則佐爾諸外司。使周知事理。酬應世事也。語畢不見。賢士伏感天主及聖母愛寵。誓沒世不忘。因加志淨潔。以人類法天神焉。

一古加里亞國王撫有大國。恒以無子爲憂。後獲聖母福祐。生一女。喜甚。殫心教育。令早習于聖母之功課也。女亦慧穎異常。五歲即能多誦聖母經文。多念聖母功德。恒禱其祐。獲財必施窮婦。使誦聖母經。卒成聖女所稱意撒伯者是也。

一米郎西之名郡幸獲聖母生耶穌時所用襁帨凡遇產之難者請祭司致之產室以行祈禱無不沐澤而易產焉嗟嗟無知微物爲屬聖母郎有大力能施異恩聖母之靈寵爲何如哉

一斐德理各古名聖也初庇聖母寵福修學積德感激四方使歸神化欽崇聖母守正教嚴範忽民間一善婦產子數日意外倏忘二親既緣無子又緣是子未蒙領洗慘痛倍切以告聖人聖人哀之將死子直入聖堂謹置聖母臺上懇聖

母顯其慈愛忠役之仁心。禱未畢。幼子啓目張口。搖動手足。明驗復活。二親大喜。聖人抱小孺依規施洗。使滌凡染。入聖教焉。從是士民皆知聖人犬獲聖母寵愛。因服其教。受其業。無敢或違逆矣。

42

聖人之寶母曰[illegible]。

昭[illegible]聖人生母[illegible]。

聖人之寶母曰[illegible]。

聖人生母[illegible]。

聖母援拔垂終之難

一尼閣老古大聖也明德精修其所守嚴規獨以欽崇聖母爲首功其所行務愛人如已更切于勸善及老德成而氣已衰矣其染疾時每聞天神奏樂舒其懷慰以升天之望垂終親見吾主耶穌及聖母親臨接之謂曰忠僕喜兮汝當入汝主樂兮聖人不勝忻幸大呼笑嘆左右道友問之乃具以告言畢而逝善哉斯逝乎遺樂于友遺馥于室遺表于後矣

一賢士肋知納多向入多敏我聖人神會。勤于克己。數年。積誠動物。遂爲精修之儀表。聲聞四國。日久勞神。因致衰病。一夜正祈禱間。忽見聖母攜兩聖女。臨其榻。以所備天液。抹其五司而去。病頓愈。後數十年復病。將死。道友勸傳聖油以禦魔計。賢士曰。邪魔之計。非我所畏也。尚欲戰勝辱之。葢向蒙至慈聖母。親抹賤體。茲將仗其聖祐。望詣天國。拜聖容。而承永福也。言訖。仰天泰然而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古有諸侯亞都兒福。權治一方。忽念世樂虛幻。天福眞永。輒辭塵世。投入聖方濟斯谷會。以獨修、備不虞也。一日將終。自念積功甚微。嚴主案前不可逃避。懼悚不寧。聖母素感其虔。乃攜無數天神下而慰之。曰。小子何畏乎。爾向所事仁主。鑒爾至忠。將邀爾升天受報。又何畏乎。賢士聞畢。昂然拱臂。欣笑而逝。

一世胄大尼老。自幼切慕聖母。以聖母工課。爲所學首功焉。忽遘奇病。諸藥不能愈。聖母乃抱嬰

兒耶穌臨其榻。置之懷中。大尼老不勝欣喜。病即愈。是後復思病中。聖母所囑神言。即絕財辭親。入耶穌聖會。方一載。大嗜德味。每求聖母早脫之于塵世。攜登天國。正近聖母升天之日。賢童思願甚切。托老楞佐聖人轉求聖母。賜于是日畢願。潛知聖母俞允。即殫神力以備終規。卒之前六日。感微疾臥。諸友猶不爲意。乃自云。終期不遠。至聖母升天日。果出衆友意外。從聖母飛天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依撒伯。大聖德之后。生子加樂。早習欽崇聖母之實學。凡誦經。至念天主聖母瑪利亞一句。即玩內義。喜慶聖母所獲天主殊福也。後出征逆寇。死于意外。偶有所犯主誡未解。應墮冥獄。其母聞之。伏哭聖母像前。乞提祐。遂得神形復合。獲悔罪領赦之大恩焉。葢聖母感其生前玩內義之功。而報以死後享眞福之恩也。

一近世意西巴國一客。素敬愛聖母。每以餘資濟人之急。凡遇天主誕日。感恩圖報。即邀貧窶老

男婦並孺子一人。以狀若瑟聖母耶穌三位而厚饋之。歲以爲常。後客疾將死。驚懼未知何往。乃見聖母抱耶穌。與聖若瑟偕至。愉色相謂曰。汝恒邀貧窶三人。以謝汝主及吾恩。今邀汝升吾天堂。以享福宴。言畢。賢客不能當神榮之甚。靈神隨之逝矣。

一不潔婦。日久。悔心忽萌。聞天主聖母慈悲至極。凡遇虔誠慚悔者。無惡不抹。無難不拯。即欲改圖絕慾。直赴聖母故宇。以修其行。沒身不退。束

裝起程。至半途。僕夫貪婦所挾資貨。刺而刼之。婦傷重。擬必死。恨不能遂其善志。嘆曰。吾一生所犯極重。世間諸刑諸苦。必不足贖。但前者仗聖母神祐。得立改悔獲赦之望。今不能遂。可若何。言訖將死。見聖母舒容慰之。令之起。勿慮。將遂汝願。婦聞即躍起。傷悉瘳。僅遺微痕耳。既至聖母神宇。伏叩像前。告悔積愆。精修補罰。復對衆詳其始末。以揚聖母之恩焉。

一古有室女。嚴守貞節。勤事聖母經課。日夜不輟。

室中獨有老父。時值要務他出。女忽被強暴所汚。不勝辱恨。自刺欲死。復思不可。恐後死遂墮魔司。乃懇聖母垂佑。不使靈神偕形永死也。聖母遽臨。以手瘳其傷。以言慰其憂。復令往投名賢求教。女子如命。承大賢神教。辭親入貞女會。消贖往日過犯。以報聖母弘恩焉。

一額肋濟國。有一異端。其子游善師之門。日聞正言。見正行。一日父問子習何業。讀何經。子以正對。父嗔怒。投其子于火。將焚之。子入火不懼。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誦所習正規。祈祝聖母。聖母即以寶衣覆之。不使少有傷也。既而母呼其子不見。乃從火中應焉。驚抹出。始感聖母神恩。其母亦辭邪歸正。教司捕其惡父投火中。惡其殺善子也。衆聞而快之。

一濟理樂聖。教名賢也。自幼切慕聖母。謹習其經課。朝暮執工不惰。學成柄教治民。卓有奇績。著作精美。多闡異端宣主教之微旨。保聖母之榮名。故其終日聖母切援振之。使其無險害。而有

令終也。

一數十年前。西北一學士。幼務實學。欽崇聖母。卒沐其澤。得登主祭崇位。年久以魔妬。漸迷于人世之陋業。聖母屢牖其衷。而魔亦屢肆其害。乍醒乍迷。不能固持善業。既而感疾甚危。始知痛悔。請解于賢師。方在告悔之際。似見天主高座。將審其罪。主右又見聖母。其下又見意納爵聖人侍立。又聞天主重責。其一生之非。又聞聖母細述其默牖之惠而不知改。加之永刑。允協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理。學士聞畢不能措一辭。惟伏聖意納爵足下。求聖代祈赦宥。不敢復忘恩也。聖人即爲祈聖母。聖母復先容祈天主。幸獲俞允。于是聖人令病者復愈。并告以罪之赦。從是學士甚感聖母及聖人之功德。絕冗投僻。自修其業。隄防將來之大難焉。

聖母行實　卷之五

人間一命

聖母提援貞潔之危

一古有賢王。名恒禮格。早蒙天主及聖母默啓。矢志守潔。後從大臣屢請。娶鄰國公主古尼恭德爲后。其聖德實王好逑。以德相廸。各守貞潔。不相狎昵。由是令聞廣播。萬民欽仰。國家受太平之福矣。乃邪魔生妬。圖間夫婦之情。于是聖后初覺君心懷疑。欲爲解釋。先祈天主與聖母扶祐。次以火煆鐵板置王前。跣足蹈之。証已未嘗喪潔。蹈火之際。忽天聲降曰。貞女勿懼。聖母瑪

利亞必將祐爾。王于是甚感聖母。悔其妄疑。從是二人加勤倍功。爭先精修。以報聖母靈惠焉。

弗郎得國。古有室女理都未納。幼志永潔。因以欽崇聖母。不間其功。既長應婚。二親爲覓良士欲歸之。女驚惶。苦懇二親。不允。于是赴聖母堂。祈求賜祐。勿使負守貞原志也。若無計。可免結婚。即賜通身染疾發瘡。令人厭棄。聖母鑑其虔誠。即如其求。俾感惡疾。穢瘡遍體。親戚無敢近。于是賢女自喜得意。併謝聖母。從是臥疾三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載。未嘗移身。大著忍耐之德。以至上召天神。下召人衆。羣來瞻仰。或以慰其苦。或以自益其身也。

一近世意大里亞國。一少女。習聖母神學。甚願襲其貞跡。以獲寵祐。忽值豪族悅其色。計致之。潔女如海中山嶽。被風四鼓。愈穩愈清。稍不見變。豪族乘夜踰墻強摟之。潔女見時迫。引之至聖母像前。伏求神祐。時蒙聖母啓迷。豪族大悟重罪。自慚自責。不復敢妄營矣。潔女幸脫汚辱。重

感聖母。遂投修貞女會。以備不虞焉。

一吳搦恭德世家潔女也。少志永貞。勤從克服。已立實功。二親始爲營婚。而少女不悅。常祈聖母祐。遂其志。得踵聖母跡也。聖母令其姑順親命。終將無害其貞。賢女忻從不疑。初會良人。賢女細述其願。及聖母所傳神旨。因懇乞同志修行。以奉聖母。必將受生前久後眞實無限之福。良人聞服。卽時立志同修。因赴西都。朝謁古聖名跡。賢女輒投教宗臺下。願捐產入會。求容于貞

女之列。以潔其修。良人不悅。先馳歸。欲售其產業而私之也。賢女聞夫歸。亦起程。安步而行。卒先到。鬻產造立修貞女會。良人深訝。已先行反。跪妻後反先。知非人力。即大悔。投聖母臺前。號泣請罪。從此始堅志。修行建功。以補前失。以報聖母洪恩焉。

一歐法西亞。皇室女也。早志神形之潔。每誦聖母工課。即求庇祐。以保其貞。時叔父監國。諸女皆婚。聖女無計可脫。乃蒙聖母指引。偕其母奔鄰

國潛入貞會。劃滅名跡。聖女幸脫外伉之網。邪魔妬德。復往誘感。將溺其貞焉。幸仗聖母神祐。避逸親勞。減飡短寢。以絕諸倪。卒破魔策。存其貞而立大功矣。後病臥至危。聖母攜衆聖女。從天臨格。以寶冠冠之。因示其死後。將受天上之福冠也。

一思物濟亞西北之國。昔有理納聖女。從父母賢跡。習于欽崇聖母。每日誦其課。不敢忽。繇是聖母鑒其忠誠。提進之于潔修焉。至應婚之年。親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擇婿。但女志在保潔。又若親命。幸蒙天主默指。姑從之。既婚。即傾心告夫。并陳修潔之美。勿從暫時僞樂。致失大寶。夫聞大服。同誓永潔。爭先致功。相師以德。至終不悔不間也。既而貞女偕其賢母。赴羅瑪西都。時有世家。慕其德色。以正禮請婚。不許。將強之。忽兩目失明。乃悟其非。入堂投聖母臺下。求赦。并懇母女二聖。代祈天祐。卒獲復明。亦修行。至成功焉。

一寒室寡母。偕其孤女。虔事聖母。嚴守潔貞。窘甚。

忽蒙聖母意外周䘏。頓見豐饒。鄰里疑以女之不潔致富也。論議沸騰。賢母不安。伏泣聖母像前曰。往蒙慈母弘恩。提立窮室。茲者人疑且嫉。誣以不潔。名節謂何。惟我慈母。獨能我捄。以白是非焉。異日士民聚會殿中瞻禮時。衆見一鮮花冠。從上垂下。停住女首。聞空中言曰。此女潔淨童貞無瑕珍璧也。吾甚鍾愛。故以花冠旌之。時大衆共見共聞。無不叩感聖母仁惠。從是亦仰戴母子之聖德矣。

一小童者。質清氣和。鄉黨愛之。一淫女欲與之私。誘以金環。小童未悟。受之。旣而入聖母堂。仰覩聖像。嘆仰無已。卽以金環獻之。誓定從是獨敬聖母。必不並容他情。忽聖像如活。伸手接環。善童惶悚。明知聖母賜允其願。且喜且讚。叩謝歸室。每以所見神跡。慰其心。勵其修焉。至後日久心變。其親將爲結婚。童亦忘前誓。正至婚日。忽聞天聲。呼其名。且責以忘前金環之約。童聞猛醒。卽圖改徙。以絕諸端。立時辭親謝世。往投精

修之會焉。

一味增德聖人從幼敬慕聖母每日謹誦其課矢志蹈聖母貞跡投入精修之會忽有淫婦爲魔所蔽圖汚聖人聖母趨拯令魔反攻淫婦附其體撓殘不止于是親鄰拮据祈禱無所不至魔不退謂衆云吾無所懼獨懼味增德耳是士投火不燃豈不可畏乎親鄰聞知遂趨請聖人求拔婦難聖人至懇祈聖母立時驅逐淫婦幸脫魔難亦悟邪歸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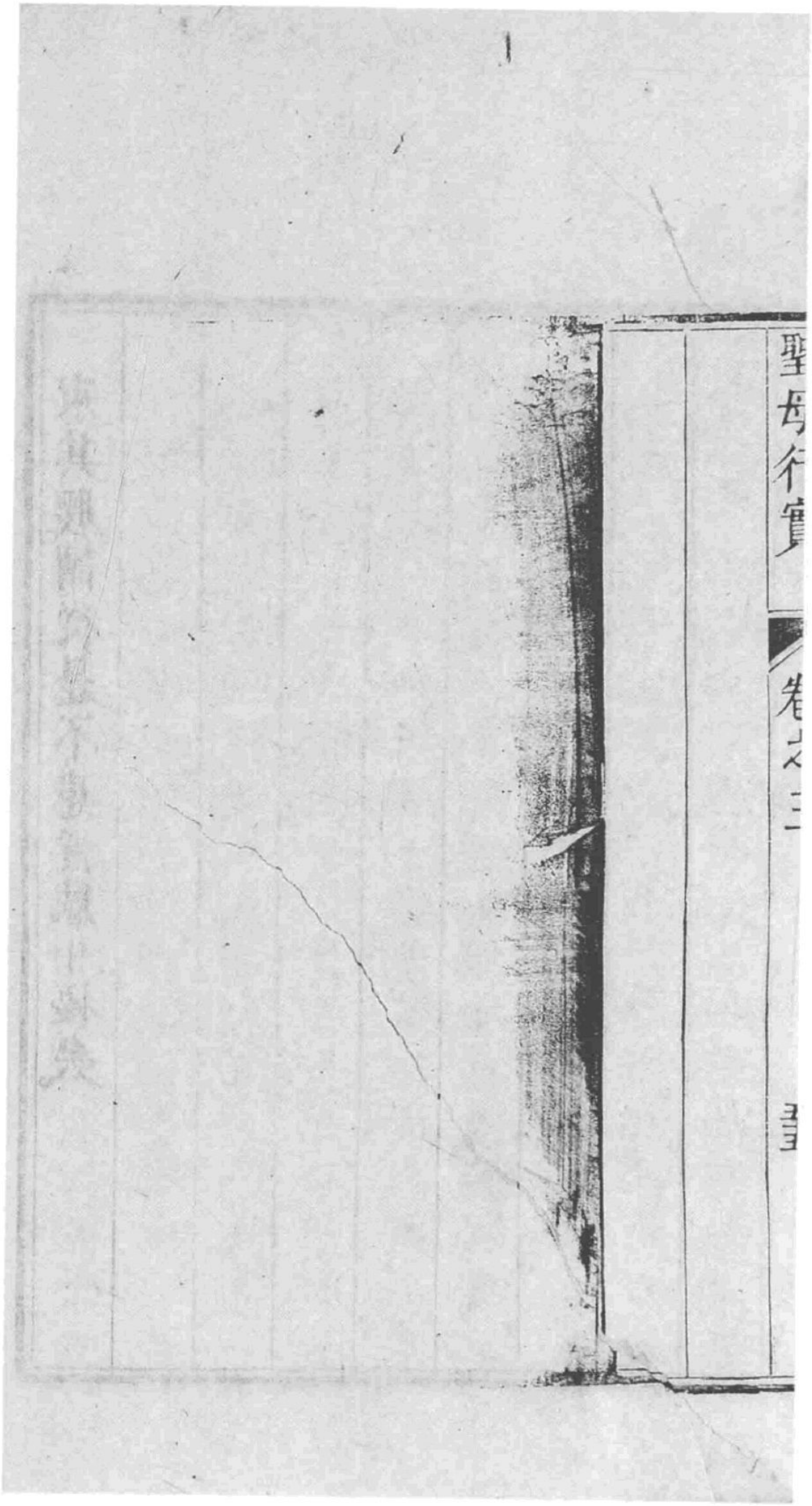
一諸日里亞國。古有幼童厄蒙薦者。早沐聖母宏澤。志于潔貞。謹束其身。避邪友。侍賢師。積德博文。日加進也。乃聖母欲旌其潔。滨其學。即顯于目前。賜之最美珍石。令以爲記。從是賢童猛奮神力。致其精修。以報聖母重恩。一日出城。散步舒懷。忽逢邪友。邀以游戲。不從而返。適遇絕世美童來迎。問爲誰。童曰。吾乃汝信伴。偕適學。偕返室。偕相出入。猶未識耶。汝視我容。庶幾知我矣。賢童見其額有耶穌二金字。驚駭伏叩。耶穌

復慰之日。因汝方避邪友。以保神潔。故吾特降慰汝。以堅汝志。言訖不見。賢童不堪神樂榮福之重。愈加嚴功。終入聖域。爲本國楨幹焉。

一篤瑪所。古世家之胄。從襁褓。蒙聖母寵愛。僅滿十歲。志于精修。辭親友。絕世謝慾。剷跡隱焉。其親不悅。盡力阻撓。至令淫女。竊入汚之賢童不勝悵恨。持所値火炬。驅逐淫女。閉戶。以炭畫十字號于墻。伏祈耶穌與聖母援祐。誓終身守潔。俄囫睡。有二天神降臨。賀且慰焉。且以神帶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束其腰。謂從是不患淫感相擾矣。



聖母濟窮振難

一早寡賢婦。矢志守節。其女亦資性淑善。願保童身。母子竭力。事奉聖母。恒執工課。但因貧乏。以不能親至主堂。瞻禮聖母爲憂。一日攜女于聖母像前。伏告曰。吾窮甚。育此小女實難。願托聖母慈悲蔭庇。迄終勿置。次謂小女曰。天主聖母。即汝母也。今後孝敬事之。以慰我願。以盡汝職焉。次日乃有客詣門曰。向蒙汝良人。以百金相濟。久稽未償。今特奉還。幸收之。擲金而去。母子

莫知其所以然。弟歸恩聖母。以金置衣。日至堂瞻拜與祭。表其感佩之誠焉。

一昔有貧室一女。生甫七齡。聰穎秀麗。敬尚聖母。研習神功。每蒙聖牖。一日懇二親爲備聖母經籍。以便誦習。定其志業。親以窮乏莫能致。姑令就學。習書識字。然後備經。未遲。小女承命適學。值他童手捧聖經。借觀之。開卷了然。從首徹尾。背誦如流。衆大奇之。仰慕以爲聖女。拯濟其乏。扶掖其志。卒守童貞。躋聖列焉。

一近古西北一人。貧且病。計無所出。惟常欽崇聖母。希望提祐。以濟時難。一日邪魔乘機。貌一美婦。臨榻候疾。且詢憂故。并許將來允其所求。病者初奇其像。次擬其僞。問爲誰。來斯何故。魔先直陳其名。次述來意曰。吾乃冥獄魔也。特來濟爾急。振爾難而已。病者大驚。疾呼聖母。魔聞呼如雷擊。飛散不見。病人頓愈。仗聖母蔭庇。生計亦漸裕。不復窘迫矣。

一前四百餘載。一善人以罪繫獄。耗財蕩產。憂甚。

一日魔顯美形問憂。且自詡其大力。將致慰焉。善人初聞旨言。觀仁色。喜甚。恨相見晚也。魔得計。乃令辭背天主及瑪利亞聖母。然後將獲其力。而脫于難。善人聞言大驚。毛豎體悚。始悟魔計。恨怨不止。望近岑所立聖母堂。跽懇破魔。廸以正道。聖母立時慰其憂。釋其疑。拔濟其乏。使安且寧而獲吉終焉。

一大瑪斯各。古名郡也。謹奉聖教。欽崇聖母。蒙聖母從繪像中。施無數靈恩以報其誠。其像葢木

板繪聖母德容。時見四流神油。取用之。無病不愈。無禍不去。無難不除。無魔不逐。遠近聞之。祈恩者接踵。無不沾其潤澤也。

一古聖大彌央。早年克明克類。即極致欽崇于聖母。精修既著。更欲廣其功。傳其神學于遐邇。乃立修德之會。大召同志。以言以躬。廸率于道之奥域。復計感格聖母。寵照其會。乃製經課。令從者日誦。以致其欽崇之實。誦者初行勤切。每著神功。日久迷魔。間斷美業。未幾。會中諸務紊亂。

所積、或值火燃、水漂、賊掠、漸消殆盡。聖人知之。輒陳神訓。重責其友。仍令倍功。以補前缺。從者悉依師。命復習神功。繇是聖母復顧其役。使內外安寧。終守其業也。

一斐德理各。古爲貴家之胄。早孤依母。即顯聰智。母欲玉成之。因家貧不遂。但引之恭敬聖母。篤望其祐。一日入堂瞻禮聖母。忽得鼷鼠頸帶珍石指環。因思其環。或係鄉鄰誤失。徧訪不獲。始悟爲聖母所賜。以給其不足也。從是母子愈感

聖母慈恩。復倍其功。小童數年之間。理天二學既備。柄教建功。卒成聖品。

一前數十載。意大里亞國。蒙德味府。郊外有聖母容像。繪墩臺上。時有牧童經拜。忽見聖容涕泣。驚報教主。教主審實。率士民至郊外。朝瞻聖像。營創巨殿。以召萬民欽崇聖母。因沐其靈澤也。從是四方之國。聞風趨覲。爭表其敬慕之虔。其各受恩惠。爲大衆目擊者。如瞽視、聾聽、瘖言、癱伸、魔脫、憂慰、疑解、未易罄述。余時親見一童。生

來無舌。一至聖像臺下。輒眩暈在地。立時張脗。舌從根生出。又余友亦述一人。僅存雙臂無手。至聖堂前。四體戰悚暈倒。衆視其二手。從臂漸生。以至成全云。

一賢婦者。僅育小女。以所習欽崇聖母實學訓之。女外美內鈍。難習神業。荒嬉自如。賢母屢責以正訓。姑令聊居末功。但念耶穌瑪利亞二句。必將有益無悔也。女以爲易。從而習之。日後女閑戲園中。魔至牽其臂。將推入幽獄。加永僇焉。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時見迫。即呼耶穌瑪利亞聖母。麾驚惶釋放。恨然而去。女幸脫。奔告其母。母乘機復勸。終至改圖。加欽崇之功焉。

一近世二十載前。意大里亞國名家。幸獲一子。長不能言。二親常以爲慮。計無所出。獻之聖母名堂。祈禱提祐。不日舌解。應荅如流。二親感激。倍加虔敬讚頌聖母。小童自圖蹈聖母潔跡。投入精修之會。終身不悔焉。

一宗徒雅歌伯鐸教大邦。久之信從者寡。憂欲他

適。時聖母在如德亞國。相去甚遠。默識其憂。托神力。顯聖人前。釋憂致慰。囑建聖堂。以永存聖恩。此地將來必欽仰吾子耶穌及母氏也。聖人聞言感激。如獲復生。遂創聖堂。致敬聖母。繼而倍功窮力。以廣聖教。賴耶穌及聖母洪祐。信者日益衆矣。聖堂至今猶存。而聖母向顯之像。日施靈恩于病難者。難罄述也。

一昔有一婦。初染惡習。遂蒙不潔。一日道經聖母堂前。欲入一觀。乃當門聖像。却之不容。婦繇是

悟其罪惡。遂叩聖像。祈禱先容。必將改圖。禱畢。見礬入堂。直至主臺。伏仆號哭。求恕生平重犯。出篋叩聖母像前。謝恩。并立誠志。從是束身改跡。以補前失。未幾。退入深山。自責自苦。竟破魔計。備積大德。入聖婦之品矣。所謂大惡之積。幸蒙主祐。即致聖德之積是也。

聖女行實　卷之三

聖母罰僇不肖者

一中古西南國。有異端名搠思多畧者。違背聖教。私傳邪說。蠱惑善民。甚至誣聖母非天主眞母。以故教王。及當時聖賢。咸闢之。西總王亦不容居國中。投諸荒裔。竟染異俗惡疾。唇舌又被毒蟄殘虐。四體腐臭而死。凡聞其惡終者。莫不稱快。乃知聖母于善者爲慈母。于惡者卽爲嚴司。

一如禮亞諾賢王之孫也。卽位初。頗欲繩其祖武。以收民望。已。而惑于邪說。背教虐民。漸恣不止。

當時聖賢進忠諫者。王皆不容。尚貶黜誅夷。又肆逞欲。滅天主聖教。毀燼諸神殿宇。忽伯兒西亞國。以二十萬衆侵其疆。惡王統軍出。出時尚發滅教殺忠之意。當時聖賢偕諸善民。旦夕祈禱天主。哀懇聖母。預備降祐。惡王迎敵。忽見一矢從空而下。直貫其胸。抽之。又傷其手。痛甚。知不可生。切齒怨恨天主與聖母而死。是時聖母顯于罷西畧聖人。示之曰。惡王中某聖從天所射飛箭。死于陣中。汝可傳善民。令勿復慮。數日

後報至。如其言。

一東國有不肖王訶頗尼末者。棄先王仁治。習于異端。焚聖母容像。恣其狂詆。大王僇及之。始發毒瘡。致極痛。繼又染瘧。苦不能當。自恨而死。死時大呼曰。獨緣獲罪瑪利亞聖母。乃生時即受永火之僇。因命國中士民。從是欽崇聖母。勿致簡瀆。而招不追之悔也。

一教中仁會偶乏。貸諸富室。不與乃以聖堂錦幔質之。後遇聖母大瞻禮日。仁會暫假所質錦幔

于富室。以備聖堂一日之用。富室甚吝。僞曰。以妻新產方用。勢不可取。次夜聖母顯于其妻曰。爾夫自絕于天主。其受僇亦將不違。且剛愎自用。不納爾忠言。亦且墮冥獄。無疑也。所產子亦不能存。獨爾常切敬我。多累之後。竟獲多福。將至吾初生之地。而善終焉。後果一一不爽。

一古世善士某。從幼敬戴聖母。日誦經課無缺。偶遇敵寇侵掠。擄至其地。善士置他務。獨執欽崇神功。其渠魁錮於邪術。棄疾正教。聞善士誦主

母聖經即恨。至欲斷其舌。一日攜之出獵。某乘便視左右無人。取所負火銃擊殺之。不忍其慢侮聖母也。後從者追至。某計窮。祈聖母。投諸河姑隱焉。從者至河濱徧覓。不見而返。某後出走。忽見一大獅從山出駭甚。仗聖母力不相傷。且相隨行。未幾。賊復追至。竟盡爲獅捕。旣至其鄉。獅始辭去。某重承聖母護祐異恩。感謝没身不忘焉。

一亞納多畧。古爲異端之徒。嘗以巧令率人于邪。

不使自悟。日久邪術露。爲司教者所捕。會將判于公庭。過聖母塑像。異端亦拜之以獵善名。且與減其罪。聖像忽反面背之。若不受惡徒之禮也。時官司以其惡跡未甚著。將減其刑。輿論不服。官司不能決。質之于王。王亦從輕擬。都人士蒙聖母顯囑。終不能容。王竟從衆請。命惡徒服終刑焉。投之有獸場中。獸爭攫齕剖裂。四散而去。畧存殘體。懸之巨架。以曉國人。一狼又至。踴躍攫吞之。無復遺留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異端惡師。與其從談左道。時及瑪利亞聖母。簡瀆鄙賤。與俗婦無別。談畢。下座。足高氣揚而出。衆嘆稱送。至門外。將登車。其馬素馴。忽變猛烈。不可制且蹄且嚙。異端四體俱遭殘碎。衆視之駭然。乃知簡慢聖母之罪甚重。見世受僇。其受後世永僇。亦可推矣。

又是時是地。更有同類惡徒。忽聞隣人述言。某處。每見聖母像。施靈驗無數。以應萬民之望。乃笑曰。吾廐中一畜無目。置之瑪利亞像前。不識可

復明乎。遂攜瞽畜往。意欲致笑柄耳。畜至像前。厥目即明。而惡徒乃失目爲瞽。反見笑爲衆民僇矣。

一日瑪尼亞國一童。初投賢師。入聖母會。習文仁二學。聲名日噪。忽比匪人。溺于邪陋。美學日消。惡德日進。彌陷彌迷。不能復悟。賢師深惜之。每設神訓。言提其耳。然入左出右。曾不稍停于心也。一日偕惡友山遊。興盡而返。隱几深睡。時几上燭淋初燃其衣。竟燃其體。童醒。投身於地。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轉呼號。痛不可忍而死。

一如德亞國。惡徒偶至他方。見壁懸聖母容像。即發恨泥汚之。士民聞見者以爲恨。然皆畏惡不敢圖且訟焉。時有一人。自幼手足痿痺。恒臥不能行。乞食度生者。聖母顯命往僇惡徒。吾將祐爾。病人如命。匍匐請命于官。告以聖母嚴命。官初笑以爲顛。病者曰。但許我僇彼。以驗聖言。不亦可乎。官乃命衆捕惡徒。至罰場。病者初尚須人以行。行時自覺力生愈近則力愈增。既至。其

力已全。自立自行。不復須人矣。官令執劍。親施大主之僇。病者喜躍。直前刺之。惡徒初不爲慮。執劍來敵。乃手足忽如痿痺不能逞。瞬息被刺而死。法司見之共諸士民嘆訝聖母至能。自此倍其欽崇矣。

卷三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闢釋氏諸妄

〔明〕徐光啓撰

提要

《闢釋氏諸妄》，明徐光啓撰。清初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9.8。

本書為天主教辯教類著作。其撰述時間不詳，方豪《中西交通史》謂在明萬曆四十年（1612），李杕《徐文定公行實》則謂在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至四十四年（1616）間，梁家勉《徐光啓年譜》又謂在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然均未知所據。荷蘭學者杜鼎克在《徐光啓是〈闢妄〉的作者嗎》一文中，則提出其很可能並非為徐光啓所作，而是出現於十七世紀七十年代，由某位耶穌會士與中國信徒合作寫成。全書九章，包括《破獄》、《施食》、《無主孤魂血湖》、《燒紙》、《持咒》、《輪迴》、《念佛》、《禪宗》及《辨不奉祖宗說》。其中前八章主要從天主教教義的角度，批判佛家『不知人魂魄歸於何所，創為破獄、施食、燒紙等說，以誘愚痴』，並特別對禪宗的『明心見性』等說提出批評，認為其『理不關於實踐，行不定於一尊，東馳西騖，恬不知妄，更不知羞』。第九章《辨不奉祖宗說》，主要論述天主教並非如世俗所說的不奉祖先，而是不用佛教的紙錢冥器等物。此章語言較為簡略，且其中所用『聖教』、『真主』等詞，未見於前八章，故杜鼎克認為是後來附入，並據李安堂（Antoino Caballero）《在中國傳教的幾個重要地點》之記載，提出本章原為傳教士撰寫的傳單，在清

康熙七年（1668）左右即已出現。儘管本書是否為徐氏所作仍有爭議，但其作為天主教批判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在清代仍引起了重大反響，方豪先生《影印闢妄序》即謂『此書不脛而行，一時翻刻本滿國中，余所見者無慮十數種』，可見其流傳之廣。生活在清初的淨土宗十祖截流大師（1628—1682）且特撰《闢妄闢略說》，摘其中破獄、施食、持咒三端而駁之，而洪濟、張星曜又撰《闢略說條駁》駁截流之說，從而圍繞《闢釋氏諸妄》掀起了激烈的佛耶論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開本 25.5 釐米 ×16.5 釐米，版框高 19.6 釐米，寬 12.2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與行格。版心題『闢妄』。卷端題『吳淞徐光啓撰』。此本之外，梵蒂岡尚藏有六部，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70.5 者，為與洪濟、張星曜《闢略說條駁》合刻之本，題《闢妄條駁合刻》，本次出版已予收錄。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4.16、BORGIA CINESE 334.11、BORGIA CINESE 349.3，以及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12 者等四本，為較為晚出之八章修訂本，且後二本中之『帝』字均改為『主』字，可能更為晚出，本次出版亦選錄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49.3 者，具體情況可參見彼處提要。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13 者，行款亦為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版式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卷前目錄中有《辨不奉祖先說》，而正文則無。據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記載，該本為方濟各會士康和子捐贈。杜鼎克認為應是自九章本出，重刻時刪去了原本不屬於其中的第九章而

成。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五部，包括《闢妄條駁合刻》本、題『古邳周方濟梓』的九章本等。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著錄九部，包括《闢妄條駁合刻》本與八章修訂本等。《西班牙圖書館中國古籍書志》載西班牙國家圖書館亦藏一本。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紅格寫本一部，為九章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刻本與清至民國間刻本各一部。（謝輝）

闢妄

Dupl. 61 4

18i. Volum:
Tom: 8. Confutatio Idolatrica Secta, sub nomine Colai Pauli.

III. 219
vol. 8.

闢釋氏諸妄目錄

一破獄
一施食
一無主孤魂血湖
一燒紙
一持咒
一輪迴
一念佛
一禪宗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601

闢妄

一辨不奉祖宗說

闢釋氏諸妄

吳淞徐光啓撰

釋氏不知人魂歸於何所。創爲破獄。施食。燒紙等說。以誘愚痴。誕妄鄙淺。齊東野人。本無足辨。然習俗久矣。賢者不免。姑爲拈出一二義。砥柱狂瀾。庶江湖猶知返乎。

一破獄之妄

夫地獄以爲有耶。無耶。無則罪人原自不入。可以不

破。有則爲　大主所設。堅於鐵圍。乃困苦冥魂者。竟爲無賴凡流。念數番言。獄破魂走。有是理乎。且破獄時。止放一魂乎。抑槩放衆魂乎。如止放一魂。是衆魂造罪。一魂獨以情面幸免。非平等觀。何以服衆魂耶。天網偏私。先自主獄者失矣。此不可之大者。若佛法廣大慈悲。衆魂皆放。則一人破獄。衆魂得以幸免。獄止待一人破足矣。地獄可以不設矣。且佛言既有靈驗。何不將陽世囹圄。念動真言。一試其能破否乎。夫不能破之於陽。而專能破之於陰。此必不得之數也。

倘地獄可破則人之權反重於大主然陽世雖極惡人有錢者皆能脩齋破獄雖極善人無錢者難以設供召僧必如所云是地獄亦有錢得生無錢得死也冥魂日鬧於泉壤坤維不寧矣此破獄之最妄者也

一施食之妄

佛氏以爲念咒設供則遠近冥魂齊來赴會夫既有地獄以禁冥魂矣而主之者又云爲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當聽咒時獄主開門不分輕重不問姓名

令其一齊爭出乎抑挨次點名令其魚貫有序乎若魚貫有序則施食已完各點不盡若一齊爭出則冥主無從稽考就使一齊爭出還令一鬼押一魂乎抑任其飄蕩使之自去自來乎若任其飄蕩自去又復自來冥魂無此痴蠢之理必若一鬼押一魂則安得許多空閑獄卒耶且東家之齋事未完西家之齋事又起倘赴東不赴西魂爲揀擇取舍倘東應西不應兇又爲有靈有不靈如凡施食之地皆赴則魂終年在世饗用優游爲極樂場而地獄中獨一幽冥教主

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相對守空獄而已。地獄之設。不滋多事乎。大主設之。而佛氏廢之。是庶人有靈而天子無權也。此施食之妄也。

一無主孤魂血湖之妄

釋氏又云。我所召請者。非冥司魂。乃無主魂。有百千不等之死。有百千不等之魂。皆屬在外孤魂野鬼。不受獄收。豈地獄中。以有他魂爲有主之魂。而地獄外盡不收之魂爲無主乎。豈外鬼可施以食。而獄鬼獨不可施以食乎。況人魄降尸僵業已死矣。游魂則或

升天堂。或入地獄。即孝子順孫。四時享祭。不過盡生者心冀其洋洋如在耳。是有主之魂。尚不敢必其來格。況無主閑散孤魂。飄忽流浪。身形既無。復有何嗜欲而生饜飫乎。且天命謂性無論人與鬼皆上帝爲主。即飄泊數萬里外。盡爲上主統攝。非無上者。無則雖子孫滿前。死魂亦孤。其福也禍也總由不得自已。又求不得他人。自是無主孤魂。豈可以客死者爲無主。以家死者爲有主乎。季札所謂魂氣無不之者何謂乎。又以有後者爲有主。無後者爲無主。寇萊

公王孝先鄧伯道輩皆無子皆無主孤魂乎魂與人生死異路原無不孤之魂雖常平四十萬一日偕死之魂亦自家心性自家知耳總是孤魂總聽上主賞罰謂有主孤魂可也謂無主孤魂不可也主謂上主原非人主即入地獄者亦路祭弗爾爲主而不由人所主也若人可爲主則人子然一香設一供皆可呼之即來上不由冥司又不借重僧道念咒矣且念咒時云萬里孤魂一時俱至吾恐一日之間有東家齋事復有西家齋事徧天下施食

處所無算則此孤魂終年在世享用逍遙而地獄中魂嗷嗷受餒反爲無主者矣不若在外之孤魂野鬼矣何德於在外孤魂而絕恩於在內諸魂乎此必無之事愚僧妄僭主權不知當入何等地獄若血湖池獄更屬悖誕設產婦血汚有罪則上主不該令產婦生人以生產爲陷穽害天下萬世婦人矣有是理乎況婦人之血在上爲乳汁在下爲月經言其月月依期而至愆期曰病豈婦人所喜有者惟受孕以經盡包含而成天施地生之道也若無精血

交媾不能成胎。又豈婦人所喜無者。子在母腹九月。必資血而長。臨產必俟血行而生。無血則兒不下。是知此血爲生人之至寶。無血則成乾血癆矣。烏得云罪耶。據佛所云。衆生艱嗣。念我求我。即生男女。既生男女。是佛之靈生之也。佛之靈既生無罪之男女。何乃貽有罪於父母。不幾父母之求男女者。反自求加其罪乎。多一男女。深一血湖。是以男女爲餌。而以血湖爲阱也。佛經能免血湖。則不必自造血湖。佛力不能造血湖。又不能免血湖。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不亦

自相攻擊之大誕乎。良可笑矣。此等皆不必辨。亦不必多辨。明者自解之。

一燒紙之妄

自古祀典。惟用牲醴。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故設其裳衣。荐其時食。即祀天地山川諸神。不過牲牢圭璧幣帛止耳。未有焚化紙錢如今人用金銀鍮鋌。鑿楮爲錢。又彩畫圖像。火焚爲敬者也。嗚呼。塵世貪財。爲衣食計耳。天上神明。無求不得。至公無私。何用衣食。何用假錢紙。紙以買衣食乎。豈人見爲紙

灰而鬼神反見爲眞錢乎。若果見爲眞錢。是鬼神由人兒戲。不必燒紙矣。若不見爲眞錢。止見紙灰則鬼神怒人兒戲。又不敢燒紙矣。況彩畫圖像指爲此係某神。彼係某神。付於炬火烈焰中。立成飛灰。不知神有何罪。必欲焚其尸。揚其灰乎。如謂神不在此則不必焚。如謂神果在此則不敢焚。人子雖極悖逆。極頑冥。未有焚祖宗遺像爲孝者。何獨繪神像而焚之爲敬乎。神如有靈。吾知其必加重罰矣。至於楮錢金銀錁。當其未焚不過紙耳。豈既焚乃有靈魂變爲眞錢

眞金銀乎。即眞金銀。天神亦無所用。況假灰乎。且錢法。歷代之制不同。各國之式又異。何獨以楮錢而歷代各國守之如一乎。則亦不究其源矣。自古作俑設衣裳。制明器。始有焚帛之禮。意生者曾用此死或不廢此耳。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以王璵爲祠祭使。因物力不給。始改帛用紙爲錢以祭。夫以楮爲帛。矯誣甚矣。況又以爲錢乎。如楮果可爲錢。玄宗以前鬼神俱無錢用矣。如楮不可爲錢。又何取塵世之造爲欺罔汚穢神明耶。吾誰欺欺天乎。然楮起自蔡倫。則

秦以前且無楮矣。太公造九府泉法，則周以前。並無錢矣。無楮則無紙錢。並無金銀錁。鬼神何幸富於王璵既生以後。何不幸貧於王璵未生以前耶。何幸以正直無私潔於王璵未生以前。何不幸賄賂贓私。汚於王璵既生以後耶。今乃各山進香。以焚化紙錢多寡爲厚薄。而釋氏又演出預修寄庫等誣說。以誘人死後地獄用度之費。夫預修者。生前先備以待死後去用也。寄庫者。將楮帛作爲金銀錁錢衣飾冥資等物焚之以寄於地獄之庫也。云地獄者。比之監牢也。

監牢。犯罪者萬不得已而入之。欲求出而不可得。世間焉有人不犯罪而先將銀錢買監牢去坐乎。若此則雖至愚至癡之人。決所不爲而況設預修寄庫而買地獄永久之殃乎。且也人獨不思欽崇 天主爲善向上。死後歸於天堂。反溺於惡而預爲焚修其心下地獄也。又者祖宗父母。藉此追薦以爲超生出獄。殊不知祖父等。去世多年。善惡賞罰天主已定之矣。而若子及孫。焚修於世世代代。忍擬祖父永處於地獄。孝乎不孝乎。又謂少冥司錢若干。以在世焚化錢

紙多寡爲貧富總屬欺上主無敬忌名爲事神實係侮神名爲事祖實係蔑祖吾不知此輩當得何報矣今而後燒神像於空中不如存主像於心內焚楮錢於冥漠不如修實德於身心常留熱愛不致灰冷便是日夜燒眞金銀耳

一持咒之妄

釋以咒爲佛氏眞言持誦千萬遍隨求卽得是以有諸佛菩薩等咒而今之準提咒徧天下矣此佛方曰持我咒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彼佛又

闡妄

刊。持我咒。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果諸佛菩薩自與之乎。抑代祈 上主轉與之乎。若說自與。則諸佛菩薩。亦父精母血所生與人類等。原無禍福之權。若代祈 上主轉與。則人或可自祈。何勞諸佛菩薩。僕僕作通事。作禀事吏耶。且呼此名則此去禀其事。呼彼名。則彼又去禀其事。何異獻媚小人。望尊長顏色。聽尊長聲音。一呼百諾者耶。設使持咒可以與男女富貴。未知各佛菩薩與各樣之男女富貴乎。抑與一樣之男女富貴乎。如有各樣。則官上加官。

子外添子。一持咒而人不可勝用矣。以多寡爲强弱持誦應有炎涼。如係一樣。則男女富貴無有差異。誦一佛咒。而彼佛不能加於此佛之外。又不必政出多門矣。即諸佛菩薩方聽此人呼喚。又聽彼人呼喚。方代此人祈求。又代彼人祈求。惟恐一人不驗。則自家沒趣。及持誦既久。茫無效驗。始諉曰。爾心未誠。誦未久。迨誠矣久矣。終不驗。又曰。前世多愆。宜持至來世。以期後效。夫佛咒果靈。則一語亦效。如朝廷頒旨。只在一字一句。無不奉行。若其不效。如乞兒蓮花落。終

日叫街何益乎是以舉世持誦而貧苦孤子如故也未有在世爲人無一權柄死而爲鬼乃爲千里眼順風耳鬧聚傳送探人意向爲人奔走無頃刻暇且隨禱即應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定限而佛咒必敢於逆天以破此限何與天王已封建厥國一夥賣菜傭相噱曰不必天王但念我小張小李便爾公爾侯不大可笑乎且咒盡胡言黑語不可番譯揑爲肉髻湧出此即猴行者之毫毛變化也醜矣或曰某富貴人亦曾持咒曰不知是人或有微善不功天而功

佛是逆子承父之產而拜隣丐爲生身也其罪莫贖矣作善降祥積善餘慶此天主咒當持請思之。

一輪廻之妄

釋氏所云輪廻以爲舊靈魂乎以爲新靈魂乎若係舊靈魂則是靈魂有數也今日之人必用當日之魂也上主何巧於造初生之魂而拙於造後生之魂耶魂既有輪廻矣無論大者即食一魚而永世之業報不盡如蝦蟹蚊蚋種種多命咸來索取償報不百年而人類盡矣胥化爲四生六道矣何三代以後之

人日新月盛。不可窮詰。億萬多於上古之人耶。若係新靈魂。則天命之性無時不生。後來之人。自不借於上古之魂矣。父精母血。人類猶可以傳新肉身。而上主爲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豈不能造新靈魂耶。既可以造新靈魂。則此身必不借資彼魂矣。人死而魂受應得之賞罰。則一魂之事已畢。又有新魂以禪之。如肉身既朽。不俟彼肉身以爲此肉身矣。有形之肉身且不相貸。而況無形之靈魂。反相貸乎。如謂肉身雖多。靈魂不再。則魂既化爲異類矣。又將何魂以爲

人乎。若魂止於變遷流浪。輪迴爲人。又不得有魂輪迴以爲四生六道矣。卽人之輪迴復轉生爲人。將父或爲子。母或爲妻。皆天心所不忍。倘謂轉爲異類。則人子將食親肉。而寢親皮。乃桀紂所不爲。而至慈上主。令人爲之乎。蓋人之魂與四生六道之魂靈蠢原殊。孟子所謂犬之性不猶牛性。牛之性不猶人性者也。或曰人無輪迴。何以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曰正爲無輪迴。方有富貴貧賤之不同。卽人身有首有足。如人皆爲首。無手足任其勞。大小便出其穢。不成人

矣。世界止有一天。而無地何以載天止有一日。而無星月雲露何以覆人世止有一君。而無百工伎藝何以使孟子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天下之通義也。不關前世輪迴也。作善認主。雖貧賤亦得升天作惡悖主。雖富貴亦應附獄長江後浪催前浪。豈浪亦有輪迴乎哉。朱子謂輪迴之說。止可以愚傭夫婦。不意今士君子反信之。妄指因果。謂某人曾說前世事。以訛傳訛。茫無實據。該億萬中。偶然有一。亦誕魔暫時附會。久則如夢不足爲信。蓋

上主曰後審判肉身復活各還原體倘有輪迴將還前生之原體乎後生之原體乎信　上主自不信輪迴矣人且無輪迴則四生六道更無輪迴矣牲可得而殺人可得而養恐懼修省及時寡過以爲歸根復命之地西儒另有專書備論不暇詳說也

一念佛之妄

釋氏勸人修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徑往西方即得蓮花化生爲橫出三界夫阿彌陀佛以爲人耶神耶理耶如爲人則父精母血等耳即與盤古伏羲堯舜

相類。亦無變化生死之權。如爲神。則風雲雷雨之司。與社稷山川之吏。皆奉上帝。各勤厥職。察人間修省善惡功罪。大小一禀主命。以行賞罰。未有敢自剏一境土。自裁一蓮花以爲諸魂投胎化魄之所。無論不敢抑無此能。如爲理。則彼言阿彌陀佛。此譯無量壽覺文言無量壽覺。卽俗言常遠明白之謂也。南無譯言皈依。卽俗言投順也。夫投順常遠明白。未指常遠明白者何事。既然心明。則不必口念。既然口念則心終不明。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念者不明

明者不念也。若說念佛爲念想之念。非口念也。念既在佛矣。虛無渺茫。妄思幻理。有何實據。誰引冥魂赴於蓮花池上耶。若以爲因想成像。如俗傳趙子昂好画馬。現馬形之類。則人之貴於異類者。以其有靈魂也。異類之賤於人生者。以其無靈魂也。若人生於蓮花。是以無知生有知。以極賤生極貴矣。試觀中國。桃樹不能李花。池藕不能結他果。而蓮花乃能生人乎。如謂蓮花爲出水不染。借喻清淨之義。則化生爲誕妄不實。如謂蓮花實能化生。甚於莊子程生馬馬生

人怪誕不經極矣。且是蓮花以金鉄作莖鬚乎。不然。則擎托人身不起。抑人身以蝶粉爲軀殼乎。不然。則棲住蓮花不安。又不知自蓮花生出後。如嬰辭母胎。亦躍出池外。另尋安樂窩乎。或永世如桎梏枷鎖。生根在蓮花上而不能去乎。則亦何取生於蓮花乎。伊尹之生於空桑也。儒者不信。指空桑爲地名。何獨信蓮花生人乎。即 上主之降誕也。亦借 聖母瑪利亞。純德至善人類以生。未聞生於慶雲景星也。況蓮花乎。且釋氏以蓮爲貴耶。人爲貴耶。若以蓮爲貴。則

以蓮花生蓮花足矣。若以人爲貴，何不生於淨胎之人，而必生於無情之花耶。釋氏著妙法蓮花經，彼地止見一蓮花耳。此無異遼東豕。而指爲人類轉生之地乎。夫人身死後止有天堂地獄兩途。大地圓球外，原無西方極樂世界天命謂性，則天是本鄉。當念念不忘，自可在　帝左右。如不升天，則入土，非佛命之謂性也。佛生乃人也。死乃鬼也。毋勞妄念也。

一禪宗之妄

釋氏以明心見性，卽成佛道。而明心見性，不出禪宗

兩門禪屬詳解宗由立悟掉唇搖舌惑世誣民彼於心性無論不見不明即見矣明矣知而不行有何干涉況離根本乎先儒謂佛氏知性不知有天命之性故言性不言天又言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又言清淨法身忽生山河大地此非知性者之言也如果知性敢爲怪誕罪妄至此乎彼既見性矣高僧見性者代不乏人曾能隨意生一蟻乎起一丘乎極小不能而又動稱山河震動乎大地不知無須彌山而妄稱三十三天三千大千世界乎談禪者窮年累世講經說

偶總知捉風捕影性不能窺不得日逃而爲宗不用文字喝棒交作立地成佛如庭前柏樹子狗子有佛性等是賤性也以人而同於動植又賤佛也至青州布衫十六斤天王殿後乾屎橛又死性也以人而淪於臭腐又死佛也或曰非也借此明心見性耳余更曰非也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不求之於歸根復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真宰而瑣瑣計竹頭木屑認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我可以安身立命乎不幾莊子所謂道在屎

溺之餘唾乎且有見性之後可以毀律破戒如羅什吞針誌公習餳鬼怪狂誕尤屬可笑甚有鎖骨菩薩并爲妓女觀世音三十二應乃現異類身而爲說法此於存心養性殀壽不貳之旨有當萬一乎夫禪不得而逃之宗宗不得而求之戒瑣屑鄙細俱非戒慎恐懼大體即如齋之一端原爲克己滅嗜或節食或蔬食皆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大旨即蔬食菜羹瓜祭亦爲報本追遠非鬼神果食氣也氣且不食而況粗滓乎奉戒禪和過午不食謂過午係鬼食讓於鬼也

夫鬼果食。原不勞人讓。人即食非奪自鬼糧。禪和子即不食而飯蔬自在也。不過省一飡米耳。未聞施貸貧乏也。而何爲讓於鬼食乎。且鬼無眼耳鼻舌。腹臟腸胃。何從得食乎。於鬼性且不知。而又何以見自已之性乎。而況於天命之性乎。佛氏之傳迦葉也。曰法法本無法。無法法亦法。付汝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不過談空耳。豈知萬有根宗爲造物主耶。又金剛經須菩提反覆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譯言無上正等正覺。亦浮淺無味。衍出許多詭譎神奇。世共尊爲

至寶。總由不思耳。心經之觀自在菩薩。不知大主。首楞嚴之諸觀。乃求於地水火風等。又不認大主。理不關於實踐。行不定於一尊。東馳西騖。恬不知妄。更不知蓋。難逃　帝鑒矣。

辨不奉祖先說

世俗訛傳　天主正教。不奉祖先。此事關係人道極大。亟宜辨明。夫聖教十誡。爲人設率。前三誡教人欽崇天地萬物真主。後七誡教人愛人如己。而七誡之首曰孝敬父母。誠以愛　天主之下。莫如此爲重也。

故父母生則養。盡志盡物。死則事。如生如存。斯爲孝敬。豈如世俗所傳。毀木主不奉事乎。觀此中縉紳奉教者。其家中廟宇必崇飾。品物必隆備。禮節必準古。此足明徵。惟是教中祀禮。微與俗不同。凡紙錢銀錠。冥器冥衣。是佛教所重。教中皆謂之假。僞虛物。親存時。既不敢用此奉獻。死後亦不敢以此欺褻。故槩置不用。惟獻過品饌。多撤以送貧戚。爲亡者廣仁。且於是日。奉祈 天主。增其冥福。此正善於奉祖宗者也。今士庶之家。供邪像於家堂。稱爲仙公佛祖。大都與

祖宗牌位共在一處。甚且列在祖宗之上。聖教勸人。專一欽崇天地。眞主。除此淫祀。弗爲非鬼之祭。世遂訛傳不奉祖先。有不知而誤信者。此不可不辨。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闢釋氏諸妄

〔明〕徐光啓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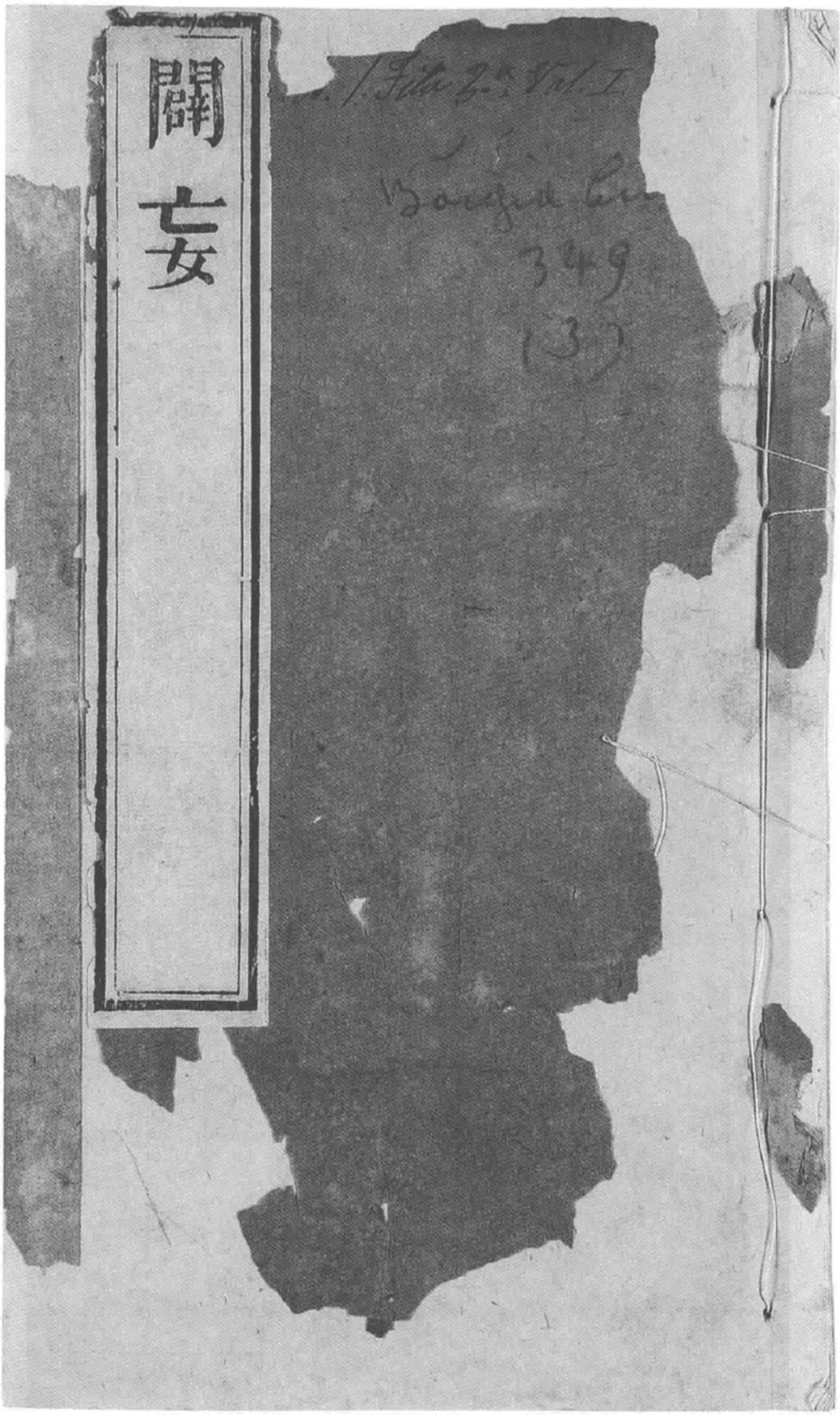
提要

《闢釋氏諸妄》，明徐光啓撰。清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49.3。

此本為《闢釋氏諸妄》之另一較具代表性的版本。其特點主要在於：九章本中的末章《辨不奉祖宗說》不見於其中，且文字亦與《闢妄條駁合刻》本及九章本多有不同。較為顯著者，如《念佛》章『即上主之降誕也，亦借聖母瑪利亞純德至善人類以生，未聞生於慶雲景星也，況蓮花乎』，此句《闢妄條駁合刻》本與九章本皆有，而此本即無。又《輪迴》章『則一魂之事已畢，又有新魂以禪之，如肉身既朽，不俟彼肉身以為此肉身矣』，此本『則一魂之事已畢』之下，則改作『而新生之人，自有新魂，猶肉身新生，不得指是既朽之肉身』。又本章『蓋上主日後審判，肉身復活，各還原體。倘有輪迴，將還前生之原體乎？後生之原體乎？信上主，自不信輪迴矣』，此本則改為『故輪迴之說，人所必無者也』。又《破獄》章『且佛言既有靈驗，何不將陽世囹圄，念動真言，一試其能破否乎？夫不能破之於陽，而專能破之於陰，此必不得之數也』，此本則略為『且使念動真言』一句。杜鼎克《徐光啓是〈闢妄〉的作者嗎》指出，此種情況的出現，是後人『為避免誤解，修正或省略了一些說法和句子』，原因在於『修訂者認為忽略掉這些沒有闡明的（或許用幾頁紙也是無法闡明的）主題會更好些，將駁斥限制在一些一般的而不是太具體的基督思想上會更好些』，由此可見，此本應較為晚出。此外，別本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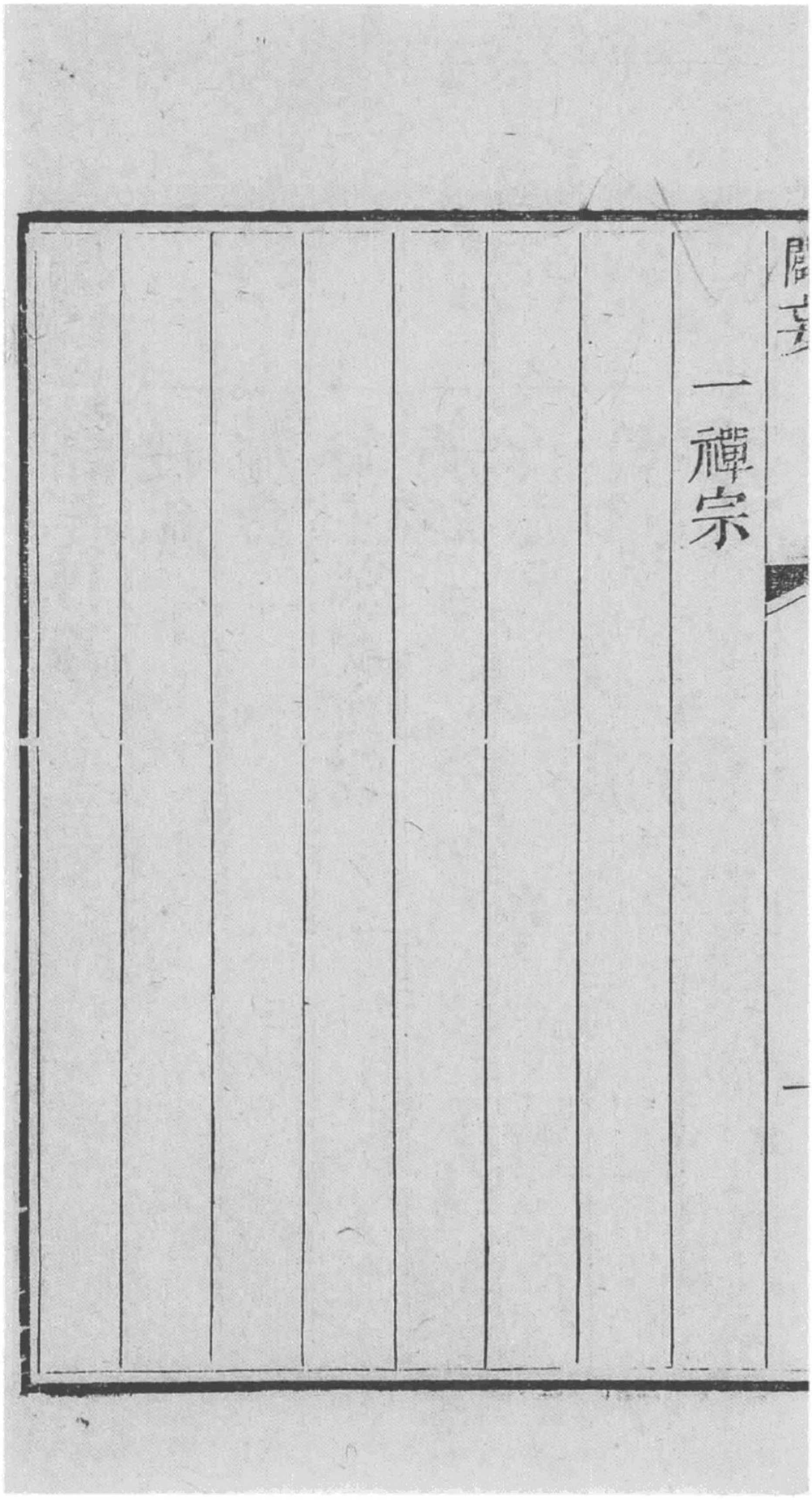
稱上帝時，有『帝』、『主』混用的情況，此本則多改為『主』。如《念佛》章『自可在帝左右』，此本即作『自可陟主左右』；《禪宗》章『難逃帝鑒矣』，此本則改為『難逃主鑒矣』。可見當是在禮儀之爭之後又有修訂，故杜鼎克亦認為此本應是『在十八世紀早期之後出版』。由於其對研究《闢釋氏諸妄》的版本源流與清代佛耶論戰的情況較具價值，故本次出版亦予收錄，以供參考。

本書開本 22.8 釐米 ×13.3 釐米，版框高 18.3 釐米，寬 12 釐米。半頁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版心題『闢妄』。卷端題『內閣大學士吳淞徐光啓撰』。此本之外，梵蒂岡所藏之八章修訂本尚有三本，其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4.16 與 BORGIA CINESE 334.11 者，其行款均為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版式均為四周單邊，單魚尾。區別僅在於前本卷端題『吳淞徐光啓撰』，且卷中多墨筆塗描，而後本則題『內閣大學士吳淞徐光啓撰』。卷內仍『帝』、『主』混用，可見當出於禮儀之爭以前，較本次印行之本略早。杜鼎克據後本為方濟會會士閻璫於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帶回羅馬的書籍之一，而推斷其當在該年之前即已出現。《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即據前本影印，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又據影印本點校，而方豪先生《影印闢妄序》定為明刻本，恐未必然。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12 者，版式、行款及卷端所題與 BORGIA CINESE 334.11 同，而卷內『帝』字有改之不盡者，如上文所舉二例中，《禪宗》章已改，而《念佛》章未改。此外世界各圖書館尚多有收藏，如法國國家圖書館即藏有『帝』、『主』混用本。（謝輝）


闢妄

闢釋氏諸妄目錄

一破獄
一施食
一無主孤魂血湖
一燒紙
一持咒
一輪迴
一念佛


一禪宗

闢釋氏諸妄

內閣大學士吳淞徐光啟撰

釋氏不知人魂歸於何所。創爲破獄施食燒紙等說。以誘愚蠢。誕妄鄙淺。齊東野人。本無足辨。然習俗久矣。賢者不免姑爲拈出一二義。砥柱狂瀾。庶江河猶知返乎。

一曰破獄之妄。夫地獄以爲有耶。無耶。無則罪人原自不入。可以不破。有則爲 大主所設。堅

閻安於鐵圍。乃困苦冥魂者。竟爲無賴凡流念數番言。獄破魂走。有是理乎。且破獄時。止放一魂乎。抑槩放衆魂乎。如止放一魂。是衆魂造罪。一魂獨以情面幸免。非平等觀。何以服衆魂耶。法網偏私。先自主獄者始矣。此不可之大者。若佛法廣大慈悲。衆魂皆放。則一人破獄。衆魂得以幸免。獄止待一人破足矣。地獄可以不設矣。且使念動眞言。地獄卽破。則人之權反重於大主。

雖極惡人。有錢者皆能修齋破獄。雖極善人。無錢者。難以設供召僧必如所云。是地獄亦有錢得生。無錢得死也。冥魂日鬧於泉壤。坤維不寧矣。此破獄之最妄者矣。

一曰施食之妄。佛氏以爲念咒設供則遠近冥魂齊來赴會。夫既有地獄以禁冥魂矣。而主之者又云爲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矣。當聽咒時。獄主開門。不分輕重。不問姓名。令其一齊爭

出乎。抑挨次點名令其魚貫有序乎。若魚貫有序。則施食已完。名點不盡。若一齊爭出。則冥主無從稽考。就使一齊得出。還令一鬼押一魂乎。抑任其飄蕩使之自去自來乎。若任其飄蕩自去。又復自來。冥魂無此痴蠢之理。若一鬼必押一魂。則安得許多空閑獄卒耶。且東家之齋事未完。西家之齋事又起。倘赴東不赴西。魂爲揀擇取舍。倘東應西不應。應咒又爲有靈有不靈。如

凡施食之地皆赴則魂終年在世饗用優游爲極樂場而地獄中獨一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相對守空獄而已矣地獄之設不滋多事乎。大士設之而佛氏廢之是庶人有靈而皇王無權也此施食之妄也。

一曰無主孤魂血湖之妄釋氏又云我所召請者非冥司魂乃無主魂有百千不等之死有百千不等之魂皆屬在外孤魂野鬼不受獄收豈

地獄中別有他魂爲有主之魂。而地獄外盡不收之魂爲無主乎。豈外鬼可施以食。而獄鬼獨不可施以食乎。況人魄降尸僵業已死矣。魂受審判。或升天堂。或入地獄。即孝子慈孫。依時追思不過盡生者不沒其親之心而已。是有主之魂。倘不敢必其來格。況無主閑散孤魂。飄忽流浪身形既無。復有何嗜欲而生饜飫乎。且人死雖子孫滿前。其魂自孤。福也禍也。總由不得自

已。又求不得他人。是謂無主孤魂。豈可以客死者爲無主。以家死者爲有主乎。又以有後者爲有主。無後者爲無主。寇萊公王孝先鄧伯道輩皆無子。皆無主孤魂乎。魂與人生死異路。原無不孤之魂。雖常平四十萬。一日借死之魂。亦自家心性自家知耳。總是孤魂。然總聽上主賞罰。蓋主賦之性。無分人鬼皆上主統攝。豈得以孤魂謂之無主哉。故謂有主孤魂可也。謂無

主孤魂不可也。主謂　上主。即入地獄者。亦路際弗爾爲主。而不由人所主也。若人可爲主。則人子燃一香。設一供皆可呼之。即來。上不由上主。下不由鬼魔。又不借重僧道念咒矣。且念咒時。云萬里孤魂一時俱至。吾恐一日之間。有東家齋事。復有西家齋事。徧天下施食處所無算。則此孤魂終年在世享用。逍遙爲極樂場。而地獄中魂嗷嗷受餒。反爲無主者矣。不若在外

之孤魂野鬼矣。何德於在外孤魂。而絕恩於在內諸魂乎。此必無之事。愚僧妄僭　主權。不知當入何等地獄。至若血湖地獄更屬悖誕。設產婦血汚有罪。則　上主不該令產婦生人。以生產爲陷阱。害天下萬世婦人矣。有是理乎。況婦人之血在上爲乳汁。在下爲月經。言其月月依期而至。愆期曰病。豈婦人所喜有者。惟受孕以經盡包含而成。天施地生之道也。若無精血交

媾不能成胎。又豈婦人所喜無者。子在母腹九月。必資血而長。臨產。必俟血行而生。無血則兒不下。是知此血爲生人之至寶。無血則成乾血癆矣。烏得云罪耶。據佛所云衆生艱嗣。念我求我。卽生男女。既生男女矣。是佛之靈生之也。佛之靈。既生無罪之男女。何乃貽有罪於父母。不幾父母之求男女者。反自求加其罪乎。多一男女。深一血湖。是以男女爲餌。而以血湖爲阱也。

佛經既免血湖。則不必自造血湖。佛力不能遣血湖。又不能免血湖。是狐埋之而狐揚之。是不亦自相攻擊之大誕乎。良可笑矣。此等皆不必辯。亦不必多辯。明者自解之。

一曰燒紙之妄。自古祀典。未有焚化冥錢。如今人用金銀錁錠鑿楮爲錢。又彩畫圖像。火焚爲敬者也。嗚呼塵世貪財。爲衣食計耳。天上神明無求不得。至公無私。何用衣食何用假錢紙灰

以買衣食乎。豈人見爲紙灰而鬼神反見爲眞錢乎。若果見爲眞錢。是鬼神由人兒戲。不必燒紙矣若不見爲眞錢。止見紙灰則鬼神怒人兒戲。又不敢燒紙矣況彩畫圖像指爲此係某神。彼係某神。付於炬火烈焰中立成飛灰不知神有何罪。必欲焚其尸揚其灰乎。如謂神不在此則不必焚。如謂神果在此則不敢焚人子雖極悖逆。極頑冥。未有焚祖宗遺像爲孝者。何獨繪

神像而焚之爲敬乎。神如有靈吾知其必加重罰矣。至於楮錢金銀鍋。當其未焚。不過紙耳。豈旣焚乃有大能變爲眞錢眞金銀乎。卽眞金銀天神亦無所用。況假厥乎。且錢法歷代之制不同。各國之式又異。何獨以楮錢而歷代各國守之如一乎。則亦不究其源矣。自古作偏設衣裳制明器。始有焚帛之禮。意生者曾用此。死或不廢此耳。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以王璵爲祠

祭使。因物力不給。始改帛用紙爲錢以祭。夫以楮爲帛矯誣甚矣。況又以爲錢乎。如楮果可爲錢。玄宗以前。鬼神俱無錢用矣。如楮不可爲錢。又何敢塵世之造爲欺罔。汚穢神明耶。其獲罪孰甚焉。然楮起自蔡倫。則秦以前且無楮矣。太公造九府泉法。則周以前並無錢矣。無楮則無紙錢。並無金銀錁。鬼神何幸富於王璵。旣生以後。何不幸貧於王璵未生以前耶。何幸以正直

無私。潔於王璵未生以前。何不幸賄賂贓私汚於王璵既生以後耶。今乃各山進香。以焚化錢紙多寡。爲厚薄而釋氏又演出預修寄庫等誣說。以誘人死後地獄用度之費。夫預修者。生前先備以待死後去用也。寄庫者。將楮帛作爲金銀鍮錢衣飾冥資等物。焚之以寄於地獄之庫也。云地獄者。比之監牢也。監牢。犯罪者萬不得已而入之。欲求出而不可得。世間焉有人不犯

罪。而先將銀錢買監牢去坐乎。若此則雖至愚至痴之人。決所不爲。而況設預修寄庫。而買地獄永久之殃乎。且也。人獨不思欽崇　天主爲善向上。死後歸於天堂。反溺於惡而預爲焚修甘心下地獄也。又言祖宗父母。藉此追薦。以爲超生出獄。殊不知祖父等去世多年。善惡賞罰。天主已定之矣。而若子及孫。焚修於世世代代。忽擬祖父永處於地獄。孝乎。不孝乎。又謂。少冥

司錢若干。以在世焚化紙錢多寡爲貧富。總屬欺上主。無敬忌。名爲事神。實係侮神。名爲事祖。實係虧祖。吾不知此輩當得何報矣。今而後燒神像於空中。不如記上主於心內。焚楮錢於冥漠不如修實德於身心。常留熱愛。勿致灰冷。便是日夜燒眞金銀耳。

一曰持咒之妄。釋以咒爲佛氏眞言。持誦千萬遍隨求卽得。是以有諸佛菩薩等咒。而今之準

提咒。徧天下矣。此佛方曰持我咒。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彼佛又曰持我咒。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果諸佛菩薩自與之乎。抑代祈上主轉與之乎。若說自與。則諸佛菩薩亦父精母血所生。與人類等。原無禍福之權。若代祈上主轉與。則人或可自祈。何勞諸佛菩薩。僕僕作通事作稟事吏耶。且呼此名。則此去稟某事。呼彼名。則彼又去稟某事。何

異獻媚小人望尊長顏色聽尊長聲音一呼百諾者耶設使持咒可以與男女富貴未知各佛菩薩與各樣之男女富貴乎抑與一樣之男女富貴乎如有各樣則官上加官子外添子一持咒而人不可勝用矣以多寡爲强弱持誦應有炎涼如係一樣則男女富貴無有差異誦一佛咒而彼佛不能加於此佛之外又不必改出多門矣即諸佛菩薩方聽此人呼喚又聽彼人呼

嗟。方代此人祈求。又代彼人祈求。惟恐以人不驗則自家没趣。及持誦既久。茫無效驗。始諉曰爾心未誠。誦未久。迨誠矣久矣。終不驗。又曰前世多愆。宜持至來世以期後效。夫佛咒果靈。則一語亦效。如朝廷頒旨。只在一字一句。無不奉行。若其不效。如乞兒蓮花。落終日。叫街何益乎。是以舉世持誦而貧苦孤子如故也。未有在世爲人無一權柄。死而爲鬼。乃爲千里眼順風耳。

12

闢聚傳。送探人意向。爲人奔走。無頃刻暇。且隨禱卽應者。人之生死富貴。上主各有定限。而佛咒必敢於逆主。以破此限。何異皇王已封建厥國。一夥賣菜傭相噱曰。不必皇王。但念我小張小李。便爾公爾侯。不大可笑乎。且咒盡胡言黑語。不可番譯。揑爲肉髻湧出。此卽猻行者之毫毛變化也醜矣。或曰某富貴人。亦曾持咒曰不知是人或有微善。不功主而功佛。是逆子承

父之產而拜隣丐爲生身也。其罪莫贖矣。作善降祥。積善餘慶。此乃天主教之理請思之。

一曰輪迴之妄。釋氏所云輪迴。以爲舊靈魂乎。以爲新靈魂乎。若係舊靈魂。則是靈魂有數也。今日之人必用當日之魂也。上主何於造初生之魂而拙於造後生之魂耶。魂既有輪迴矣。無論大者。卽食一魚。而永世之業報不盡。如蝦蟹蚊蛤。種種多命。咸來索取償報。不百年而人

類盡矣。胥化爲四生六道矣。何三代以後之人。日新月盛不可窮詰。億萬多於上古之人耶。若係新靈魂。魂由主賦無時不生。後來之人。自不借資上古之魂矣。父精母血。人類猶可以傳新肉身。而　上主爲全能全智。搏完萬物。豈不能造新靈魂耶。既可以造新靈魂。則此身必不借資彼魂矣。人死而魂受應得之賞罰。則一魂之事已畢。而新生之人。自有新魂。猶肉身新生不

得指是既朽之肉身。有形之肉身且不相貸而況無形之靈魂。反相貸乎。如謂肉身雖多。靈魂不再。則魂既化爲異類矣。又將何魂以爲人乎。若魂止於變遷流浪。輪迴爲人。又不得有魂輪迴以爲四生六道矣。即人之輪迴復轉生爲人。將父或爲子。母或爲妻。原理之所難容。倘謂轉爲異類。則人子將食親肉而寢親皮。乃桀紂所不爲而至慈　上主令人爲之乎。蓋人之魂與

四生六道之魂靈蠢原殊。孟子所謂犬之性不猶牛性。牛之性不猶人性者也。或曰人無輪迴。何以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曰世人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此如人身。有首有足。如只有首。而無手足任其勞。大小便出其穢。不成人矣。世界止有一天而無地。何以載。天止有一日而無星月雲露。何以覆人。世止有一君而無百工伎藝。何以使。孟子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主。天下之通義也。不關前世輪迴也。作善認應墮獄。長江後浪催前浪。豈浪亦有輪迴乎哉。朱子雖貧賤亦得升天。作惡悖主。雖富貴亦士君謂輪迴之說。止可以愚傭夫嬰婢。不意今子反信之。妄指因果。謂某人曾說前世事。以訛傳訛。茫無實據。設億萬中偶然有一。亦誕魔暫時附會。久則如夢。不足爲信。故輪迴之說。人所必無者也。人且無輪迴則四生六道。更無輪迴

矣。牲可得而殺。人可得而養。恐懼修省。及時寡過。以爲歸根復命之地。西儒另有專書備論。不瑕詳說也。

一曰念佛之妄。釋氏勸人修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徑往西方。卽得蓮花化生。爲橫出三界。夫阿彌陀佛。以爲人耶。神耶。理耶。如爲人。則父精母血等耳。卽與伏羲神農堯舜相類。亦無變化生死之權。如爲神。則上下善惡之神。皆係上主

所造皆奉

上主各勤厥職。察人間修省善惡。功罪大小。一

稟　主命以行賞罰。未有敢自刼一境土。自栽

一蓮花。以爲諸魂投胎化魄之所。無論不敢抑

無此能。如爲理則彼言阿彌陀佛。此譯無量壽

覺文。言無量壽覺。卽俗言常遠明白之謂也。南

無譯言皈依。卽俗言投順常遠明白。

未指常遠明白者何事。旣然心明。則不必口念

既然口念則心終不明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念者不明明者不念也若說念佛爲念想之念非口念也念既在佛矣虛無渺茫妄思幻理有何實據誰引冥魂赴於蓮花池上耶若以爲因想成像如俗傳趙子昂好畫馬現馬形之類則人之貴於異類者以其有靈魂也異類之賤於人生者以其無靈魂也若人生於蓮花是以無知生有知以極賤生極貴矣試觀中國桃

樹不能李花。池藕不能結他果。而蓮花乃能生人乎。如謂蓮花爲出水不染。借喻清淨之義則化生爲誕妄不實。如謂蓮花實能化生。甚於莊子程生馬馬生人。怪誕不經極矣。且是蓮花以金鐵作莖鬚乎。不然則擎托人身不起。抑人身以蝶粉爲軀殼乎。不然則棲住蓮花不安。又不知自蓮花生出後。如嬰孩母胎。亦躍出池外。另尋安樂窩乎。或永世如桎梏。枷鎖生根在蓮花

上而不能去乎。則亦何取生於蓮花乎。伊尹之生於空桑也。儒者不信指空桑爲地名。何獨信蓮花生人乎。且釋氏以蓮爲貴耶。人爲貴耶。若以蓮爲貴則以蓮花生蓮花足矣。若以人爲貴。何不生於淨胎之人。而必生於無情之花耶。釋氏著妙法蓮花經。彼地止見一蓮花耳。此無異遼東豕。而指爲人類轉生之地乎。夫人身死後。止有天堂地獄兩途。大地圜球外。原無西方極

樂世界。天主賦性。則天是本鄉。當念念不忘。自可陟　主左右。如不升天則入土。非佛能賦人性也。佛生乃人也。死亦人也。毋勞妄念也。

一曰禪宗之妄。釋氏以明心見性。即成佛道。而明心見性。不出禪宗兩門。禪屬詳解。宗由立悟。掉唇搖舌。惑世誣民。彼於心性無論不見不明。即見矣明矣。知而不行。有何干涉。況離根本乎。先儒謂佛氏知性不知性之所由來。故不言其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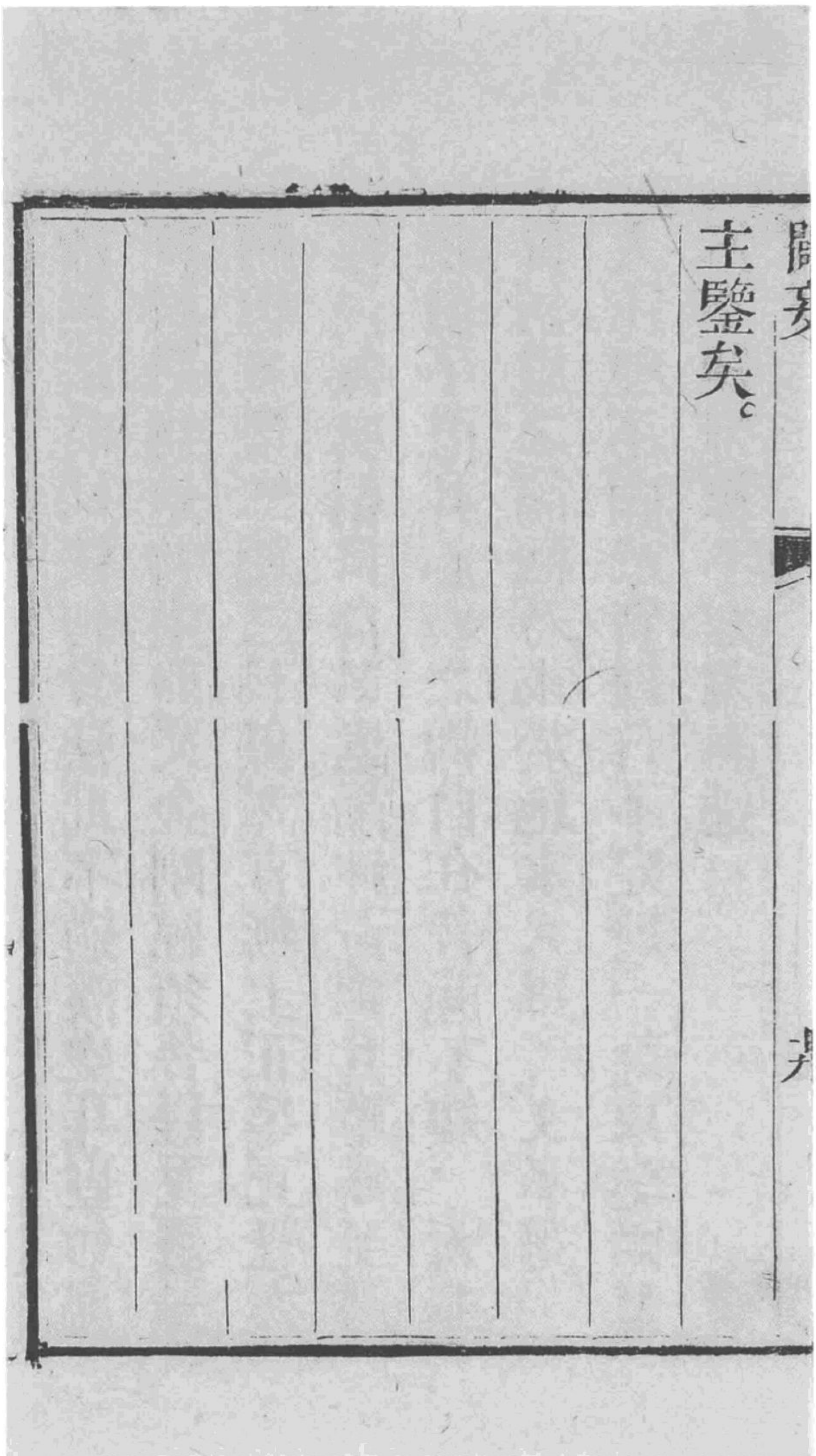
由來。反言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又言淸淨法身。忽生山河大地。此非知性者之言也。如果知性。敢爲怪誕罪妄至此乎。彼旣見性矣。高僧見性者代不乏人。曾能隨意生一蟻乎。起一丘乎。極小不能。而又動稱山河大地無須彌山。而妄稱三十三天。三千大千世界乎。談禪者窮年累世。講經說偈。總如捉風捕影。性不能窺。不得已逃而爲宗。不用文字。喝棒交作。立

地成佛。如庭前柏樹子。狗子有佛性等。是賤性也。以人而同於動植又賤佛也。至青州布衫十六斤。天王殿後乾屎橛。又死性也。以人而淪於臭腐。又死佛也。或曰非也。借此明心見性耳。余更曰非也。不求之於歸根復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眞宰。而瑣瑣計竹頭木屑。認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我可以安身立命乎。不幾莊子所謂道在瓦礫。道在屎溺

之餘唾乎。且有見性之後。可以毀律破戒。如羅
討吞針。誌公啗鴿。鬼怪狂誕。尤屬可笑。甚有鎖
骨菩薩甘爲妓女。觀世音三十二應乃現異類
身而爲說法。此於存心養性。妖壽不貳之旨。有
當萬一乎。夫禪不得而逃之宗。宗不得而求之
戒。纖瑣屑鄙細。俱非戒愼恐懼大體。卽如齋之一
端。原爲克己減嗜。或節食或蔬食。皆非禮勿視
聽言動之大旨。卽蔬食菜羹瓜祭。亦爲報本追

遠非鬼神果食氣也氣且不食而況渣滓乎奉戒禪和過午不食謂過午係鬼食讓於鬼也夫鬼果食原不勞人讓人即食非奪自鬼糧禪和子即不食而飯蔬自在也不過省一飡米耳未聞施貸貧乏之也而何爲讓於鬼食乎且鬼無眼耳鼻舌腹臟腸胃何從得食乎於鬼性且不知而又何以見自已之性乎而況於人之性乎佛氏之傳迦葉也曰法法本無法無法法亦法付

汝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不過談空耳。豈知萬有根宗爲造物主耶。又金剛經須菩提反覆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譯言無上正等正覺。亦浮淺無味。衍出許多詭譎神奇。世共尊爲至寶。總由不思耳。心經之大主。觀自在菩薩。不知大主。首楞嚴之諸觀。乃求於地水火風等。又不認大主理不關於實踐行不定於一尊。東馳西騖恬不知妄。更不知羞難逃



閱者主鑒矣。

Ex dono illustrissimi D.ni Stephani Borgia
e secretis S. Congreg. de Prop. fide 1785

闢妄條駁合刻

〔明〕徐光啓，〔清〕洪濟、張星曜撰

提要

《闢妄條駁合刻》，明徐光啓，清洪濟、張星曜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70.5。

本書為《闢釋氏諸妄》與《闢略說條駁》合刻之本。其中《闢釋氏諸妄》為八章本，除未收錄《辨不奉祖宗說》之外，其餘文字與九章本皆同，八章修訂本中的刪節修改之處，均不見於此本，可見應是較為早出之本，亦最為接近《闢釋氏諸妄》一書的本來面貌。《闢略說條駁》作者洪濟，字楫民，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詳。張星曜（1633—?），字紫臣，浙江杭州人。早年業儒應舉，清康熙十七年（1678）領洗，教名依納爵。著作尚有《天教明辨》、《天儒同異考》、《歷代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等。其書的撰述時間，據洪濟《闢略說條駁序》言『及我皇清定鼎……迄今四十餘年』，而王若翰《合刻闢妄條駁序》題清康熙二十八年，故當撰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八年（1689）間。洪氏序言其時『有虞山北澗普仁截沙門者，懼文定公《闢妄》之言彰，則眾僧謀身之計絕，強為《闢妄闢略說》』，所謂『虞山北澗普仁截沙門』，即淨土宗十世祖截流大師（1626—1682，一說卒於1680年），法名行策，俗姓蔣，江蘇宜興人，自康熙九年（1670）起，住虞山普仁院。其所撰《闢妄闢略說》，專門針對《闢釋氏諸妄》中《持咒》、《破獄》、《施食》三章展開辯駁，故洪、張二人即又撰《闢

略說條駁》予以反擊。全書八章，依次為《駁地獄亦有亦無之非》、《駁設獄殘忍之非》、《駁法力倖免地獄之非》、《駁現攝升天之非》、《駁真言靈驗之非》、《駁業識變現之非》、《駁往生樂邦之非》。所批駁者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佛教教義的解說，如地獄不可以有無論、地獄可以三業智照而破、持咒靈驗事蹟典籍多有記載、冥王獄卒皆為業識變現等；二是對天主教教義的指責，如因天主教之地獄『永遠拘禁』而謂天主為『惡中之惡』，以及天主未能攝信徒之身直升天堂，故並無靈驗等。每章先引截流《闢妄闢略說》之文，後為洪、張二人的辯駁。其書對於探究清初佛教與天主教之間論戰的情況，具有重要意義，故方豪先生《影印闢妄序》即謂其書若能影印出版，則『三百年前兩教論辨之真相，得重見於今日，當為好古敏求之士所渴望者也』。

本書開本23.5釐米×15.1釐米，版框高20釐米，寬14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全書卷前有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若翰《合刻闢妄條駁序》。《闢略說條駁》卷前有洪濟、張星曜《闢略說條駁序》各一篇，又《引言》一篇，卷端題『仁和後學洪濟楫民氏、張星曜紫臣氏仝述』。此外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與古郎《中韓日文目錄》所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亦均藏有此本。（謝輝）

闢妄條駁合刻

A 1
Fo. 1. Filo 3.a Vol. VIII. Fasc. 5
Bonga Cousel
370
(5)

合刻闢妄條駁序

人生要務莫重於認本源欲認本源莫急於辨眞妄苟不辨眞妄而誤行妄法必陷靈性而天譴立加譬積金者不辨眞僞而誤使贋金必干國法而刑讞莫逭辨眞贋之金以鏐石辨

眞妄之說以至理試觀建中立極之
帝首推堯舜者何無他欽若昊天而
已由欽若之心以克明峻德教養斯
民不憚勤勞迹其生平所爲巡方省
嶽黜幽陟明唯日時亮天工謂非敬
天以勤民能識本源者乎孔子刪書

所以斷自唐虞也楊墨變亂仁義孟子斥其無父無君蓋逆慮其害必至是矣今佛氏不知尊天異於堯舜逃棄君親甚於楊墨猶儼然以其僞妄之言陷害人靈是何異日持鴆毒賠入壺漿誘人飲歠且曰是佳醞也其

不至殺人生命者鮮矣故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朱子曰老佛之言彌近理而大亂眞又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蓋深惡其剽竊名理藏匿僞妄以惑世也有明元輔徐文定公者學貫

天人識究眞妄憫佛氏昧本之學誘
人行妄致蹈獄火特著闢妄一書發
前此諸儒未盡之奇抉僞教邪法誑
人之妄猶之永夜幽陰大光現而冥
賠濬消此誠試眞贋之鏐石已乃道
高者妬深言正者怨衆果有截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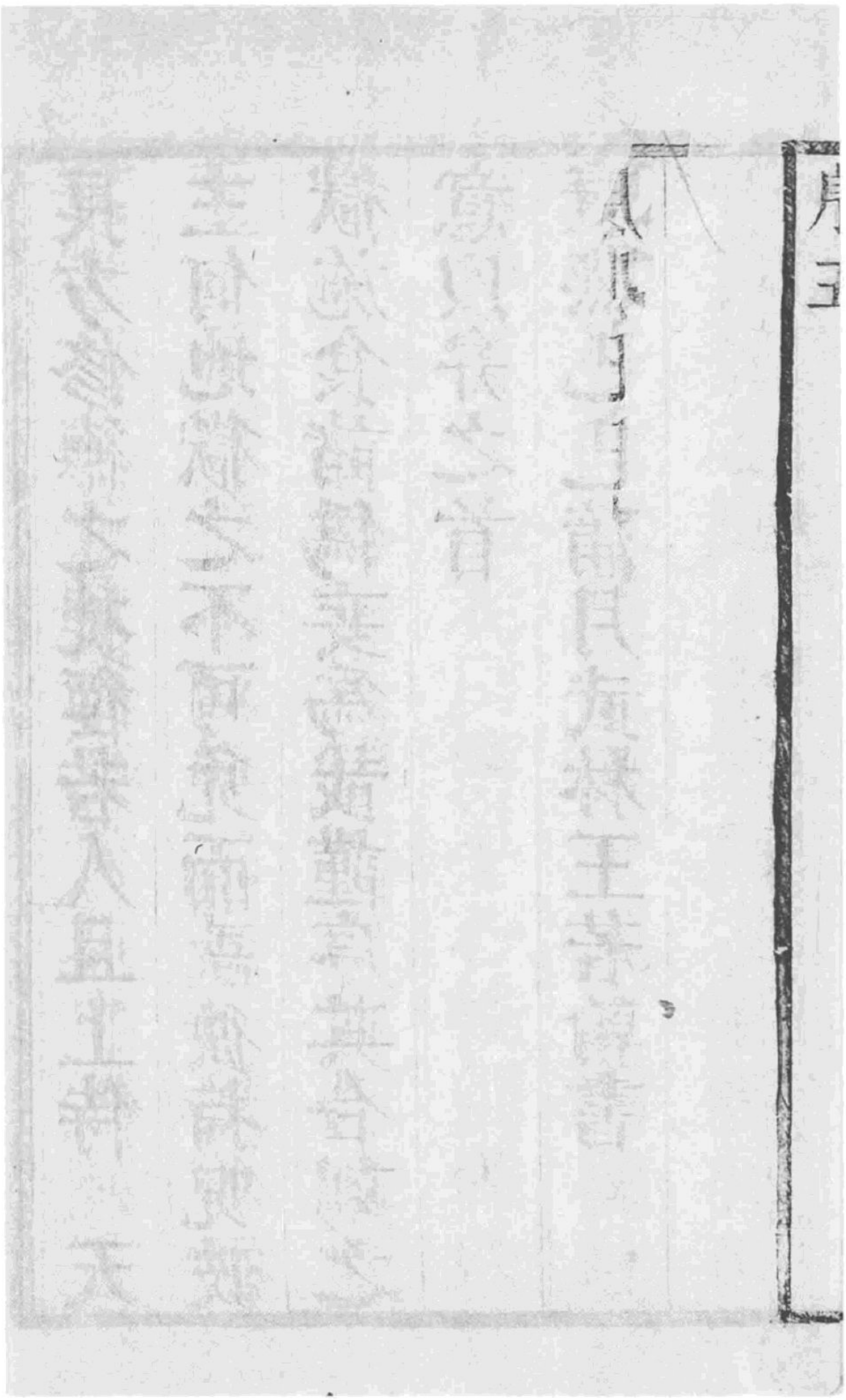
者懼其僞妄已復曲意回護其於孤魂湖燒紙輪廻念佛禪宗諸論已自知其妄不敢一言置辨獨於持咒破獄施食三章巧肆妄說混淆愚目其爲人心世道之害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同學摘其悖理之尤甚者駁之

顏曰條駁并合闢妄原文付之剞劂
使人知堯舜之敬天爲聖主則知佛
氏之甲天爲妄人知孔孟之盡倫當
爲正道則知佛氏之背君親爲異端
知程朱近理亂眞之言爲至正則知
佛氏行妄惑人之害爲甚大諸評具

在真妄之辨不啻黑白之較然矣殆
鏡愈昏而愈磨愈明說彌妄而彌駁
彌著者乎凡我同儕平心較閱將勿
知天主爲我人類本源賞罰之權
至公不可撓也破獄之妄極僞不可
信也怨艾悛改葉妄皈真即塞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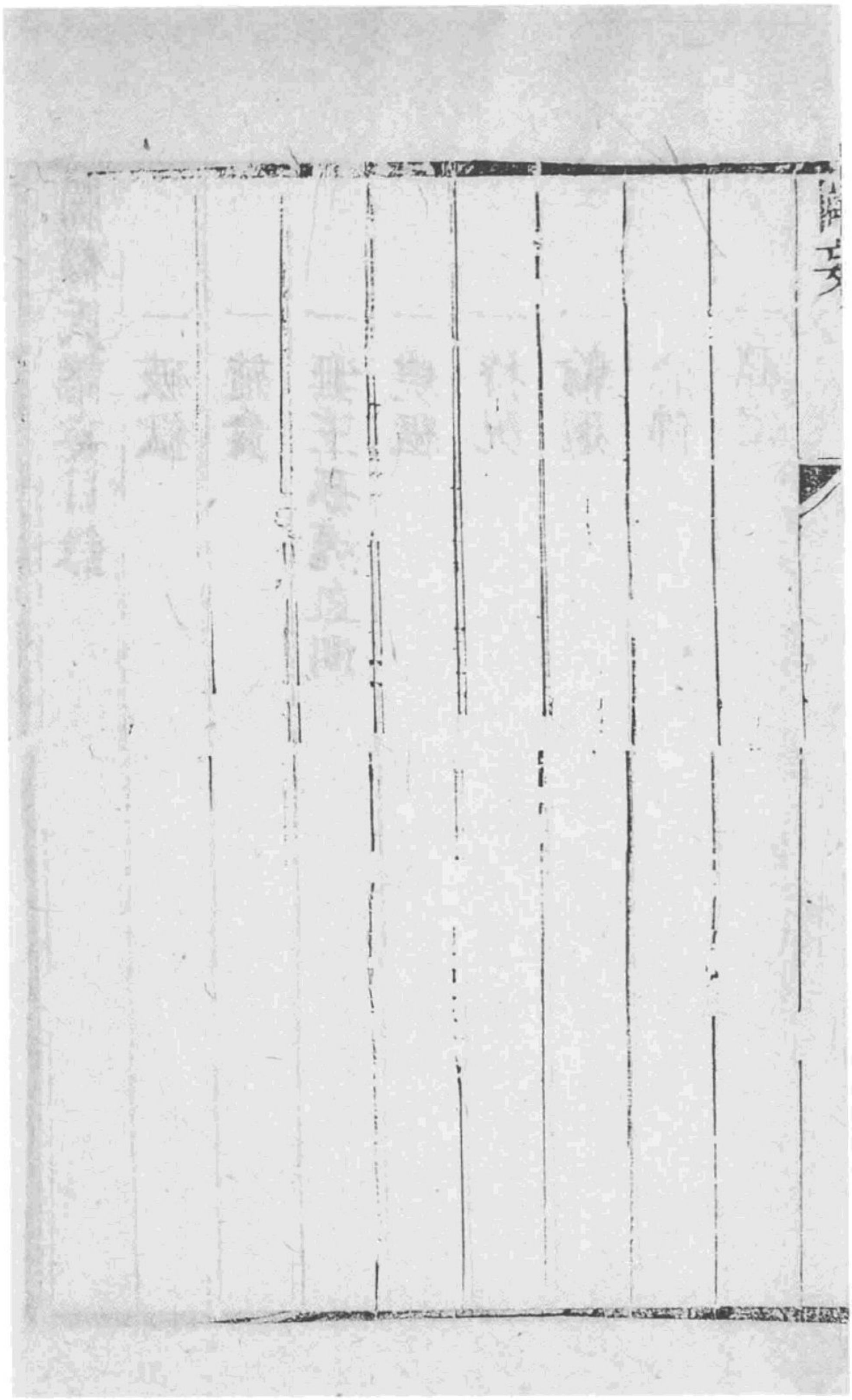
民方修德之捷徑若人且上侍天
主何地獄之不可免而惑彼持呪破
獄施食諸僞妄爲哉謹序其合刻之
意以弁之首

康熙巳巳蒲月武林王若翰書



闢釋氏諸妄目錄

一破獄
一施食
一無主孤魂血湖
一燒紙
一持呪
一輪廻
一念佛
一禪宗



闢釋氏諸妄

吳淞徐光啓　撰

釋氏不知人魂歸於何所。創爲破獄施食、燒紙等說、以誘愚癡、誕妄鄙淺。齊東野人本無足辨。然習俗久矣。賢者不免。姑爲拈出一二義。砥柱狂瀾。庶江湖猶知返乎。

一　破獄之妄

夫地獄以爲有耶。無耶。無則罪人原自不入。可以不

破有則爲爲　大主所設堅於鐵圍乃困苦冥魂者竟爲無賴凡流念數番言獄破魂走有是理乎且破獄時止放一魂乎抑概放衆魂乎如止放一魂是衆魂造罪一魂獨以情面幸免非平等觀何以服衆魂耶天網偏私先自主獄者失矣此不可之大者若佛法廣大慈悲衆魂皆放則一人破獄衆魂得以幸免獄止待一人破足矣地獄可以不設矣且佛言既有靈驗何不將陽世囹圄念動真言一試其能及否乎夫不能破之於陽而專能破之於陰此必不得之數也

倘地獄可破。則人之權。反重於　大主。然陽世雖極惡人。有錢者皆能修齋破獄。雖極善人。無錢者難以設供名僧。必如所云。是地獄亦有錢得生。無錢得死也。冥魂日鬧於泉壤。坤維不寧矣。此破獄之最妄者也。

一施食之妄

佛氏以爲念呪設供。則遠近冥魂。齊來赴會。夫既有地獄以禁冥魂矣。而主之者。又云爲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當聽呪時。獄主開門。不分輕重。不問姓名。

令其一齊爭出乎。抑挨次點名。令其魚貫有序乎。若魚貫有序。則施食已完。名點不盡。若一齊爭出。則冥主無從稽考。就使一齊爭出。還令一鬼押一魂乎。抑任其飄蕩。使之自去自來乎。若任其飄蕩。自去又復自來。冥魂無此痴蠢之理。必若一鬼押一魂。則安得許多閑空獄卒耶。且東家之齋事未完。西家之齋事又起。倘赴東不赴西。魂爲揀擇取舍。倘東應西不應。呪又爲有靈有不靈。如凡施食之地皆赴。則魂終年在世。饗用優游。爲極樂場。而地獄中。獨一幽冥教主

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相對守空獄而已地獄之設不滋多事乎大主設之而佛氏廢之是庶人有靈而天子無權也此施食之妄也

一無主孤魂血溯之妄

釋氏又云我所名請者非冥司魂乃無主魂有百千不等之死有百千不等之魂皆屬在外孤魂野鬼不受獄收豈地獄中以有他魂爲有主之魂而地獄外盡不收之魂爲無主乎豈外鬼可施以食而獄鬼獨不可施以食乎況人魄降尸僵業已死矣游魂則或

升天堂。或入地獄。即孝子順孫。四時饗祭。不過盡生者心。冀其洋洋如在耳。是有主之魂。尚不敢必其來格。況無主閑散孤魂。飄忽流浪。身形既無。復有何嗜欲而生饜飫乎。且天命謂性。無論人與鬼。皆上帝爲主。即飄泊數萬里外。盡爲上主統攝。非無主者無則雖子孫滿前。死魂亦孤。其福也。禍也。總由不得自己。又求不得他人。自是無主孤魂。豈可以客死者爲無主。以家死者爲有主乎。季札所謂魂氣無不之者何謂乎。又以有後者爲有主。無後者爲無主。寇萊

公。王孝先。鄧伯道。輩皆無子。皆無主孤魂乎。魂與人生死異路。原無不孤之魂。雖常平四十萬。一日偕死之魂。亦自家心性自家知耳。總是孤魂。總聽上主賞罰。謂有主孤魂可也。謂無主孤魂不可也。主謂上主。原非人主。即入地獄者。亦路祭弗爾爲主。而不由人所主也。若人可爲主。則人子然一香。設一供。皆可呼之即來。上不由上主。下不由冥司。又不借重僧道念呪矣。且念呪時。云萬里孤魂。一時俱至。吾恐一日之間。有東家齋事。復有西家齋事。偏天下施食

處所無算則此孤魂終年在世享用逍遙而地獄中魂嗷嗷受餒反爲無主者矣不若在外之孤魂野鬼矣何德於在外孤魂而絕恩於在內諸魂乎此必無之事愚僧妄僭　主權不知當入何等地獄若血湖池獄更屬悖誕設產婦血汚有罪則　上主不該令產婦生人以生產爲陷穽害天下萬世婦人矣有是理乎況婦人之血在上爲乳汁在下爲月經言其月月依期而至愆期曰病豈婦人所喜有者惟受孕以經盡包含而成天施地生之道也若無精血

交媾。不能成胎。又豈婦人所喜無者。子在母腹九月。必資血而長。臨產必俟血行而生。無血則兒不下。是知此血爲生人之至寶。無血則成乾血癆矣。烏得云罪耶。據佛所云。衆生艱嗣。念我求我。卽生男女。既生男女。是佛之靈生之也。佛之靈既生無罪之男女。何乃貽有罪于父母。不幾父母之求男女者。反自求加其罪乎。多一男女。深一血湖。是以男女爲餌。而以血湖爲阱也。佛經能免血湖。則不必自造血湖。佛力不能造血湖。又不能免血湖。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不亦

自相攻擊之大誕乎。艮可笑矣。此等皆不必辨。亦不必多辨。明者自解之。

一燒紙之妄

自古祀典。惟用牲醴。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故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即祀天地山川諸神。不過牲牢圭璧幣帛止耳。未有焚化紙錢。如今人用金銀錁錠。鑿楮爲錢。又彩畫圖像。火焚爲敬者也。嗚呼。塵世貪財爲衣食計耳。天上神明。無求不得。至公無私。何用衣食。何用假錢紙灰以買衣食乎。豈人見爲紙

灰而鬼神反見爲眞錢乎若果見爲眞錢是鬼神由人兒戲不必燒紙矣若不見爲眞錢止見紙灰則鬼神怒人兒戲又不敢燒紙矣況彩畫圖像指爲此係某神彼係某神付于炬火烈焰中立成飛灰不知神有何罪必欲焚其尸揚其灰乎如謂神不在此則不必焚如謂神果在此則不敢焚人子雖極悖逆極頑冥未有焚祖宗遺像爲孝者何獨繪神像而焚之爲徼乎神如有靈吾知其必加重罰矣至於楮錢金銀鏍當其未焚不過紙耳豈旣焚乃有靈魂變爲眞錢

眞金銀乎。卽眞金銀。天神亦無所用。況假灰乎。且錢法歷代之制不同。各國之式又異。何獨以楮錢而歷代各國守之如一乎。則亦不究其源矣。自古作偏。設衣裳制明器。始有焚帛之禮。意生者曾用此。死或不廢此耳。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以王璵爲祠祭使因物力不給。始改帛用紙爲錢以祭。夫以楮爲帛。矯誣甚矣。況又以爲錢乎。如楮果可爲錢。玄宗以前。鬼神俱無錢用矣。如楮不可爲錢。又何取塵世之造爲欺罔汚穢神明耶。吾誰欺。欺天乎。然楮起自蔡倫。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秦以前且無楮矣。太公造九府泉法則周以前並無錢矣。無楮則無紙錢。並無金銀錁。鬼神何幸富于王璵。既生以後。何不幸貧于王璵未生以前耶。何幸以正直無私潔于王璵未生以前。何不幸賄賂贓私汚於王璵既生以後耶。今乃各山進香。以焚化紙錢多寡爲厚薄。而釋氏又演出預修寄庫等誣說。以誘人死後地獄用度之費。夫預修者。生前先備以待死後去用也。寄庫者。將楮帛作爲金銀錁錢衣飾冥資等物。焚之以寄於地獄之庫也。云地獄者。此之監牢也。

監牢犯罪者萬不得已而入之。欲求出而不可得。世間焉有人不犯罪。而先將銀錢買監牢去坐乎。若此則雖至愚至癡之人。決所不爲。而況設預修寄庫。而買地獄永久之殃乎。且也人獨不思欽崇天主。爲善向上。死後歸於天堂。反溺於惡。而預爲焚修。甘心下地獄也。又者祖宗父母。藉此追薦以爲超生出獄。殊不知祖父等。去世多年。善惡賞罰。天主已定之矣。而其若子及孫。焚修於世世代代。忍擬祖父永處於地獄。孝乎不孝乎。又謂少冥司錢若干。以在世焚化

錢紙多寡爲貧富。總屬欺　上主。無敬忌。名爲事神。實係侮神。名爲事祖。實係蔑祖。吾不知此輩當得何報矣。今而後燒神像於空中。不如存　主像於心內。焚楮錢於冥漠。不如修實德於身心。常留熱愛。不致灰冷。便是日夜燒眞金銀耳。

一持呪之妄

釋以呪爲佛氏眞言。持誦千萬遍。隨求卽得。是以有諸佛菩薩等呪。而今之準提呪。偏天下矣。此佛方曰持我呪。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彼佛又

曰持我呪。可以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果諸佛菩薩自與之乎。抑代祈　上主轉與之乎。若說自與。則諸佛菩薩。亦父精母血所生。與人類等。原無禍福之權。若代祈　上主轉與。則人或可自祈。何勞諸佛菩薩。僕僕作通事。作稟事吏耶。且呼此名則此去稟某事。呼彼名則彼又去稟某事。何異獻媚小人望尊長顏色。聽尊長聲音。一呼百諾者耶。設使持呪可以與男女富貴。未知各佛菩薩。與各樣之男女富貴乎。抑與一樣之男女富貴乎。如有各樣。則官上加官。

子外添子。一持呪而人不可勝用矣。以多寡爲强弱。持誦應有炎凉。如係一樣。則男女富貴。無有差異。誦一佛呪。而彼佛不能加於此佛之外。又不必政出多門矣。即諸佛菩薩。方聽此人呼喚。又聽彼人呼喚。方代此人所求。又代彼人所求。惟恐一人不驗。則自家沒趣。及持誦既久。茫無效驗。始諉曰爾心未誠。誦未久。迨誠矣久矣。終不驗。又曰前世多愆。宜持至來世。以期後效。夫佛呪果靈。則一語亦效。如朝廷頒旨。只在一字一句。無不奉行。若其不效。如乞見蓮花落。終

闡教

日叫街何益乎。是以舉世持誦。而貧苦孤子如故也。未有在世爲人。無一權柄。死而爲鬼。乃爲千里眼。順風耳。闡教傳送。探人意向。爲人奔走無頃刻暇。且隨禱師應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定限。而佛呪必致於逆天。以破此限。何異天王已封建厥國。一夥賣菜傭相噱曰。不必天王。但念我小張小李。便爾公爾侯。不大可笑乎。且呪盡胡言黑語。不可番譯。揑爲肉髻湧出。此即孫行者之毫毛變化也。醜矣。或曰。某富貴人亦曾持呪。曰不知是人。或有微善。不功天而功

佛。是逆子承父之產。而拜鄰丐爲生身也。其罪莫贖矣。作善降祥。積善餘慶。此天主呪當持。請思之。

一輪廻之妄

釋氏所云輪廻。以爲舊靈魂乎。以爲新靈魂乎。若係舊靈魂。則是靈魂有數也。今日之人。必用當日之魂也。上主何巧於造初生之魂。而拙于造後生之魂耶。魂既有輪廻矣。無論大者。卽食一魚。而永世之業報不盡。如蝦蟹蚊蛤。種種多命。咸來索取償報。不百年而人類盡矣。胥化爲四生六道矣。何三代以後之

人。日新月盛。不可窮詰。億萬多于上古之人耶。若係新靈魂。則天命之性。無時不生。後來之人。自不借于上古之魂矣。父精母血。人類猶可以傳新肉身。而上主爲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豈不能造新靈魂耶。既可以造新靈魂。則此身必不借資彼魂矣。人死而魂受應得之賞罰。則一魂之事已畢。又有新魂以禪之。如肉身既朽。不俟彼肉身以爲此肉身矣。有形之肉身。且不相貸。而況無形之靈魂。反相貸乎。如謂肉身雖多。靈魂不再。則魂既化爲異類矣。又將何魂以爲

人乎。若魂止於變遷流浪。輪廻爲人。又不得有魂。輪廻以爲四生六道矣。即人之輪廻。復轉生爲人。將父或爲子。母或爲妻。皆天心所不忍。倘謂轉爲異類。則人子將食親肉。而寢親皮。乃桀紂所不爲。而至慈上主。令人爲之乎。葢人之魂。與四生六道之魂。靈蠢原殊。孟子所謂犬之性。不猶牛性。牛之性。不猶人性者也。或曰。人無輪廻。何以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曰。正謂無輪廻。方有富貴貧賤之不同。即人身有首有足如人皆爲首。無手足任其勞。大小便出其穢。不成人

矣。世界止有一天。而無地。何以載。天止有一日。而無星月雲露。何以覆。人世止有一君。而無百工伎藝。何以使。孟子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天下之通義也。不關前世輪廻也。作善認　主。雖貧賤亦得升天。作惡悖　主。雖富貴亦應附獄。長江後浪催前浪。豈浪亦有輪廻乎哉。朱子謂輪廻之說。止可以愚傭夫爨婢。不意今士君子反信之。妄指因果。謂某人曾說前世事。以訛傳訛。茫無實據。設億萬中偶然有一。亦誕魔暫時附會。久則如夢。不足爲信。蓋

上主日後審判。肉身復活。各還原體。倘有輪廻。將還前生之原體乎。後生之原體乎。信　上主。自不信輪廻矣。人且無輪廻。則四生六道。更無輪廻矣。牲可得而殺。人可得而養。恐懼修省。及時寡過。以爲歸根復命之地。西儒另有專書備論。不暇詳說也。

一念佛之妄

釋氏勸人修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徑往西方。卽得蓮花化生。爲橫出三界。夫阿彌陀佛。以爲人耶。神耶。理耶。如爲人。則父精母血等耳。卽與盤古伏羲堯舜

相類。亦無變化生死之權。如爲神。則風雲雷雨之司。與社稷山川之吏。皆奉 上帝。各勤厥職。察人間修省善惡功罪。大小一稟 主命以行賞罰。未有敢自剏一境土。自裁一蓮花以爲諸魂投胎化魄之所。無論不敢。抑無此能。如爲理。則彼言阿彌陀佛。此譯無量壽覺。文言無量壽覺。即俗言常遠明白之謂也。南無譯言皈依。即俗言投順也。夫投順常遠明白。未指常遠明白者何事。既然心明。則不必口念。既然口念。則心終不明。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念者不明

明者不念也。若說念佛。爲念想之念。非口念也。念既在佛矣。虛無渺茫。妄思幻理。有何實據。誰引冥魂赴于蓮花池上耶。若以爲因想成像。如俗傳趙子昂好畫馬。現馬形之類。則人之貴於異類者。以其有靈魂也。異類之賤於人生者。以其無靈魂也。若人生于蓮花。是以無知生有知。以極賤生極貴矣。試觀中國。桃樹不能李花。池藕不能結他果。而蓮花乃能生人乎。如謂蓮花爲出水不染。借喻清淨之義。則化生爲誕妄不實。如謂蓮花實能化生。甚于莊子程生馬。馬生

人怪誕不經極矣。且是蓮花以金鐵作莖鬚乎。不然則擎托人身不起抑人身以蝶粉爲軀殼乎。不然。則棲住蓮花不安。又不知自蓮花生出後。如嬰孩母胎。亦躍出池外。另尋安樂窩乎。或永世如桎梏枷鎖。生根在蓮花上而不能去乎。則亦何取生於蓮花乎。伊尹之生於空桑也。儒者不信。指空桑爲地名。何獨信蓮花生人乎。即　上主之降誕也。亦借　聖母瑪利亞純德至善人類以生。未聞生于慶雲景星也。況蓮花乎。且釋氏以蓮爲貴耶。人爲貴耶。若以蓮爲貴。則

以蓮花生蓮花足矣。若以人爲貴何不生于淨脂之人。而必生于無情之花耶。釋氏著妙法蓮花經。彼地止見一蓮花耳。此無異遼東豕。而指爲人類轉生之地乎。夫人身死後。止有天堂地獄兩途。大地圓球外。原無西方極樂世界。天命謂性。則天是本鄉。當念念不忘。自可在　帝左右。如不升天。則入土。非佛命之謂性也。佛生乃人也。死乃鬼也。毋勞妄念也。

一禪宗之妄

釋氏以明心見性。卽成佛道。而明心見性。不出禪宗

兩門。禪屬詳解。宗由立悟。棹唇弄舌。惑世誣民。彼於心性無論不見不明。即見矣明矣。知而不行。有何于涉。況離根本乎。先儒謂佛氏知性。不知有天命之性。故言性不言天。又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又言清淨法身。忽生山河大地。此非知性者之言也。如果知性。敢爲怪誕罪妄至此乎。彼既見性矣。高僧見性者代不乏人。曾能隨意生一蟻乎。起一丘乎。極小不能而又動稱山河。震動乎大地不知無須彌山而妄稱三十三天。三千大千世界乎。談禪者窮年累世講經說

偽總如捉風捕影性不能免不得日逃而爲宗不用文字喝捧交作立地成佛邪庭前栢樹子狗子有佛性等是賤性也以人而同於動植又賤佛也至青州布衫十六斤天王殿後乾屎橛又死性也以人而論於臭腐又死佛也或曰非也借此明心見性耳余更曰非也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不求之於歸根復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眞宰而瑣瑣計竹頭木屑認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我可以安身立命乎不幾莊子所謂道在瓦礫道在屎

溺之餘唾乎。且有見性之後。可以毀律破戒。如羅什吞針。誌公啗鴿。鬼怪狂誕。尤屬可笑。甚有鎖骨菩薩甘爲妓女。觀世音三十二應。乃現異類身而爲說法。此於存心養性。殀壽不貳之旨。有當萬一乎。夫禪不得而逃之宗。宗不得而求之戒。瑣屑鄙細。俱非戒慎恐懼大體。即如齋之一端。原爲克己減嗜。或節食或蔬食。皆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大旨。即蔬食菜羹瓜祭。亦爲報本追遠。非鬼神果食氣也。氣且不食。而況粗滓乎。奉戒禪和。過午不食。謂過午。係鬼食。讓於鬼也。

夫鬼果食。原不勞人讓。人即食。非奪自鬼糧禪和子即不食。而飯蔬自在也。不過省一餐米耳。未聞施貧乏之也。而何爲讓於鬼食乎。且鬼無眼耳鼻舌腹臟腸胃。何從得食乎。於鬼性且不知。而又何以見自己之性乎。而況於天命之性乎。佛氏之傳迦葉也。曰法法本無法無法法亦法付汝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不過談空耳。豈知萬有根宗。爲造物主耶。又金剛經須菩提反覆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譯言無上正等正覺。亦浮淺無味。衍出許多詭譎神奇。世共尊爲

至寶總由不思耳。心經之觀自在菩薩。不知大主首楞嚴之諸觀。乃求於地水火風等。又不認大主。理不關於實踐。行不定於一尊。東馳西騖。恬不知妄。更不知羞。難逃帝鑒矣。

闢釋氏諸妄終

關畧說條駁全卷目錄

序 二首
引言 一首
駁地獄亦有亦無之非第一 二首
駁設獄殘忍之非第二 二首
駁法力倖免地獄之非第三 二首
駁現攝升天之非第四 一首
駁真言靈驗之非第五 二首
駁業識變現之非第六 一首

23

開果詩偈駁

駁往生樂邦之非第七 一首

駁以庶人比佛爲謗佛之非第八 二首

闢畧說條駁序

仁和後學洪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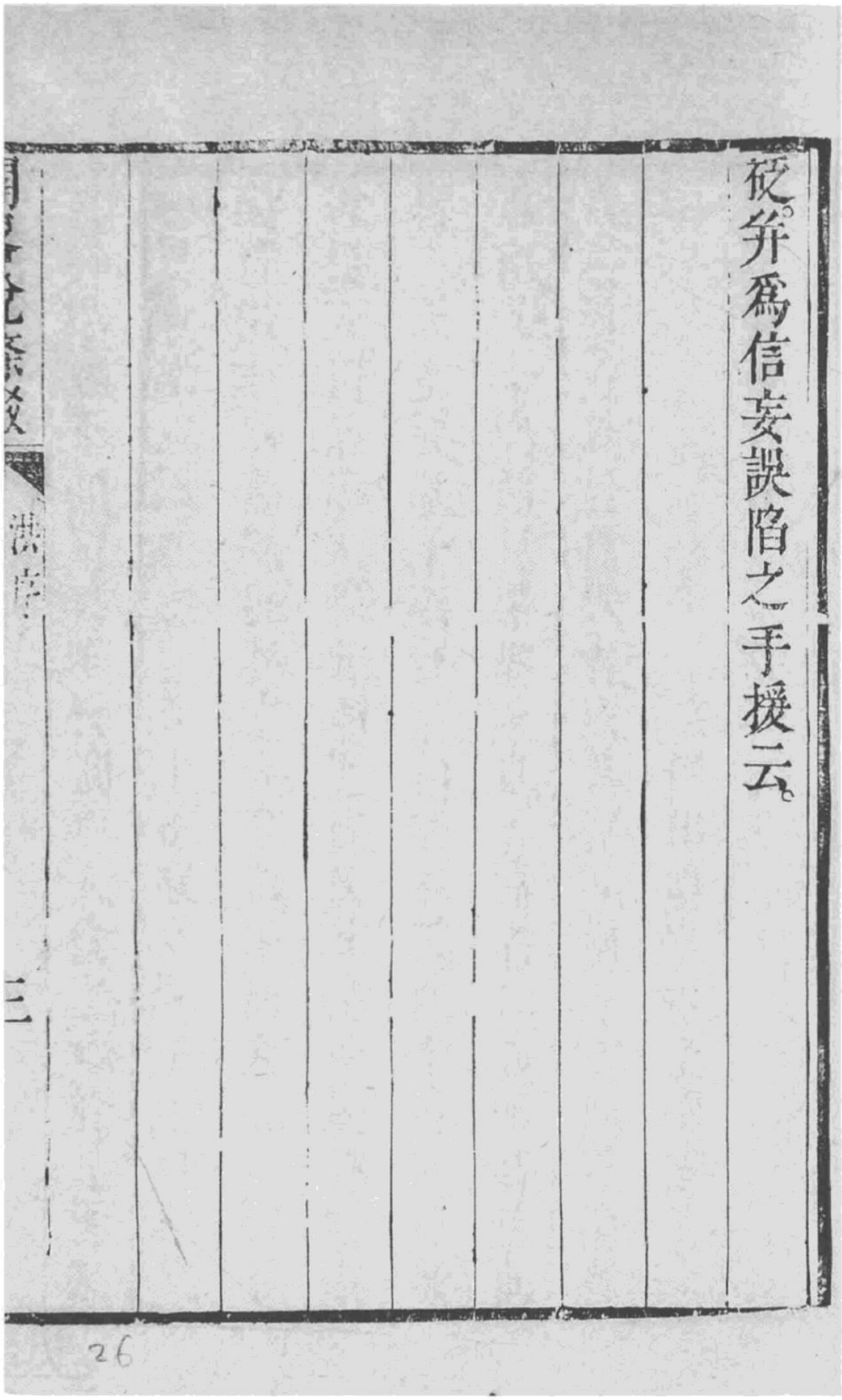
昔吳淞徐玄扈先生。諱光啓。謚文定者。見釋氏以誦經持呪。破獄施食等諸邪妄。蠱惑斯民。崇邪背主。不知設妄誘人。希齋觀以圖養身。與信誘行妄。廣布施以冀超脫者。厥罪惟均。皆不免夫地獄之永苦。故爲闢妄入章以拯救之。其首章曰。地獄以爲有耶無耶。無則罪人原自不入。可以不破。有則爲天主所造。堅於鐵圍。乃困苦冥魂者。竟爲無賴凡流。念數番

言。獄破魂走。有是理乎。詳味文定公數言。破獄之妄。提醒殆盡。蓋破獄之妄。乃鬼魔寬解爲惡之心。使之敎然橫行之秘法也。以爲非義之富貴逸樂。現前儘可享用。身後縱墮地獄。有積壘多金。延僧誦經持呪獄可立時破壞。魂可立時超脫。所以世人。惟知利已。雖弑父弑君。一切逆倫敗行之事。甘心爲之者。恃此破獄之妄以致之也。文定公憫之。謂作惡入地獄是眞。僧人破獄是假。一信邪法。永遠沉淪矣。喚醒夢魘。情辭眞切。痛快。歷今百年。釋氏中雖有傑出者。無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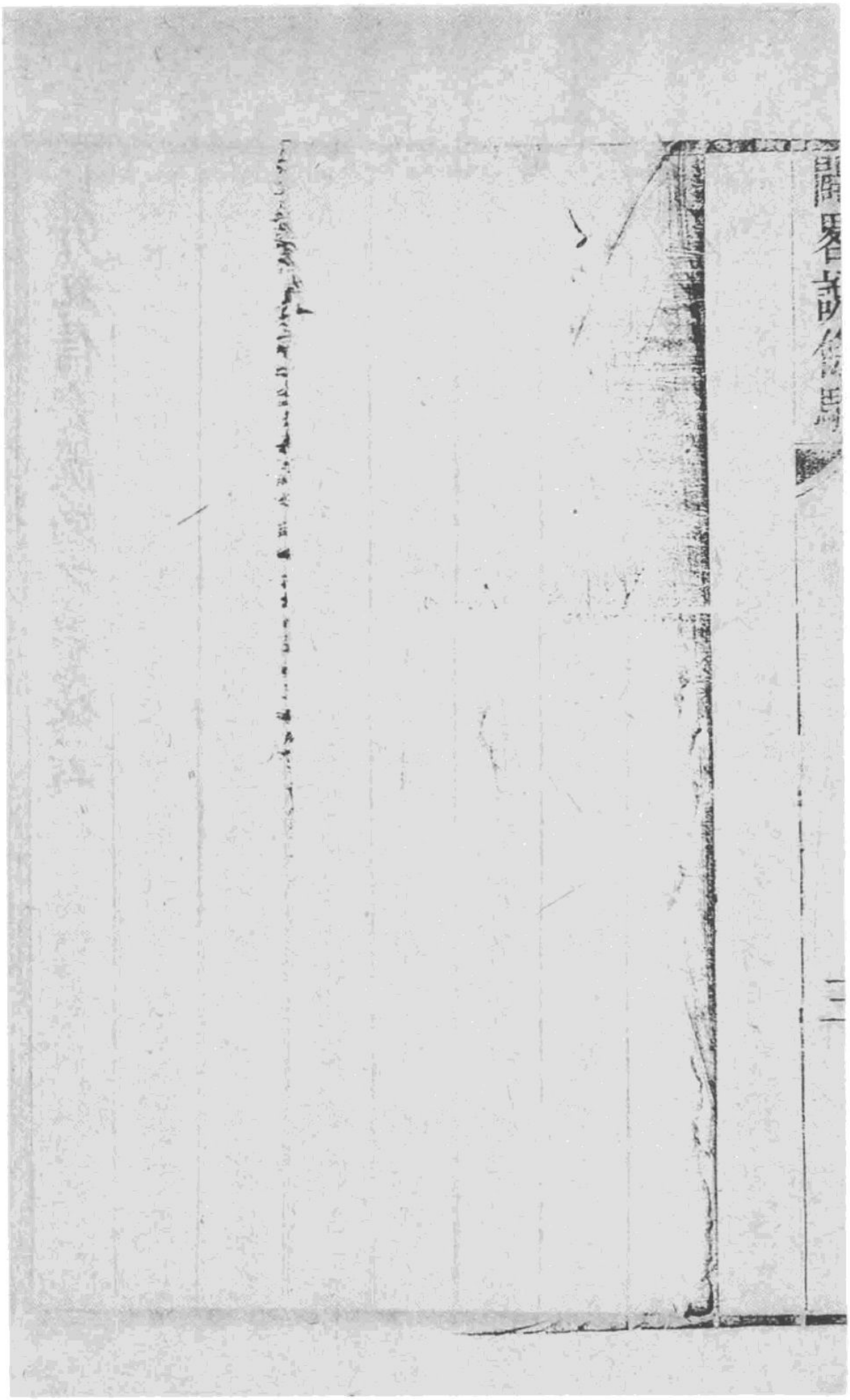
置一喙。乃有虞山北澗普仁戴沙門者。懼文定公闢妄之言彰。則衆僧謀身之計絕。强爲闢妄闢畧說。希存僞妄以冀養生。孰知人生百年。不過電光石火。豈可爲朝露之危軀。守惑世之僞術。以致長存至貴之靈性。墮永殃不壞之地獄哉。或曰。身雖暫寄。而饑寒亦是大事。烏容置之不講耶。噫。身之得養。夫豈自爲之能。皆由 天主上帝大力深仁。錫之使然。人之士農工商。隨分營生。不過仰承 天主之錫焉耳。奸僞逆命者未必獨豐。誠謹順命者未必盡嗇。試觀前代

舊俗。士則冠巾。民則戴帽。於是業結巾製帽者。不可勝數。及我

皇清定鼎。改式易服。未同舊制。迄今四十餘年矣。人人含哺鼓腹。共樂時雍。未見昔日結帽製巾之人失其故業。悉塡溝壑也。明此則知力棄養身之邪。以事眞主。另謀別業。安見　至慈天主之不我加佑。使致安全乎。今截沙門妄著闢異說。既害一巳之神魂。復陷多人之靈性。失計甚矣。予與張子紫臣傷之。就其辭之謬妄尤甚者。畧駁數條。以當截沙門對證之神



被。并爲信妄誤陷之手援云。



闢畧說條駁序

仁和後學張星曜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五常也。五倫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皆 天主畀基于靈性。故曰天倫天性。千古聖賢。敬天畏天。自治治人。唯此而已。佛氏興。倫理廢。禪宗熾。義理滅。致爲捕風捉影之大言。謂山河大地。一切唯心具造。雖以賦性之 天主。統馭之國王。生身之父母。皆岸然不顧。以爲唯吾獨尊。人倫之禍。於是極矣。

27

夫楊墨之無父無君。孟子推其流弊必至於此。故諄諄辨之。今釋氏儼然無父無君矣。不獨無父無君。且無天主上帝矣。有識之士。其能默然已乎。至禪宗一道。即彼佛釋迦。亦僅列於六度中。未嘗專重此也。自達磨來。五宗創。南能北秀。異說橫生。考其大旨。不過曰無。曰無無。曰無無亦無而已。而故作無稽之談。不根之說。惑世誣民。巍然高座。其卑者看經持呪。破獄施食。種種偽妄。誤人靈性。嗟乎。以虛無偽妄之人。說虛無偽妄之言。行虛無偽妄之事。天理何由明。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心何由正乎。泰西諸位先生。曰九萬里來行教。見沙門若此。心竊憫之。爰爲吾人。分別邪正。教人敬畏天主。敦五倫。盡五常。改過遷善。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翕然符合。此人類之大幸已。有明元輔吳淞徐文定公。因作闢妄入章。欲世人知無益之事不可爲。而悔過遷善。昭事天主。爲必當學也。何物普仁截沙門。敢作闢妄闢畧說。以肆狂詆。汝沙門盍亦思今日之登高座。而能安然說有道無者。非我

皇上乂安天下之恩乎。使

28

朝廷不爲汝經理將强陵衆暴汝沙門無容足之地矣今日之饑而食渴而飲寒而衣者非　天主生植萬彙之恩乎使　天主不爲汝化育將水澇旱暵汝沙門無粒米寸絲之募矣今日之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者非　天主上帝賦汝以靈性爾父爾母生汝以肉軀之恩乎使父母之撫卹不周則汝不能以有生天主之賦畀稍減則汝雖有生而不能聰明秀發矣今也運　天主所賦之靈性享　天主所生之衣食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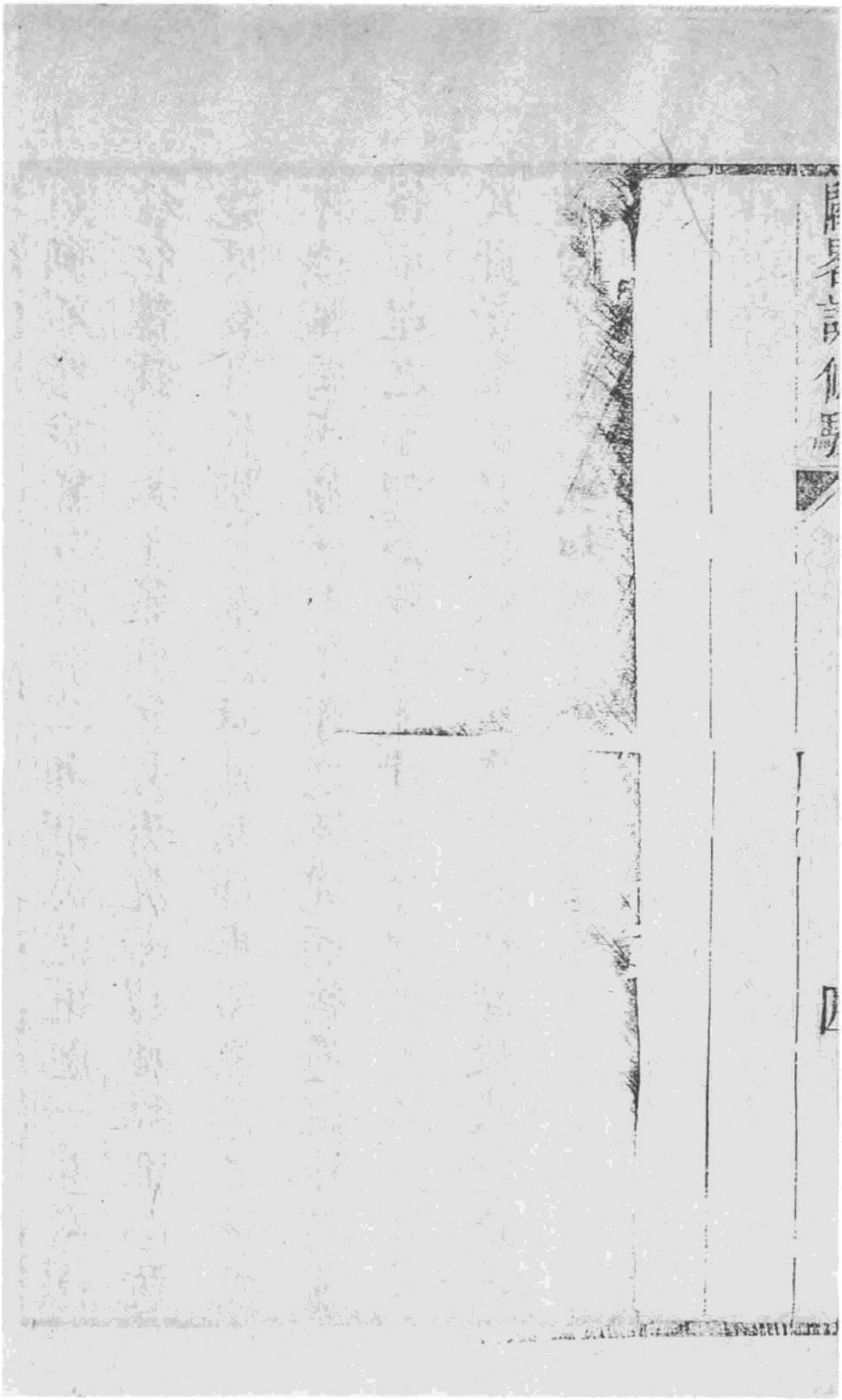
朝廷所奠之室廬。行父母所遺之軀體。而動口搖手。輒曰靈性最大。我自無始以來。與諸佛同來也。一切山河大地。皆我妙明眞性中物也。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也。凡此者汝之所謂月中蟾兎也。夫山河大地。果汝妙明眞性中物。汝何不別生一穀。可以食汝。別生一草。可以衣汝。別於虛空自搆室廬。可以居汝乎。吾知汝必不能也。汝能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汝何不屏傳燈指月諸書不視。拒善知識問不聞。遇詆訶汝者不應。獨守一性。變化萬

29

輪乎。吾又知汝亦不能也。不能則知山河大地。係天主所造也。非心造也。靈性 天主所畀也。非無始也。運 天主所賦之靈性。享 天主所生之衣食。安 天主所奠之室廬。行父母所遺之軀體。而不事 天主。

朝廷所不知君親。日肆妄言。日行妄事。嘻。誤矣。可哀也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汝亦知生死事大。而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其得謂之聞道矣乎。夫人之生也。呱呱而泣。此時名物不知也。便溺不辨也。終歲而稍能言矣。積久而始知事理矣。若以爲無始以來。輪廻得生。

則何不悉知無始以來之事乎。人之死也。一生善惡。往往襍揉。天主審判。定以升沉。若以地獄唯心所造可有可無。則惡者之肆志。反得勝算。善者之修持。不幾徒苦乎。截沙門生死之不究而徒逞誕妄之機鋒。事理之不知。而徒肆狂悖之飾說。惑世誣民莫甚於此。予竊憫之。與洪楫民莫甚先生共作條駁八章。以拯世溺。不得已也。知我罪我。人其鑒諸。



引言

張星曜曰。徐文定公闢妄八章。特取釋教中最鄙謬之事。爲世俗無知之人最易惑者。先爲闢之。尚未盡著釋教之謬妄也。若孔孟時。雖無禪釋。而孔孟之闢禪釋。已極至矣。先叔祖諱蔚然者。曾爲拈出。其辭曰。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此闢佛之教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闢佛之緣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此闢佛之宗也。即此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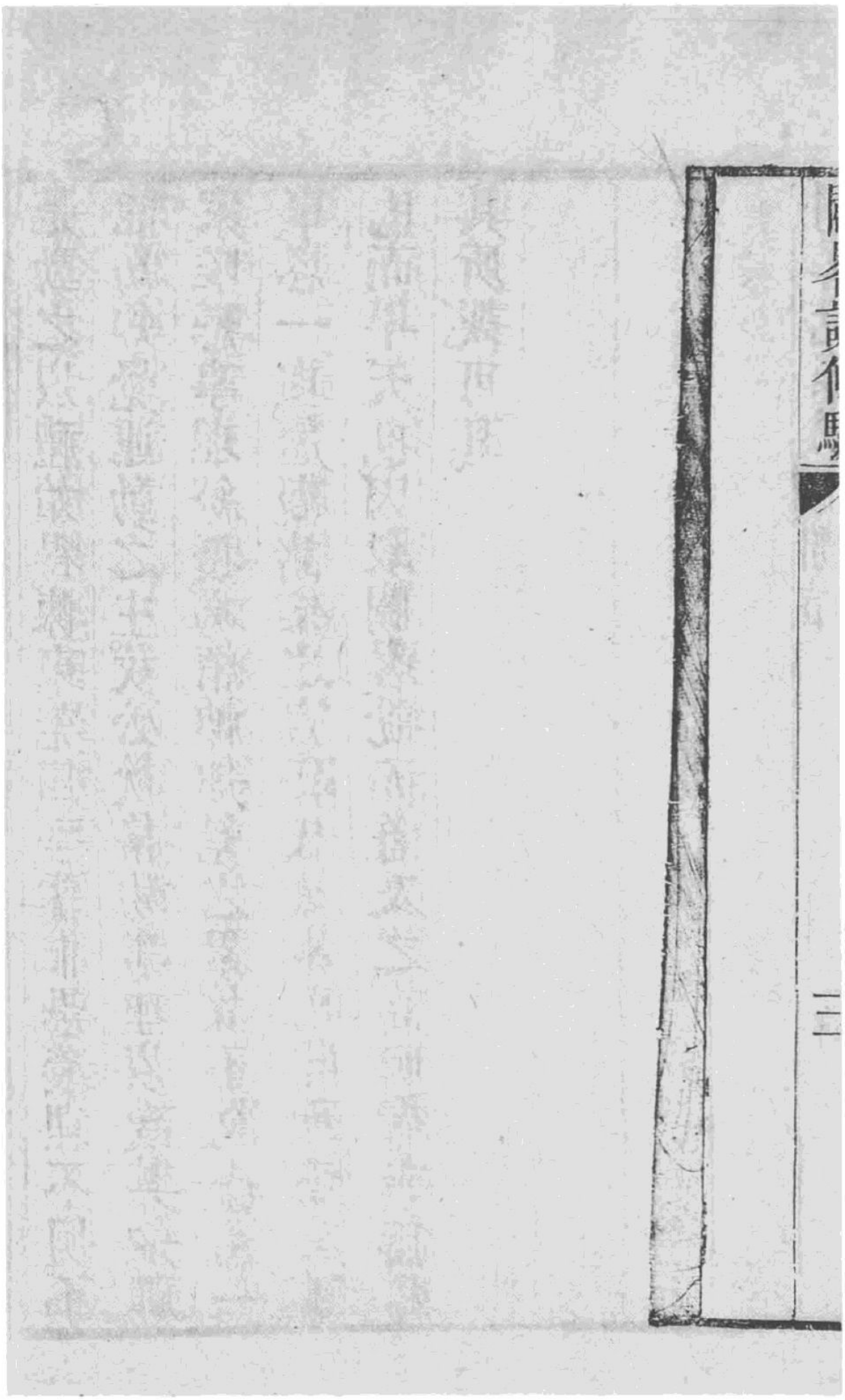
已徵妙諦。若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直露聲色矣。孟言若此。孔訓更可縷數。如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是闢覺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天下之達道五。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此是闢衲教。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是闢嬾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是闢懺度。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是闢緇流。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是闢參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是闢廣慈。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是闢四衆。山節藻稅。何如其智也。此是

闢崇佞。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此是闢捨身。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此是闢齊禳放生。丘之禱久矣。此是闢齊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是闢徼福。傷人乎。不問馬。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是闢平等。君子思不出其位。此是闢止觀。生生之謂易。此是闢無生。說詳蓬居問疑乃知釋氏言行之妄。多與孔孟相左。闢之有罄竹難盡者。截沙門以徐文定公之言爲主。闢爲鄙謬。豈可以孔孟之言。亦妄闢。亦鄙謬乎。乃諸妄之中。更有大綱當正者。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132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釋氏不知尊天齊人於物此尤其妄之本也許行齊物價孟子斥之夫物其小者也人之於禽獸相去不啻什伯千萬而釋氏以十二類生皆人心輪廻顛倒所流轉昧天主生物之原齊人類于禽獸更出許行下矣故傳燈錄云作用是性謂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朱子辨之曰佛氏之說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孔門則在目曰見須是明始得在耳曰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須

是動之以禮始得。陳東莞曰。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爲知覺運動之主故必欲格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雖恐事理紛擾爲精神知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歷觀諸儒之言。釋氏大本已昧。毋怪其尊已而卑天也。因駁闢畧說而首及之。高明者幸無爲其所誤可耳。



闢異說條駁全卷

洪濟楫民氏仁和後學全述
張星曜紫臣氏

駁地獄亦有亦無之非第一

普仁截云地獄不可以有無論以唯心具造故亦可以有無論以唯心具造故何以言之蓋依於理謂之造以心具故不可言無也以心造故不可言有也以心自具非外來故亦可言有也以心妄造非實有故亦可言無也若理若事若具若造若有若無總由一心如是了達方得免於戲論也昔有俗士問黃蘗和尚地獄實有否蘗曰無又問大慧和尚慧曰有士曰黃蘗和尚道無和尚爲甚說有慧曰居士有妻子否曰有黃蘗

34

和尚有妻子否。曰無。慧曰。待你到黃蘗和尚地位。自然一切皆無。故了達明人。說有亦得。說無亦得。豈似汝輩釘釘膠粘。不定執爲有。卽定執爲無。秖因智識淺陋。不達事理之關所以說無。則撥無因果。謂原無地獄。可以不破。說有。則心外有獄。謂是天主所設。堅不可破。據汝見處。地獄定決是有。但不許破獄耳。我輩凡流。不能破且置。

駁 洪濟曰。此截沙門本釋氏一切唯心之言。而更涉事理以立說也。一切唯心之說之妄。惑世幾二千年。人陰受其害而不之覺。截沙門此說。一涉事理。而妄已立見矣。何以言之。葢唯心爲思成。妄隱而難見。事理爲實有。妄顯而易明。唯心爲思成者何。卽彼所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丈室趺坐。眉間放白毫光。結成獅子寶座十萬八千。每座高大各十萬由旬之類是也。此葢心思之妄。自說自證。無可稽考。世人罔察。有但聞其神通廣大。信之專之。永不覺悟者矣。今截沙門。引證地獄爲事理之非實有。而妄遂顯者何。葢一家無法則家壞。一國無法則國亡。謂　天地大主。無法紀以馭人民。非狂悖之甚者。斷不出此言。夫天下事理所原無。人心不能妄使之有。天下事理所實有。人心不能妄使之無。地獄者。　天主所以困苦惡逆者之身後。天刑之極

則事理之實有。猶家法以懲忤逆。國法以誅背叛。斷斷不無者也。載沙門以據理據事實有之地獄。爲心具心造。可有可無。其妄豈不立時顯著。妄顯而障益深。猶云如是了達。方可免於戲論。予謂以地獄爲可有可無。此眞戲論。殊非了達。果能悟到破獄施食。乃希圖齋襯之巧法。誦經持呪。是香花鐃鼓之戲場。屏棄不爲。怨悔遷改。以息天主之怒罰。仰求大父之慈赦。是名眞實了達。方可免於地獄也。

張星曜曰。世間事理。有則眞有。無則實無。未有岐於

兩端。又說有。又說無。如汝禪宗之見也。此等見解。不過欲狀人心難見故說無。欲狀人心實有故說有。以爲掃去斷見常見。故有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打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之說。此說盛。則一切事理。俱支離鶻突。遮飾躲閃。此蘇子瞻所謂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洸濿中。楊升菴謂禪宗自欺欺人之病。子瞻深入冥契。故能爲此說也。即如地獄一端。係天主所造以困惡人。有則實有。汝輩不知尊天。浪說唯心具造。不可以有無論。亦可以有無論。此

36

正洗濯遁詞。今一一爲剖明。據汝言依於理謂之具。依於事謂之造。夫具者備具。固有之也。造者創造。始爲之也。汝果知心依於理。則心具善不具惡。性善係天主所賦。天命有善而無惡。故書言降衷。中庸言天命者是也。理與事不可分看。離事之理。則爲虛理。離理之事。則爲惡事。若心依於事。則能造善。亦能造惡。人皆有自主之心。或陷於氣質之偏。則有惡而無善矣。孔子所謂下愚不移是也。故知心依於理。則有善無惡。未嘗具地獄。汝如何反說以心具故。不可言

無心依於事。則有善有惡。造惡必入地獄。汝如何反說以心造故。不可言有。汝又云俗士有妻子。黃蘗無妻子。此言是有無之一定者。依此以論有無。則地獄係善人所無。惡人所有。亦有無之一定者。今汝混言了達明人。說有亦得。說無亦得。故汝論地獄。可言有。亦可言無。汝論妻子。何不亦言黃蘗無妻子亦有妻子。俗士有妻子亦無妻子耶。必如此說。方信汝說有亦得。說無亦得。第恐黃蘗無妻子。汝說他有妻子不得。俗士有妻子。汝說他無妻子不得。汝宗門言語。亦

不得不釘釘膠粘也。故吾卽汝言以問汝。汝知大慧言俗士之有妻子。爲實有。則知地獄之有。亦爲實有。豈得以唯心具造。亦有亦無一語。抹殺 天主罰惡之大權哉。蓋人之爲惡。心始之。身成之也。 天主之設地獄。大審判之前。則罰其魂。大審判之後。幷罰其身也。使謂自心造惡。因墮地獄則猶可。若謂自心能具地獄。而非 天主之義罰也。則大謬矣。譬如世人犯法。彼心亦畏刑獄。但未經官司訪拿。及差役拘捕。自已萬萬不肯走入牢獄去也。今汝云地獄非實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獨不達　天主罰惡之權。即汝教中破獄之意。亦可不必矣。何則。實有罪人陷於囹圄。方求情赦免。今既非實有。破獄亦妄。安用破爲。汝何不思之甚耶。宋陳師道。後山叢談。載西京崇都寺。有僧名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炷。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夫煙之上升。物性然也。因僧善端之禱。而煙反下降。則地獄之有不誣矣。此時善端之心。正畏入獄。若非實有地獄。非　天主

命獄魔者驅之。善端能自造自入耶。可見地獄。決定是有。但不許破。此是眞實事理。汝旣知此。又知自已凡流。不能破且置矣。何復縱蒙心。搖唇弄筆耶。

駁設獄殘忍之非第二

普仁截云。秪如天主有意設出地獄。困苦冥魂。若人不奉彼者。即永遠拘禁。盡未來際。雖有改過遷善之心。永不許懺悔。雖有威德神通之力。永不許救援。如是天主。即是惡世有此人。必爲衆所共怒矣。且上帝好生之謂何。而乃殘忍暴厲過於桀紂百千億倍。有是理乎。

駁洪濟曰。欲知此理。須舉世間極重不赦之罪。二端並觀而截沙門之誣穢彰彰矣。夫君之於臣民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敢有不奉正朔。不輸稅糧。如是人者。莫逃叛逆之誅。父母之於子

也。鞠養乳哺。教誨顧恤。莫大深恩。報施罔極。乃爲子者。掉臂不認。難免忤逆之罪。明此二端。則知　天主者。造天覆我。造地載我。日月照臨。雨露滋潤。萬物養育。是　造物主。實天地之大君也。人皆有此靈性。思靈性從何而有。非如釋氏所謂從無始遷劫。生生輪轉來也。思我未生之前。未嘗有我。迨我生之時。惟　皇上帝。降衷于我。而後有此不死不滅之靈性也。人皆有此靈性。皆從　天主賦畀。則人皆　天主所生。而　天主者。實萬民之共父也。　大君共父。有不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奉之者。與背叛其君。忤逆其父同科。當受地獄永遠沉淪之罰。義也。事理之當然也。是故形神配合。一息尚存。猶可棄邪皈正。眞心痛悔。則　天主無限仁慈即時赦宥。不止免墮地獄。抑且拔之上升。此其義。不特天教云然。而中國之經。提醒人類。蓋亦有云。二后在天。殷多先哲王在天。文王在上。陟降　上帝左右此蓋能改過遷善。敬天畏天。昭事　上帝故也。如是又不待募僧破獄。犯夤緣鑽刺之罪矣。若魂離軀殼怙終不悛。所謂蓋棺論定也。此時聽　天主審判。即

明正典刑之秋。一墮地獄。受無量苦。其心雖極悔恨。固已甚晚而不可挽廻矣。譬如從叛逆而背朝廷者。惟可於賊巢未破之時。能識順逆。急叩軍門。輸誠求撫。始能獲赦。若至壘覆就擒。獻俘闕下。寧容懺悔曲宥。夤緣倖免耶。惟有俛首就戮耳。設知戮必不免。反肆辱詈朝廷。必蒙赤族之誅。西國聖賢。常作寓言曰。有背叛君父者。其好友勸之曰。君父人之大倫也。叛則必誅。其人穢詈有加。其罪之增益也尚微。以友與已平等故也。若縣父母拘而訊之。仍前穢詈。則應受

本罪外。復加鞭責痛懲。以更得罪職官故也。等而上之。見督撫重臣而穢詈。必速殺身之禍。夫穢詈一也。至重臣而死不旋踵者。以所犯之人。品秩崇隆故也。再進而辱詈朝廷。則罪更加等。寧止殺身。必凌遲寸磔矣。以所犯者。一國之至尊故也。明乎此。則知天地之大君。萬民之共父。固無有窮極之至尊也。此而獲罪。其降罰殆不止隕其身命已也。地獄劇苦。永遠沉淪。萬難倖免。莫可挽廻。情罪當然。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此之謂也。今截沙門以營生之術破。故不奉

事　眞主而復大肆口孽辱詈　天主爲過桀紂吾不知　天主於截沙門身後地獄永遠劇苦外更加何等慘極刑戮也何由知之即以前獲罪之尊卑比擬而情罪之輕重較然知之然凡民觸犯帝皇比之人類獲罪　天主形似而實猶有間尚非可以比擬也何則帝皇雖一國至尊係　天主所生之人與凡民猶爲同類此如螻蟻上嚙人首尊卑雖異殺之已極罰難更加以螻蟻雖微與人皆　天主所生之物生命相同畧可髣髴若　天主與人不容比擬無從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髣髴蓋　天主者推之以前無始引之於後無終創造天地生育神人摶挘萬有即　造物主也以其至尊無偶謂之　上帝以其宰制羣生謂之　大主宰以其生育救贖全屬慈愛謂之　至善主其稱天者非指形天猶臣民之稱朝廷非指殿陛也夫朝廷爲一國之主其崇高尊貴與人迥絕況　天主爲萬有之主其崇高尊貴與吾人之微更相懸絕無纖毫分量大小之可較無絲杪貴賤輕重之可倫更從何處髣髴哉今與截沙門輩說明此義急急乘此百年未

盡反覆辨明邪正關頭。即速皈依　眞主。敝蹤僞法。
懺悔前非。則唯　天主無限之慈悲。全赦宥之。無限
之智能。全救援之。設也。貪戀養身之僞法。甘馨離捨。
延捱電泡之光陰。坐失機宜。一朝息斷魂離。重罰大
定。爾時身入金湯不壞之永獄。更受不可名言之劇
苦。徒招義怒。雖悔莫追矣。蓋世法中。背叛朝廷。詆毀
天子。蒙寸磔者。其死之苦。無人憐惜。天下萬世。孰不
誦之曰。理也。義也。設有爲之嘆息者。其人必與叛逆
同科。如蔡邕悼董卓。而受戮於王允是也。故有背叛

朝廷。而爲人共怒者。必無朝廷戮叛犯。而人反共怒者也。葢背叛朝廷之人。稱王自雄。欺誑無識。殃及平人。背叛　天主之人。巧立僞法。誤人靈魂。殃及永遠　天主之尊無量。背叛之罪亦無量。則其受罰之苦亦無量。宜墮地獄。應罹永遠劇苦。孰有謂其非義。而詈爲殘暴過於桀紂者乎。

張星曜曰。天主上帝者。生天地生萬物之主宰也。全善全能全知。至神至純至一。無始之始。始萬物之始。而自無所始。天下無善不從　天主出也。雖　天

43

主爲仁慈之源。而又爲義罰之本。仁義二德。不容偏廢。設也有仁而無義。姑息之仁也。如李後主梁武帝。從佛教。雖有罪者。亦依違苟免以亡天下。則仁之過也。有義而無仁。則殘暴之義也。如武則天。選用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倣地獄制刑具。則義之過也。天主賞善人以上升。是其仁也。罰惡人以地獄。是其義也。至尊無偶。人不奉事。未嘗減尊。人能奉事。未嘗加尊。但人不奉事　天主。則不達降衷本源。悖逆君父。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千古聖人。無不尊奉　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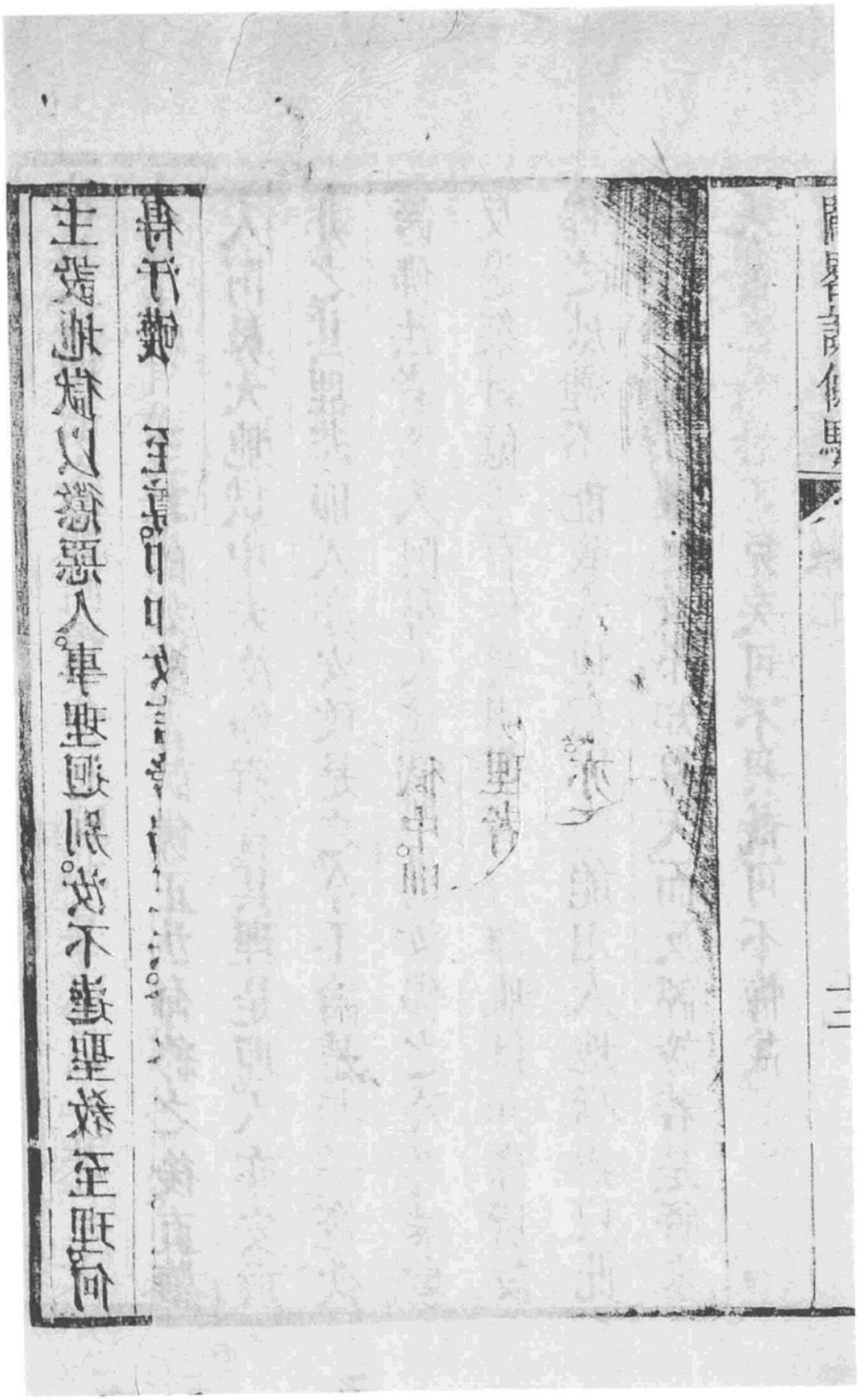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在生時雖極惡不省。尚可悔過遷善。天主慈悲無限。正願人痛悔。救拔人魂。豈有不許懺悔之理。若人已死。無能改悔。一生之判斷已定。天主亦無如之何。延僧懺悔。更與亡人無涉。此蓋惡人愚昧。自執己見。至死不悟。甘墮地獄。非天主致之也。世間有威德神通之力者。無如天主。能永遠救拔人能永遠禁錮人。故人當敬天畏天也。天主爲宇宙之大主宰。猶國王爲一國之大主宰也。國王之下有威力者。皆奉國王之命故耳。使無國王之命。則威力全無

矣。譬如罪人在禁。國王命殺則殺。命釋則釋。大臣豈敢專擅生殺耶。若賊寇劫牢。罪人釋放。則劫牢之犯。與釋放之犯。罪並加等。故知人間無有尊於國王。即知宇宙無有尊於　天主也。使　天主將悖逆君父執迷不悟之魂。一概出獄。此何異國王將十惡不赦之犯一概釋放。爲善者與爲惡者。混淆無別。欲以全仁。而適以害義。世間無此糊塗之國王。而謂宇宙之大眞主。肯如此糊塗哉。攷昔夏桀囚商湯。殺關龍逢。商紂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此暴虐良人。若　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設地獄以懲惡人。事理迥別。汝不達聖教至理。何得汙衊　至尊。即如汝言謗佛正法。命終之後。直墮入阿鼻大地獄中。夫汝佛所言。其理是耶。人亦安敢非之。其理非耶。人亦安敢是之。今不論是非。一概欲謗佛法者。墮入阿鼻大地獄中。則汝佛之殘忍暴虐。反過桀紂億千百倍矣。明理者。夠知地獄非佛所設。佛之威神。不能致人地獄。亦不能出人地獄。雖以此言恐嚇。必不懼也。汝不知尊天。而反誣謗若是。將來永苦之禍。恐不免矣。可不畏哉。可不悔哉。



駁法力倖免地獄之非第三

普仁截云。地獄有六種差別。非關天造。亦非地設。皆是衆生三業所感。惡業熟故。妄成地獄。妄受劇苦。譬如夢中爲虎狼所噬。或被打被縛。或遭王難。受種種苦。及至醒時。了無所見。地獄及苦。亦復如是。以全是三業妄成故。佛於瑜珈教中。大悲拔濟。勅諸賢聖師。口誦眞言。手結密印。心運妙觀。三處同放赤色光。照觸彼獄。頓令破壞也。況地獄從本是空。本是虛妄。故可破壞。昔因三業惡感而成。今以三業智照而破。焉有不破之理。獄既可以法力破壞。魂獨不可以法力超脫乎。猶如世間獄囚。本未應出。忽遇國王大赦。即便脫免。豈難言獄門牢固。必不可開。一人情面。必不可幸免耶。

駁洪濟曰。此一節。正鬼魔誘人設立僞法。陽雖勸人

爲善陰則挑逗人心爲惡之本旨今截沙門親筆供招和盤托出矣夫巨憝元惡王法之所不加稍知收斂不敢盡情放恣者以有天威之可警身後地獄天刑之可畏故也其延僧破獄施食雖犯貪緣鑽刺請託斡旋之罪尚有地獄微足警惕乃截沙門創爲地獄唯心具造可有可無已屬大謬此復聲言地獄劇苦不過如夢中所受醒則了無所見夢中假苦更可揮金募僧破獄施食超脫再生則見利忘義之徒恃此狂言全無警戒由是猛力橫行有不盡成肆無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憚之小人者幾希矣。然則日流而下之人心。何從挽
廻。爭奪何日是已。天下何由治平。大亂人心之道必
截沙門之說。使之昌熾也。至以爲世間獄囚。本未應
出。忽遇國王大赦。卽便脫免。此語尤引喻不倫。不思
十惡大罪。不在不赦例乎。今背君父。圖叛逆。不在十
惡之上乎。若以破獄之妄。譬之國王恩赦。更屬紕繆。
要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佛果是主。止應一佛。何以
云過去千佛。未來千佛。現在千佛。甚至恆河沙數佛。
千方微塵諸佛。佛如是多。應是天生之黎庶。以黎庶

微賤之妄言。矯誣　上帝之恩赦其罪又當何如耶。張星曜曰。截沙門所引稱六種地獄前三種理性名字。觀行俱從心上說地獄。說得無影無踪。人心何由畏懼。其四相似獄。又係王法之獄。非地獄也。後二種。眷屬究竟及引楞嚴所云十習因。六交報。僅云亡者神識所見云耳。未嘗言地獄的在何所。後又云非關天造。亦非地設。則地獄爲無有矣。與前言有六種差別。不幾自相矛盾耶。汝又言衆生三業所感。妄成地獄。譬如夢中受種種苦。及至醒時。了無所見。據汝此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說地獄的係無有。夫夢中之苦。全非實有。有何難處。何勞拔濟。至汝言手口心。三處同放赤色光。照觸彼獄頓令破壞。此語殊屬無稽。蓋光能照物。不能破物。言光能破獄。已爲荒誕。若汝一身三處同放赤色光照觸彼獄。則汝必照知獄之破與不破。魂之脫與不脫矣。使知其已脫而重複施食。是驅騙生者。使不知其已脫而重複施食。是汝之光。未嘗照觸彼獄。生者死者。皆受汝驅騙耳。夫借日月燈之光。尚能無幽不燭。豈已身有光。而茫然無知者哉。虎之夜行也。一目

放光。一目視物。故雖暗亦見。今汝身有三處光。何反不能照知冥魂之脫與不脫耶。汝又言地獄從本是空。本是虛妄。故可破壞。此大不然。夫使果是空。果是虛妄。又安能破壞。何則。世間有者可破。無者不可破。卽汝佛楞嚴。亦言空無形相。不聞虛空被汝驅裂。故人雖有大神力。終不能破壞虛空也。汝爲佛弟子。言虛空可破。不獨驅騙世人。又自背佛說矣。汝又言昔因三業惡感而成。今以三業智照而破。汝言謬矣。夫三業惡感者。陷地獄人之三業也。三業智照者。欲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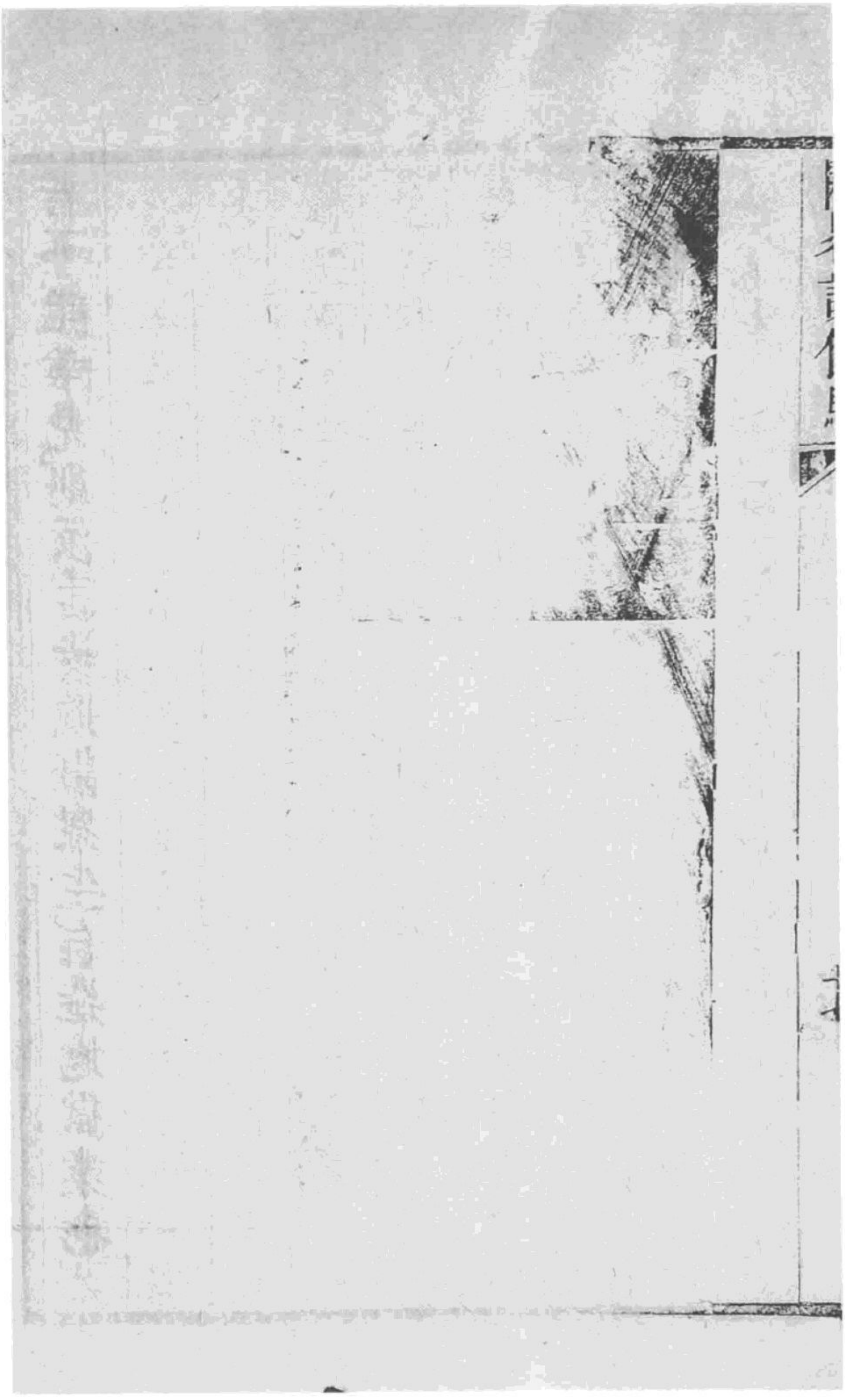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地獄人之三業也。此人之惡。不能加彼人之善。則彼人之善。亦不加此人之惡。況幽明道隔。詎可謂此人之智照。能破彼人之惡業耶。汝又言獄可以法力破壞。魂獨不可以法力超脫乎。詳汝是言。設能超脫。亦非法力。實財力也。何則。使彼不施財利於汝。汝亦不肯。施法力於彼矣。豈非如徐文定公言。有財者生。無財者死乎。汝又言如世間獄囚。本未應出。忽遇國王大赦。即便脫免。豈可難言獄門牢固。必不可開。一人情面。必不可倖免耶。此言更謬。蓋國王大赦。必不

赦及十惡不赦之人。即汝亦言究竟地獄。所受苦惱經無量無數劫。今汝復言國王大赦。即便脫免。則汝前言經無量無數劫者。皆虛語矣。且情面者。止可用於陽世。必不可用於陰間。即可用於陰間。亦必說情之人。爲 天主親近之人方可。亦猶陽世營求赦免必於天子左右有勢力之人。方可望天子之赦也。今汝輩凡流。所奉之佛。係背叛 天主之人。能信其情面可幸免乎。若一魂幸免。則如徐文定公言。非平等觀。若衆魂幸免。則亦如徐文定公言。地獄可以不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若不能幸免。則汝言皆欺誑衆生。自造地獄業也。



駁現攝升天之非第四

普仁截云。汝輩敬事天主。天主既有靈驗。何不現攝汝身。升彼天堂受樂。仰望太虛。一[illegible]其能攝否乎。不能攝之於身。而專能攝之於魂。此亦必不得之數也。

駁洪濟曰。據截沙門此說。不特不明天主賞善使升天堂之微旨。并太虛與形天之義。亦罔聞知矣。試與汝先言形天之義。蓋太虛非天。天非太虛。天主造天。天體最圜。精純堅固。運轉不息。所以顯項制曆。

綜著渾天至今用之。渾天者。圜之義也。天有十一重。從下而上。日月金水火木土五星。共七重。謂之七政。

第八重爲列宿天。第九重十重係南北歲差東西歲差。第十一重爲宗動天。其上則天堂之靜天。美好咸具。唯天主與天神居之。修德昭事者。亦蒙拔擢上升也。史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卽其境也。義詳天問畧。寰有詮諸書。有理可推。有法可測。非杜撰也。今汝佛經。由各人臆造。漫以爲有三十三天。或言東西南北。各八天。上覆一天。夫使東西南北別爲區宇。則四方皆有楞角。下有根底。天之圜體運旋窮矣。或言欲界。色界。無色界。諸天直上建立。臆說不一。可謂知天

乎。夫使天而無體。方可目爲太虛。如果太虛。何以有圜之象乎。今天實非太虛。有層體可以測量。日月交蝕。可以預推。寒暑晝夜。序次不紊。眼前實理。俱不知。宜汝之誤認天爲太虛也。至若升天之義。天主洪恩。實有至理。汝觀物性。輕清者上升。重濁者下降。一切物理。莫不盡然。如火性輕清上炎。雖倒持蠟炬。欲降其焰。焰仍上飈。而難遏。石性重濁下墜。雖高擲千尋。欲升其質。質仍下墜而不已。天主生人。輕清重濁。二者悉備。內之靈性。類乎天神。外之肉軀。類乎

禽獸。人能從靈性之嗜。力行仁義禮智。是爲淳然天理。進邇天神。輕清之類。天主於是鑒其立功。拔之上升。享天堂長生之眞福。人若從肉軀之嗜。專務驕肆淫佚。是名全錮私欲。逼肖禽獸。重濁之流。天主於是惡其獲罪。罰之下墜。受地獄無窮之極苦。天主之賞善罰惡。猶朝廷之黜幽陟明也。然朝廷雖有榮辱人之權。必三載考績。閱歷三考。見其果賢也而後晉之上爵。果不賢也而後下之典刑。設有大聲詆毀。謂朝廷既有榮人之大權。何不使草莽微賤。立賜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公卿仰望北闕。一試其能否乎。如果不能。謂朝廷有榮辱人之權。亦不足信之矣。嗚呼。爲此說者。非瘋狂之廢疾。必庸鄙之下愚矣。故知朝廷於羣臣功績未建。萬無立賜公侯之理。卽知奉事 天主之人。德業未定。斷無仰望太虛。現攝升天之理矣。又云 天主不能攝人之身。專能攝人之魂。此亦必不得之數。此語不特傷於率爾。更悖孔子不知妄作之戒。蓋 天主能賞罰人之靈魂。并能賞罰人之肉身。但時有先後之不同耳。聖經及麗子遺詮。復活論諸書。載極詳

53

悉。汝輩既不博覽以求明。復不下問以解惑。故不知也。夫靈魂原本輕清。爲一身之主。又能涓潔心志。力制私欲。則純乎輕清。以事 天主。天主慈憫。先挈上升。俾享天堂眞福。宜也。肉身原本重濁。爲靈魂之僕。能順義理道德之正命。天主亦慈憫之。故使暫瘞名山。以俟天地終窮。復活之日。配合靈魂。復還原體。錫以殊恩。使其身發大光明。數倍於日。水火刀劍。不傷不死。往來迅速。萬里一瞬。山海江河。絕無阻礙。並拔上升。永享長生眞福焉。然惡者之魂。亦屬輕清。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永墮地獄。使不得上升者何。蓋惡者之魂。雖屬輕清。本可上升。止緣如前第二駁中。所謂背叛 天主之極重罪惡。必墮地獄。永不超昇也。譬若鳥然。飛鳴霄漢。其天性也。使纏以鐵經。雖欲奮飛。輒復隕仆。以鐵經加其重墜故也。此 天主預定賞罰先後永暫之時候。至公如此。而汝謂 天主專能賞罰人魂。不能賞罰人身。不亦不明之甚哉。查攝之正義 天主聖教雖用。與汝大異。惟佛楞嚴經有云。大勢至菩薩。能攝念佛人歸於淨土。夫淨土何在。在天外乎。在天

內乎。吾見念佛者多矣。汝釋氏蓮池袾宏。專以念佛立教。其死也。遺骸仍葬雲棲。何大勢至不攝之歸於淨土也。又現獅之妄。見北京旃檀寺石碣。悉言能攝能飛。是皆釋氏飾辭惑世。原非實有。汝今以僞法鼓世奉佛。將身登極樂乎。抑魂登極樂乎。夫亦曰魂登極樂耳。吾爲若輩明言。事非其主。魂必不能登彼極樂。僧至慧詩言之矣。有曰。死去應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全詩載田汝成西湖志附餘

駁眞言靈驗之非第五

普仁截云古有身嬰苦難專力持呪或枷鎖自脫或刀尋斷壞載於傳紀者班班可攷祇如穢跡金剛神呪藏中備明持法若能如法久持雖欲移山塞海靡不從心唐太宗時諸宮人持之多獲靈驗太宗恐怖尋卽禁止因取此呪刪易數字欲使不靈也更有近事可攷證者順治初年楚僧沙瀾遇一梵僧於稠人中席地而坐專持穢跡眞言適有餽茶者持鉢盂至梵僧飲畢輒爲持呪衆見此盂忽升於空墮地成七片有頃呪令還合觀者咸嘆希有汪君旅三歙人也常言壯時見術士降仙案列盤果因心念釋教稱變食眞言能變少食成廣大食盡一試之遂從旁默誦此呪仙卽降筆謂面前供養忽然廣大充美非世所有衆皆不解汪君乃言其故可見一念戲持尚獲靈驗矧出世高流登壇作法二業

精純而反無濟於事乎。汪君與沙瀾皆誠篤無欺之人。其言決定可信。

駁洪濟曰。截沙門引沙瀾遇梵僧。呪壺及汪君旅變食二事。謂釋教神通實有顯現於陽世。以證陰間破獄之非妄。果若此。則街坊傳授戲法者。能吞劍弄丸空中取酒。五鬼搬運。皆爲靈感。非戲法矣。又云君旅沙瀾皆誠篤無欺之人。其言決定可信。予謂阿其所好者便云無欺可信。抑陋矣。又云梵僧君旅戲持。尚獲靈驗。矧出世高僧。二業精純。而反無濟於事乎。予謂出世高僧莫截沙門若。非二業精純者乎。宜登壇

作法。口誦眞言。仗彼佛力。願爲帝王身而說法。必應立爲帝王。願爲宰官身而說法。必應立爲宰官。今則蕭然貧衲。抑何無濟於事也。且只以現前微小事試之。其寺中齋供。止須截沙門。口誦變食眞言。自然廣大充美。衆僧皆各飽飫。方見眞言有靈。而今不然。仍遣僧人敲梆擊魚。多方募化。望檀越揮金布施。讚揚功德。截沙門猶且如是。而謂君旅能之乎。可見靈應於陽世。乃妄者之訛傳。黨人之附會。非實有也。不能誦眞言以廣充供養。則必不能靈應於陽世以破囹

固謂反能靈應於陰間以破獄施食必不得已之數也。截沙門妄信而妄傳之用惑當世以希養身正犯天主妄證之戒不可破壞之地獄又不免矣。

張星曜曰我

朝康熙年間湖廣妖人朱方旦號曙青居二眉山言人禍福天下稱爲神仙彼妄自尊大造作眞言謂可救刀兵水火有刻本行世翰林王季友先生糾其惑衆

我

皇上命法司訊鞫得其罪狀特誅之則彼所造救刀兵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眞言。身且不保。何有於人。故知一切眞言。亦皆如是。但朱方旦死。而佛菩薩幸免耳。然汝佛嗣教人。所謂二十四祖師子頭陀。實受罰賓國王之戮。已不能使刀斷壞矣。汝言專力持呪。枷鎖自脫。刀尋斷壞。載於傳紀者。班班可考。設果有是事。則人不必更修善行。只須肆行惡業。雖遇囚獄。罹斬絞。持呪可以脫免。王法所不能加。即此便是宇宙大惡人。如北魏沙門法秀之流。又豈正人君子所樂道耶。魏沙門法秀。以妖術謀作亂。苟頹帥兵收掩悉擒之。因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如果有神。當不入肉。遂穿之。三

日乃死事詳魏書。及溫公資治通鑑。又攷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有僧來自西域。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甦。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良驗。以告太史令傅奕。奕對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太宗令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者。遂不復甦。此傳記之可考者。汝云檄跡金剛神呪。能如法久持。雖欲移山塞海。靡不從心。唐太宗時。宮人持之。多獲靈驗。太宗恐怖。因取此呪。刪易數字以傳於世。欲使不靈也。此事不見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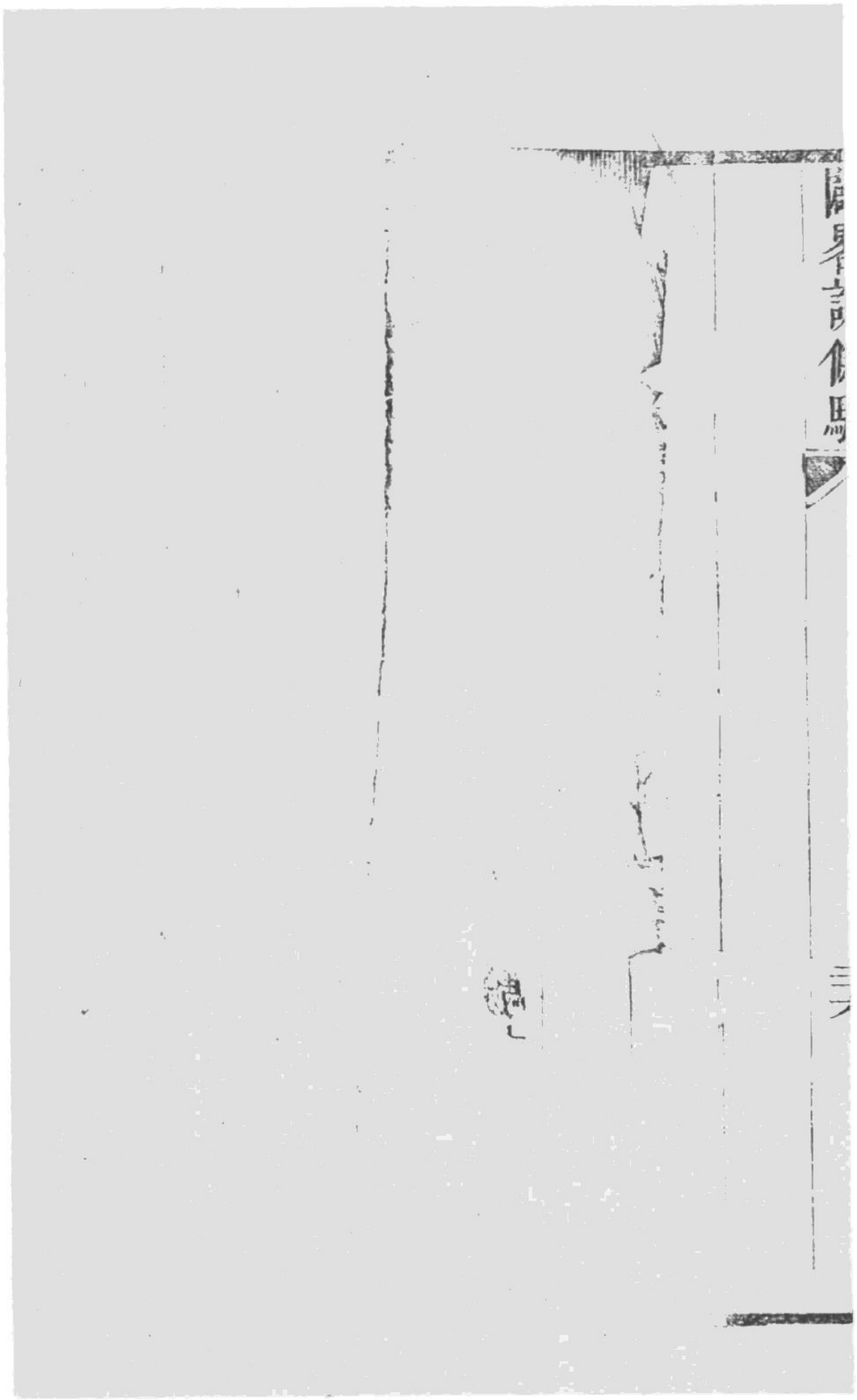
汝言將誰欺乎。使呪可以移山塞海。則坤輿不寧。如詩經所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大亂之道也。況宮人欲移山塞海何用。必卽西僧呪人立死之術。宮人姑忌。或偶試之耳。然亦必無之事。觀西僧呪傅奕不死。而西僧自斃。則呪之不靈可知矣。況太宗朝。果有此呪。可以移山塞海。考貞觀十八年。高麗泉蓋蘇文叛亂。太宗親帥六師征之。何不令西僧或宮人稔呪者。一持此呪。令東海塡平。徑至高麗。乃煩備造戰艦以渡遼海。攻安市城。六旬不下何耶。則汝所言。呪能移

山塞海之說荒唐不根。益可見矣。且太宗雖改易中國呪本。未嘗改易梵國呪本。梵國之神呪固自在也。汝言順治初年。梵僧至中國。尚持眞言。呪壺有驗。夫壺本自全。因呪而毀。因呪而合。僧亦多事。呪亦無謂。請爲其有益者。值今黃河水患。

朝廷旰食。塞河易於塞海。海大而河小。海深而河淺。呪可塞海。豈不能塞河。今西僧之至中國者頗衆。何不持呪。令黃河不決。亦省我

國家無數金錢。奈何未有能者。則呪之不靈。又可見矣。

若言降仙之事。尤屬妄誕。漢武帝曰。天下安有仙人。盡妖妄耳。蓋武帝一生。篤志求仙。未嘗有獲。晚年始悟而有是言。即使宇宙果有仙人。乃朝夕僕僕。爲祈請者之奴隸。仙亦賤矣。况乩上之字。實係生人所書。非仙妖也。汝言仙即降筆。讚嘆供養。此訛以傳訛。誕妄可知。歷考古今。眞言無一端能取驗於陽世者。其不能取驗於陰間益信矣。



駁業識變現之非第六

普仁截云。汝還知冥王獄卒。非有情種耶。還知牛頭阿旁。非衆生數耶。皆是汝等業識變現自然而見種惡相。有誰稽考。有誰栓押。畏耐你自家業識纖毫不背放過。所諸佛亦無如之何耳。又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豈是汝教中。一切依正色心。歸之天主。一切升沉禍福。歸之天主。是誚埋沒已靈。惡見中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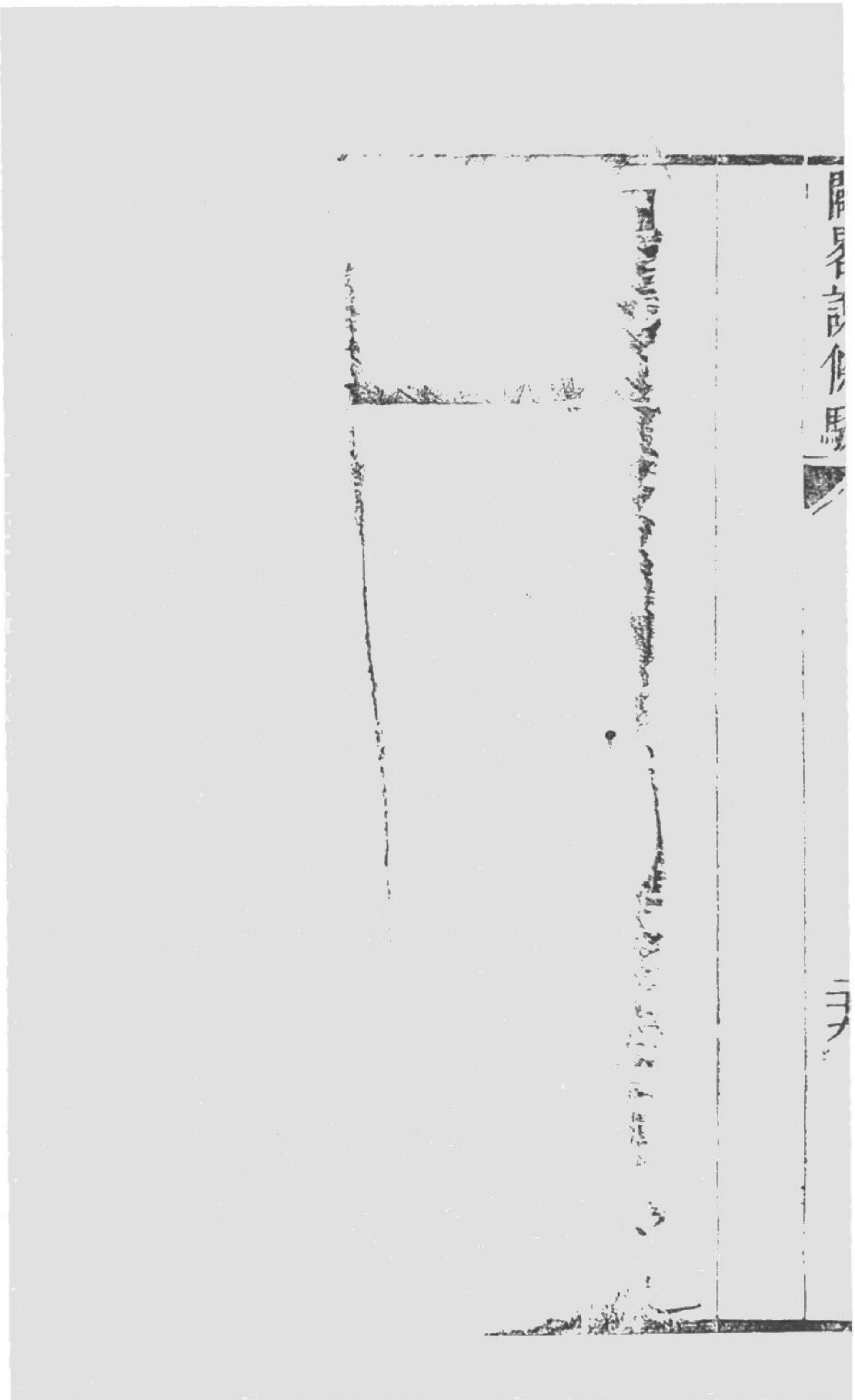
駁張星曜曰。據汝言冥王獄卒。是有情種。則冥王獄卒。必不錮人於獄矣。汝又言業識變現。自然而見種種惡相。果爾。則與眼花之人。見空花無異。地獄眞是空。眞是虛妄矣。夫旣不錮人於獄。獄本虛妄。何必求

僧人破獄耶。若鋼人於獄。獄必非虛妄。獄中自有稽考。自有拴押。何以知之。即以汝言相似獄知之。汝言相似獄者。指惡人生罹王法而言也。夫王法之獄。有冊籍稽考。有獄卒拴押。則地獄可知。若地獄鋼人而又無稽考。又無拴押。則與王法之獄不相似。是魂在地中。亦復優游自在。與不鋼者何異。又何必求僧人破獄耶。汝又謂一切歸之 天主。爲埋沒已靈。試問汝何自而有此靈耶。汝果自有此靈。則汝魂在地。何不自已破獄。必待僧人破獄。寧不埋沒已靈耶。汝又

以文定詰問之言。爲卜度之見。指爲業識。爲不肯放過然則汝不究義理橫肆誣詆者。爲菴摩羅白淨識。肯放過者耶。夫汝云放過。卽汝佛所云放下着也。不知天下事。有可放下者。有不可放下者。如爲名爲利。一切爲肉軀之事。此宜放下者也。辨道理。明是非。使已身不淪於地獄。天下人不溺於邪見。至於無父無君。此不宜放下者也。先師孔子。學問思辨篤行。弗得弗措。周流轍環。豈一概放下者哉。汝禪教欲一切放過。以守汝心。故將無義理之言。妄用參究。以爲不思

善。不思惡時。識取本來面目。此不過認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爲白淨識耳。功夫學問。一味强制其心。豈能擇善固執。求所謂精一之理哉。夫見解修爲。以能敬畏聆事者爲善。以妄自尊大者爲不善。譬之羅經之盤。二十四山向。百二十分金。紛紛藉藉。茫無定向。然其指南者。隨所轉移。無不然也。故人能敬事天主上帝。則南針有定。眞妄較然。如是之識。方非業識。如是而一切放過。眞能放過者矣。吾今爲汝說此實義。汝苟知非。自不肯安於故習。說有道無。疑惑世人

矣弟恐陳見不除。執迷不悟耳。



駁往生樂邦之非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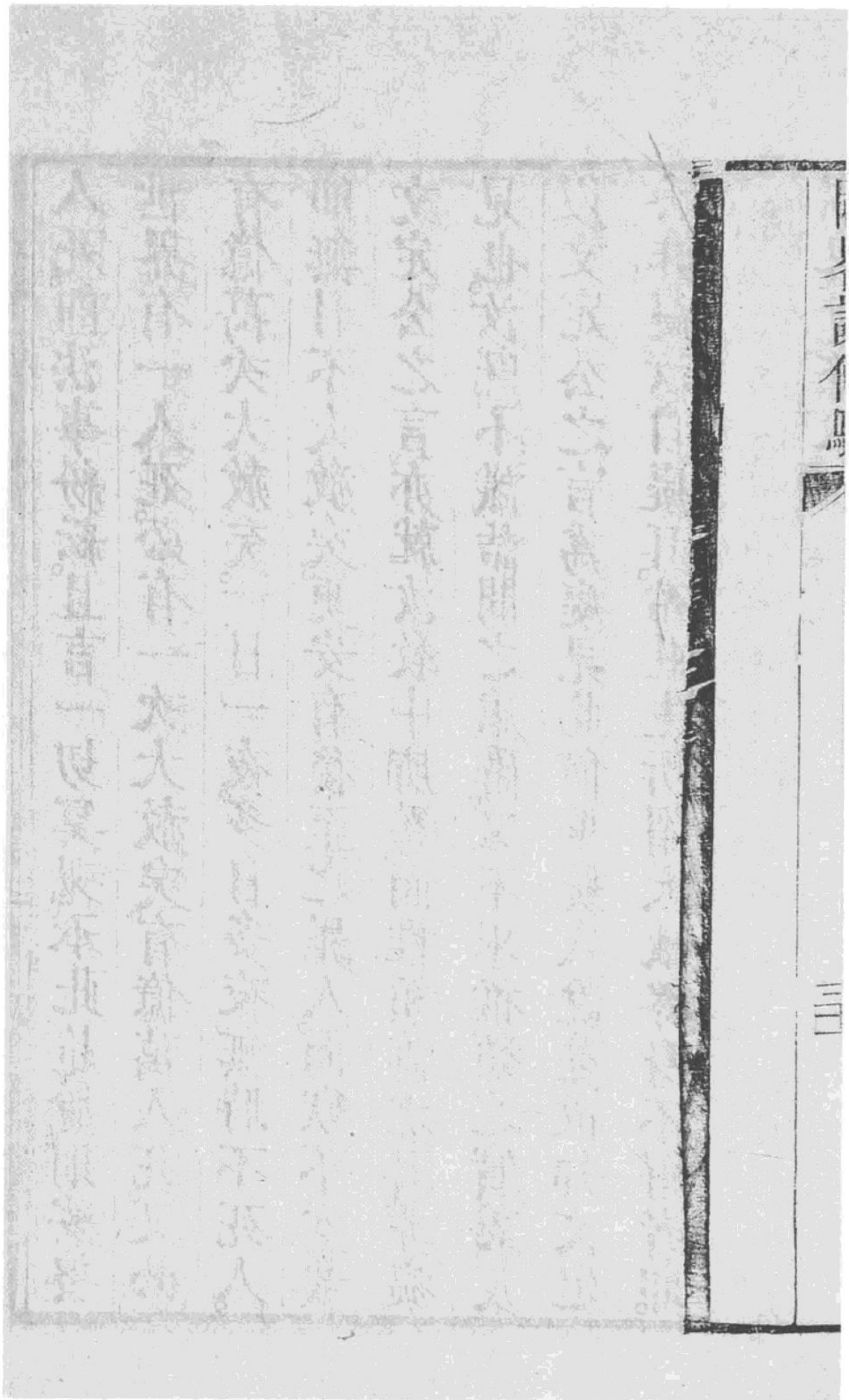
普仁截云。人師如法。眞言有靈。則一切冥魂。承此超脫。往生樂邦矣。至云對守空獄。尤屬癡見。譬如國王大赦。獄爲之空。獄空之後。寧無後至之罪人乎。有是哉。汝之愚也。

駁張星曜曰。據汝佛言。施食啖口。必於七月十五。謂是地官赦罪之辰故也。今汝輩僧人。妄設三朝。諸七。百日。週年。歲歲正月十五。七月十七。道場啖口。誑惑愚俗。果使眞言有靈。一切冥魂。承此超脫。則一次破獄。亦已足矣。何三朝諸七之不憚煩也。則往生樂邦。徒虛語耳。又徐文定公。豈不知一日之間。萬死萬生。

地獄境界。非陽世可比。只因汝輩不認眞主。日行妄法。故設辭詰問。其辭云。如施食之地皆赴。則魂終年在世。享用優游。爲極樂場。地獄中獨一幽冥教主。與十殿閻君。相守空獄而已。地獄之設。不幾多事乎。玩如字。乎字。文氣皆虛問之辭。知魂之必不能赴獄之必不能空也。豈謂地獄皆空哉。今汝云國王大赦。獄爲之空。獄空之後。寧無後至之罪人乎。汝固巧於辨矣。獨不思國王大赦。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僅得一遇者也。故分別赦前赦後。獄不必空也。今汝釋教。每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死。即法事紛紜。且言一切冥魂。承此超脫。則婆婆世界。有一人死。必有一次大赦矣。有億萬人死。又必有億萬次大赦矣。一日一夜。多日多夜。無時不死人。即無日不大赦矣。更安有後至之罪人。而獄不空哉。文定公之言。亦就汝教中所爲。而推類詢之耳。非癡見也。汝既不識詰問之虛辭。又不求推類之實義。反以文定公之言爲癡見。此何異癡人說夢。故知文定公非癡。汝自癡耳。殆莊生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耶。



駁以庶人比佛爲謗佛之非第八

普仁截譏徐文定公云愚昧如此乃敢肆口縱筆謗佛法僧何異井底之蛙揶揄月中蟾兎無怪乎以天子比天主而以庶人比佛也

駁洪濟曰以庶人比佛不過就汝佛經中抉出以明佛非主宰毋誤奉事自取從逆之罪戾焉耳蓋天地之主唯一無二猶家無二父國無二君二父則穢二君則亂故也今汝佛經言佛之多如恆河沙非天生之黎庶而何是汝佛自說自証不待文定公言而始著也蓋佛經荒誕人自爲說多不驗應但憑大言誑

嚇無識其謬處指不勝屈今略舉一二爲明者告烏得以指其僞妄警醒當世者遂謂謗佛法僧耶經載釋迦牟尼爲淨梵王太子摩耶夫人所生下地即行走三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上天下地唯吾獨尊切思　天主生人與物迥異者葢有深奥至理焉禽獸甫下地即能行走鳴嘶俾之易於長大僅供人食用故也唯人不然初生而弱呱呱無知必賴乳哺懷抱提攜教訓然後漸行漸言者　天主欲人之父母守　天主之命以行其慈也及人子長成念此劬勞

孝思油然感發。生則服勞奉養。死則追遠慎終。天主欲人之子守　天主之命。以行其孝也。此人物異生之本旨。昭然可見。不然。莫靈於人。而有生之初。反不禽獸若。何耶。今佛下地。即能行能言。毋乃與禽獸同乎。抑言行之後。仍復無知無能乎。且娶妻生子時。佛性何往。使色欲不除。甘悖已戒乎。至於唯吾獨尊之言。其罪有不可逭矣。歷觀三代之哲王賢相。莫不以　天帝爲尊。稱之曰后。曰皇。曰無有配偶至尊之上帝。引人敬畏而昭事之。即孔子之德高道美。自言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曰天生德於予。門弟子之贊孔子者。曰天縱之聖。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皆歸功天帝。未聞以人而儼然僭稱獨尊者。由是而知。下地能行能言其獨尊。非後人飾此誕辭以矜奇。必鬼魔挾之發傲以惑世也。譬有鄉愚下賤。忽出大言曰。上天下地。唯吾獨尊。引人奉事。非號名與亂之僞言。卽病狂瘋顛之囈語。果爲瘋狂。憐而救之可也。號名興亂。而輕信奉事。便成逆黨。誅所必及矣。又據所傳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因緣而益知其謬。其云釋迦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彌勒。互論治世不決。相約禪定。面前各樹優鉢羅。先花者爲現在治世。後花者爲未來佛。彌勒前者先花釋迦竊移已前。彌勒出定大笑曰。汝作爲如是。我將美好諸物。盡收入布袋中。不爲汝有。任汝治奸險詐僞之世界也。說甚誕妄。若然。爭先治世。非貪乎。求治世而背大戒。甘竊盜。非癡乎。一花且不能守。爲人所竊。非愚乎。花爲人竊。盡收美好。不與世共。非嗔吝乎。身爲世表。而位從詐得。已先不正。何以正人乎。佛戒人貪嗔癡。二佛悉犯。何以稱導師也。然則佛以人類

之徵。大言傲妄。自稱獨尊。眞井底蛙。地獄鬼耳。文定公以庶人比之。蓋已槩括妖言惑世之傲狠。提醒人類毋誤信僞妄。以貽後戚也。豈比之不當哉。至於月中蟾兎。此釋老僞說。荒唐無稽。蓋月中有凝透二體。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其堅凝之體。得日光而返照下域。虛透之體。得日光而清輝直透。猶天體如水晶之虛透。所以不礙日光。恆見青天。乃光上透第八重之列宿而下照焉。故月中痕跡斑點。凝透二體。顯之使然。非眞有蟾兎也。義詳寰有詮天問略截沙門自負善

知識。乃月中痕跡斑點。誤認蟾兎。則亦何知識之有。張星曜曰。今之釋氏。皆以佛爲天中之天。聖中之聖。故華嚴經。載佛升忉利天說法。楞嚴經。載佛論諸天。以諸天王爲彼菩薩所遊。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果爾。則世界固無有尊於佛矣。予竊疑之。憶少時。偕稚子至甘露寺。寺有一鐘。因祝融之後。暫架寺側。子戲擊之。僧人力止。因言此處方位。不利鐘聲。擊之必損僧衆。予詰之曰。佛爲天中之天。爾爲佛弟子。佛必佑爾。一方之神鬼何畏。爲譬之一縣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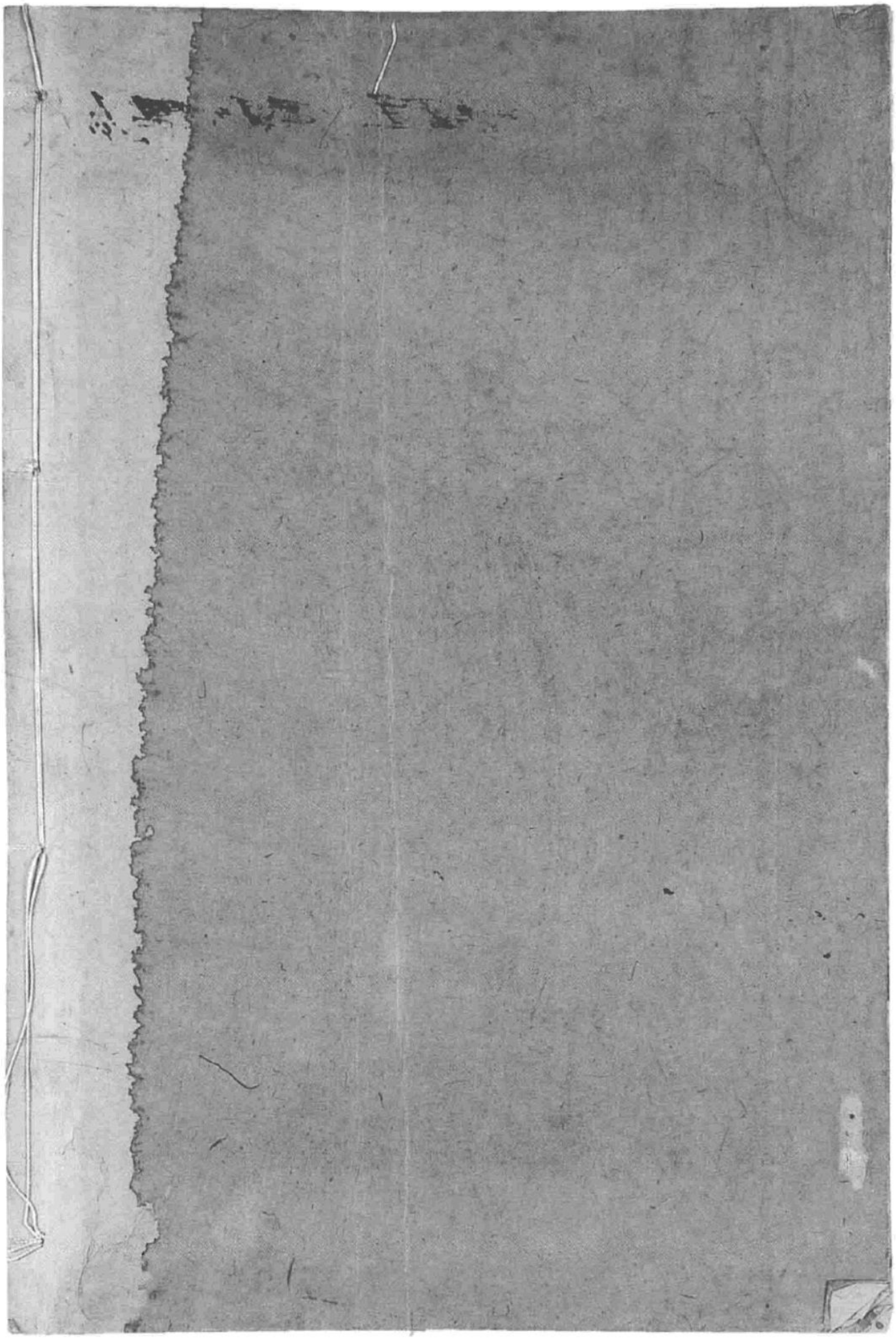
有與縣官親密者。縣之衆庶。必畏憚之矣。上而至府至司至督撫。所親密者愈尊。則其威福必愈大。若爲天子近臣。則天下皆畏憚之矣。佛果爲天中之天。則天上天下。無不畏憚夫佛也。彼方位之神鬼。擬之陽世。不過無名土棍而已。土棍不敢與縣官齒。豈敢陵虐天中之天之弟子哉。今得而陵虐之。佛不能庇焉。則佛非天中之天明矣。僧無以應。乃知佛理甚謬。陋劣無識之子。恐其言之不信於世也。故作大言以恐嚇之。非實然也。佛不過天生之一人。以天生之一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謂其高出於天。不謂之狂悖不可也。今觀　天主聖教則不然。一切作事。不擇日辰。不擇方向。奉有眞主。則鬼魔不能爲祟也。以此斷之。邪正昭然矣。則以天子比　天主。而以庶人比佛。夫豈過哉。雖然。庶人亦不同矣。有賢智之庶人焉。有庸衆之庶人焉。有原係天子之戚屬。恃强挾衆。背叛主上。以罪降黜之庶人焉。賢智之庶人。如孟子所稱市井之臣。草莽之臣。多聞而賢。朝廷之所尚也。庸衆之庶人。如詩經所云。氓之蚩蚩。雖不爲朝廷之所尚。亦守幸土之分。無

惡於朝廷者也。此等庶人。皆非所以擬佛也。獨降黜之庶人。其心甚險。其力甚雄。其言無稽。其行背誕。其號名無識。最多且廣。在天潢之譜。食天子之毛。而心中意中。恆蔑天子。如周霍叔。漢七國。唐承乾。明高煦。寘鐇。宸濠之徒。稱爲庶人。此眞可以擬佛矣。何則。佛之身心。天所生也。食天之毛。藉天之庇。乃欺誑無識。以爲三千大千。唯吾獨尊。非其心中意中。恆蔑天主乎。天下之人。見其自說自証。不測其所自也。妄應之曰然。此挾其甚險之心。甚雄之力。故號名之所以

多且廣也。擬之國法。如周霍叔。唐承乾。明高煦等。倒屬籍而稱庶人無疑矣。律云。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今佛教之殺人靈魂多矣。而人猶同聲附和之。則以其背誕之行。無稽之言。矜爲月中蟾兔故也。不辨邪正。適自蹈於地獄而已矣。悲夫。以上諸說吾旣與汝一一剖明。汝再將徐文定公之言。虛心尋味。辨別是非。痛悔遷改。自求多福。　天主亦必憐而宥之。倘執迷不悟。在汝教中。亦名虛妄偏執。誠恐眼光落地。　天主審判。爾時嗟臍無及矣。吾與汝皆

天主所生之人。同爲兄弟。一片婆心。不忍汝輩陷於猛火。故爲汝反覆開悟。正說邪說。昭於日月。有目共見。有心共知。汝當細心參究。毋溺妄見。自誅伊戚。并誤他人也。

關帝言說條駁全卷畢